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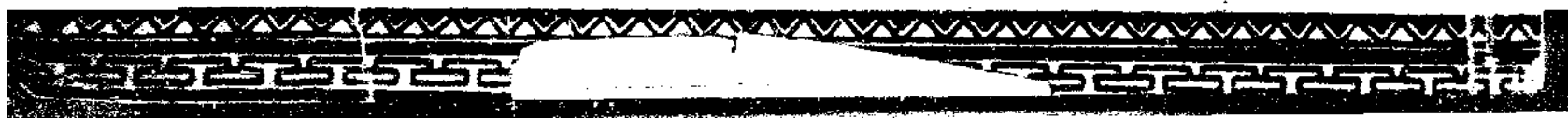


萬象

九 月 號

· 第 二 年 · 第 三 期 ·

· 萬 象 書 屋 出 版 · 中 央 書 店 發 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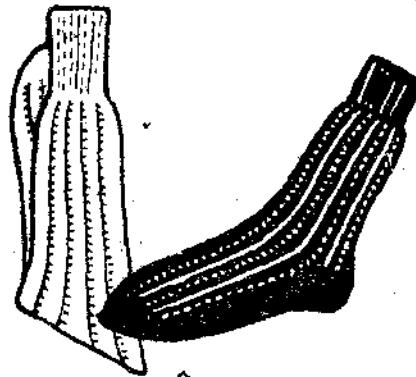


製創先首國中

襪花福康

回皮橡線包式新國美
鬆不洗經

最花色
多色



最新式
樣

標商



冊註

標商明認請時貨購

品出廠造織福康

售出有均店商貨百司公大各

每餐勿忘



主婦樂用



庖厨必備



味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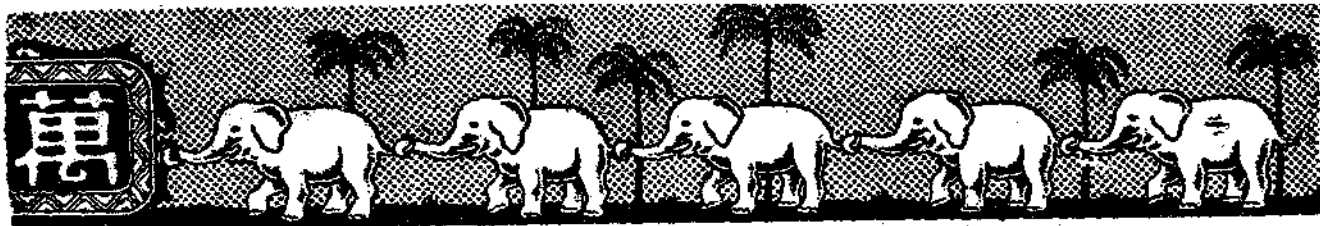
鮮味特強

以少勝多



天厨味精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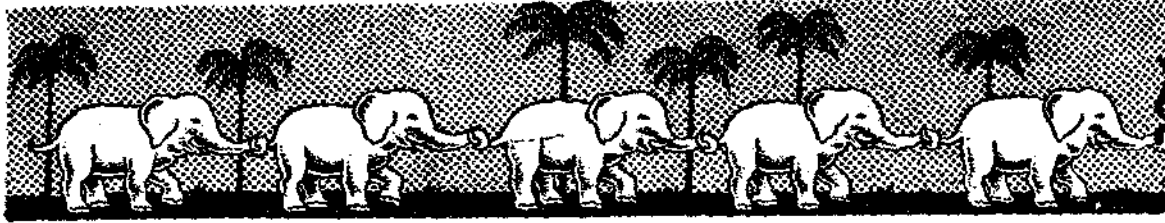
上海愛多亞路一三二號



九月號 第二年第三期 目錄

新幾內亞的輪廓畫 (附圖)	張心鵬 (七)
山野的怒火	文宗山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海軍	李百功 (三)
二十世紀紅樓夢	吳綺園 (三)
燈火管制與燈光隱蔽	俞良洪 (三)
比珠詞	范君博 (四)
義姑姊片言退齊兵 (附圖)	秋翁 · 呂伯攸 (四)
小三的惆悵	施濟美 (五)
「準人類」的動物——猩猩 (附圖)	沈鴻淵 (五)
色盲症的患者	黎瓊 (六)
地球上有没有人類?	沈毅 (六)
俠盜魯平 奇案之四 三十二號屋 (中)	孫了紅 (七)
化學的奇蹟	羅文 (七)
睡蓮	邢禾麗 (八)
臥看牽牛織女星 (附圖)	曹達均 (八)
小說叢話	鄭逸梅 (八)
蚯蚓農場	施杰 (八)
悲劇 寡婦院 (續)	夏霞 (九)
兩性之吻 (附圖)	黃景桓 (九)
感情的播弄	陶冶 (九)

象



海底攝影歷險記

現代的偵探術

都會兒女

狄安娜寶萍的生平

情書

馬的黃金時代

吳天樓名人傳記之四

潘巧雲畫傳

紅美人

攝影場上的祕密

游泳須知

水滸傳的幾點研究

小工藝製造法之四：除垢粉

王中仁 (一六)

陸蒂 (一四)

魏謀 (一三)

張蓮君 · 沈麗維 (一四)

吳起賢 (一五)

史東 (一六)

許翰飛 (一七)

董天野 (一八)

徐晚蘋 (一九)

孫毓珍 (二〇)

余愛綠 (二一)

史衛斯 (二二)

沈靄美 (二三)

胭脂淚

長江的夜潮

石榴紅

散花寺

希臘棺材

金鳳影

張恨水 (一六)

丁諦 (一五)

王小逸 (二〇)

胡山源 (二〇)

程小青 (二七)

予且 (三五)

長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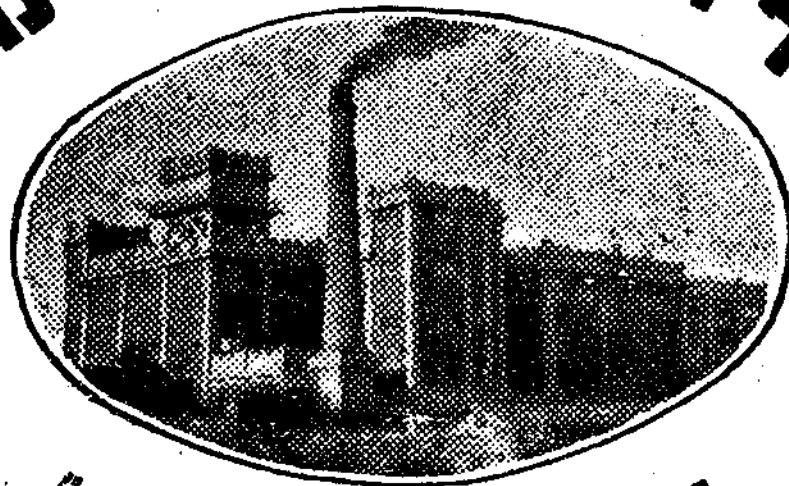
萬象信箱

編輯室談話

(三三)

陳蝶衣 (三三)

中國福新烟公司



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

製造廠全圖

具着偉大之設備 纔有精良之出品

歷史悠久 出品豐富

嘉寶牌香煙



嘉士牌香煙
品質高貴
烟味和醇



金塔牌香煙



旗越牌香煙
煙味醇和
品質優良



淡克牌香煙



中國福新烟公司出品



• 圖置位亞內幾新 •



(言而前戰指係。屬荷屬英之中國)

新幾內亞的輪廓畫

張心鵬

H. Schmidt and S. Lohmann 原著 • 譯自 "The XXth Century"

新幾內亞位於澳大利亞的東北，原名巴布亞 (Papua)，是由馬來語的 Papuwah 轉成，為「鬚髮」之意。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為葡萄牙人所命名，因見其住民與西非洲之幾內亞地方相似故也；全島面積八十萬五千五百七十方公里，十六世紀初為白人所發現；以後，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各欲據為己有，爭鬥劇烈，最後却為當時歐洲三強所瓜分；荷蘭得西部，德國得東部的北段，——所謂威廉大帝地——和俾士麥羣島。還有作為首府的拉貝爾 (Rabaul)；英國（

還是說澳大利亞妥當些）得南部的東段。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所領者成為澳大利亞的代管地，主要各島更名為新不列顛島（包括拉貝爾）和新愛爾蘭島。

土人頭腦的愚拙，是新幾內亞遲遲不能開發的主要原因。當地土人的生活程度似乎還未能越過石器時代，他們只配給人奴役，魚肉，驅使，——在種植場、金礦、或碼頭上做苦工。稍為優越的位置，都屬於中國人馬來人和混血兒。能讀能寫的土人，少得令人不相信。新幾內亞的土人拙於計算，他們用四個手指表明一至四的數目，稱五為「一隻手」，六是「一隻手和大姆指」，十是「兩隻手」，二十則不叫「四隻手」，而稱「一個人」，四十是「兩個人」，若比「兩個人」更大的數目，他們就不能計算了。新幾內亞的面積約三倍於菲律賓



，可是大部份肥沃之地，始終不曾開發，內部山地不見人烟。土著人口之多少，說者紛紜，莫衷一是，其差數自一百萬至五百萬不等；再分爲無數小部落，幾百人也就算一族。皮膚由巧克力的棕色，到烏檀木的黑色，各各不同。每一族又都有他們的土語，往往相隔不過二三十哩之遠，而談起話來竟至大家都莫明其妙。

巴布亞當局規定特別的一種土語，作爲土著交談的標準語。不過各部落中原有一種「什錦語」流通着，那是以英語爲主，再添些德語、馬來語、中國語和土語湊合而成的；這種「什錦語」幾乎可以自成一派，當地的教會學校還特地爲它編了文法，字典之類。

中國的工人都是按合同由亞洲帶來的，他們都是非常可靠而且能幹。種植園之所以能夠日盛一日，可以說全是他們的功勞。園場的主人最喜歡僱用中國人做工頭，因爲他可以附帶管理小店的事務，（這種小店，每個種植園或農場都有附設。）有空還可以出去釣海參，這種東西在中國可以售得很好價錢；在廣東的名菜中，它算是頭兒腦兒頂兒尖的兒的上等好菜。不過在清洗和乾晒時要特別小心，莫使它有所殘損，如是方能售得善價。這種工作當然不是笨手笨脚的土人所做得來的，中國人之受歡迎，這又是另一原因。

爲身契所限的中國工人，在期滿而獲得自由以後，便另起爐灶做做小生意；木匠，小工藝，甚至農場或種植園的主人，由於他們的小聰明，再加上



• 隻船候等旁岸在人土 •



將貨物搬至小舟內，再駛至大船上。

勤儉和忍耐，不久便成爲小康之家。直到現在，中國人在這個大島上始終保持着一种不可磨滅的潛勢力；他們當中不乏巨富之家；海參、魚翅、蚌珠、鯊魚皮等等出口利益，多握在他們手裏。

自從「新移民法」頒布以後，黃種人再不准入境，但是中國人的勢力早已根深蒂固，他們早已成爲當地的「合法人民」，而且子子孫孫永遠享有此種權利。在拉貝爾和馬當的唐人街，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大漢的子孫」(Sons of Han)，永遠不息地活動着！

椰子肉是新幾內亞一大出產。待椰子成熟摘取下來，將硬殼去掉，再用長刀將椰肉切成細片，此種種都是土人將硬殼去掉，再用長刀將椰肉切成細片，此種種都是土人乾」的售價要低到十先令到一磅。後二種在品質上無甚差異，不過「陽乾」的在進行工作時，更需要格外小心，否則給一陣大雨沖過，那就前功盡棄了。所以目前還是「熱氣」一類最爲盛行，工夫既少又能得高價。所謂「熱氣」，就是把椰肉攤在一個四面通風的草棚下，讓它慢慢乾掉。「煉椰肉」是法國著名馬賽肥皂的主要原料；至於「熱氣」和「陽乾」的椰子肉，則運到歐美各地，煉製人造牛油和其它各種可食的脂肪。

在新幾內亞初被墾殖時，土地是不必用錢買的，土人看見烟草和零碎用品便歡喜得忘其所以，他們根本不懂物物交換的真義。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種植者得到園地開始種植，在未收穫以前，便恃漁獵爲活，並獵取極樂鳥；自從婦女衣飾花樣改變以後，就不再需要這種美麗的鳥毛來裝飾她們的帽子，於是種植者不復有這種寫意的日子了。

今日，大半的種植園，都是屬於兩個澳大利亞的大公司；總公司設於雪尼，分公司遍佈各地



，擁有大量的船隻，專供運輸。此外當然還有一批獨立的種植園，園主多半是資格頗老的澳大利亞人。在
上次大戰後，約當一九二〇年至二二年時，椰子漲到
三十磅到四十磅一噸，他們幾乎可以獲利二十磅，將
宿債償清園場收爲己有；但內中也有不配過種植人的
生活的，那是除了能吃苦之外，還須有在交易時對待
土人的巧妙手腕；否則，不久便負債累累，不但貨物
削價出售，恐怕不久連他們的園子也一齊出送了。

最近三十年中發覺從椰子肉中榨出來的椰子油，
大受歐美人士歡迎，滿以爲可以重振旗鼓再幹一下，
可是外來的競爭者却突然增加，他們仗着資本雄厚，
大規模的種植，撈了一票便溜之大吉；一般小規模的
種植者，都捉襟見肘感到日暮途窮了。

新幾內亞黃金蘊藏極富，但是大規模的開採還是
最近二十年來的事。自從某大公司將德國的容克式飛
機帶到新幾內亞去，於是海岸到曠地去的時間縮短
到四十分鐘，這種飛機非但飛行迅速，而且機件堅固，不畏風雨侵襲，用不着飛機棚。

在一九三三年以後，航空公司紛紛建立，大家鉤心鬥角，競爭劇烈，價格一眨再眨，普通貨
物每磅的運費由一先令降到四辨士，而米每磅祇要三辨士。按例：飛機是儘量將米堆上去的，甚
至所有椅子都拆去，而乘客付款五磅竟連座位也沒有；不過飛回時，却將機費減到一。一磅。在
華（Wain）地方，任何東西都要比海岸一帶貴上一半，但是人們全不把這放在心上，因爲金子多
着呢！



• 屋小的人和園子椰的河傍 •



• 會助身行舉上場廣在人土 •

大凡澳大利亞人足跡所到之處，便有賽馬的玩意兒舉行，在華也不能例外，於是又多了個銷金窟，華和勃羅羅（Balio）之間，還有一條航線，在飛機上俯瞰廣漠的田野，相隔不遠便有一部挖泥機，這種機器非常笨重，在航空運送時只好拆成零件，最重的一件有時也到四噸左右。在勃羅羅有現代化的工場，但是在蘊藏富饒的區域裏仍舊盛行水淘的方法。

爲了金礦的發現和需要的與日俱增，管理中心很有從新不列顛的拉貝爾移到新幾內亞的必要；華這個地方，就氣候而言，是非常優美的；但是出入口却極其不便；因爲它是在羣山之中的；

薩拉麥（Salama）沒有可供市民發展的餘地，而且港口的容積有限；馬當（Madang）太偏於北，離金礦較遠；雷（Lae）次於薩拉麥，那裏只有很小的房子，與拉貝爾的馬拉鳩那、蒙哥兩條大道的壯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總之，別的地方都比不上這昔日德領的中心，那裏有寬闊的港口，青翠的園地和環繞的羣山。

唯一的缺點就是與危險的火山過分接近，它本身的構成就是前史時期大火山沉降的結果，它的港口是火山壁的一個凹洞，其餘的山壁作半圓形構成一個狹狹的半島，它的內部——近乎尖端，就是拉貝爾的所在地，爲母子三火山所籠蔽，二哩以外又有一個較小的活火山麥透別（Maturpi），這火山在去年六月間又來一次爆發，如今吐出來的濃烟，於市民衛生大有影響，當局於去年年底已決定放棄拉貝爾，而將首府遷移至雷（Lae）了。



山野的怒火

文宗山

雪塊從淡青漸

漸化成深褐，天與

但是在，路還是那麼遙遠，宿處在原野中是無從尋覓，沒有星月，

粗糙皮膚也會發痛，他恨恨地，再用鞭子猛力敲一下車槓：「媽的，今晚拚命也得趕上一個宿頭！」

原野相銜接的邊沿處，浮雲像列成線條，在線條似的雲塊空隙間，還

留有發亮的光彩。當盤旋在頭上的野鳥亂叫一次，光亮也在逐次的暗

「爹，你不是說這條道兒挺熱挺熱，怎麼自個兒心裏也在猜疑？」趕車者的女兒——銀蓮——坐在

淡下去，幾棵消瘦的樹枝撐在平靜的原野裏，微風不時將幾叢單調的

葉子吹成不規則的圖案。一輛破驛車在沒有了夕陽的原

，還有那山上的流水聲增加恐怖，樹梢的風聲使人提心吊胆，有狗吠

野上飛馳，祇有一個美麗的黑影給奔波者留下可愛的幻想。車輪捲起

泥地上的沙灰，一陣濃烟似的把一個美麗的背影也都遮沒。

天越黑，山林間的呼嘯也更尖銳。驛子的四蹄已沒有車輪那樣的

腿兒差不多成了不能再彎曲似的在奔跑了。那執鞭的駕車人眼睛似乎

冒了火，整個原野會把他吞噬般，急於要覓個宿處。

上汗漬，被風吹上黏住的沙粒擦得，崎嶇山道的顛簸像符合着她的拍

個美麗的背影也都遮沒。

天越黑，山林間的呼嘯也更尖銳。驛子的四蹄已沒有車輪那樣的

有力，鞭子的抽動不能增加牠的奔馳力量。趕車的中年漢子用力吐出一口濃膩的白沫，撈起衣角抹掉額

個美麗的背影也都遮沒。

天越黑，山林間的呼嘯也更尖銳。驛子的四蹄已沒有車輪那樣的

一個螢火般的光亮，也就能減少他心中的不安。銀蓮哼着山野的情歌

腿兒差不多成了不能再彎曲似的在奔跑了。那執鞭的駕車人眼睛似乎

冒了火，整個原野會把他吞噬般，急於要覓個宿處。

上汗漬，被風吹上黏住的沙粒擦得，崎嶇山道的顛簸像符合着她的拍

個美麗的背影也都遮沒。

天越黑，山林間的呼嘯也更尖銳。驛子的四蹄已沒有車輪那樣的

有力，鞭子的抽動不能增加牠的奔馳力量。趕車的中年漢子用力吐出一口濃膩的白沫，撈起衣角抹掉額

個美麗的背影也都遮沒。

天越黑，山林間的呼嘯也更尖銳。驛子的四蹄已沒有車輪那樣的

有力，鞭子的抽動不能增加牠的奔馳力量。趕車的中年漢子用力吐出一口濃膩的白沫，撈起衣角抹掉額

子。在白天，她對父親一雙血紅似的眼睛還有厭惡的怕懼，現在却利用他盼望村落的弱點，很得意的唱着。

驟子脚步越慢，趕車者心裏越急，祇有銀蓮的歌聲，漸漸顯得高亢。

「孩子，你眼睛或許比我好，看一看前邊是不是村落。」

銀蓮立刻站起，車子險些兒傾側，她用手攀住車篷上的橫木，一隻腳踏在她父親的坐處，仰起頸子瞧去，自言自語的：「好像有……不大清楚……樹林還是房子。」

「準像一個村落，」趕車者拿出旱煙筒和火柴，順手將火柴劃起：「點個火兒瞧瞧。」

「真是，爸心裏真着了慌兒那樣糊塗，想用這末一星小火光，照這個大荒野。」銀蓮笑她爸爸，那一星火光反射在她臉上却是足夠的，更顯得她有山野的美麗。「還是

用它點你的旱煙筒罷！你瞧，一星火光反而刺得難睜眼，什麼都瞧不見。」

高山遮沒了新月，除了山後隱隱露出一些淡白的光亮外，簡直黑得連方向都難辨清。趕車者噙着旱煙管，祇有他口邊的星星火光表示着山野裏還有一些活力，銀蓮還是安定地在車廂裏唱着不知名的山歌，幾聲夜鶯和山鳥的怪叫劃破了空谷的沉寂。

「我的白乾呢？」趕車者粗魯的聲音打斷悠閒的歌唱：「口裏渴得很，媽的，今晚準得找個宿頭啊！」

「您還想喝白乾，瓶子早已空的了。」銀蓮知道他爹心裏是懷着很嚴重的心事，祇有用白乾的刺激去消滅那些憤恨，恐懼，不平……

「年紀夠不上了，趕了一天路，兩條臂膊也覺得些沉重，銀蓮兒，在荒野裏怎能停留下來，並不是

我老花眼難辨方向，實在心裏亂得要命。真的，昨晚我不過和那小子爭了幾句，却挨那小子重重的幾下

，今天雖然走了一天，可能夠逃出他的範圍？」趕車者帶有紅絲的眼睛也逐漸給疲倦減去它的兇光，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快五十歲的人昨天還和村上的狠小子——王大虎

——動幾下手脚，要不是隔壁翁老頭子勸他趁今天天亮時暫避，說不定要遭到王大虎的毒手。他是一個懦弱的中年漢子，村上誰都和他講得來，臉上的一大塊青的疙瘩便是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老青。今天他一副勇敢的狠勁完全是一瓶白乾把他鼓勵成的，現在，酒性退了，他也感到刺激過後的疲倦，恐懼的波浪向他心上襲擊。

銀蓮却漫不關心昨天那種不幸的事，除了她覺得父親年老不能再和那些小子鬥爭，昨兒深晚翁老頭子趕來和他爹商量出走暫避的事，

她祇是對着翁老頭兒的一塊禿頂發楞，不其然的自己在傻笑。聽到翁老頭兒勸他父親今天上山前那大村裏去，她才插上一句：「爹，我早就想跟您上大村去散散心。」

秋風在山野比冬天的朔風還要吹得使人不快意，非但是一陣陣寒意襲上身來，而含有很蕭颯的感覺使人增添無限悵鬱。老青和銀蓮兩人給驢車遲慢的速度帶上慌張，老青當然是不時把鞭子在驢背上有氣無力的抽兩下；就是銀蓮，現在也注意着村落能在黑暗中給她銳利的視線找尋出。

山風，輪聲，驢子的步伐，松濤，不知名的山鳥怪叫……在增減着旅途上沒有找到宿頭者的恐懼與慌張。

好像轉過一個山坳，前面是密密的叢林，林子裏又像有火光。月亮也從山背後穿出光輝，原野給淡青色洗過似的，一切熟悉的印象是

由模糊而清楚的浮出他們面前。「噢！我們怎麼來到了茅村？」銀蓮驚奇地叫起來。

「茅村？」老青不信昨天走了一天路，怎會跑到祇隔自己六里店一個山頭的茅村來。「怎麼知道上茅村？」

「爹，您真的眼睛老花了，再瞧，前邊林子過後不是那老和尚的寺院，遠遠的看到那平頂的破屋脊，我就知道它逃不出茅村。」

老青自己也有些糊塗了，雖不全信女兒的話，但越走過去覺得路越熟悉，一陣冷風撲面吹來，留下的最後一分白乾也給風帶走，他將鞭子向車廂裏一揮，把驢繩扣一扣緊，回頭便埋怨女兒：「跑了一天還是繞了這雙峯山兜一個圈子，我心裏慌，喝上幾口白乾多少忘些，你怎麼一聲兒也不響，長了快二十歲還是這樣不懂事。」

似乎多餘的：「爹，反正你動身的時候又沒有說上那兒去，任着酒性便鞭起驢車趕路，我問您上那兒？您却滿不在乎說前站，現在兜了個大圈兒却怪起我來了。」

寺院的鐘聲，給風斷續地吹送過來，驢車穿過被月光洒過淡青色的樹林，踏着空隙留下碎落的月光，輕蹄更敲出午夜的寂靜。老青跟銀蓮父女倆由緊張而漸漸有倦意，任驢車向前拖去。

夜深露重，寒露凝成水珠，由車篷上落在銀蓮的頰上，她很不自然的伸出頭向天張望，有新月，有疏星，不是下雨，用手摸着篷頂，濕濕的，她向老青建議說：「爹，我們今晚可借宿過茅村三里的老龔處，那個宅子倒是挺大的。」

「你永遠是個小孩子，天已這樣晚，找到宿頭就不容易，還得趕上三里路，茅村的小客棧就攔幾天再說。」

銀蓮格格地笑着，她爸爸的話

「不！那樣小客棧一定有股味兒，臭裏帶酸，酸裏帶苦鹹，苦裏又帶……」

「別囉囉，我心裏可沒有你心裏那樣安逸！」老青遏制她說不

要的空話，撩起自己的思念。

「您怕那個醜小子，我可不怕，不信我去對付他得啦。」銀蓮並不是給他父親寬心，因為王大虎對她一向是很有意思的。

「廢話！成天的廢話！你對付他，你真當他會給一個女孩子收拾，王大虎這小子還不是會一套欺女人的把戲？我昨天就是爲了你……」

老青勒住繩子使驛車彎進林子，蹄聲已敲着碎石板道，廟宇裏的鐘更清越；當第一聲餘音還未散的時候，第二聲又接着撞出。銀蓮很不耐煩的站在車上，讓冷風吹個痛快，帶着平淡的口吻說：「昨天爲了我？爹，昨天你和王大虎吵嘴動

手是爲了我？」

「我不願意告訴你是爲了你，唉！長了近二十歲的人還像個孩子？」

「爸，我一定要你告訴我究竟爲了什麼事？」銀蓮已撲在他父親的背上，孩子跟父母的親愛，使老青在寒冷的深秋裏又恢復到春天的溫暖。

小客棧的屋簷已經和車篷互相摩擦，掛在門口一盞被風雨侵蝕的破紙燈籠裏也不見蠟燭的光亮。客棧前的一棵槐樹，給秋風一掃，樹葉像下雨般落下。

老青拉開嗓子：「開門！開門！」

銀蓮也跳下車來，把車廂中一個大花布包袱拿在手中，還有一個空酒瓶，轉手提給老青，意思是你喜歡的東西不要忘掉。小客棧裏面仍是靜悄悄的，老青又高高的喊了兩聲。

秋風捲起槐樹葉的聲音是襯托

出村野的死寂，銀蓮知道那粗笨的小夥計是叫不醒的，用力把腳踢了兩下木門，老青正怪她這樣撒野，而裏面却有了回音。

「半夜三更的打門，找誰啊？」

「小夥計，借間屋子。」

「那一位啊！」小夥計很糊塗的自言自語，輕輕地將門開了一條容一人的縫兒。「客官的聲音好熟？」

「小夥計，老青來借宿！」

「啊！老青，半夜三更怎會趕到這兒來？好涼，快進上房歇會兒。」

他將門開大些，銀蓮第一個走進，老青却招呼小夥計把驛車趕進院子裏。「小夥計別忘了餵些草料，這牲口今天已趕了一天路。」

「小夥計，橫省豎省連走道的一盞油燈也不點了。」銀蓮捧了個花布包袱站着不動，四面黑黑地，

淡月照不清那兒是上房，老青不聲不響地呆立着。

「我聽了敲門才摸索出來的，現在火柴價多貴，得省就省上些，兩位請待會兒，我就去取個火來。」小夥計將驢車順手拉進，把驢子放下結在左角的大榆樹上，他沿着壁走進。

老青無聊地問女兒：「你還想吃些乾糧？我祇想喝開水，肚子却不餓，唉！一上年紀，心裏不舒服連飯也不想多吃。」

「我可不餓，洗個臉兒是真的。」銀蓮等得不耐煩：「坐了一天驢車，覺得很累，爹，遇到陰雨天，我一定知道你要鬧筋骨痛。」

「想不到五十歲的人就不中用，要是十年前，趕上三天三夜還能精神抖擻的跟人家談天說地。」

「火來了。」小夥計提了一盞黃燈籠，想懶走幾步：「兩位請進來罷，外面是挺涼的。」

院子像改了道，銀蓮還是十三四歲跟父親上茅村來看賽會住過一晚，那長廊的左邊原先是一垛很高的土牆，現在却是種着竹子，土牆早已塌了，風吹竹梢很乾枯的聲音，踏着敗葉吱吱作響，銀蓮又想起沿土牆那間屋子的臭味來，禁不住問：「小夥計，五六年不上你們這兒，那房間還是臭氣熏人？哼！你要這客棧生意興隆，臭房間得少有幾個！」

「姑娘，別說房間有臭味，現在那一樣東西不是一年好似一年，土牆塌了，不是改種了竹子，南面也開了窗。再隔幾年，我們這兒準會裝盞煤氣燈，和街上那家菜館一樣亮得叫人難睜眼。」小夥計把燈籠抬高，用另一隻手指點着靠院子通內房進口的第一間：「你瞧，晚上月光都照得通明，白天可真爽氣，你老預備在這兒住上幾天？」

「啊！也許多耽擱幾天……」

老青的確疲倦得連說話的興致都沒有，隨着小夥計進屋子，銀蓮一跨進房便將花布包袱向牀上一擡，小夥計也很快的用紙吹在燈籠上取個火，把台上一支半殘的紅燭點亮，帶着呵欠的說：「請早歇息，明兒早晨再見。」把門帶上，乾咳着走了。

老青伸手到包袱裏取出一塊乾餅，衣服也不脫向牀上一躺，銀蓮推開木窗，月光如水一般的瀉進，她把木盆裏的水在燭火下照着，還清爽，便對着月光洗臉，涼得刺激皮膚發癢，一天的疲倦都在水裏趕走。她父親很濃甜的睡聲已起在耳邊，一塊乾餅還留下一角握在手中，走近牀前，將被拉開替他蓋上，然後吹熄了台上的火，靜坐在窗口的矮椅上，許多白天所不會感到事情，此刻都湧上腦海，她想起王大虎對父親的欺詐無理，對自己的遷就與愛好，今天的趕路辛苦，

父親的倦臥和太息，兩顆晶瑩的淚珠掛在睫毛上，給月光的潔色線條射成明珠，低下頭，明珠是墮地碎了，消失了這渺小的水點。

× × ×

茅村在秋天更出落得乾淨俏麗，遠山紫褐，溪水平靜，秋收後連田野上也少人往來。

銀蓮已經給這冷靜的地方住得膩煩，雖然還不到半個月的光景，她鎮天對着那陋小的土屋發楞，似乎那些門，窗，桌椅都向投着同樣厭惡的眼光。

老青還是用酒解悶，白天是在村前村後踱着，高興時跟小夥計撩天，手裏祇有一瓶白乾，也祇有白乾能減去他的一切想念，他不想回去，也不想久住這兒，他痛恨王大虎的爲人，可是他也希望和王大虎言歸於好。老青這時候的思想已轉變得難使人猜測，就是她女兒也不知道父親的打算。痛苦時，喝上一

口白乾；煩惱時，也是灌上幾口；高興時，舉起瓶子向嘴裏直倒。老青在酒醉糊塗時會將任何心愛的東西拋棄和摔壞，但是，那儲藏白乾的酒瓶却永遠很愛護的保存着。就是銀蓮在他醉睡時將瓶子移去，老青醒來後準會記起而發着很大的脾氣逼她打滿了酒取出。

銀蓮已經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決意想獨自先回六里店。

她靜靜地對着窗外張望，夏天盛開的牽牛花已經祇留下三四片敗葉點綴的枯籐，夕陽從幾條黑線似的枯籐裏穿進，院子裏翠竹也已疏疏地帶着憔悴顏色，像一個病人在秋風裏搖擺，村犬臥在陽光裏，太陽把牠馴服得像冬天的老貓，銀蓮給一片秋光撩亂着無聊的沉思，隨手在牆角拾起一塊土牆上落下的泥塊，對準那靜臥在夕陽裏的村犬擲去，泥塊落在犬背上，牠帶着應付故人的侵犯而發怒似的跳起亂竄，

用鼻尖嗅着地上的泥塊在狂吠，銀蓮無聊的笑了，她純粹是無目的的解除着等候父親回來的煩悶。

「姑娘，今晚上還得買些什麼？」小夥計在竹院裏趕着亂竄狂吠的狗，回頭看見銀蓮，很隨便應酬了一句。

「隨便，這兒還有些麵條兒，回頭你帶幾顆青菜來攪在一起煮着就得啦。」銀蓮把掛在窗口的乾麵條取出：「小夥計，把它帶去。」

小夥計把倒下的竹頭砍了幾枝，網做一紮，在窗口接着一籃麵條，剛要從夾弄裏向廚房中去，銀蓮似乎想起了一件事：「小夥計，小夥計……。」

「剛走開便有事，這種女孩子真少見。」小夥計對銀蓮平日就不大滿意，聽她尖聲怪叫，嘴裏便低低的咕嚕着，然後便定心的問：「姑娘，又有什麼事？」

「你知道我爹今天又上那兒去

了？」

「老青爹，我可不知道！」小夥計很快地回說。

「你替我找他回來……。」

銀蓮話還沒有說完，小夥計却立即接上：「反正他歡喜的是白乾，不是你女兒！」他帶有輕囁似的笑臉：「爲什麼自個兒不去找？村上又沒有那個人看上了……成天躲在房中。」

山村的旅店是粗俗的，小夥計的對待客人也是和城市裏的侍役一樣使人討厭，銀蓮心裏非常生氣，滿心想跳出窗子去揍他兩下耳光，但她覺得這般小鬼祇有不理他們最狠。

「勞你駕，說了一大堆廢話，現在不必再麻煩你了，就請你走開。」

「小姑娘不知什麼心眼，又想男人又害臊，笑話，我真瞧不上……。」小夥計又是低聲在自言自語

了。

秋天的晚霞沒有夏天來得濃艷，但也是很迅速地在飛躍。銀蓮茫然地仰天凝望，像遠處山後的彩雲邊便是自己家園的所在。

屋內給夕陽映成一片紅色，銀蓮的臉上也反射得緋紅，她無聊地整理着那個花布小包袱，把兩件日常穿的衣服也包裹在內。

「銀蓮，銀蓮——。」老青帶着酒後的半啞喉嚨，蹣跚地從竹林邊走近窗口，一臉酒意，兩只眼睛也是無神地張合着，眼皮下垂蓋去了眼睛裏密佈的紅絲，再給鮮紅的夕照抹上一層，宛如已熟的柿子。

「爹，又喝得忘記了一切。」銀蓮也伏在窗口：「要不要睡一會兒？」她想把牀上的包袱等移去，等老青休息一回。

「不要！我要吹吹風。——你給我遞一杯涼茶來。」

「涼茶？帶溫的可好，秋天喝

涼茶準是拉肚子。」

「跟你說要涼茶，醒醒胃！我可沒有喝醉——。」

「爹，你呆在茅村也半個月了！這樣下去也不是事！」銀蓮明知她父親還在酒醉中，但心裏已給厭煩逼得要說這句話：「我們還是回六里店罷，明天動身怎麼樣？」

「什麼——？回六里店？我可不想就回去，你——你高興便獨個兒……。」

「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王大虎在半個月內沒有來找你，我想……。」

「我不要立即就回六里店，」老青放大的聲音：「你跟王大虎要好，你回去當然不會吃虧的，哼！我……。」

「爹，你得醒醒，成天在說醉

老青從竹林子裏穿進夾道，估計是向房間裏走來。銀蓮將窗關上

，點了一盞油燈，屋子裏又浮起一陣油煙味。

「爹，躺一會兒。」

「不！你說要回六里店？」老

青似乎醒了一些：「也好，女兒大了，心也對向外人，我一個人留在這兒，但願你回到家中不受人欺侮。」

「不是這樣說；我想您同我

道走，王大虎不會是那樣小心眼兒的人；再說：我們總有一天得回家啊！回到六里店，最多對他表示一個很恭敬的樣子，一勞永逸，免得日後的不安甯。」

「我決定不走，暫時決定不走

！」很堅決地。

「我明天一定回六里店。」她

也很堅決地。

「你走你的，我也管不了！」

「爹——也好，我先回去，假使王大虎答應了不再跟您糾纏，再上茅村來同您回家。」銀蓮帶有安

慰的口氣。

老青帶着對女兒有些生氣似的

，倒頭向牀上便睡，銀蓮已經決定

明天清早便回家。

小夥計拿了一鍋熱騰騰的青菜

煨麵進來，用着不自然而討厭的笑臉說：「姑娘，你爸爸不是回來了嗎？我說到時辰是不會脫班的。」

「好了，別囉囉！反正不會再

請你找老爹。」銀蓮將桌上的東西移在一邊：「將麵放在桌子上。」

「今天麵多，還夠明兒早飯呢

！」小夥計用舌尖舐舐手上的麵湯，然後在褲子上一抹。銀蓮見到這種討厭的東西，便恢復到明天便動身回去的思念。

「小夥計，那驛車收拾乾淨沒

有？」

「不是說過嗎？那天走，便前一天關照我去收拾。驛子一天餵幾次，吃得蠻壯健，車子也不用什麼收拾，最多抹掉些積灰，姑娘，收

拾驛車預備走嗎？」嘮嘮叨叨地。

「那末今兒你替我收拾乾淨。」

很爽快截住他的廢話。

「明天真的走？」

「唔……」銀蓮不理他，自己從鍋裏盛出一碗麵在吃，小夥計拙笨的心腸也知道白天得罪了她，現在討個沒趣，悻悻的走了。

秋風掃着敗葉，替樹木除去了

許多累贅，一夜間；銀蓮的沉思是減去了她的睡意，但聽得老青是十分疲倦打鼾聲，和蕭瑟的秋聲一樣使銀蓮心裏難受，雖則一個二十歲的山野少女是還不懂得什麼。

天微明——

銀蓮摸索着點了油盞，用涼水洗個臉。天上還是沉沉，祇有幾塊凍雲凝在空中播散些微弱的光輝。她走近驛車，驛兒還繫在榆樹上，車子是斜放在牆角，用手一摸，手指上膩膩的一層黑灰，她恨恨的咒罵着：該死的小夥計。便不容氣

的用瞭在竹竿上過夜的一件衣服將車子擦了擦，這明明是對小夥計偷懶的報復。憑着山野女孩子的氣力，將騾子掛上車廂，輕輕地半推半牽的將騾車引出小客店的院門。

新月還掛在天上，深秋白雲濃重地浮移，寺院裏又清越地飄出晨鐘的聲音。銀蓮迎風跨上騾車，將鞭子輕輕地在騾背上敲了一下，車輪又漸漸向林子中行進。

山野的清晨是充滿新鮮的氣息，晨霧似一縷輕烟在林子中飄逸。銀蓮很勇敢的駕駛着騾車，迎着野風，頭髮吹得散亂，這野風似乎帶給她一股勇氣，微露笑意，猛的抽上一鞭，騾子是騰空着四足，衝向白雲深處。一個美麗的車影在初昇旭日的色彩中慢慢減去它瘦長的影子。

是回到六里店第二天的清晨。
銀蓮還沒有醒，和她住在隔壁

的翁老頭子是早已起來了，照例是開着院子的大門，他的小孫子是背着一個竹筐跟他上田裏去挑蔬菜。剛沿着門口的小河走上沒有幾步，後面好像有熟悉的聲音在招呼他。

「翁老頭兒！翁老頭兒！」翁老頭子回頭一看是王大虎，心裏便立刻生了一種不安的狀態，但口中仍很安定地帶笑着說：「大虎兄好早。」順手在小孫子的頭上打了一下：「笨小子，見了王公公也不叫上一聲。」

「王公公——。」小孩子機械地叫着。

「翁老頭兒，昨兒是不是老青回來了？」王大虎穿了一套新做的青嗶嘰短衫褲，光景不過二十四五歲的模樣，雖然他的行動談吐已經流入久於在社會上爭權奪利等輩的

樣子，究竟還是個敗落戶家庭裏出身，處處地方顯示出唸過幾年書，而比橫行直撞的人更有心機。今天

看見翁老頭子便問老青，當然還沒有忘記上次給老青留下的不快。「老青？老青沒有回來！」翁老頭子很不自然的回說。

「哼！沒有回來？昨兒小傻子親眼看見老青的騾車，停在你的院子裏。」王大虎半示威性質的拿出一枝舊式手槍，可並不威脅老翁，很愛護似的把那枝手槍用手帕擦着。在鄉下，有枝手槍是足夠威風的，尤其近來王大虎開口便對人說自己做了官兒，一個有槍的官兒，先把翁老頭子急壞。

「老青真的沒有回來，大虎兒不信我的話？昨兒祇有他女兒銀蓮獨個子，坐着那輛破騾車回來的。」翁老頭子囁嚅地說着。

「銀蓮獨個子回來？」大虎急切地。

「是的！」

「好！回頭見。」王大虎便向老青家走去，翁老頭子口裏也咕嚕

着「回頭見」，一面把伏在地上拔小草玩的孫子拉起，仍沿着河到田裏去，但不時回頭瞧瞧王大虎匆忙前去的背影，心裏忖念着今兒不要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

村雞三唱，已經有運貨的擔着東西路過六里店，街上也陸續有人走動。太陽也爬上村前大樹的樹梢上。

王大虎剛進院門，見屋內還是靜悄悄的，走近銀蓮臥房，想在紙糊窗上找一個洞眼兒向裏瞧。

「翁老伯！翁老伯！」銀蓮叫了兩聲沒有人答應。

「福官！福官！」她以為翁老頭的小孫子又來跟她玩。可是，還沒有人答應。

「誰在外面走動？」

「我——銀蓮。」王大虎把聲音壓得極低。

「是不是大虎？」她聽出是王大虎。

「是我。」

「怎麼，你就知道我回來了？」

清早到這裏來幹嗎？」銀蓮一想，父親又不在家，自己還睡在被窩裏，假使王大虎闖了進來……「你站在那兒？有話回頭和你談，現在你得離開這兒。」

「爲什麼還要回頭再談？你我又不是陌生的，銀蓮，已經有半個多月不見了。」王大虎佩手槍，在鄉人面前的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在這裏都消失了。

「你可不許走進來！」銀蓮阻止他。

「好，你快起身，我在外面等你。」

銀蓮心裏想；王大虎今天的態度並不怎樣壞，假如爸就回來，也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況且，王大虎對這一小點仇恨，也不會永遠記得那麼牢，那麼清，也好，今天一定要和他談妥，也可以叫爸就回家

，免得日後見到更不樂意，就是自己跟大虎，感情也不能算錯，日後也許會結婚……

她很快地起來，對那塊破鏡子照了照，順手用盆裏冷水將蓬鬆的頭髮順順，然後打開東面的一扇窗；王大虎就蹲在窗前附近的一塊石頭上沉思；看見銀蓮開窗，便跳近窗前。

「銀蓮！」

她帶着微笑：「好！你又是那樣鬼鬼祟祟的到這兒來，來了多久？」

「也好說很久，也好說不久，常沒有和你說話前的一剎間是覺得很久，而現在蹲在石塊上也覺得不過一息兒。」他很俏皮，在銀蓮面前。

「見到你就會聽到這種難聽懂的話。你去對楊樹灣的那個小姑娘去講吧！我可不喜歡聽這一套。」銀蓮故意說着。楊樹灣小姑娘過去

也是王大虎喜歡的女人，現在銀蓮恐怕他還不會忘掉。

「剛見面，你也是這一套。」王大虎變成了一個女人的俘虜。

翁老頭子和小孫子已回進院門，筐裏滿滿的堆着菜蔬，一眼看到王大虎還在窗口和銀蓮講話，理想中的不幸事件已過去了。不便對着他們多瞧似的把農具安置好，將筐裏菜蔬中挑出幾棵肥白大蘿蔔和青菜，叫孫子拿給銀蓮。

銀蓮因爲面對着院門，也看到翁老頭子已經回來，低低地告訴王大虎，似乎有些不便留在此地。大虎却很聰明，一定要她今晚答應他去散步，否則現在不願立刻離開；銀蓮對他當然也有些愛戀的意思；答應了，却附着一個條件：——不許告訴第二個人！

「姑姑，是爺爺叫我送給你的。」

「福官，你替我謝謝爺爺。」

銀蓮把那些菜蔬放在桌子上。

王大虎已經走近翁老頭子，剛要跨出門的時候，翁老頭子很侷促地抬起頭來招呼他。

「我以為老青已經回來了，真的祇有銀蓮一人在家。」他很不自然的說了一句：「翁老頭兒，回頭見。哈！你有空上茶座來談談。」

「好！好！回頭再見。」翁老頭兒知道王大虎的客氣足以增加他的心悸毛病。

銀蓮把被褥放在太陽裏晒着，隔了半個多月像有些霉味，翁老頭子走到她身邊，帶着預防任何意外發生的低音：

「剛才王大虎沒有什麼……走的時候瞧他神氣也還好，假如……不，銀蓮，你得替你爹在他面前講個情兒，該知道這幾天他更威風了，帶着手槍東奔西跑的，聽說帶有幾十個弟兄，做了什麼巡……什麼官兒。」

「官兒。」

「翁老伯，王大虎沒有什麼，

他也說上次父親不過是偶然的大家不快活罷了。真的，他有手槍？做了官兒？」銀蓮似信不信地。

「唔！反正你瞧着是啦！」翁老頭子不願多事，忽忽的提了竹筐走進自己住的宅子。

當天晚上——離村一里許的黑鷹山麓。

這樣季節的晚上已很有涼意，樹葉上的寒露凝成點滴給風吹散在空中，落葉蕭蕭，月亮的光輝更顯得潔淨。王大虎早已等候在山麓的一株大樹邊，穿着新製的馬褲呢衣服，一枝手槍很明顯地掛在皮褲帶上。

銀蓮垂着兩條辮子，在月光下足以表現她的艷麗，手裏拿了一枝野菊，微風吹動她額前髮絲，給月色平添無限美意。當她跨上山麓的第一級石級，忍不住的帶有嗔怒的口氣：

口氣：

「一定今晚要我上這兒來，有什麼事要談？」

「我有許多許多的話，見了你……。」

「見了我怎樣？」

「見你後都會忘掉。」

「好，你又是把俏皮話來欺侮我。」銀蓮帶有撒嬌的樣子：「我不歡喜站在此地，上那邊大樹林走走。」

「我早就想到大樹林。」王大虎懂得怎樣體貼女孩兒，去博得她的歡心。

「半個多月沒有到大樹林，半個月沒有覺得月光有這樣好。」銀蓮自言自語。

「還有，半個月沒有相見……。」

「大虎，我問你，你對我覺得怎樣？對我父親又覺得怎樣？」銀蓮很鄭重的問着。

「我對你，可以指天立誓，可

以賭咒，我是一百分的……。」

「不要你說這些話。」銀蓮打斷他的話頭：「對我父親還懷恨嗎？」

「唉！你還是小孩子般，我愛了你，當然我也得尊重老青。過去的事還提它作甚。你可以請父親回來，我在村人口中探出你們這次出門全都爲了我！」王大虎這時充滿着年青人的熱情，也飽藏着中年人所能的欺詐。他心裏對老青的仇恨是不會很隨便的忘掉，但爲了愛他女兒而不得不暫時忘却。

「誰不知道你做了官？好，你騙我，也不告訴我。」

「沒有做什麼官。」王大虎對自己的職業不願告訴人家，尤其不願給銀蓮知道：「哼！不過有枝手槍防身而已。」好像有威風似的，摸出手槍觀看。

「但願你做一個很勇敢，很勇敢的男子漢，用這枝槍。」銀

蓮把手槍仍掛在王大虎的皮帶上，我希望你能够，騎一匹高頭大馬，掛着槍，在山上奔馳……。」

「馬上還有一個美人兒，」王大虎握緊銀蓮的手：「那個美人兒就是你。」

銀蓮還沒有脫鄉間女孩子的害羞心理，用心掙脫了一隻熱情的手，向山上奔逃。

「銀蓮！銀蓮！」

「你真是欺侮我。」銀蓮跑到對面的山崗上。

「你回來，——我還有話和你說。」

「你說，你說，我這兒聽得到。」

「你爹明天可回來？」

「不！」銀蓮故意用話去挑逗他：「他怕你，——怕你這個大老虎。」

「真的，你去請你父親回來，我叫他岳父，我們可以快些成婚……。」

……」
 「我不愛聽這一套……」銀蓮向山中樹林裏跑去，王大虎也很快地在後追趕。

月色更潔淨地照着寂靜的山野，陪襯着山野裏美麗的景物。

× × ×

銀蓮對於王大虎漸漸有些失望，原因是他近來的態度更顯得惡劣。老青雖然已經回到家中，但他對王大虎的不滿祇有增長而不會減少的。大虎幾次逼銀蓮嫁給他，甚至要挾地說：「所以不將老青記仇的緣故，完全是愛你而忘記了恨你爸，試看，我王大虎今天的地位，勢力，那一樁不夠和我不樂意的人拚一下？不要說這個小小的六里店是我手掌裏可以反覆的地方，就是這個山頭四週的村落市鎮，也都可以隨心所欲的支配。茅村上塘圩，哼！都是我的力量能達到的。銀蓮，快跟老青說，他究竟答應不答應？」

我想，我王大虎做了他女婿多少不會叫他吃虧的。」銀蓮爲了這件事的確問過老青，老青的回答雖然很爽快，但銀蓮聽了反覺得不願意和王大虎做夫妻。他說：「女兒大了，時代也變了，破磚破瓦都翻了身，都高登屋頂當作好材料用，你和大虎愛怎麼樣幹就怎樣做，夫妻也好，朋友也好，拼上了算數也好。我怕他有槍有勢，一條老命不要爲了女兒送掉。」銀蓮對父親的話很相信，或許其中也有帶着醉意的牢騷。她覺得王大虎十足是一個有特殊勢力的地痞流氓，嫁他與絕他都是很危險的。

他們一到這些山野間較僻靜的村落，似乎在告訴大家說又是一年將要過去。

時間已經到了仲冬，田野給瑞雪染上白色。將要到新年的歲尾時候，正是鄉村中最安逸而快樂的一個階段，一年來的辛苦，到今天換得幾口高粱，或者坐在小茶店裏聽山東人的講快書。那些賣藝的姑娘，和販貨的漢子都變做了季候鳥，

銀蓮冒着時飄時停的雪花，到離家半里的雜貨舖子裏去買些過年應用的東西。自然她媽死了之後，家裏就沒有好好的過新年，老青也因為一年不如一年，心緒也一年惡劣一年，把過新年的事早已忘懷，銀蓮也早已減去了童年愛好新年來的心理。她所以辦些年貨，完全是怕村人說她還不懂事的閒話。這幾個月來，她像改變了爲人的態度，種種的不快樂減去她的活潑與天真，永遠像有一件事沒有解決，也永遠像有一個魔鬼纏繞着她，使她變得悵鬱，消極，易憎恨，更會呆想。

朔風捲着小雪花片，形成一個個浪花，盤旋着秃枝野樹，也如白浪沖擊着山岩頑石。銀蓮用手拖住頭上包着的花布，在風雪中跨着大

步；那泥濘的道路使她很費氣力。好。」

將到那舖子附近，王大虎迎面過來，他們已經有五天沒有見面了，這種相隔的時間是很少的，上次

三天已經認爲很長久，這次五天不見面當然是王大虎有事，趕上那兒去做了一次不要本錢的買賣。他身上不是穿了一件破皮大氅麼？銀蓮抬頭一望，也有些不認識了。

「銀蓮，上那兒去？」

「前面雜貨舖子裏買一點東西。」

「我想和你爸說幾句話，老青在家麼？」

「我爸？」銀蓮心裏有些奇怪，王大虎找爹有什麼事？「我出門時他早已出去了。」

「上那兒去？」

「好像……好像吃茶去的，你找他幹嗎？」

「找老青講幾句話；」王大虎對她笑了笑：「那麼我跟你先說也

好。」

「我買了東西就要回去，家裏沒有人，又沒有請隔壁翁老伯照顧。」銀蓮不願意。

「哼！地方上有我還怕出什麼盜賊，除非這枝手槍沒有了子彈。」王大虎很神氣地：「銀蓮，我急於要想和你跟你爸解決一件重要的事。」

「和我？跟我爸？」銀蓮弄不明白，心裏很急地：「快說，我什麼事要商量和解決。」

「好，上那邊較清靜的地方去談，否則，一面走一面說也好。」銀蓮跟着王大虎向東走去，雪花還在飄着，村犬在他們身邊亂吠，王大虎低着頭像默思，銀蓮却反催他快說。

「解決的一件事——你和你爸都要答應，我跟你在今年得結婚，做個花燭夫妻。」

「……」銀蓮給他這句話楞住

了。

「你覺得怎樣？……今年結婚，明年生兒子；銀蓮，你看我近來正交好運，你是一個隊長太太，也就是武官太太。」王大虎呆看着她，凝視中帶着得意的微笑。

「你別一想情願！」拒絕的口吻。

「什麼？」

「我說今年還祇有十二天，十天之內便結婚？你父親娶你母親也是這樣快？」輕薄地。

「你答應不答應，反正你總得嫁我！」

「我今天不能告訴你那一天可以和你結婚。不過，今年絕不可能！」

「是不是怕羞？也好，我和老青商量，你等着坐花轎。」王大虎十二分的高興，把銀蓮的手用勁的握着，想在她臉上親一下。銀蓮在討厭和怕羞雙重壓力下，掙脫了一

隻粗野的手，忽忽的逃開了。

王大虎懷着滿腔的熱望，走向街口的唯一小茶店。裏面亂哄哄地，山東老鄉的快書已經唱得喉嚨沙啞，那塊鼓板也敲得更響，女小孩子提着花生籃子在人堆裏竄來竄去，踏着脚下的花生殼就使人發生歲暮的感想。

茶博士祇有一個，也是半老闆的，站在店口，背上放着一塊黑裏帶有赭黃的手巾，兩隻手縮在衣袖內。嘴裏低哼着山歌，似乎唱大鼓

快書的人不和他發生什麼關係。王大虎剛到門口，茶博士便堆起笑臉：「王大爺，一個人來？」

「老青在不在？」王大虎急急的。

「啊！老青，好像剛來。」茶博士知道他是不好惹的：「我來找我來找，大爺裏邊坐。」

「你替我看老青在那兒，我再坐好了。」

「好！好！好……」茶博士立刻走進屋裏，在亂哄哄的人羣中，仰着頸子在瞧老青。

「在這兒，王大爺。」他突然高聲，使茶店裏的人都注意起來。

老青坐在北面窗口，他並不在聽唱快書的啞聲怪調，也不是向外賞雪，又是捧着一個瓶子在灌白乾。王大虎走到他對面，他還是不在乎的剝着落花生，眼睛半張半閉地。

「老青，你在這兒獨酌，」王大虎今天對老青是十二萬分的客氣：「飲了幾杯白乾？」

「喔！你啊！」老青抬起下垂的眼皮，一看是王大虎，心裏便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尤其是吃過酒後，更覺得他是特殊：「坐下來喝口？」

「酒倒不想喝，有事跟你談。」王大虎走近桌子時，坐在老青對面的那個農夫早就很識趣的跑開，

誰都知道他不是好服侍的，王大虎便很快的坐下：「喝醉了沒有？」

「早着呢？」老青雖有醉意，見到過去對自己有些不樂意的人，就醒了幾分：「找我有什麼事可談？你是近來正交鴻運啊！」

「老青，我想和你說了多時，一直忙得沒有閒。」他停了停：「就是你女兒銀蓮……」

老青一聽到他提到女兒，正像火上加了一滴油，把他過去對這件事的反對和不滿，重復燃燒起來。但老青現在也懂得鎮定，冷冷的說：「銀蓮有什麼？」

「今年可不可以結婚？」王大虎說明了。

「跟誰結婚？」故意地。

「我——」

「你？我女兒的事女兒管，你問她得了。」一股不滿的口氣。

「她沒有什麼問題。你是她的爸，你得替她作主。」王大虎轉為

強硬。

「我不管——。」老青又將白乾喝下肚，再燃燒起反抗的怒一火。

「你不管誰管？」

「是女兒嫁給你啊！不是我嫁給你！」老青把手用力向桌上敲了一下：「我可沒有福分做一位有錢有勢傢伙的丈人。」

「你罵誰？」王大虎經不起老青這樣挑逗，舊怨新恨都被勾起：「我要娶你的女兒，誰敢說個不字？老青，瞧得起你才通知你一聲，再告訴你：今年一定要結婚，十天之內一定要娶銀蓮做老婆！」

「難道這村子是森羅殿？閻王也還講個理！青天白日，還是青天白日的世界！」

「真的，你想——。」王大虎解開那件皮大氅，把掛在皮帶上的手槍放在桌上：「你說？怎樣？」

茶店裏的人都注意這件不幸事

情的開展，唱快書的山東佬也覺得沒有人聽他的唱而停了書在張望，大家團團圍住，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勸解。祇有茶博士在人叢中收茶壺茶杯，怕一下子火氣上來都會變成碎片。

「我說——女兒不嫁你！」老青眼睛裏根根紅絲在跳動。額上青筋也露出，凸在上面像流通着心中的憤怒。

王大虎把左手握住了槍，凳子在他站起來時倒在旁邊。插在大氅裏的右手立刻伸出，向老青臉上便是劈拍兩下，老青正要站起來還手，旁人却都跑來勸開。

「老青，告訴你，還是肯將你女兒給我呢？還是送你一顆手槍中的子彈？十天之內，要是有個不字，瞧着你看！」

王大虎將手槍在手中打了個轉，大步跨出茶店。店裏的人又散向自己的座位上，議論紛紛的說着這

不幸事變。老青順手把酒瓶向窗外一摔，眼看着王大虎的背影在飄雪的田野裏消逝。這時候，眼絲更紅，臉泛青白，血管是更向外凸出，怒火像在強烈的燒着週身血液，等候着沸騰，爆裂。

歲尾已經把村中改換了一個面貌，平時雜亂和不潔的情形是一掃而空。

翁老頭子家已經宰了一隻肥豬，新釀的黃酒也開釀嚙過。新年雖將跨進翁老頭子家中，而貼隣的老青家却還若無其事的平靜。

「老青！老青！」翁老頭子隔着窗叫着，手裏拿了一大塊豬肉，預備送給老青的。「老青可在家呀？」

「翁老伯。」銀蓮從房中走出：「喔！老伯那兒已宰了牲口，找爹有什麼事？」

「送些豬肉給你們，今年的豬

還算肥，足足有一百五十斤左右，看看辰光已經是下午兩點左右。屈，真像一個強顏歡笑的人，在極早晨剛宰，趁新鮮。」翁老頭子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噲！老青究竟上那兒去的？」

一種友情在激動他的心，總於拖着很費氣力的步子，到茶店裏去探個實際消息。

「好！我們現在就上鎖去？」

「爸沒有說明，上午就出去的。」

在同一時間中。

王大虎立刻要去。

。」

老青是準時等候着王大虎。

老青跨上驢車，催促着王大虎

「昨兒在茶店裏聽到王大虎那邊一個小鬼說，今天要到這裏來！和你……」聲音壓得低低的，恐怕給人偷聽到。

「是的，我爸已經說過，他……」

他把驢車仔細的打量着，把車子上泥漬都洗刷乾淨，在驢子與車連接的地方，更仔細的察看着，他把那鐵梢試了試，皮帶也扣扣緊，好像要在車子上完成一件事般鄭重。然後，他撫着驢子光滑的毛，眼睛凝視着這多年相伴的牲口，像要告訴牠一件很重要的事。

坐進車廂，老青按一下扣驢子的皮帶，隨用手鞭子在驢背上抽了一下。一陣肌肉的抽動蹙起四條腿，帶動着驢車，搖幌與簸動中向山林裏奔去。

「已經答應了。」銀蓮心裏像蘊蓄着很難受的樣子：「恐怕爸是去鎖上的，清早就駕了驢車出去。」

「銀蓮可以跟我們同走，——老青，順便彎過去接銀蓮。」王大虎似乎想起這樣可以簡便快些。

「預備在鎖上成親？」

王大虎來了，今天特別容光煥發，一望而知是將要做新郎去的樣子。

「本來想叫她同走，我們也得先上鎖去籌備一下，今天是要安置好了，明天就成婚。你也得想到她是做新娘子，在成婚前一天多少要避開些。」老青說時似乎有些抖動的音調夾在其中，很不自然。

「唔……」銀蓮已經有淚珠掛在睫毛上，好像冬天的早晨，枯草上留了顆冰點兒。

翁老頭子仍舊回到自己的屋裏

！老青，你真的先來了。」

，他總覺得今天老青很爽快和很

「我特地早些來，怕誤了事。」

「也好！」王大虎認為有理。

出走總有點不對，想再問銀蓮詳細些，但又不願過於去傷女孩子的心

刻些，在笑容裏很難蓋去心內的委

山野在隆冬更見得蕭條，雲塊

像壓在頭頂上，秃枝孤獨地聳立在灰黃的原野，祇有這一輛疾馳的破驢車在捲起沙灰。

老青駕車的兩隻手發抖，前幾天準備的勇氣又漸漸懈怠，回頭一看，王大虎一副使人厭惡而仇恨的面貌又現在他眼前，內心的衝動使他又加強報復的心念，把藏在棉袍內的一大瓶白乾拿出，用牙齒把瓶塞咬出，向東一吐，很快的把瓶口向嘴裏一塞，一下子就是去了大半瓶；加上迎面一陣冷風，酒性子很快在腦海盤旋。

車子行駛得飛速度，眼睛裏又露出根根紅絲，在第二次半瓶酒下肚後，額上已爆出顆顆汗珠，汗水由皺紋中蜿蜒而下；手掌裏也濕濕的，一根鞭子不斷地在驢背上抽；眼有些花；臉由青泛紅；四面的山峯樹枝都在轉動；王大虎的狼惡樣子不時在眼前搖幌。當車子穿過山坳時，老青的酒性已發到最高點，

他猛地把驢子與驢車的鐵梢一拔，車身劇烈的一幌，借勢便向驢車上一撲，車廂便成五十度的傾斜，王大虎由車廂中跌出，直向山坳的深處下落，結束了他的生命。這時候，老青也撲了個空，驢子還帶着已傾倒的車廂疾馳，他却已經倒臥在山坡上，身上的重傷在減去內心日積月累深藏的痛苦，昏迷的臉上還掛着將休息的笑意。

這消息很快地傳到了村上，更先傳到了小茶店，十分之十的人都替老青流着同情之淚，他們都忘記了還有一個死者的可憐。翁老頭子的鬚鬚上也沾有熱淚，用盡了他最大的氣力，很快的告訴銀蓮。

銀蓮這次所受的痛苦是較任何人來得深，她父親完全是爲了自己而犧牲的。聽到翁老頭子說老青在山坳附近發生這樣一個慘變，急於要去探視她父親，帶着哭音地迸出了一句話：「翁老伯，借你的驢車

一用，想看……看爹……。」淚珠顆顆向下滾，難使她繼續說下去。銀蓮再拿出她山野女孩子的勇氣，跨上驢車，飛快的向山林中趕去。她也和老青一樣，比酒的刺激更厲害，帶有瘋狂性的奔馳着。

夕陽在厚厚的凍雲裏嘆息，山野的朔風更是淒厲。銀蓮把父親抬上了驢車，而冰冷泛白的臉上已減去了怨恨與隱痛。她再俯視山坳下，王大虎的屍首已經給灰暗的暮色遮去。她重把驢車慢慢趕回村中。暮色蒼茫，銀蓮無意再去鞭策驢子，車子是慢慢地踱着，蹄聲敲出哀歌的拍子，銀蓮的頭髮給野風吹得散亂，頰上的淚珠也給吹向天邊，她凝視着山野，永遠惦念着山野的怒火在燃燒。

烏鴉又叫了！天色也黑暗下去，空寂的山野祇有驢車在慢慢的浮動，浮動，而漸漸消逝。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海軍

李百功

Frederic Sondern Tr. 原著 · 譯自 Current History and Forum

潛水艇攻擊

第一次世界戰爭中的盲目的易受攻擊的潛水艇，現在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長距離航程的潛水艇，能夠潛游一萬六千哩——五倍於環繞大西洋的航程——無須加添燃料。舉行那些複雜的潛水順序；關閉水門，扭轉在水面用的笛塞爾機關高效率發動機（Diesel engines）變為電發動機，充滿壓艙的水槽，祇需一分鐘的時間。因為船身非常堅固，一枚深水炸彈必須在一百呎以內爆炸，方能使它損傷，所以意外的危險也就減少了。

，再用儀器調整這音波使它轉變為最高的聲響，由此我們就可以準確地計算出這艘軍艦的地位，速度，和路程了。——這種天然的「耳朵」，是非常重要的被運用在上次的戰爭中。

魚雷管

現在英·美·和德國的海軍，正密切地顧慮着最新的神祕的水底交通系統，使得浸於水底的潛艇，能夠繼續取得相互間的聯絡，所以現在許多潛水艇可以像狼羣般地在飛機的指揮下，引導着向獵取物衝去。

現代的魚雷有十五呎長，二十一吋直徑，構造像鐘錶匠一樣的精密，每枚價值一萬二千元美金，裝着五百磅的烈性炸藥；在浪花裏前進，每小時可行四十五哩，並且能命中標的物在三哩以外。祇需一枚魚雷，就能使一艘極有權威的主力艦受到嚴重的傷害；三枚使它擊沉。

海底的耳目

當一艘潛水艇在離開水面四十呎以下時，它底潛望鏡就無用了；然後運用聽測微小聲浪的水底聽音機，採集得一艘軍艦的推進器在數哩以外行駛時的音波

當一枚魚雷被壓縮空氣從魚雷管裏射出時，魚雷內部的酒精爐就開始着火，隨時，在一個微小的鍋爐裏所產生的極高壓力下，又生出高熱的水蒸汽，於是就由兩架小型的水蒸汽引擎推動着魚雷上的兩個推進器。它進行的路程，則完全被裝置在尾部的垂直和平的安定板所操縱，被縱舵調整器和像鐘錶一樣精巧的機械所節制。最新的魚雷，能夠在擊中標的物以前

，一再改變方向，藉此可以隱藏起發出這枚魚雷的潛艇的地位。並且現代的魚雷，直到接近被擊物時，還不能被察覺。它在深水裏移動，速度很快，排出的氣泡往往造成一件清晰的易於給敵方覺醒的警告。現在却要等待魚雷投射到很遠的距離以後，才能發見它。

• 深水炸彈 •

深水炸彈是潛水艇最可怕的讎敵，平均每枚裝有三百磅以上的烈性炸藥。能够爆炸在任何的深度，從三十六呎到三百呎。

通常深水炸彈都是用軍艦上的快艇所攜帶，因為快艇投擲了一枚深水炸彈到七十呎以外後，必須急速地離開爆炸的面積到二十五哩甚至更遠的地方。深水炸彈是從快艇的尾部溜出，或從「Y形鎗管」裏一向右一向左地同時投射出來。在護送艦或艦隊的工作，當一架潛望鏡被發覺時，毀滅艦就行駛過來，佈下深水炸彈的「模型」到海底。每艘毀滅艦發出一枚深水炸彈，離開幾百呎，又從「Y形鎗管」裏投下兩枚來，然後再駛進一段路程，再丟下另外的一枚，經過這樣重複的步驟；當潛水艇能夠運用它在水底的緩慢的速度逃開以前，一塊極大的面積，已被毀滅艦隊用深水炸彈所遮滿了。

• 軍火的再裝 •

一艘潛水艇在水底潛游數小時以後，必須昇到洋面，用電力的發動，重裝軍火。當它開始接近洋面時，恰是一個極容易給飛機爆炸的目標呢！許多潛望鏡不能看出空中的景物，但是空中的飛機却能決定出在數哩以外正在衝破着浪花的潛艇。昇上洋面而能保持潛艇安全的惟一時機——是在晴朗的天氣，它能察知飛機的來臨，在適當的時候，早又潛游到海底去了。因此潛水艇常在夜間再裝軍火，假如可能，或是在光線不清楚的有雲的天氣，飛機接近水面而不被察覺時，否則就沉在海底。

• 磁性水雷 •

在這次戰爭中，磁性水雷已使得英國海軍司令部震恐了；它就像一枚小小的魚雷，有八呎長，二呎直徑，可以被飛機，潛水艇，水上快艇所投擲。水雷的內部，有一磁鍼，被正在洋面行駛着的軍艦的鐵殼所吸引，向船身撞去，於是烈性火藥就爆炸了。磁性水雷祇能在淺水裏發生效果，而實際上大部份的軍港，又都是很適當的淺水。

在這次戰爭中，征服這種禍患的，還是一件神祕的技巧呢！有一個英國的工程師，得着一枚磁性水雷，非常冒險地把它分成微小的碎片，一次，他竟發見了磁性水雷的原理，於是他創造出「不被磁性感應的

束腰帶」，這種電線，圍繞船身，能夠中和磁場。——等到英國的商船也有這絕緣的裝置。——所有的海軍，更早就準備停當了。——磁性水雷就失去效用。

· 航空母艦 ·

在海軍戰爭中，再沒有如航空母艦改進得更多的了；最新式的航空母艦，至少有三十四哩長，能游弋一萬三千哩，供給極大的射程和戰鬥的力量，裝載百架以上的戰鬥機，偵察機，魚雷機，和潛水轟炸機。

航空母艦是極容易被破壞的，因為它那龐大的船身最容易給潛水艇認做襲擊的目標。當飛機起飛或降落時，多半是不能遭遇到波折的，祇要有一枚炸彈震壞飛行甲板，這艘航空母艦就無異於失去了戰鬥的能力。雖然他們用防空的礮火和戰鬥機來保護，但最好還是使它離開戰域以避免礮火的襲擊。

· 魚雷機和潛水轟炸機的下攪 ·

運用他們底老練地祇有半秒鐘的精密的攻擊時，航空母艦上的潛水爆炸機和魚雷機，能夠制勝敵人，遠勝於軍艦上使用礮火的射程。

魚雷機攜帶魚雷附屬在它底尾部，很明顯地露在外面，對着敵艦的礮火。它漸漸地下降後，改作水平的姿勢，潛入水中，在離開目標有幾百碼的地方投下魚雷。投擲魚雷時，總不使它底機械受到震動；隨即

又飛出水面一百呎以內。敵艦的礮火，向着飛機前面的水裏射去，昇高極大的炸藥，能撕開飛機的鞘翼。所以在轟炸機前，須先用烟霧機噴下雲霧，水汽的布幔，然後轟炸機在人造霧裏裝上魚雷，又在烟霧中投下魚雷，當敵方的礮隊能夠找尋目標時，却又已在霧氣迷漫中悄然溜去了。

· 破壞艇 ·

魚雷也可以用破壞艇和摩托魚雷艇投射，破壞艇——一名 "Tide Gun" ——是艦隊中最可怕的怪物。

新式的破壞艇約有一千五百噸重，祇不過三十六呎闊，三百八十呎長，每小時能超過三十五哩，在波濤汹涌中，每八秒鐘能轉動四十五度的角。在它底薄弱的一邊，即使是最小的礮彈，也能貫穿；所以一艘破壞艇在戰爭中，平均祇有十五分鐘的生命，但是它裝着恐怖的魚雷藏在八個或者更多的魚雷管裏。一小隊的破壞艇，在幾分鐘內，能使一段的海水成爲「魚雷水」，實在就是佈滿着活躍的制人死命的魚雷而已。有效於偵察出敵方的艦隊，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從攻擊中尋找出潛水艇，烟霧機，和龐大的軍艦等。

「蚊艇」有六十呎到一百呎的射程，裝着魚雷管，深水炸彈，高射礮，噴霧器等。它們底爲患，還是在極快的速度上，每小時可行駛五十哩。甚至於極有

經驗的礮手，也很困難地使普通海軍用的大礮瞄準了它。現在海軍已得到一個答案，就是無論如何，運用對付每小時移動三百哩的飛機用的高射礮，總可以射準它了。

• 戰鬥艦的配備 •

所有海軍的戰略，都是建設在戰鬥艦的配備上，如防禦空襲和魚雷攻擊，增加海軍大礮的力量，都需要更多的輻重的軍備，礮台，高射礮，偉大的軍需庫，和大的引擎。

美國最新的戰鬥艦，像北卡羅來那號（North

Carolina）還在建築中的，將超過三萬五千噸，有百分之四十是軍備的重量，兩層鋼板——一層有六吋厚，一層有四吋厚，——以防護潛水爆炸機的襲擊。礮塔和瞭望台，裝在十六吋的鋼板上，可以抵禦敵方發出的十六吋的礮彈。用十六吋長，十呎闊的鎧板保護水線。在水線以下，裝着水雷凸出——偽裝的壁，建設在戰鬥艦的邊緣，使得一枚魚雷還沒有碰到船身，就已經爆裂了。

• 排礮 •

在一艘戰鬥艦上有一千五百名官員和士兵，五百人在礮隊裏，一百人做輔助礮隊的工作；他們須要間不容髮地精密地裝上偏舷上的九架十六吋口徑的大礮

，向十五哩以外的敵艦，發出八噸的礮彈和炸藥。第二次的排礮，又連續地向十五哩以外的目標投出。

當消息從『司令部』發出時，所有的士兵就像鐘錶上的機械一樣地工作起來，在控制礮火的瞭望台上，有十二人用測量距離的儀器，計算射程，敵艦的航線和速度。這些數字用電話傳給『參謀室』，這裏面的官員正在用複雜的工具，計算開火的角度；關於射擊的準確性，甚至火藥的溫度，風雨上的壓力，氣候，溼度，地球轉動的速度，以及鎗礮的年代，都很重要。

參謀室裏所得的結果，會自動地在指錶上傳達給許多礮位都已排列整齊的礮塔上，這時，礮塔上的官員，就用「準備燈」發出信號給礮火控制塔，當所有的準備燈光全亮時，專司開礮的官員就等待半秒鐘內，敵艦在滾滾的浪濤中立在穩固的一點時，推動九架大礮的礮門。每礮重有一百二十噸，發出獅吼的響聲，船身也震動着退縮六呎，在波濤涵湧中被止動器所牽制着。在十五哩以外，大約一分鐘以後，偵察機又從無線電裏報告，如何較正投射的角度。在這時，每座礮塔上已有三架大礮用壓縮的空氣清潔過，又填滿了新鮮的礮彈和火藥，鎖起後膛，一俟準備燈光再亮時，就發出第二次的排礮。

二十世紀紅樓夢

吳綺園

第X回 分餘糧王熙鳳弄權 宴佳賓賈寶玉枵腹

話說這一年夏間，天下大旱，各處都鬧着荒歉，以致有銀子也買不到米穀，就是簪纓世家的甯國府，也不免鬧起糧食恐慌來。一日，王熙鳳伺候賈母，用過午飯以後，愀然說道：「咱們家裏存着的糧食，本是不多，如今眼看着秋收無望，吃飯的人却那麼多，每天煮着三五石米，還老是嚷着不夠，非是好好的整頓一下，怕這個家要撐不下去。依我說，也祇有學那小家子的樣，依照人數，不論上下男婦，每天分發一份口糧。要是不夠，便得自己想法。這般做去，餘下的糧食，方可對付着多吃上幾天。不過還得請老祖宗的示，這件事，究竟派誰去管？早些吩咐下去，免得一時弄不清楚，來不及做飯，大家都要抱怨着。」

賈母聽了，忍不住喟然長嘆，望着王夫人道：「現在的年頭兒，真是變了，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還沒見過有了銀子，會買不到糧食，連吃飯都要啾唧起來。可是不如此做，也沒別的法子可想。不過我老了，不犯着再來操這個心，這件事還是交給鳳丫頭去辦，她當慣了家，連幾個婆子丫頭的名兒，都能背得滾瓜爛熟，分派東西起來，比到別人要強得多。」

鳳姐笑道：「老祖宗的主意，誰也不敢違拗，可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這回子的事，怕連我都招架不住。家裏放着的大米不多，須得攪和着碎米麵粉，再加些雜糧，方夠對付。每個人一餐也祇能混個一碗半碗到肚，半飢不飽的將就度日。停會子受人嗔怪起來，可是要老祖宗替我做主的。」賈母點了點頭，說是快傳老爺們進來，連各房的奶奶姑娘們都要到齊，有話交代。

合家男婦，聽得老太太宣召，都忙着趕到上房，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賈母先把分派口糧的辦法，當着衆人，講了一遍，然後對着賈赦賈政道：「飯是一天天的不容易吃下去了，糧食沒買處

，閒人斷乎收留不得，你們以後也別再練射箭了。看牌趕老羊，更使不得。每天來了許多朋友，要開不出飯去，可不是個笑話。」又回頭向着賈政道：「你也不用再下棋了，門客須得早些疏散。像詹光單聘仁那夥人，除了湊趣以外，可也沒甚用處。你要是捨不得的話，不妨每月多送幾兩銀子，着他們回去吃了飯，再來伴你下棋。」賈赦等不敢再講什麼，祇有垂着頭，一疊連聲的說上幾個是字。賈母着他們下去了，又對賈璉道：「咱們家的閒人，還有着不少呢！妙玉是帶着錢來修行的，吃得也有限，我們不必管着。祇有那二十多個小尼姑道姑，和梨香院的一班唱戲女孩子，外帶教師，却是個累贅，也得想個法兒安頓她們。」

賈璉忙回道：「這個不難，現在是女人的世界，不論是尼姑道姑，祇要模樣兒生得俊，先留起幾莖頭髮，電燙一番，包管就有銷路。不但撈回本兒，還可加上幾倍利息。至於唱戲的，更是值錢；像咱們家的這付科班，外面是難得瞧着的，儘可借台演戲，給戲迷們開開眼界，賣下來的座兒錢，就再少些也足夠那夥孩子吃飯。老太太不必就心，這點子小事，交給芸兒去辦就得了。」賈母點了一點頭，又和別人講話。

賈璉因為有事，往外忽忽便走，却不防平兒趕上，把他衣襟拉了一下。賈璉會意，便尋個隱僻去處，私下談話。平兒道：「天底下男子的心，真是靠不甚住，二爺和尤二姐那樣恩愛，也不替她想個法兒。她在咱們家裏，既不算小老婆，又不是親戚，沒有名分，恐怕報不上去，弄不到吃的東西。再加是二奶奶當的家，米麵都要在他手裏發放，怕不會借着這個，益發去揉搓着尤二姐，連我都在暗中替她發急，你二爺却反裝着沒事人兒一般，大概又是給鮑二家或是多姑娘迷住，竟把這件大事，也都忘了罷？」

賈璉笑道：「好人，你別着忙，外面的事，你們還不知道呢。雖說也和咱們家一般，鬧着飢荒，可是有了銀子，什麼都有得買。不給米麵，可有什麼希罕，我停回先去買上幾盒奶油蛋糕，給她充饑，裏面雖是攪雜些苞米粉，也還可口。將來我自會着菜館裏每天送一席菜來，豈不連飯都有了。祇要你照顧着些，瞞了奶奶，別人益發不會知道。我少不得要變個法兒，奉承着你，作為酬謝。」

「平兒聽他講的太不像話，怕被人聽見，祇有輕輕的啐了一口，依舊走到賈母房外，祇聽得老太太正在對鳳姐道：「這是我的主意，誰敢爭多嫌少，排揎着你？連我都要作個例子，不得多派。像幾位姑娘們，本來吃得不多，有這點子，也就夠了。就是那些下人們，怕不夠吃，用了奴才連飯都不給吃飽，傳到外面去，也怪不好聽的，還得另想法子。寶玉是男孩子，怕不夠吃，把我那一份分些給他。別人可不能學着樣兒，再來算計我的。」鳳姐興忽忽的出來，恰巧遇着平兒，在她肩上拍了一下，雙雙的計議那件大事去了。」

寶玉謝了賈母，和姊妹們一起出外，談起這件事來，李紈笑道：「這遭我可佔着便宜了。稻香村的米麥，雖是種着玩的，却也收到不少。我和蘭兒，再加上幾個老嫗了頭，總還吃他不完。你們要是有陳蔡之厄，不妨上我那兒去，淡飯黃齋，準還供給得起的。」

探春接着道：「大嫂子講的，並不是玩話，以後祇有她還寬裕些，自耕自食，可以不問我們的廢興。我想園子裏的錦雞孔雀，是分派不到糧食的。誰會肯餓着肚子，再去顧到畜生。要是一律疎散，未免又有些捨不得，將來也祇有大嫂子去養活牠們的了。」

黛玉也道：「我還養着個鸚哥，也是累贅。幸虧我祇會吃藥，不大吃飯，儘可省些下來，給牠度日，餘下的都送給寶哥哥。我要煮粥，從紫鵝雪雁的份兒裏，勻些出來，也就夠了。」

寶玉笑道：「了不得！你們都把我當作天字第一號的飯桶看待，老太太已經給了一份，林妹妹又加上一份，我究竟沒有廉頗將軍那樣胃口，還是留着給別的姊姊妹妹們找補罷。」大家說笑一回，也就散了。

鳳姐本是精明不過的人物，早已料到有這一天，先自囤積了不少的御田粳米。除了周瑞和興兒來旺幾個心腹小廝以外，再也沒人知道。這次把發給各人的米麵裏面，又是鬼鬼祟祟的先打上一個八扣，方着柳家的領去做飯，分給各處。因爲那時榮國府裏，也爲了入不敷出，盡力減省，大小廚房，久已歸併，都由柳家的獨自掌管着。

隔了一天，賈母吃過中飯，正在對着空碗，呆呆出神，忽聽得外面一片人聲，吵鬧起來。賈母

忙問：莫不是那裏又走了水？忙着婆子去打聽。不多一回，婆子回來說道：「不是走水，却是打架，因為吃飯分派不均，包勇和周瑞拌嘴，就此打將起來，連璉二爺都吆喝不住。包勇一味亂嚷，說是飯吃不飽，那有氣力做事，以前軋米的時候，他靠着氣力大，一次往往能夠弄到一斗八升的，又不自己賣錢化用，都搬回家來，給大家吃嚼。現在多吃上一碗半碗的飯，便打夥和他爲難。莫非肚子大的人，一定要逼着捱餓不成？焦大偏又喝醉了酒，夾在裏面罵起主子來。璉二爺正待把他們一併擱起，包勇氣力大，沒人敢過去動手，所以還在那裏吵鬧呢。」

賈母歎了口氣，也沒說什麼。偏是院子裏又有人啼哭不住，便喚鴛鴦扶着，親自前去瞧看。原來是傻大姐，正在扶着欄杆，抽抽噎噎的哭着。鴛鴦便問是受了誰的委曲，却到此地來驚動着老太太？

傻大姐抹着眼淚道：「我以前每頓要吃五六碗飯，還不夠飽。現在她們都欺侮我，祇許每餐吃一碗飯，還是半稀不乾的。一天到晚，老是捱餓，這般的苦楚，姐姐難道便不知道嗎？」鴛鴦威嚇了她一陣，傻大姐方嘟囔着走了。賈母回到屋子裏，心裏更是添上煩悶；不料偏偏又有一夥人，吵着進來。

第一個便是趙姨娘，淌眼抹淚的大聲嚷道：「小老婆養的，難道就不算是人。環兒究竟也是個主子，你們這夥潑上水兒的死娼婦，慣會見人使菜碟子，連飯都不給他吃飽，豈不是反了嗎？」後面便是柳家的隨着，插嘴道：「這都是二奶奶的吩咐，每人祇有那點子吃的東西，誰要多取了去，別的人益發不夠了。偏是環兒不講情理，跑到廚下，嚷着肚子不飽，連冷飯鍋巴，一總給他倒了個乾淨，姨奶奶還儘自護着，我們當奴才的人，那有法兒去弄米來賠補着，這宗差使，真是當不下去，還是請老太太另派別人罷。」

賈母氣得顫巍巍的，立起來四處張望道：「環兒在那裏呢？好個下作東西，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弟。不讀書也就罷了，怎麼會到廚房裏去倒起冷飯來，這定是從上海癩三那裏學來的壞樣兒，等我告訴了你老子，少不得揭了你的皮，再和調唆你的混賬老婆算賬。」

趙姨娘慌了，正待出去，鳳姐已在後面發話道：「姨娘，我勸你還是省些事罷。這點子芝麻菜，豈大小的事，犯不着來驚動老太太。在現在的年頭兒，誰還能够遂心適意？有着稀飯薄粥，攬飽肚子，已是天大的福分了。我也受不住衆人的抱怨，從明天起，不如各人領了米麵，自己去做飯，憑他夠與不夠，我却再也不操心的了。」趙姨娘不敢再講，搭訕着退將出去。柳家的也走了。鳳姐方回道：「王太醫在外面請安呢。」賈母忙喚請他進來。王太醫請過了安，坐下道：「外面疫氣鬧得厲害，沒有防疫證，就不得去買糧食，府上可會預備着沒有？」

賈母搖着頭道：「怪疼痛的，誰願意給你去戳上一針，女孩兒更是不肯，甯可多化些錢，你給我們另想個妥當的法兒罷。」

王太醫笑吟吟的從袋裏掏出一大疊紙來道：「晚生本是爲此而來，有了這個防疫證，便不用再打針了。府上有多少人，就照數把姓名年歲填入，豈不很省事麼。」

賈母這纔明白，忙喚鴛鴦取了一封銀子，作爲謝儀，請他用過了飯再走。却見鳳姐在旁，使着眼色。王太醫是個乖覺的人，急急辭別去了。鳳姐方道：「我的老祖宗，偏又忘了。現在甯可多送人家銀子，飯是再也留不得的。」賈母笑道：「被你這一說，我都覺得餓了。」鴛鴦忙喚傳飯，老太太先在上首坐下。寶玉黛玉探春姊妹，也一同進來用飯。

賈母瞧那桌上擺着的菜，更不如前兩天的豐盛了。非但雞鴨不會見到，幾碗魚肉，也都不甚新鮮。在這一桌子上，有的人吃飯，有的人吃麵條子，還有喝粥的，既非大米，可又不像小米，原來是碎米煮成的。因此一桌子的人，似乎都是沒精打采，不大想吃。林黛玉祇微微的呷了兩口粥，便將碗放下了。

飯後，寶玉回到怡紅院中，他那乳母李嬖嬖，正在和小丫頭們拌嘴。瞧見寶玉來了，益發倚老賣老，將拐杖在地下用力敲着道：「連寶玉都是吃了我的奶長大的，你們這些小狐狸精，算是個什麼東西，我難得進來吃頓飯，便要再四攔阻，連飯盒子都給藏過了，難道是來白吃你們的不成？真是……」

小丫頭急了，也發話道：「老嫗嫗你說得雖是，但是每個和尚一份齋，都是早就派定了的。連到貓狗，誰愛養着，就得把自己的分例米麵，省下來餵養牠們。留你吃一餐飯並不打緊，可叫誰去餓着肚做子事呢？」

幸而襲人瞧不過去，尋了幾個餽餽，遞給李嫗嫗，說是飯實在沒法去弄，這個外面還有買處，將就把去點飢罷。回到屋子裏，却見寶玉獨自歎息着道：「吃飯是怎麼一回大事，却闔府裏鬧得鴉飛雀亂，再也不敢安靜。我是個有了銀子都不會使用的人，偏偏要過着這般俗不可耐，連吃飯都要打算的日子，可怎麼得了呢？」襲人知他獸性發作，待要相勸，忽地秋紋跑了進來，說是雲姑娘來了，寶玉忙和襲人出去相接。

湘雲大說大笑的往園子裏來，翠縷隨在後面，提了一個口袋，沉甸甸的不知攔着什麼東西。襲人先笑道：「你這回子怎麼又帶着禮物來送人了？」湘雲笑道：「你可猜錯了，那不是爲送人，却是要留着自已用的。裏面無非是些碎米麵粉，原是我的分例，特地向嬌娘討來的，免得再來打攪你們。就是多住上幾天，也不妨事了。」黛玉笑道：「還是雲丫頭有算計，連吃的東西都隨身帶着。下次來的時候，最好把嫁裝也帶了來，便是住上一年半載的，再不會打攪人家了。」湘雲嚷道：「大家聽着，顰兒說的可還成話，今兒我要饒了她，就不用住下去了。」正待去扯住搔癢，却給寶玉攔住道：「且慢鬧着，咱們還有正經的事，要商議呢。」

湘雲等隨着到怡紅院去坐下，問他有甚大事。寶玉道：「咱們的詩社，已經冷落了許多時候，幸得雲妹妹來了，正好中興起來。聽說琴妹妹和李嬌娘家的二妹妹三妹妹們，都不願老住在這地方，預備回去，連回鄉證都打好的了。咱們不妨借此錢行，結上一社，痛痛快快的玩他幾天，那便餓死了，化做飛灰，也不再抱怨的了。」

湘雲拍手道：「好極！我連詩詞題都擬好了，第一個是吃飯難，限五古一篇。第二個是詞題桂花粥，限各色小調。你們要是喜歡宿構，不妨先去打好腹稿。」

黛玉笑道：「想不到雲丫頭竟俗到如此地步，開口不離吃飯，這個桂花粥，出典在那裏？我倒

要請教一番，長長見聞。」

湘雲大笑道：「你還充詩家呢！連這個都不知道。碎米煮成了粥，還不是和桂花一般大小，一朵朵的浮在面上嗎？再不明白，你將來回南去問起上海人來，保管都會講解給你聽的。」

寶玉道：「題目再俗些，一般也會做出好詩。我們且等稻香老農來了，再行斟酌。這一社算是我的主人，不可爭奪。」立刻着小了頭分往各處邀請李執李紋李綺岫煙寶釵寶琴香菱迎春探春惜春到怡紅院中相會。正在興忽忽的發號施令，忽覺得有人在腿上輕輕擰了一把，回頭瞧看，却是襲人。忙推說更衣，往後面走去。

襲人隨在後面，悄悄的道：「我的二爺，真太沒算計了，偏要在這個時候請客。菜祇要有銀子，容易備辦，飯却太難了！人家不能都像雲姑娘，帶了米來。要是沒法去弄，餓着肚子做詩，豈不是天大笑話？我瞧還不如省些事罷！」

寶玉道：「這個不打緊，我本來有幾份糧食，把這一期的打總關了來，請一次客。我拚得七天不吃飯，將些餛飩糕餅充飢，也就夠了。」襲人不便再講，由他自去。

衆人在這個時候，本來各有心事，不甚快活。聽得結社，方覺得興頭，一齊到怡紅院來。寶玉早已派人着柳家的去備幾席精美的菜，開上一罈好酒，大家團團坐下。李執稱贊湘雲出的詩詞題目，說是本地風光，新穎有趣，不必再行更改。衆人略略用了點酒菜，預備下筆。

探春忽然對李執道：「現在吃飯，真是不易，看到這兩個題目，我倒想起一件事來，求人不如求己，到外面去買糧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咱們這園子雖大，攔着可沒甚出息，現在也不是看花賞月的時候，不如把花樹都挪了，改種稻麥，祇要勤加灌溉，以後多少總有點收穫。即使不夠我們的飯食，也可以藉此貼補貼補，免得老是忍飢捱餓，豈不甚好？祇要回過老太太，便可喚婆子們動手了。」

黛玉道：「有了雲丫頭的妙題，便有探丫頭的高論。大觀園真不免要遭劫了。別的不管，我祇求你們大發慈悲，替瀟湘館留下一片乾淨土，幾竿翠竹，給我做個伴兒，不必再去幹那煞風景的事

，任意砍伐。好在我不大吃飯，這個院子，就算做我的采邑，也總可以饒過它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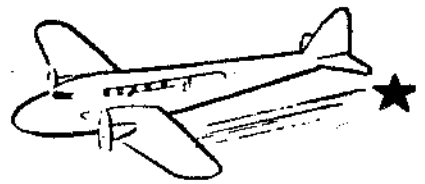
寶釵笑道：「講到園子裏的花樹，那一株不是可愛的。不過幹事要有輕重緩急之分，現在吃飯要緊，更不能再顧到花木景致。探了頭的主張，是不錯的。若都像顰兒那樣，便再隔上十年，這地方還是個花園，再不會變成麥田稻圃的。閒話休講，我可要繳卷了。這兩個題目甚好，似乎做得也有些意思，你們先去品評起來如何。」

寶玉方要接來瞧看，忽聽得外面人聲喧嚷，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道：「官中查抄糧食來了！別處還沒什麼，祇在二奶奶屋子後面，抄出五百多石上用粳米，還有二百多袋麵粉，都給搬上大車走了。不但如此，恐怕璉二爺還要就着處分呢。」

寶玉等聽了這個消息，詩也做不下去了，生怕賈母受驚，忙着前去請安。祇聽得賈母歪在榻上，氣喘吁吁的道：「我這纔明白了！連鳳丫頭都不安着好心眼兒，派她管家，却把整個的家，都放到自己荷包裏去了。人家忍飢捱餓，她却藏着大宗糧食，作爲體己。偏又給人來抄了去，豈不是活該嗎？」

寶玉瞧見賈政也在屋裏，不敢多說着話，站了一回，便就回去，順便到鳳姐屋裏去瞧瞧，她正在抽抽噎噎的哭着，像個淚人兒一般。想去勸解，却又沒甚可說。呆了半晌，覺得肚子裏一陣陣飢餓起來，方想到剛纔沒有好好吃飯，忙回到怡紅院，喚小丫頭去取粥來，將就點飢。襲人聽了，走來笑道：「我的爺，我早就講過，別太高興，爲了做詩留人家吃飯，把自己的七八天糧食都用完了。姑娘們雖是吃得有限，剩下的却給小丫頭們搶個乾淨，可再到那裏去弄米來煮粥呢？」

寶玉聽了，長長的歎了口氣，把褲帶子束束緊，也不想吃什麼了。走到房裏，隨意抽起一本書來瞧看，却是部梁書，正敘着梁武帝餓死臺城那一回事，覺得討厭。再翻開一部文集看時，偏又是篇餓鄉記，賭氣不再看下去了，把書拋在一邊，迷迷糊糊的將要睡去，忽地前面有兩個人在招手喚他；他還當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不料走近看時，却是穿着前代衣冠的儒士，自稱是伯夷叔齊。寶玉分外着慌，不由在睡夢中叫喚起來。欲知醒後究竟如何？且聽將來分解。



燈火管制與燈光隱蔽

俞良洪

在不斷的空襲中，英國人已感覺到「燈火管制」的不妥善，而計劃改良的方法。本文譯自英國潘勃登別麟所著「預防夜襲」一書，他主張以「燈光隱蔽」代替「燈火管制」。但這一個方法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似乎是一個問題。

——譯者

在烽火漫天的今日，飛機瘋狂般的轟炸，已成爲後方最可怕的威脅。每天有無數無辜的人民，華貴的巨廈，雄偉的古蹟，險要的據點，受到飛將軍炸彈的恩賜，而燃燒，而崩潰，而毀滅。

所以，兩國間的戰事，一旦發生，隨着總動員接踵而至的，就是燈火管制了。這預防夜間空襲的唯一方法，雖然已具有相當的歷史，但它的缺點很多，甚至連能否達到預防夜襲的目的都是疑問。因此，依我的意思，燈火管制實在有被淘汰的必要了。

燈火管制並不能掩護海岸綫，却使河流和其他天然的陸地據點更

加明顯。間諜在重要地區施放信號的事，不斷發生。燈火管制的功能，有時給落下的照明彈所破壞，它

增加空襲時緊張的情緒，它妨礙防空隊和救護隊的工作，增加救火員工作上的困難和危機，它破壞人民的社交生活。成千成萬的人力，消

損於每夜燈火管制的時間中。它妨礙驅逐機在夜間的出動，因爲飛行場需要光明。它滯緩公路交通，消耗運輸工人的精神，造成了千萬樁街道上的慘案。它不能掩護鐵路綫和列車。由於長期的燈火管制，以致消耗工廠的電力和工人的目力。

如果以上幾種缺點都不存在，燈火管制依然消耗時間。它不僅不能阻止敵方的空襲，反而遺自身以極大的困擾。

那末，有沒有別的方法，用來替代燈火管制呢？在研究這種計劃以先，我們必須牢記二點：替代的方法，一方面應當避免燈火管制時的不幸和危機，一方面還要達到防禦的目的：掩護軍事目標和困惑敵人，這點也是燈火管制所不會做到的。根據以上二種要素，我就研究出一種叫做「燈光隱蔽」的計劃。

在一輛停止的汽車的前燈亮着的時候，即使我們站在一哩以外的地方，也不能鑑別出汽車後面的任何物體；這是指固定不動的汽車燈光而言。如果我們把這燈光加以閃

光而言。如果我們把這燈光加以閃

爍或擺動，那末燈光後面物體的隱蔽性，也一定會得增加。我的計劃，也就是把這種原理擴大起來，應用於全國空間。這可說是科學上僅有的防空方法了。

「燈光隱蔽」是用許多比較小型的探海燈（具有短焦距和寬角的）向上空直射。這種探海燈，就可以採用汽車的前燈。這樣一來，全國的上空，盡是些強烈的白光；夜襲的敵人，能看到的，也祇是一片迷亂而搖動的光綫。至於光綫後面隱藏着那許多東西，則敵人無法測知了。

拿英國來看，它大約佔有五萬方哩的土地。至少限度，在每四分之一方哩的中心，需要一具寬角的探海燈，那末全國就要二十萬具；這並不是怎樣驚人的數字，因為在承平時代，少數的工廠，每年能夠出產百萬具的汽車前燈。現在，有幾十萬輛汽車受了法律的限制，祇

准用一具前燈。如果車主們自願把另一具不用的前燈捐助出來，就足夠全國「燈光隱蔽」的需要了。

你大概知道以下的事實，任何飛機駕駛員也一定承認我的理論：就是在高空下視一片閃光，是生有以來最感頭痛的事；同時，要在一片廣大無垠的閃光上面繼續飛行，也是最感棘手的工作。

「燈光隱蔽」最重要的因素有二：第一就是利用常熱的管理燈，按着一定間斷的時間閃動。第二，把這種燈裝置在一個小型的徧心環上，有如電扇上應用的，這樣就造成光學上的紊亂。

把這種理想推廣出去，又可大大地增加敵人的困惑，更可傾覆敵人在海上的企圖，還可以保障江河上的船舶和浮筒，減少沿海的擾動和不安。使實在的海岸，和敵人從地圖上看到的，完全不同。

有人也許要顧慮到這種大規模

的計劃，建立和照顧，非常不易。但是我們拿燈火管制的費用和危險來比較一下，可就覺得並不困難了。費用固然浩大，祇要這個計劃確有其相當的價值，我們也可以不必計較的。

燈光的看守和照顧，可以交給門警去辦。這樣，可以減少許多開支。至於電力的消耗，却很有限，祇不過承平時路燈所費的一小部份罷了。

敵機夜襲，大都利用照明。但在空中佈有濃霧或低雲的時候，照明的光綫就由雲霧反射回去，形成一種「恍惚現象」，以致敵機無法辨認目標。我所提倡的計劃，就無異把這種「恍惚現象」推廣到全國的空間。

照明的最大利益，就是轟炸機能够隱匿在強光的後面，而使地下的射擊員和探照燈不能發見。爲什麼我們不把這種重要的利益反用過

來，讓全國的一切，藏匿在本國的燈光後面呢？

「燈光隱蔽」的功能，相當於一個人立在汽車前燈的後面，在汽車前面的人看起來就覺得模糊不清。如果把這種情形擴展到全國的天空，我們在空襲時不但可以安全地出外，並可避免燈火管制時所發生的危機。救護隊和防空隊的工作人員，汽車和鐵路的運輸，市民的便利和社交，都得益非淺哩。

但是「燈光隱蔽」真正的利益，還遠在上述數事之上，而是抵禦敵機的空襲，把黑暗中的敵機，放置一個明亮光耀的背景；而我們的驅逐機，可以飛臨其上，和日間一樣地抵禦敵人。

這計劃的另一要素，就是城市和鄉村所佈置的燈光，不宜有顯著的區別，免得敵人覺察出來，重蹈燈火管制的覆轍。

在下次大戰的燈火管制中，葛

雷親王站在他家的窗邊，對一個朋友說：「燈火已經遠離全歐！」但現在我從窗子裏望出去時，我要是全國的黑暗，能够掩護街市事小，說：「燈光照耀全歐」了！

比珠詞

(一)

范君博

若聽珠兒曲，綠綺何教漏月彈。

楚天雲雨夢猶疑，覆被嫌。

一笑如皋著意深，

命斷如絲淚臉新，

絕代風花命若絲；那得

金縷中隱更難禁；春禽

斑雕已逝奈何人；帳前

燃脂三百斛，拓棧爲纜

判許三年射，留待伊人

不負重瞳意，只有虞兮

比珠詞。

展素心。

獨可親。

風蟬擁髻見嬌顰，

菱花冑鏡曉初開，

蘅蕪舊夢已成塵，

小眼紅腮障綺塵；芳字

裙衩臨風好剪裁；禦寇

落葉哀蟬慘不春；重見

潛藏工部句：「掌中貪

如能今見面，應無心醉

李夫人。

看一珠新」。

季成來。

遣王嬙。

慣將眸子割秋雲，

穠姿初見恰爭能，

長得春風一面粧；若置

寶鬢輕紅似淺醺；迢遞

文梓交柯事有徵；倘似

紫宮應愛寵，和番原不

相思烟水闊，星辰昨夜

斯人垂一惠，康王奚必

遣王嬙。

觀湘君。

殺韓憑。

清秋燕子寤歌平，

故國淒涼夢有稜，

樓臺窈絕出塵寰，

紈扇猶憐篋裏情；正似

皇天厄運亦堪憎；翻從

迤邐屏風列座間；纖智

班姬辭輦好，敢誇雙眼

腸向珠兒斷，便覺無心

底須引椎破，心長留與

比珠明。

愛裂繒。

解連環。

螻蛄清狂不用媒，

擁楫春深水半淹，

裂絕羅衣霧縠單，

豈將心力事妝臺；幼輿

夷猶度曲越人拈；鄂君

屏風越罷髻參鸞；祖龍

生愛嬌人怒，願再金梭

如晤吳儂貌，亦自難逃

折齒來。



義姑

姊片

言退

齊兵

• 者筆執 •

秋 翁 伯 呂 攸

野天董 · 者圖繪

在一片蒼茫的暮色籠罩下，越顯得這個魯國的都城，彷彿浸沉在恐怖、荒涼、緊張、肅穆的氛圍裏了。那城門是緊緊地關閉着，城頭上雖然不時的有幾個鐵兜盔在幌動着；幾面褪了色的軍旗，還在隨風獵獵地飄舞着；但是一切都有些沒精打彩——表現着的祇是失望。

這時候，在郊外正有一個中年婦人，帶着兩個孩子；右手抱了一個較小的約莫五六歲的；左手攬了一個六七歲的；蹣跚涼涼地在着趕路。

她的家本來住在近郊的張家集地方。前幾天，不知爲了甚麼，他們的鄰國——齊國，忽然調集了大軍來攻打魯國。魯國當然也採取相當的行動，預備抵禦。因此，他們那個集上，時時有軍隊過境，立刻變成了一個後方唯一重要的交通綫了。開頭幾天，從前方傳來的消息，還差強人意，大致都說是齊軍的挺進，已經被魯軍抑止住了，大約陣地不會有甚麼變動。自然，張家集上的老百姓，也都安心地工作着，希冀着，總有一天會恢復他們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太平生活。

想不到，霹靂似的驟然飛來一個警報：魯軍竟在昨晚，被齊軍突破了陣地的一角，那像洪水一般的兵馬，便不斷地向着這個缺口衝了進來。魯軍雖然還有餘勇可賈，可是左右翼早已失去了聯絡，要想再繼續作戰，事實是已經不能允許的了。魯軍司令眼看着這種無可挽回的形勢，只得下令退卻。齊軍乘勝追躡，魯軍一面抵禦，一面撤退，在一夜中直退了五六十里。近郊一帶，更沒有甚麼險要可以據守。最後，才決定退進城裏，把城門關閉起來，等待援軍趕來反攻。

城裏的百姓們，固然是驚惶失措，暫時做了甕中之鱉；最感到痛苦的，卻還是住在郊外的百姓們；他們受到了戰神的施與，有的家破，有的人亡，大部分流離失所，東逃西躲地希



望能夠保全了生命。這張家集的婦人，也就是這逃難羣中的一份子。

她雖是一個農家婦女，笨手粗腳，身體非常健碩，但是，帶領了兩個孩子，奔波了一天，到底也覺着異常的疲乏了。她不怨天，不尤人，只恨那戰神所播弄的把戲，太殘酷了些，使得一羣無辜的百姓，飽嘗着這種生之苦汁。她起先打算把那兩個孩子，同時丟掉了，讓她可以自管自地逃走，經她仔細一想，覺得這辦法不妥：因為這兩個孩子的父親，自從被徵出征以後，現在都還不知道生死存亡，怎能狠心辣手地貪圖自己的生存，絕了他們的後嗣？而且，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更不能隨便拋棄了他們的小生命，使國家受到一部分的損害。要是自己尋個短見，殉了難吧？那麼，這兩個孩子，還不是依舊會受到同樣的遭遇！

她左思右想，委實思索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看看天色，早已漸漸地黑下來了；一羣逃難的同伴，爭先恐後的向前奔去，誰都比她輕便。漸漸地，他們離開着她格外遠了，也許都找到了相當的處所，暫時藏匿了起來？只有她，抱了一個，拖了一個，滿心要努力向前奔走，無奈她的兩條腿，終於不聽她的命令，挨一步，停兩步地，無論如何也不能跟上他們，只有她和兩個孩子，做了這逃難羣中的落

伍者。

『媽！我餓，我要吃，吃糕糕！』她抱着的小孩子開始哭吵着。

『我……我也走不動了，我的脚底疼得厲害！我也要吃，吃一塊大餅！』較大的孩子也嚷了起來。

『乖些，你們都不許嚷！』她指着附近一帶：『瞧！這樣一個地方，人都逃光了，那裏去找吃的東西？等一會，我們只





要耐心地挨到前面，一定有許多食物舖子，讓我買好吃的糖糕給你們吃！」

「我不想吃糖糕，我只要吃一塊大餅！」大的孩子表示他最低限度的要求。

「媽！我也只要吃一個饅頭就夠了！」小的孩子學着說。

這一來，使那進退失措的婦人，立刻掛下了兩行痛心的眼淚，她覺得這兩個天真無邪的孩子，是兩匹無罪的羔羊，怎麼也要使他們受到這遭苦難！於是，她放開她乾涸得嘶啞了的喉嚨，仰首祈禱着：「天啊！救救我們，使我們逃出這次苦難！天啊！仁慈的天啊！我情願犧牲了個人，使這兩個孩子得到了安全！……」

她的叫喊還沒有完了，前面忽然傳來了一陣得得的馬蹄聲；同時，塵頭滾滾，一片喊殺聲也跟着起來了。她偷覷到樹林外面，只見那一簇簇的彩色軍旗，像潮水一般，越逼越近了。她知道那大隊齊軍，已經越過幾道魯軍放棄了的壕塹，開始推進到近郊了。

這是在她意料中遲早必定會出現的一幕；可是，當她眼看着這種景象時，不自知地畢竟嚇得魂飛魄散了。她下意識地帶了兩個孩子，邁開脚步就跑，那知那個較大的孩子，卻堅決地賴在地上，無論如何也不肯行動了。他說：「我的脚上跑起了泡，擦開了皮，我委實不能再走了，我情願被齊軍殺了，我不能再移動一步！」

這懇求，那裏會使那婦人答應下來？她依舊硬拉着他的手，打算向前跑；但是，這孩子的相當的重量，使這乏力的婦人，怎麼也不能拉動他一步。同時，那樹林外的喊聲和馬蹄聲，卻格外聽得清晰了。最後，她只得把心一橫，隨手丟下了手裏抱着的那個小孩子，抱起了躺在地上那個，拐着腿，一步一跌的，直向上山的路上跑去。

被丟下的孩子，忍不住這種歧視的待遇，他在無可奈何中，不期然地放聲大哭起來。

得得的蹄聲，跟着那大隊的兵士，很快地閃進了樹林，那坐在一匹高頭大馬上的齊軍統將，卻被這一陣哭聲引起了注意，他勒住了馬頭，吩咐兵士們把那小孩子帶過來。

「你爲甚麼在這裏哭？」那統將發問了。



『你瞧！』那孩子指着前面：『他們自管自地逃跑了，卻把我扔在這裏，怎麼叫我不害怕呢？』

那統將挺直了身體，依着孩子指點的去處，向山路那邊望過去：『哦！是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孩子，』回頭又問那被留下的孩子道：『她是你的甚麼人？』

『媽媽！』孩子顫聲地說。

『那麼，她抱着的是甚麼人呢？』

『不知道！』

統將覺得這件事多少含着些神祕，他又下了一個命令：『快！大家向前面那個婦人追趕上去，追着了，拿來讓我審問她一番！』

兵士簇擁着那位統將，帶了那個孩子，一齊向山路那邊追趕過去。前鋒的幾個兵士，張着弓箭，大聲向那婦人吆喝着：『快！停下來！要不，我們立刻放箭了！』

那婦人本來已是一蹶一拐地跑不快了，她看到了這種形勢，自己也知道萬難再避免了，她只得抱着那孩子，回了轉來。

霎時間，她就被兵士們帶到了統將的馬前。

『你抱着的孩子是誰？』統將問。

『是我哥哥的兒子！』

『被你丟下的孩子又是誰呢？』

『是我自己的兒子！』那婦人又滴下

了兩點悲酸的眼淚。

『你爲甚麼只抱了你哥哥的兒子逃跑呢？』





「我看見你們的大軍來了，我的力量，不能同時保護兩個孩子，所以情願把自己的孩子丟下了！」

「這真奇怪了！母親對於自己的兒子，誰不像是心頭的一塊肉，你怎麼忍心把他丟下了，反而抱着這姪子逃跑呢？」那統將滿臉顯着疑惑的神色。

「一個人愛自己的兒子，那是「私愛」；至於救護哥哥的兒子，卻是「公義」！我要是違背了「公義」，保存我的「私愛」，那麼，全魯國的人——上自君主，下至百姓，誰都會瞧不起我了。試問：那時我怎麼還能苟活下去？所以，我情願丟了我的孩子，完成我的義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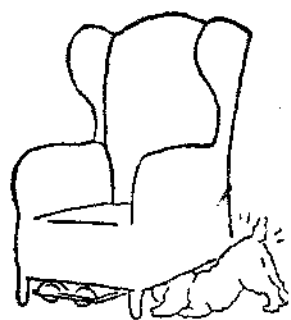
這一串話，不得不使那齊國的統將，同時受到了相當的感動。

「傳令三軍，不必再向前進！」他發下了最後命令。

一面，他又備好了一件奏報，派了人去請示齊君，要求馬上頒下一道停戰的命令，他說：「魯國是不可征服的，他們的百姓，即使是一個無知無識的鄉下婦人，也知道行義，不肯殉私害公，何況朝廷上的大臣們和一般士大夫們呢！所以，請你收回了征伐的成命吧！讓我可以即日班師回國。」

過了幾天，齊君的停戰命令，果然到達了前線。魯國是依舊熙熙攘攘，恢復了和平空氣。魯君爲要獎勵那個好義的婦人，便發下一百匹綢緞，賞給她，並且還加了她一個尊號，叫做「義姑姑」。

從上面這一段故事上看來，可知三軍的威武，不及匹婦的片言；匹婦何能，亦惟臨難時尙不肯以「私愛」廢「公義」。一個國家惟人民的崇尙「公義」，足以感動他人，也惟有「公義」非武力所能征服的。爰演繹其事，以風於當世焉。



小三的惆悵

施濟美

——多情自古傷離別——

我想應該先介紹一下本文的幾個重要角色：主人翁是我的三妹小三，配角是一羣小動物，而小貓小狗尤居首席。

小三因為排行第三，從小叫慣，長成也就懶得改口；如今已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然而，她那種愛

動物的脾氣，我敢說：就是等她老到七八十歲也改變不了。可不是嗎？春天忙養蠶，秋天忙捉蟋蟀，夏天更是忙不過來，叫哥哥，知了……；甚至至於螢火蟲，只差沒把蚊子蒼蠅也裝在籠子裏飼養起來。此外，年年買小雞買小鴨，她總是第一個起勁，可惜不知是小三與雞鴨無緣？還是雞鴨無福消受小三의 深恩？憑她怎麼「鞠躬盡瘁」，臨到了雞鴨總是「死而後已」。

除了這，在我回憶裏記得最深刻的：就是她四歲的時候，盤腿坐在假山石上，一手拿了個洋鐵罐兒，另一手伸出那又肥又短的手指頭，去拈那磚頭縫裏的豌豆蟲，直到裝得滿滿一罐兒才肯罷休。天啊！這種先天帶來的脾氣，就是到七八十歲又那兒會改得了呢？這些且按下不表，話說今年早春時節，朋友送來

一隻小狗，當時我們闔家歡喜，也闔家寵愛；一則因為牠小得有趣，二則也是憐牠小小年紀就離開了牠令堂大人的懷抱，所以我們竭力要使牠不感到「天涯淪落」之苦；然而，最能夠始終如一安慰小狗的，還是小三一人啊！

第一件事，是替狗命名，大家七嘴八舌，不是嫌這個俗氣，就是嫌那個難叫，鬧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弄停當了，還是小三의 意見：名字有兩個，中國名字叫「喜兒」，外國名字叫 Happy，顧名思義，其得寵可想而知。

其實，「喜兒」後來成了廢名，只是備而不用；通稱還是 Happy。

小三看護 Happy，可謂無微不至，夜裏帶牠睡覺，白天張羅飲食，沒事還照顧牠洗澡，真是飢寒飽暖，無一不小心翼翼。

Happy 最愛亂跑亂走，記得有一次家裏來個客人，無意踏了牠一脚，Happy 不過叫了兩聲，表示微痛而已，可是我看見小三對客人努目而視者良久。

我們給 Happy 買了一個藤製的狗窩，可憐小三素來不知道橫針豎線，那天却忙了整整一個晚上，原來她在做活計，異想天開的縫了兩條「狗被」。

漸漸的，Happy 日長夜大了；原先大家不過愛牠小得有趣；誰知長大以後，一點兒也不好玩；一張半邊黑半邊白的陰陽臉，雖然五官端正，却是說不出來的醜陋和難看；而且性子又不馴良，看見人，不管生張熟魏，總是一貫作風，亂蹦亂跳，亂叫亂咬；於是我第一個怕牠，恨牠，主張送掉牠；家中聞風響應，一致贊同，Happy 成了衆矢之的；只有小三還是始終如一，並無貳志！

後來，在小三的一再哀告之下，家中開了一次圓桌會議，會議的結果，是暫且將 Happy 從輕發落，「充軍」改爲「監禁」，於是 Happy 被關在客堂外的小院子裏去了。小三心猶未忍，然而衆怒難犯，只好撅着嘴在一邊生悶氣而已。

那一天，也是合當有事：家中來了一位生客，不知是誰忘了關上客堂門？Happy 乘機搖尾而入，牠看見熟人尚且吶喊，碰着生人自然要咆哮；一陣「汪！汪！汪！」把個客人嚇得心驚膽戰，然而爲了要維持她的第一次登門的客人身份起見，只好故作鎮定，Happy 變本加厲又是一陣「汪！汪！汪！」其勢洶

洶然；結果，Happy 越是神氣活現，客人越是坐立不安，母親也就越是跟着面紅耳赤。

客人走了，母親在大坍其台之後，一怒就要逐出 Happy，我連忙乘機進讒言：『這種年頭，養狗的確沒意思，牛肉這麼貴，人還吃不起哩！』

『而且院子裏的籬笆都被牠咬破，說不定牠將來跑了，倒不如——』二妹琪茵也來助威，於是我也跟着說下去：『不如咱們把牠送掉，一乾二淨！』

母親聽了很以爲然；小弟弟是中立派，無所謂；傷心的只有小三，然而她孤立無援，只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當時決定晚上就送，以免夜長夢多，又生變卦。

晚飯時，小三懷着滿腹的委屈，拌了一大盤狗飯，牛肉那麼多，怪不得 Happy 吃得搖頭擺尾的哩！可憐小三到底是萬物之靈，依依惜別，那頓飯就吃得垂頭喪氣的。

『這一來，Happy 成了「綠籬棄犬」了！』母親抱歉的說。滿桌的人都哈哈大笑；小三也笑，然而苦笑，哭喪着臉的笑。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我還毫不知趣的調侃她：『得啦！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

忽然，琪茵使勁在桌子底下踏了我一脚，我留神

注意，原來我這近視眼，剛才沒瞧見她的眼圈兒倒紅了，嚇得我不敢再開口。

晚飯後，差人將 Happy 送到小弟弟的小朋友家去，小三盤根問底的向小弟弟打聽那人家的尊姓？大名？什麼路？幾號門牌？電話號碼？真奇怪，難道她還要和狗打電話嗎？

天不做美，忽然風吹雨打起來，路又遠，送狗的人老不回家，小三心裏漸漸有點兒着急了。

風雨越來越大，小三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既就心 Happy 着涼，又恐怕牠不得新主人的歡心，嘴裏老是嘰嘰咕咕的，琪茵瞧不過去，只好說：「送狗的時候天還很好，大概一路不致於淋雨。」

「聽小弟弟說那個人家也有狗，我想他們一定能够「狗吾狗以及人之狗。」」我也竭力忍住笑安慰她，誰知琪茵「撲嗤」一聲大笑起來，再一回頭，瞧瞧小三，她倒伏在枕頭上哭了。

幾天後，家裏接到一個電話，那不是 Happy 打給小三的，却是牠的新主人打來的，據說：Happy 忽然逃跑，他們尋了兩天，不知去向，非常抱歉。

小三得知這「不幸的消息」以後，真是怏怏不樂，走到街上，總是留心 Happy 的下落。我心裏又是好笑，又是着急，因為萬一 Happy 有什麼不測，主

張送狗最力的就是我，豈不成了「我雖不殺 Happy，Happy 因我而死」了嗎？而且，瞧小三那副喪魂落魄的樣兒，我非但對不起狗，也對不起人啊！

如天之幸，小三到底不知在那兒將 Happy 找回來了，不過弄得渾身泥漿，一點狗樣子也沒有，大概是飄泊的野狗生涯，才害得牠如此狼狽罷！母親看牠可憐，於是說無論如何這次不再送掉牠了！

俗語說：「討飯三年，官都不愛作。」Happy 當了一陣子的野狗，自由慣了，再把牠圈在院子裏，可就今非昔比，何況牠本來是個「性非和順」的東西？白天還好，更深人靜，牠看見了一點風吹草動，就大驚小怪的「汪！汪！汪！」經牠一嚷，吵得我們的芳鄰羅宋孺三不能安眠，於是推開窗戶「哇哇哇」的亂叫。結果，一邊「汪汪汪」，一邊「哇哇哇」，此唱彼和，再也不得安甯。

三天過去了，雖然這回我們不再打算將 Happy 送掉，可是，爲了睦鄰，爲了維持治安，我們只好再將牠送給人家。這回小三倒沒哭，她只瞧着那破舊的狗窩，感到無邊的惆悵！這是第一次。

狗的公案總算告一段落，接着就是貓的故事。家裏鬧耗子，於是在某一次圓桌會議的時候，大家商量養一隻小貓。

第二天，小三放學回家，書包裏藏了一隻黃白黑三色小花貓，看見人「咪唔！咪唔！」直叫，於是我們都叫牠「小咪唔」，簡稱「咪咪」，又名「小玳瑁」，別號「小玲瓏」，小字「三花」……。

「小咪唔」的確生得可愛，不像 Happy 那樣醜陋討嫌，所以，小三也就漸漸的轉變爲喜了。

小三看護「小咪唔」和當初看護 Happy 一樣的細膩，小心，體貼入微，比較一下，可以說是無分軒輊，絕不偏愛，所不同的，只是天天飯鍋裏的牛肉，如今已改成豬肝或是貓魚了。

小貓和大人一樣，富有童心，最愛淘氣，「小咪唔」自然也不能例外，沒事東竄西跳，滿地打滾，再不然亂捉自己的尾巴，在地上來回的轉圈圈，有時候對着鏡子瞧見自己的影子，「咪唔！咪唔！」的叫。……小三看見以後，因貓樂而樂，跟着「呵呵」的笑。「小咪唔」的那副憨態，和小三的那副傻態，遙遙相對，真是妙不可言。

天有不測風雲，貓有旦夕禍福，「小咪唔」忽然小有不適，茶不思，飯不想，蜷在屋角裏動也不動，小三耽心得連電影也沒去瞧。

第二天「小咪唔」病有轉機，吃了四尾貓魚，白飯完全剩下，琪茵說牠患了饑病，小三朝她使勁一瞪

眼，好像警告她不該對「小咪唔」無故加以侮辱。

第三天，「小咪唔」又入危險狀態，兩眼無光，渾身打戰，連貓魚也不吃了，小三看了一遍萬金油的仿單，如法泡製的餵了些萬金油，恰巧母親頭痛，嚷着要萬金油，小三說：『且慢！』

於是母親幽默的取笑：『吾未見事親如事貓者也。』

小三正沒好氣，居然反唇相稽。

第四天，「小咪唔」病勢有增無減，四肢拘攣，終於午後五時三刻氣絕，與世長辭，當晚六時半葬於冬青樹下，小三不言不笑，歷數小時之久，這是她第二次的惆悵！

想起來，「小咪唔」確是死得可憐，不過當此亂世，人命尙如草芥，況貓狗乎？所以別人嘆息兩聲也就算了，誰像小三那樣念念不忘！

小三真會庸人自擾，沒事的時候，看看狗窩，已是「愿去樓空」，看看貓飯盤，又是「人亡物在」，一個是生離，一個是死別，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猜小三一定要在無人之處臨風偷灑幾點傷心之淚罷！

生離死別以後，總算過了幾天清閒日子，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小三又忙着到處去物色別的畜生去了。

幾聲「咪唔」「咪唔」的貓叫，喚醒我的午睡，揉揉眼睛一瞧，是幾時家中又弄來一隻小貓？用不着說，這自然又是小三的玩意兒！

其實，家中養隻小貓算得了一回什麼事？而且「小咪唔」死了以後也需要這麼一個小東西，無奈這隻小貓大概與我無緣，否則，爲什麼我對牠一見就生氣？瞧牠蹲在地板上那個怪德性，也就夠人受的：兩隻眼睛倒是挺大挺圓，可惜四周都鑲了大紅邊框，臉又不圓，再配上尖嘴，猴腮，那副嫌樣兒真叫人無法形容，尤其難看的是渾身雪白的毛，偏偏拖着一條又粗又黑的不相稱的尾巴，倒像裝上去似的。我想：真虧小三的好眼力，從那兒抱來這麼一個體面畜生？

一陣樓梯響，小三興高采烈的跑上樓來，他歡天喜地的對我說：「大姐，你瞧！我剛抱回來的，這隻小貓很結實，大概不至於死。」

我還沒來得及答話，小貓看見三小姐駕到，通靈似的立刻張開牠那張尖嘴：「咪唔！咪唔！」此個不休，小三看見貓叫，樂得眉開眼笑，俯下身子去逗着貓頑，他那股手舞足蹈的勁兒，和貓的張牙舞爪的樣子，正好成個對比。我不禁又好笑又好氣，誠心挖苦她說：「死了倒也算了，這麼個醜東西！」

「醜東西？」小三撅起了嘴，表示抗議。

「可不是？嘴醜，臉醜，眼睛也醜，」我越說越起勁：「一條尾巴更醜……。」

「尾巴醜？」她抱起小貓，坐在床上，不住的撫弄着貓尾巴：「人家說這是「雪裏拖槍」！」

「雪裏拖槍？」我也學着她剛才的神氣，撅起了嘴。

她瞧我不相信，於是引經據典的說了一大套：「你不知道什麼叫「雪裏拖槍」吧？你說尾巴醜，好就好在這條尾巴，你瞧！全身白毛，配條黑尾巴，不是「雪裏拖槍」是什麼？要是腦門子上再加兩塊黑毛，那就叫「棒打雙桃」，你聽見沒有？」

「倒是沒聽見說過。」我搖搖頭，忍不住大笑起來：「起先還以爲你杜撰哩！這麼一解釋，原來還有出典，使我頓開茅塞。不過，這條尾巴，實在不好看，我還是不敢恭維。」

小三覺得話不投機，快快的抱着她的「雪裏拖槍」走了，樓梯上一大陣「咚」「咚」的響聲，大概她在和我賭氣吧？

我越想越滑稽，小三這個傻孩子，這半年來，和她那些「得意畜生」，不知鬧了多少悲歡離合的糾紛……想到這裏，我一個人坐在屋子裏也會大笑起來！

樓梯上又是一陣響聲，小三和琪茵走進來，跟在

後面尾隨而入的，自然是「雪裏拖槍」，不！瞧牠似乎有點異樣，原來腦門子上忽然多了兩塊黑，難道又抱了一隻貓嗎？這是怎麼回事？」

小三皺皺眉，不開口，琪茵說：「還提哩！不知那兒抱來的這麼隻癩貓？這兩塊黑，是小三剛才給牠上的黑油膏子。」

「哦！」我恍然大悟：「我說「雪裏拖槍」怎麼忽然搖身一變成「棒打雙桃」哩！原來如此。」

琪茵大笑，小三却不然，似乎心事重重的樣子，我想：她對這隻小癩貓一定大失所望罷！

「咪唔！咪唔……」貓又在叫了，然而沒人理牠，牠可更加叫得起勁，聲音蒼老低啞，叫人一聽就生氣，我連忙說：「這隻貓的嗓子怎麼倒了喲？傷風？還是咳嗽？要不要再內服一點兒阿司匹靈，或是白松糖漿。」

「那倒不勞您這位內科大夫費心，」琪茵笑笑，冷冷的：「人家是天生一條挺好的麒派嗓子。」

我不禁大笑起來，小三凝視着窗外，也許她想起了冬青樹下的「小咪唔」罷？可是「雪裏拖槍」一逕的拉開牠那麒派嗓子「咪唔」「咪唔」的叫個不已。

在我和琪茵的笑聲中，在「雪裏拖槍」的麒派噪聲中，小三悄然的下樓去了，這是她第三次的惆悵！

康福麥乳精



奶味特濃 絲毫不膩
滋補力強 涼爽怡神

一般人於冬日飲牛奶者。一屆夏季即宜改飲康福麥乳精。因康福麥乳精除牛奶之外。既兼雞蛋及麥精之補力。又絲毫不膩。冰凍而飲。其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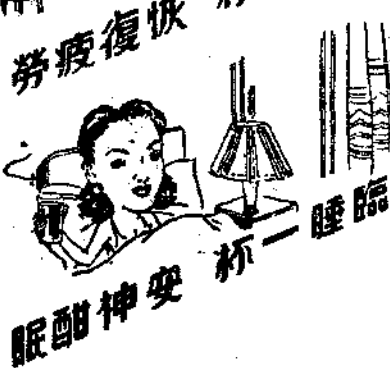
正德大藥廠發行



晨朝 一杯 爽氣清神



午後 一杯 勞瘁復恢



臨睡 一杯 眠酣神安

『準人類』的動物——猩猩

沈鴻淵

William M. Mann 原著·譯自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人類的特點之一就是他對於自己及他人有很大的興趣，因此之故，他對於頗帶幾分人樣的無尾猿，自然也有濃厚的興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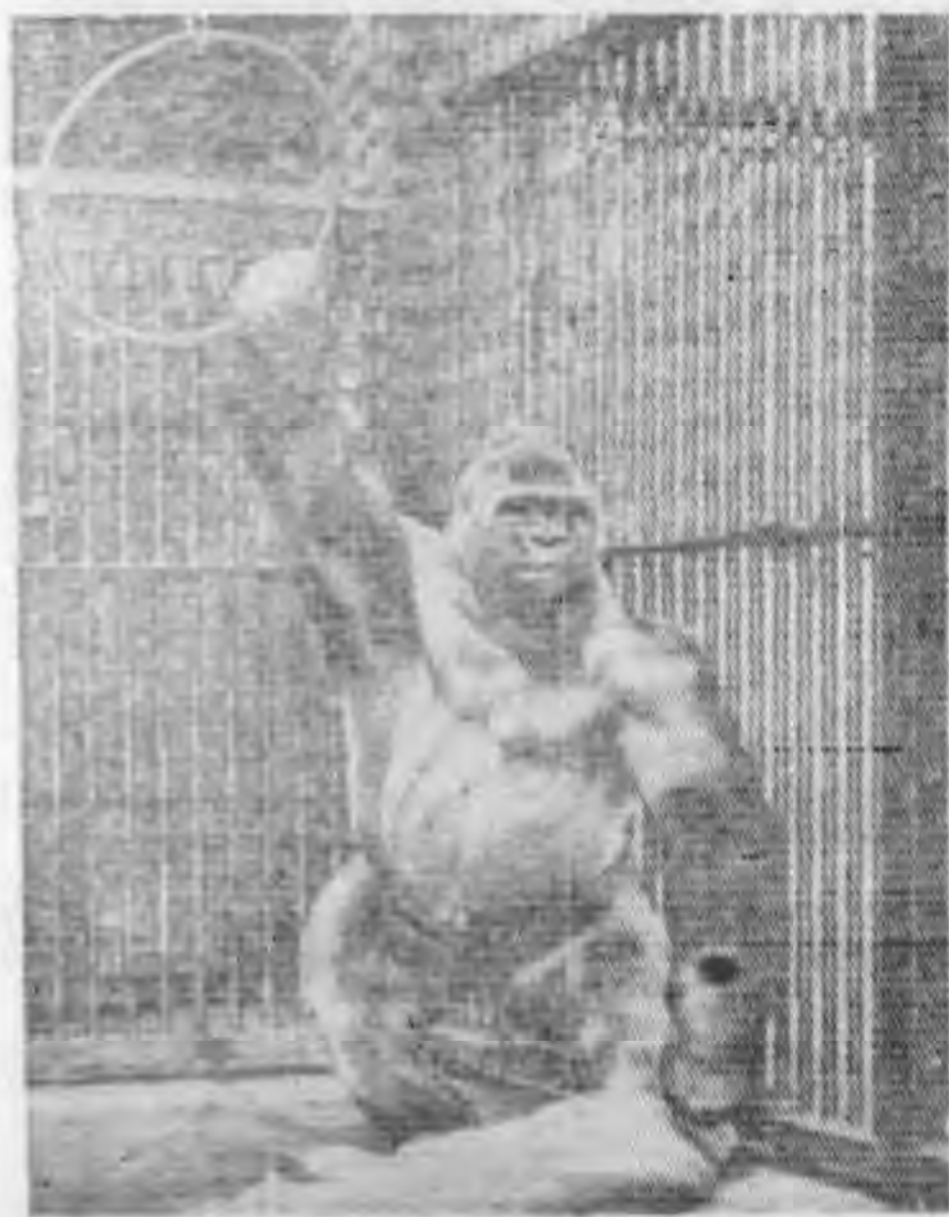
現在沒有什麼人認為這種猿猴便是人類的祖先；但是，在構造上，生理上，無尾猿和人類確有很大的相似處。牠們沒有尾巴，常常直立而行；牠們的手指，腳趾與牙齒的數目，與人類無異。不過頭腦的大小不同而已。

普通的人的最小的頭蓋骨，為九百十立方厘米，此頭蓋骨係於南美秘魯所發掘到的。但大猩猩的頭為六百厘米。現在人類的頭蓋骨體積，自一千三百到一千九百厘米，平均則約為一千四百五十。

有一個心理學家到華盛頓國立動物園去觀察，做了一些實驗，認為一隻叫做恩基的大猩猩的智力，約等於一個十個月的嬰孩。

大猿類能染患人類所染的各種疾病，牠們也會患盲腸炎，有時肺病也發聲。此外與人類相似之點就是幼猿也和嬰兒一般孤獨無援，牠們都依賴着母親的照顧，初生數月幾乎等於寄生在母親身上。

• 猩猩大的由自了去失 •





大猩猩 (Gorilla) 黑猩猩 (Chimpanzee) 樹猩猩 (Orangutan) 懷胎則皆為九月，與人類相同。(譯者按：國人皆曰懷胎十月。) 初生幼猿體重為三磅到七磅；長臂猿 (Gibbon) 較低一級，則為七月。(譯者按：此段各譯名皆係俗名，並非學名，特註原文備考。)

大猿類體重最高者為大猩猩，多在三百磅之上，有的竟達六百磅；牠的手臂也較黑猩猩為長，前額較突出，胸部及腹部都很闊大。平常行路多靠着手足的關節。牠雖然不常站立，但一旦站立起來，其他同類便不免相形見绌了。

黑猩猩的舉止較為粗野，尤以幼小者為甚。如果我們以動物與人類作比較，那末小黑猩猩最與小孩相像了。牠是同類中最淘氣的；好玩，常緊貼在地上，或者籠中的地板上不起來，因為牠可以弄出一陣嘈雜聲。牠也就覺得更有趣，更心滿意足了。

長臂的樹猩猩有紅頭髮，紅頭，可笑的面孔。幼小者更為滑稽，但在成長以後，便滿臉橫肉，目光如睜，兇相畢露了。在上述三種猩猩中，也以牠最愛棲居樹上。除掉從此樹躍至他樹，無橫枝可過渡時，牠是不輕易踏到地上的。

長臂猿為大猿類中最小的，幼小時有如洋娃娃，但成長以後却是運動健將了。沒有其他動物可以與之比擬。牠行動靈活，手攀樹枝，一搖便躍到另一樹枝上了。但是在平地上，牠却喜歡直立奔跑，手臂平伸，藉以平衡身體。

這四種——大猩猩，黑猩猩，樹猩猩，長臂猿——通常稱之為大猿類。但牠們體積的大小却相差甚大，從大猩猩



• 猩猩黑的臘答門蘇 •

直到長臂猿——，產於蘇門答臘海岸附近的派加島上。西非洲的狒狒，一隻的重量便超過長臂猿的全家老小，然而長臂猿却屬於大猿類。這名目無疑地是由大猩猩，黑猩猩，及樹猩猩而來，因為牠們都是體態龐大的，而在分類上，長臂猿也屬於同類。

每個人在動物園中看見大猿類時，都有點反應。但最普通的則是下面兩句話：「瞧！牠多像人呀。」和「牠多可怕呀！」但其實，都似是而非。猿是動物，終非人類。而動物也沒有可怕的——至少我覺得如此。

猿類慣以某種呼喊聲作表示情緒和態度，有一些聲音像是含有確切不移的意義。比如，我們如發出正確的“who, who, who”的聲音，便能引起一個小黑猩猩的注意。我會聽見大猿類在悲傷時哀鳴，憤怒時咆哮。自然長臂猿的晨歌與晚歌是根本不能解說為言語的。

加納 (R. T. Garner) 是著名的猿語學家，曾在一個關着大猩猩的籠子裏住了一百二十天，做了許多紀錄。他學會了一些猿語，有時竟能以「食物」一語，使猿猴應聲而至呢。牠們有一定的聲音表示驚駭，憤怒，及快樂。

有人問我猿與狗究竟以何者智力較高？在組織構造上，兩者簡直不可比較。在體力上與智力的發展都較高一籌，但在根本上牠却是一種野獸。而狗則為家畜。在有史以前人類便養狗，所以牠已熟習於與人同居，有如家屬中的一份子。

但另一方面，猿還保存着牠粗野的個性，從沒有人加以畜養，或者竟是永遠不可能畜養。雖然我們也能夠教牠們做一些事，而小猩猩也可變得像玩物一樣，但一長大便又恢復滿身野氣了。



• 僥 仇 程 程 的 級 階 車 汽 •



• 程程大的中禁拘在 •

猿可說是早熟的，但牠的智力低落，牠的進步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牠們能夠從經驗中學會到一些事，然而牠們却不能將這種經驗傳諸同類。人類之有文明，便是能將經驗加以積累，加以推進。而猿則永遠辦不到這一點。

我們關於大猩猩的知識，實在起源於一八四六年。威爾遜牧師首先發見了一個頭蓋骨。十年後保爾柴盧再度發現牠，著書立說，為研究大猩猩的鼻祖。後世學者都很加以推崇。

無限制的獵捕，大猩猩轉瞬便將絕種。但經過國家的與國際的努力，這種動物似乎可以長存世上了。因為已有明文加以保護。牠們現在多集居於西非洲基武湖附近的山嶺地帶。

在沒有來復槍的時代，獵取大猩猩無疑地是可怖的。廉價的氣槍是不中用的武器。據野老人語：土人獵取猩猩是置一槍於地上，候其前來拾取，如果牠將槍口放入口中，一扳槍機，就飲彈而亡了。這種便宜事自然也不多。有時大猩猩會把槍膛彎成圓形。

一個大猩猩是很少敵手的。普通以搶掠過活的動物是不敢碰大猩猩的；其他的巨獸，如非洲水牛等也不敢惹大猩猩一根汗毛。而產獅之邦則通常是不見猩猩的。自然小猩猩有時不免為虎豹所獲，而所有的大猩猩對蛇却似乎都有些懼怕。

大猩猩的大齒雖大，體力雖強，然而牠却不是食肉動物，倒是喜歡吃菜蔬菓子的；雖然偶然也要吃鳥類及蛋。

最近數年來，勇敢的學者在大猩猩的老窠中做了許多實地的研究與考察，多數在基武流域及

比屬剛果的森林中。

荒野中的大猩猩，全家多採取一致行動。但在日中時，大猩猩要休息片刻，小猩猩則遊玩戲嬉。

夜間，大猩猩常在地上蓋一「草棚」寄居，或蓋於矮樹的枝材上。老猩猩則靠着樹幹而睡，上面是留給雌猩猩與小猩猩的。

早晨牠們便四處去尋找食物。拉起一些野生植物，食取其根。牠們特別愛吃野芹菜，筍及漿菜，胃口很好。牠們從一處流浪到另一處，尋找著食物，倒是真止老牌的「遊牧民族」呢。

捕獲的大猩猩很難養活，少則一二月，多則一二年便要逝世，十數年的更是難能可貴了。美國各動物園中所有的大猩猩約有一打左右。看守的人却像餵小孩一樣的馴育牠們。早餐給牠們吃鱈魚肝油及橘子汁，每天給牠們各種的蔬菜和水果，牛奶，蛋，偶爾也有一些肉和麵包，如果是葡萄乾麵包，那牠們一定把葡萄乾挖下來先吃，有趣得很。


大猩猩也像其他猿猴一樣，越老越狠，脾氣越大。我所知道的只有一個例外，便是美洲婦人何伊特夫人所豢養的大猩猩，她從西非洲把牠帶到古巴來。牠很馴服，牠有自己的花園，牠有許多人類朋友。

捕獲中的大猿類以黑猩猩為最大，一則因為牠比較能適應囚禁的生活，二則在山村中牠的族類也遠比大猩猩或樹猩猩為衆多。

因為牠的易於馴養，因為牠善摹倣，善學人樣，因為牠的族類較多，所以無論江湖賣解之流



• 猩猩的她和人夫特伊何 •



或動物園，對於牠也就特別歡迎了。在遊藝會表演中，馬戲團中，或狂歡節日，我們都可以看到黑猩猩的技藝；其中以小黑猩猩最是好玩。牠們比較早熟，養了五六年以後就不很容易對付了。我們是很少看見一個成長了的黑猩猩，仍舊肯照樣表演的。

小黑猩猩可以說比其他任何動物都容易訓練。有一次我和曼恩夫人到德國福蘭克夫的一個動物園去參觀，看守的人叫了一個黑猩猩來，他替我們正式介紹。這隻黑猩猩熱烈地和我握手，但當把牠介紹給曼恩大人時，牠却拿着她的手，翻過手背來，有禮貌地輕輕一吻。牠的舉止態度十足的表示出歐洲大陸派。

自然，牠是受過訓練的；然而我覺得有趣的事是：牠能分別出男人和女人，而以不同的方式來歡迎他們。

赤道非洲中黑猩猩很多，牠們多集居於森林中，分爲家家戶戶和大猩猩一樣。有時一羣小黑猩猩也會結隊出遊，約有二三十頭，一羣一羣地在森林中玩逛，正也和人類的小孩子一樣呢。

黑猩猩比大猩猩較喜歡居於樹上，牠們也較大猩猩爲小，鼻子的樣子也不同。並有白面孔與黑面孔兩種。牠們也比大猩猩站得直，立起走路，態度自若；平日很是活動。

捕獲中的黑猩猩差不多都各有一個名字，牠們也學習記住自己的名字，在小的時候就教牠們坐在桌前進餐，用刀，用叉，用匙；而且自己把壺中的牛奶倒進杯子裏。

大猿類中除大猩猩之外，要以樹猩猩最爲稀少了。只有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一二處略有出產，當地政府無不嚴加保護，所以雖然出產不多，還不至於滅種，而將永遠成爲世界上一種有趣的生物。

戰前，美國哈佛大學及有關團體曾組織聯合考察團，到東印度的森林區研究樹猩猩及長臂猿，曾經捕獲一些做解剖研究，在森林中也做了許多紀錄，記載牠們的生活各方面。

在東印度，我們並未聽到“Orangutan”（樹猩猩）一語，它來自馬來，意思是「村中人」。在婆羅洲稱爲 Mysus，在蘇門答臘則稱爲 Mawas。島民認爲兩地所產的樹猩猩種類不一，而動物



• 樹 猩 猩 •

學家則以為不然；因為婆羅洲與蘇門答臘樹猩猩的差異很小。

和其他大猿類一樣，樹猩猩也是採取大家庭制度的，牠們習於巢居，到了地上便有些手足無措了。牠們的巢以粗枝構成，簡陋不堪，不如鳥巢，而且並不能避雨。其原始亦可想而知了。

樹猩猩在幼小的時候，幾乎比黑猩猩更容易豢養。蘇門答臘的農場中常有小樹猩猩的行蹤，牠們往來自如，坐於桌前餐食，宛如彬彬有禮的紳士。有一個樹猩猩

，對於餐後一枝烟的享受，甚感滿意。

捕捉這類小樹猩猩的方法，不外射殺其母，或將牠與同類隔開，因為在牠恐怖時，是很容易加以捕捉的。

在蘇門答臘曾活捉到一隻大的樹猩猩，牠是附於一棵大樹上的，土人將四周樹木的枝杈都削光，當牠跳到地上時，就以網捕住了。

在東印度政府尚未明令禁止捕捉樹猩猩之前，每年可捕獲無數。有時一羣竟達二三十頭。捕法多以火攻，燃燒附有樹猩猩的樹木，一有烟氣，牠們便慌張而跌落了。但以此法捉到的樹猩猩都活不長。

長臂猿是天生的樹居的動物，產於亞洲的東南部，及東印度羣島的某些島上。牠們很少跳到樹下來，連飲水都是靠樹上洞中的雨水，或直接飲雨水。牠的方法很有趣，是：伸出手腕，讓雨水灑於其上，再以嘴舐飲腕背上的水。就是捕獲中的長臂猿也是將手伸到水裏，再舐飲手腕上的



水的。只有合趾猿（Siamang）是例外。

蘇門答臘北部的森林中，也有長臂猿，牠們所居的樹木很高，望上去簡直有點眼花撩亂。牠們往往能在空中飛躍，一躍每達二三十呎。

牠們的技藝雖似絕佳，但捉到的長臂猿常有碎骨，可知牠們也有失手之時。牠們的行動很快，據說能從樹枝上躍到空中捕捉飛鳥。

除掉吃水菓蔬菜之外，牠有時侵略鳥巢，而且嗜食一些昆蟲，蚱蜢最爲歡迎。

幼小的長臂猿非常溫柔可親，可惜牠們很嬌貴，捕獲後總是活不長遠的；平均四五年便死去了。非烈德爾費亞動物園中的一隻長臂猿却是例外，竟活達三十年之久。

在地上，長臂猿是直立行走的，兩臂前伸，以防傾跌。牠和其他大猿類不同之處，是牠從不以四肢行走。

合趾猿是長臂猿中最大的一種，和其他長臂猿的不同之處，是第二和第三腳趾是連在一起的。

大猿類和人類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這並不是說牠們就是人類的祖先，——因爲在人與獸之間，畢竟是有着它的界限的。而各國政府努力保存牠們，使牠們不致絕種，却實在是一種非常賢明的措施。



• 技絕的猿臂長 •

首創足尺加三

寶大祥

全滬唯一 · 價廉物美

綢緞呢絨棉布莊

上海八仙橋 · 小東門

童裝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被單部

絨毯絨毯
花邊廉售

送貨部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駝絨部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軸幛部

奉還送力
代贈金字

成衣部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禮券部

餽贈親友
最受歡迎

顧繡部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色盲症的患者

黎 璵

蜂是動物中的色盲者，牠祇能辨別綠色・青色・黑色，而不知道紅色。我們的聰明的人類，有時候也和蜂一樣！

——作者

霓虹燈在各種建築物的外表閃爍着不同的色彩，像是大上海的無數的夜眼，在俯瞰着一切照來攘往的人們。

「唔！一個人。」凌霄點了點頭。
「你倒總是喜歡「獨溜」的。」方綿綿吃吃地笑了起來。

鏡頭移向矗立於喧闐的稠市中的一夜未央——舞廳的內部，音樂台的上端懸垂着的霓虹燈顯示了一部份的「明朗化」，而起舞着的與談笑着的舞侶們，則附和着管絃的繁響，交織成了和夜市同樣喧闐的聲浪。

舞客們的心理是不難捉摸的，何況是一個富有經驗與閱歷的紅舞星，一星期以來，方綿綿完全揣知了這位「四眼中裝客」的性情和意嚮。
「阿唐上半年又到我這裏來過了，一定要我趁了這一班的船就走，真討厭！」方綿綿撇起了嘴，似乎有一件使她十分願意的事脅逼着她。

方綿綿——「夜未央」的紅舞星之一，在服裝整潔的僕歐的召喚下，婷婷嬈嬈地在許多桌子間扭了過來，坐到了凌霄的一桌上。

「你不能回絕他嗎？在這裏也一樣做，你的生意又不是不好，何必要到香港去？」凌霄惟恐這一個美人兒將自懷中消失，焦灼地勸導着。

凌霄戴了一副「克羅克」的眼鏡，穿了一襲灰嘩嘩的袍子，這在舞孃們的口中就叫作「四眼中裝客」，照例是不為比較紅一點的舞孃所歡迎的，然而現在的方綿綿却很親暱的推近了這位「四眼中裝客」的肩膀，當一陣陣的膩香刺激着他的嗅覺時，他不禁拓開了嘴縱容着他的愜心之笑。

「怎麼回絕人家呢？我已經收了定洋。」
「定洋？收了多少？」
「五百塊！」方綿綿爽脆地告訴他。
凌霄默然了，俯下頭啜着咖啡。方綿綿斜睨了他

「你一個人來嗎？」方綿綿嫵媚地問。

一下，昂着頭使勁地呼她的香烟。

樂隊奏起了一支「河上虹影」。

方綿綿放下烟捲，用肘部碰了碰凌霄的臂膀：

「跳舞去！」

軀體相接，膩香格外濃郁地挑逗着凌霄的情感。

方綿綿的下頷，抵在凌霄的肩頭，是那麼有力地

壓着他；可是他並不覺得喫力，祇覺得很輕鬆，很舒服。

樂聲停止，交錯的步伐向四面散開。凌霄和方綿綿也手挽着手，回到了座上。

「不要去吧！你在上海，一個人也可以做一二千塊錢，不能算少。」凌霄再度誘勸着。

「本來我也不想去，但是，五百塊定洋却用光了。」方綿綿捏了個拳頭春着另一隻手的掌心，表示她的爲難。

「我來替你還，——還了他們就是！」凌霄慷慨地說。

「怎麼能叫你還？我想：我還是跟了他們一起走的好。……」

凌霄是躁急的，而方綿綿的態度却十分暇豫。

「……明天，只怕阿唐還要到我家裏來，她要叫我簽合同。」她又補充了兩句。

「五百塊錢不算什麼，我多做兩條「條子」就出

產了。我一定替你還，你不要走。阿唐來，你就回絕他，過一天還他錢。」凌霄諦視着方綿綿，有點義形於色的樣子。

「真的你替我還嗎？」方綿綿掉轉她的舵來，繼續呼着香烟。

「自然！我明天就帶來，決不失信。」凌霄幾乎要對天立誓了。

「那麼，謝謝你。」說着，伸過自己的手去捏了捏凌霄的手。

是那麼軟綿綿的，而又是熾熱的，和跳舞時的感覺似乎又有點不同。

「自家人，用不着謝的。」凌霄因爲許了諾言而漸漸放肆起來。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方綿綿殷切地表示她的期望。

凌霄想了一想，纔道：「明天是星期六，我茶舞時候就來看你，好不好？」

音樂台上的「煞克司風」急促地吹起，是一個興奮的調子，凌霄又被方綿綿拉下了舞池。

四周是幽黯的，祇有音樂台的上端懸垂着的霓虹燈，顯示了一部份的「明朗化」的光線。

X X X X

茶舞時間，凌霄買了三十元舞票將方綿綿帶了出來，在大上海戲院看了五點半一場的「鐵扇公主」。從戲院散出來時，夜市已在晚風的催促下漸次開展。

凌霄又陪着方綿綿，在新新酒樓的火車間裏吃了晚飯。

舞客請舞女們看電影，吃飯，盡了化錢的義務；但在舞女們却並不認爲是享了權利，她們以爲陪舞客們吃喝玩耍也是盡義務，而享權利的則是舞客。

於是，舞客們便不得不「感恩圖報」了。

在火車間裏，方綿綿遵從着凌霄的意旨喝了兩杯「青梅酒」，拋了幾個媚眼之後，五百元聯號的中國銀行鈔票，移交到了方綿綿的巨型的手挽袋裏。

在新新公司的門外分手，綿綿回家去換衣服，凌霄則奔走了好久，纔在滄海飯店開到了一個房間。

這是一個有着浴室設備的大房間，凌霄不再到「夜未央」去。他在充分的時間中洗了一個澡，到了十點敲過以後，搖了一個電話給方綿綿。

「我是凌霄，我在滄海飯店五百〇六號，你簽了票子出來。」

方綿綿在話筒中接受了他的邀請，說等櫃子上下來了就來。

凌霄心裏一陣子樂。「快一點，五百〇六號，記好。」他用興奮的語調叮囑着。

手錶已指在十一點上，凌霄的焦躁的情緒也跟着手錶上的長針在一分一分地增高。

又搖了一個電話到「夜未央」去，對方回說是給客人帶出去了。

凌霄格外的着急，他廢然長嘆道：「這小狐狸，第一次就放我的生！」

看了看這廣廓的房間中的精美的傢具，以及牀上的摺疊得相當美化的衾枕，他覺得太辜負了它們。

壁上的電話鈴聲忽然響起來，凌霄連忙拿起話筒來接聽。

電話是方綿綿打來的。凌霄和她在話筒中爭執了許久，終於拗不過方綿綿；他穿上了灰嗶嘰袍子，雇了街車趕到「大華」舞廳。

「日子長呢！性急是不會養兒子的。」

這是方綿綿答覆凌霄的話。

祇要是一個女人，一個富於誘惑性的女人，用任何方法都可以使男人屈服的。凌霄要惱怒也不敢，他祇得跟了方綿綿和她的三個小姊妹，一起到了其中一個小姊妹的家裏，看她們打了一夜的牌。

想到開了一個「浴室房間」化了三十塊錢而結果

是擲諸虛牝時，格外使他感覺到無聊，疲倦。

然而，方綿綿却老是很興奮地和他研究着牌張，將他當作了「賭博顧問」。

凌霄就因為這一點而稍微感到「隨侍在側」的興趣。

X X X X

氣候乍暖乍寒，方綿綿對付凌霄的態度也像氣候一樣。

實在給凌霄嘮叨得不耐煩時，方綿綿提出了一個條件：

「天冷了！我的冬季大衣還沒有着落，你一定要我答應你也可以，祇要你給我做一件大衣——白獴大衣。」

算一算，一件白獴大衣至少要上千塊錢，這代價未免太昂貴。

可是，當方綿綿在他的身旁展開笑靨時，凌霄又給她迷惑了。

「一件大衣，算不了什麼；不過，你不能給當我上。」

「你還怕我逃走嗎？」方綿綿依然展示着媚笑。延捱了幾天，凌霄終於俯如所請，陪了方綿綿在

一家時裝公司定製了一襲白獴大衣。

一方面，還是照例的坐檯子，或是買票帶出去，繼續作思蓋的報効。

數日後，耗費了凌霄一千二百塊錢，憑定單將大衣取到了手，柔軟而潔白的毛片，象徵着方綿綿的肌膚。

凌霄覺得這一件「進見之禮」很不錯，他小心翼翼地提了大衣盒子，又到滄海飯店開了一個小室。

大上海閃爍着它的夜眼時，凌霄從白玫瑰理髮室裏整容出來，跨進了「夜未央」。

「大衣拿來了！」起舞時，凌霄向方綿綿報告。方綿綿嬌媚地笑了。她仰起了頭問：「在那裏

「滄海飯店，我開了一個房間。」凌霄據實答覆。

「好！打了烱我跟你去著著樣子。」方綿綿毫不猶豫地說。

凌霄胸中的一塊礁石放了下來，他覺得這一次已有了把握。

全部的途程已走到了十分之九，何必再吝惜少數的錢？凌霄決定買五十塊錢票子，立刻就帶方綿綿出去。

方綿綿同意了，但是她却閃進了女盥洗室，在裏

面逗留了差不多一刻鐘纔出來。

到了滄海飯店，凌霄打開盒子，將方綿綿所需求的目的物鄭重地取出，給她穿上。

方綿綿站到玻璃櫥前，轉側着身子照了又照，臉上泛起了滿意的笑。

「正好配身，邪氣有台型。」凌霄讚美着。

「謝謝你！」方綿綿握着凌霄的手搖撼了兩下，表示她衷心的愉悅。

重由肩上卸下來，摺好，放進了盒子裏。

凌霄熄滅了房間中間的燈，祇讓檯燈放射着幽澹的光。

「做什麼？」當凌霄拉她向牀的方面去時，她嬌呼着。

凌霄祇得將他的動作停止下來，向她歪歪嘴。

「你還是這樣的性急！」方綿綿瞪了瞪眼睛，用手指了指。

幽澹的燈光照映着一個富於曲線的身軀，可是，身軀的外面却裹上了一襲玄色的旗袍，凌霄開始有些失望了。

她依着方綿綿的指示探索了一下，臉上立刻罩上了一層陰影。

「唉！……」嗟歎着。

「已經是第五天了！至遲到後天，我一定答應你。」

方綿綿羞怯地許下了愿心。

當然不能堅持着一定要同時辦理移交。在方綿綿的溫存與蠱惑之下，白獮大衣的盒子終於讓方綿綿提了走。

× × × × ×

兩天之後，凌霄到「夜未央」舞廳去找方綿綿，預備催促她踐約。

從九時半恭候到十一時，方綿綿竟是踪影杳然。問問方綿綿相熟的姊妹淘，都說不知道她爲什麼還不來。

到了次晚，終於從舞女大班的口中證實了方綿綿的行踪：——到天津去了！正是昨天動身的。

凌霄懊喪地付了茶賬，從「夜未央」走出來，在喧闐的稠市中踽踽獨行着。

大上海依然毫不懈怠地閃爍着它的夜眼，彷彿給予了這位「色盲症」的患者一個有力的諷刺。

按：這是記我的一個朋友的往事；希望此文映入我的朋友的眼簾時，能夠使他從迷惘中醒悟過來；因爲直到現在，他還在舞場中追求着他的粉紅色的幻夢咧！

——作者



星球上有沒有人類？

沈毅

英國皇家協會的會員哈洛特·瓊斯博士，是一個貴族天文學家，他担任着倫敦格林威治天文臺的名譽主任，負責用天文學來校準標準鐘點。在五十年前的天文學生涯中，他所致力的是『星球上有沒有人類』的研究，以下是他的結論。

九十二種元素（即金·銀·銅·鐵·錫·鉛·鐳·鎳·氣·氫·氦·氖·氬·氪·氙·氡）在整個宇宙中都滿佈着。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用最強力的顯微鏡觀察到一個原子，但近世天文學家借重分光鏡分析星光的結果，却發現恆星中的原子平行地散佈着，從而確定億兆哩外組成星體的化學元素。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說地球之外的星體缺乏適宜的物質而斷定它們將妨礙生物的生存。

丟開它們的外形不談，行星上的生物必須和地面上的動植物一模一樣由細胞和有機體組成。這些細胞必須有多量的水份作為發育滋長和新陳代謝的媒介，大氣層也是必需的；它能夠：（一）蓄藏氧氣和炭酸氣；（二）抵擋太陽所放射出的紫外線；（三）作為日夜溫度劇變的緩衝地帶。嚴寒和酷熱同樣是殺害生物細胞的劊子手。

在生物組織中，那些元素聚集在複雜的分子中間，並不很高的溫度就能輕易地摧殘它們了——通常

它們經不起華氏表一百五十度以上的熱力。太陽表面的溫度高至一萬零下二百二十度左右，而較遠的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却更冷。無疑地，這就否定了生物延續的價值，尤其足以摧殘生物的是籠罩着那些大行星的大氣層，它含有大量的阿摩尼亞和沼氣。這些物質包含着大量的氫氣，自然，這種最輕的氣體多數能掙脫行星們的吸力而散去，但是行星們是很沉重的，所以仍有大半的氫氣被保留，而氫氣又形成了阿摩尼亞和沼氣。在另一方面，年輕的地球祇在水蒸氣中挽留了一小部分有用的氫氣，而幸運地讓大部分散失了。

瓊斯博士斷言：在水星和月球上決沒有人類，因為它們的本身渺小得竟至難於保全一層大氣。望遠鏡和分光鏡都明白地告訴我們：月球是一片「死地」——一點空氣和

水份都沒有。月球既然喪失了緩衝性的大氣層，以致晝夜間溫度的差別竟達數百度之多。至於距離地球最近的水星，它的半面永遠地面對着太陽，因之溫度高達七百五十度，而另外半個陰暗面却是相對地寒冷。

金星是大行星中間跟地面最接近而體積又近似的一個——直徑七七〇〇哩，比地球小二二七哩。它有着一個濃密的大氣層，它的表面終年籠罩在濃雲底下。但是分光鏡告訴我們，金星的大氣層可說全部由碳酸氣組成而看不到一絲氧氣，在這種環境下，動物自然不能獲得立足點了。要是那裏生存着植物的話，一部分碳酸氣早就化成氧氣了。照瓊斯博士的推論，十億年以前金星跟地球大致並沒有分別，但是到目前為止，金星的溫度還是太高，要到一旦太陽的熱力輸出銳減的時候，生物才能滋長。

如果用生物學的眼光來觀察，金星固然比地球年輕得多，但是火星可比地球老成得多了。火星比地球既小又冷，它的大氣層和水份歷來不斷地散失，到目前為止，祇剩下薄薄的一層了。也許還有些許的氧氣和水份殘留着亦未可知。至於火星上存有生物的傳說，實際起自十九世紀，當時一位意大利天文學家史加伯雷利(Schiaparelli)，首先在它表面上發現了模糊的條痕，把它們叫做河道(Canali)，後來被人誤譯為運河；河道是天然的，而運河則含有人工開鑿的意味。

這些條痕在照片上很難清晰地辨認，瓊斯博士綜合近代各家的意見，認定那些條痕祇是某種天然的產物，絕無運河的跡象。由此可知，火星上生存着理性生物（即使是低等動物）一層，還祇是尋常人的懸測而已。因為假定真有動物的話，他們一定和地面上的人類不同，

日常祇是極慢地呼吸極少的氧氣，不然叫氧氣稀少的火星怎樣供給呢？這兒有一點却是每個天文學家所公認的，就是：火星上一部份的標誌每季都有顯明的改變，某些陰晦的部分在夏季顯現綠色，一到冬季却變成灰色或棕色了。這除了提供植物滋長的明證以外，又有什麼能夠造成同樣的變化呢？這終於說明了生物的確延續在別個世界上的。

在那些遼遠得使天文學無法找到的行星上，也有生物嗎？在這個看得見的宇宙中間，存在着一萬萬條銀河般的星雲，就算每個星雲平均孕蓄着一顆星和另外幾個行星，不就有幾萬萬個行星了嗎？一部分固然是太熱或太冷；太大或太小，或者缺乏大氣層和水份；然而總有幾顆行星具備着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的。看吧！祇要環境適宜，生物隨時都能蓬勃滋長的。



俠盜魯平
奇案之四

三十三號屋

【中】

孫了紅

五：芳鄰的履歷

這天晚上，魯平睡在他的臨時佈置起來的簡陋的床上，腦海裏，只顧閃爍着鄰家那個女孩的影子；同時，那「三三」二字的芳名，也只顧在他腦膜上面打着盤旋。因這女孩的名字，他聯想到了對方陽台上的神秘紙牌。他嘴裏喃喃不絕地背誦着：

5 A 3 3 ! 5 7 A 3 3 ! K 4 3 3 !

他把這幾組富有神秘性的阿刺伯數字，在舌尖上滾了一陣，無意中，他的腦內，居然像觸電般的觸動了一種靈感！他驀地從床上直跳起來，自己責罵着自己道：「你這牛！你的年紀說老還不老，但你的老悖，比了一頭笨牛更甚！」

魯平雖然這樣詛咒着自己，但這一晚，他的精神上，却感到了一種自進萍邨以來從未有過的輕暢。

「呵！那一線光明，畢竟找到了！」他心裏暗自這樣呼喊著。

他想：這萍邨中的事件，當前種種神秘氛圍，自始至終，一直環繞於三十三，三十四，以及對方四十三這三座屋子之間。現在，姑且把三十三號中的種種問題，放過一邊，暫時不論。至於隔壁三十四號，對門四十三號，這兩家「芳隣」，其中畢竟住的是些何等的人物？這問題，似乎有趕緊追究一下的必要。——魯平最初踏進這萍邨，一開場就被許多許多推不開的疑雲，重重困惑住了腦筋。因之對於這一個問題，一時竟無暇加以注意。照眼前一看，當前許多問題的樞紐，明明是隱藏在這兩宅隣屋之中，而自己對這重要焦點的所

在，偏偏熟視無覩，反而向黑暗的夾縫裏面無意識地亂撞。細想自己這種愚蠢，豈非比了一頭笨牛更甚？

魯平自從無意之中找到了這『問題的匙鑰』以後，他的胸頭已有了成竹。到下一天，他便專心一志，開始打聽兩家芳隣的來歷。——讀者們是知道的：魯平一生對於這種任務，的確可以稱爲一個科學化的技術專家。——因之，他僅僅費了一天功夫，已把三十四，四十三這兩家屋子中的詳細內容，探訪得非常清楚。

開場，他所『私行察訪』的，乃是對方四十三號的這一家。

這一家的住戶，乃是時代潮流下的驕子——米商——主人五十多歲，一個肥得像一口豬獯那樣的大胖子。他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可欽佩的姓名，叫作柳也惠。在兩年之前，還是一條躲在米桶裏面無聲無臭的小米蟲。最近的過去，他在動盪的潮流之下，把良心搬了幾次家，居然『撈』到了大票染有血腥氣的鈔票。於是，平地一聲，這小米蟲竟跳出米桶，而成了一個資產階級中的人物；同時，他更像『華德狄斯耐』筆下的『小米老鼠』一樣，一時在社會上，也有了相當的聲譽與地位。

一個暴發的財主，找些物質上的享受，當然，這是載在『聖經』上的天經地義哪！因此，他這一宅小皇宮型的住宅裏，一切陳設佈置，都是超過了百分例以上的精緻與富麗。不過，在這一座小皇宮內，人口却非常簡單。除了那條老米蟲自己以外，他有一個夫人；和一個獨生的兒子。這位主婦，雖然間接吸收盡了大眾身上的脂肪，奇怪，她却依然瘦削得和銀幕上的小米老鼠一樣！以上這兩位一肥一瘦的賢伉儷，便是魯平在對方二層前樓法國長窗裏面時常見到的一對。

至於那條老米蟲的獨生的兒子，年齡還祇十五歲。這一條幸運的小米蟲，名字叫作柳雪遲。這孩子，天生一種非常怪特的性情：平常住在家裏——或是在一個習慣了的環境裏——他的那種頑劣，簡直超出乎理性範圍之外；但是相反的，一旦遇見了面生的人——或是到了一個不相習的環境裏——立刻會變得異常溫文；甚至他的侷促怕羞的情況，較之同等年齡的女孩，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一個獨生的孩子，在那對老夫婦的眼內，看得如同一顆夜明珠相仿。平時，要長，要短，第一秒鐘夜明珠開了口，那對『老蚌』便恨不能在第二秒鐘以內立刻給他辦到；即使他要搬取『月宮寶盒』——只要可能的話——他們也決計不惜犧牲全部財產而替他把定單送到德國或美國去定造那座登天的梯子的！

這住宅裏，除了上述的二老一小三位主人之外，其餘，有一個汽車夫，和幾名男女下人。以上，便是對方四十三號屋中的一篇詳細賬目。

其次，魯平又探訪得了隔壁三十四號這一家的內容。

這一家的情形，和前者有些不同。這裏並不是一處正式的公館；而却是一個非正式的「小」公館。主人，是一個從舊貨業中發跡的財主。他的姓名，叫作梅望止。這位財主，雖祇擁有一個中級的財產，而他所囤積的夫人，却有六位之多。住在這裏的，是他的第二房的太太。這位二太太，雖然像一艘軍艦那樣，已到達了應退伍的「艦齡」，可是，她在她的半打「同行」之中，依舊還是最受寵愛的一位。爲什麼呢？原因是：主人梅望止自從和這第二位太太結合以後，不久，就增添了「一千金」的流動資金；而他自從增添了這一千金的財產之後，他的命運，從此便像搭上了國際飯店正在上升的電梯那樣，一層高似一層；一直到眼前爲止，他簡直逐年在他的財產紀錄上，增添着舞女們所怕見的記號。

就爲了上述的原因，這位舊貨大王，却把他這流動式的「一千金」，一直看得如同第二生命一樣。

這女孩子在梅望止的全體的兒女之中，排行應列第三。所以從小的乳名，就叫作「三三」。後來到了上學的年齡，隨着「三三」二字的字音，順口改作了「姍姍」。魯平前一天在後門外所見到的，就是這一支嬌柔的「蜜絲」。她因爲身裁生得纖小，外表看去，好像祇有十四五歲。實際，她的年齡，却已到了「應該學寫情書的時期」，告訴你們吧！她有十七歲了呀！

這一宅住屋裏，除了以上三位主角以外，還有一個年輕的使女，似乎也是必須一提的。這使女叫作小翠，她是那位姍姍小姐的貼身女侍；同時也是心腹女侍。如果我們要把這位女侍加進一種舊式的喜劇裏，無疑的，她在這喜劇裏，便應取得一個和「翠屏」或「紅娘」相等的位置。

除了以上種種，另有該說明的一點是：那位舊貨大王梅望止，每個月月中不過到這裏來住上幾天。其餘的日子，他却把他的寶貴的光陰，輪流分配在其餘的五個公館裏。

以上便是三十四號屋中的一個大體的情形。

當時，魯平既將上述情形打聽清楚以後，他覺得「梅望止」這一個名字，字眼取得相當特別；同時，他

又覺得這一個特別的名字，碰到耳膜上面似乎有些稔熟；他彷彿感到，自己和這相熟的名字，過去好像有過一種什麼交涉的。

他想了半晌，忽然，他的腦內一亮，竟想起了十年前一則曾經轟動過全上海的特異的新聞來。呵！那則新聞，的確是件千真萬確的事；而且，它的性質，也的確是具有一種詭奇動人的力量的！

六：神秘的繡枕

筆者可以站在神壇之前，向讀者們宣誓：以下所述的事件，絕對不是出於憑空的結構——該聲明的：以上所說過的許多許多，當然也不是——讀者如果不信，筆者可以設法檢出那張十年前的舊報——那張『中國紳士型』的新聞報——以證明筆者所說的不虛！

遺憾的是：筆者對於那則新聞的較詳確的日期，已經有些模糊；而同時，對這新聞主角的姓名，也已記憶不起。好在讀者們對以上這兩點，一定能够予以諒解；那末，讓我把這新聞的輪廓，先說出來吧！

十年之前有一個將近踏上饑餓線的人物，一天，化費了他衣袋裏的僅有的兩塊錢，在一個比他更困苦的人的手裏，買得了一個很精美的繡花小枕；——他買這小枕，實際並不需要這小枕；而却是出於一念的仁慈。——當夜，他把這繡花小枕，放在他的後腦之下，準備試一試新。不料，睡下了未久，怪事來了！原來，在黑暗中，忽然有一種東西，向他展開了『閃電式』的襲擊！

燃上了火一照，他立刻發見他的床舖，已成了一小片的戰場。那裏有許多細小的生物，像『裝甲師團』似的，正自列成了一種『鉗形陣勢』，準備向前作『鋸形』的衝鋒！

那是什麼東西呢？

那是無數的虱子，在向他舉行黑夜的襲擊。往常，他這床上，從來不會有過這種意外的禍患。他知道敵人的根據地，一定是在那個繡花小枕之中無疑了。細細一看，果然，那枕上還有許多後備的隊伍，正在線縫裏面勇敢地衝出來。

那個繡枕的新主人，氣惱之下，立刻把這些『小型坦克』，悉數予以掃盪。他擱高了他這繡枕，準備再

度入夢。然而，暫時的『妥協』與暫時的『苟安』，都不是一種徹底的好方法哪！

剛闔上眼，那些像傘兵一樣突如其來的小生物，再度又向他開始了總攻擊。這使他第二次又從床上很氣惱地直跳了起來！

在起先，他因為這小枕上的刺繡，繡得非常的精美——簡直是生平從未見過的精美——因之捨不得實施『焦土政策』，而予以摧毀。但這一次，他却耐不住了。立刻把這小枕的外層，憤憤然地拆了開來。

可是這一拆，却拆出了一種非常神秘的內容！

讀者須知：一個曲折的故事，需要一種相當的耐力去閱讀，方能取得趣味的收穫。因之，這裏我要請求讀者們，用一種較遠的目光，耐心讀完以下的記述。

當時，那個繡枕的主人，他在這小小的繡枕之中，畢竟發現了些何等的秘密呢？

原來：這一個神秘的小枕，拆去了外面的一層，裏面另外還有一層；而且，這裏面的一層刺繡，較之外面一層，格外細密而精美！在這種奇妙無比的情形之下，他索性像博物學家開發埃及的古金字塔一樣，開始作更進一步的發掘。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了！

在第二層之內，竟還有着第三層的刺繡！在這第三層上，繡着一幅『羣仙祝壽』的圖畫。真的！他自生眼珠以來，夢裏也不會見到過這樣神化的美藝！呵！說出來，你們也許是不信的！——這裏繡着許多許多的人物，都祇像荳子那樣的細小；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美的，醜的，簡直無所不有；而且一個個都是鬚眉畢現，栩栩如生；一種活躍的姿態，差不多要跟着線縫中的那些虱子，蠕蠕地走下這枕頭，而到另一空間裏來閒逛一會似的！

呵！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這神秘的小枕，既有第三層，料想，也許還有第四層吧？果然，開拆下去，又有更新的發現，映進了他驚奇不止的視線！

這樣一層，二層，三層，四層，五層，重重拆卸下去，一直竟拆到了九層為止。當然，那小枕的周徑，

是一層較一層縮小，而那刺繡的手法，也一層較一層精密；每層有一種色調不同的圖案；每層有一種字體不同的頌禱的語句。總之，單從這外表的九重刺繡而論，那已是一種價值無從估計的寶物。有一點是顯然可見的，就是，這一個奇妙無比的小繡枕，決不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家裏所能有的東西，那是絕無疑義的事。

然而，可驚訝的事情，倒還不止於此咧！在最後一層的第九層中，他發見了一個鵝黃錦緞的小裏——這鵝黃錦緞上也繡着花，那是一種『百福捧壽』的圖案。事後，細數這上面的小蝙蝠，整整是一百隻，都比螞蟻還要細小。——這錦緞小裏保藏着的，是一枚長方形的鑲花小金盒。

料想讀者們，一定急急於要探詢，在這鑲花小金盒裏，儲藏着些什麼東西呢？看情形，在這重重名貴而嚴密的封裏之內，祇放着幾顆夾心巧克力糖，那當然是不會的吧？

請讀者們不用性急，且聽我細說下去，好嗎？原來，在這鑲花小金盒內，最後發見的東西，那不是別的，却是十二顆一式無二的明珠；每顆都像帶壳的龍眼（桂圓）那麼大小。這些珠子，你若脫手把它們放到桌子上，每顆都是那樣頑皮地溜走不定，簡直不肯有一秒鐘的休息；而一種特異的精光，在燈火之下，却使你的眼珠，被刺激得睜不開！

當時，那個將近踏上饑餓線的傢伙，在這種情形之下會引起一種怎樣的情緒？那似乎無須筆者再加以說明。據料想：那天晚上，我們這位一向窮困的朋友，已決計不會獲得一個安適的睡眠——因之，筆者準備勸告讀者先生們，決不要羨慕上面那樣的一個故事。因為無論如何，一個人的睡眠的時間總是寶貴而需要的！

人類的心理，畢竟非常奇異。由於過度的驚喜，反使那位窮困朋友，疑惑他所獲得的寶物，並不是一種真的寶物。過了一天，他偕同了一個可靠的朋友，到一家可靠的大當舖中去估價。估計的結果，據說：這種珠子，他們每顆願出三萬元的當價。——至於這珠子的實價，他們委實無法加以估計！

呵！這是過去十年前的估價哩！在眼前，你如要獲得這樣的一顆珠子，也許需要推出一小車的法幣吧？

以上這一節詭奇的新聞，在當時，竟轟動了整個的社會。許多聚集於公共處所的人們，都把這件新奇的事情，糖一般的黏到了嘴唇上。——大部份的人，當然非常羨慕這事；甚至，也許有些人是在想：即使事實上不能獲得如是的好運，那末，晚上能做到一個同樣的好夢，那也感到高興的！

社會上的新聞，照例沒有一件能逃過魯平的耳朵。當然，這一件動人的故事，立刻也在魯平耳邊兜着圈子。

起初，魯平推想這神秘的繡枕，以為一定是從『清宮』裏流落出來的東西。爲時不久，魯平憑着他的探索力，他對這一個小小的繡枕，果然找到了一紙較詳細的『履歷片』。不出所料，這小枕真的曾在『大內』之中，做過一次短期觀光的旅客；並且，這十二顆無價明珠，曾和震動一世的『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政變』，有過一種曲折離奇的關係；同時，這些小東西還會影響被幽囚於『瀛台』中的光緒皇帝的命運。

——真的咧！這裏面含藏着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大秘密，細細說出來，那是會得到一種『可歌可泣』的考語的！（關於以上種種，筆者原已耗費了五張以上的原稿紙，而把它寫出了一個具體的輪廓。不料適當本文將要發表之前，筆者忽然接到『吾友』的來信，信內提起這寶珠的歷史，認爲在某一點上，似乎有沾國家的體面，因而堅囑筆者，把這一節完全刪去。於是，我只得向讀者們道一聲歉，仍舊用我的鋼筆尖，把這一小部份已揭開的幕布，重新挑閉了起來。）

這裏，請讀者們注意這些珠子在另一方面的離奇的發展。

七：電桿木上的頭顱

過去的是過去了；而未來的却還有待於說明。那末，這十二顆無價明珠以後的下落，畢竟又怎樣了呢？魯平當時，曾作進一步的探訪，據說：這十二顆的珠子，其中六顆輾轉落進了本埠一個大富豪之手——有人說：這富豪就是那著名的『蕾多花園』的主人周蓮舫——可是這些珠子，身價雖很高貴，而實際却是一種不祥的東西。那位富豪，自得了這六顆珠子以後，不久，就因某種緣故破了產。於是這寶物便又從這富豪手裏落進了一個南京人的掌握。

這南京人的姓名，叫作梅放之。他是一個古董商販。此人起先原極困頓。後來，因爲結識了一個同鄉的孀婦，靠着這孀婦的一些私蓄，漸漸由活動而獲得了順利的發展。

此人賣買古董，具有一種精明活潑而不入正軌的手段：他能將別人手內的東西，在一轉眼間，由真的一

變而爲假的；而同時，他也能把自己手內的東西，在一轉眼間，由假的一變而爲真的。他既具有這樣一套神化無比的魔術，於是，不久之間，他這不很正當的業務，便有了一種意外驚人的成就。

據外界傳說，那神秘小枕中的六顆明珠，落進這位『大魔術家』手內的經過，也是憑着以前一貫的方式；因此，他僅僅費了一種細微的代價，便已輕輕易易，取到了那無價寶物的所有權。

那六顆寶珠，落到了這南京人的手內，他便專請了一個廣東巧匠，用精金打成了六架龍形的座子；六條龍，有六種不同的姿態，而在每條龍的一個仰舉着的前爪之中，高擎着一顆精光奪目的寶珠。不過，他對這事情，却是守着絕對的秘密；在最接近的親友之前，也矢口否認有這麼一回事。

然而，這一個秘密，當時終於清楚地傳進了魯平的耳內。

讀者們是知道的，魯平的生平，眼睛裏面，不能飛進一顆灰塵；而耳朵裏面，也是不能雜入半粒細沙的。何況，這一次竟有那麼大的六顆寶珠，鑽進了他的耳孔！哼！你想吧，這位神秘朋友，他肯安逸嗎？

自從得了這個消息，立刻，我們這位神秘朋友，就在腦球裏面，開動了『馬達』。他暗自計劃，用什麼方法，方能使那位南京大魔術家，把他這份名貴的禮物，客氣地送到自己的衣袋中來？

記着，當時魯平的計劃，還祇是腦球裏的計劃咧！不料，在這計劃還不會開始策動之前，忽有一種出乎意外的消息，迅速地傳進了魯平的耳內。

這消息說是——那位古玩鉅商南京人梅放之，在一夕之間，無端竟失了踪。一連三天，簡直石沉大海，音訊全無。而同時，本埠各大日報上，忽又刊出了一則駭人聽聞的新聞，這新聞的內容說：

在本埠姚主教路的盡頭，一根電線木上，高掛着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有人指認這枚頭顱，却正是那位古董鉅商收藏了已有好幾十年而每天隨身佩帶着的『天然古董』之一。

從此，這梅放之三字的大名，便不再出現於本埠社會。

讀者又須知道，魯平原是一個很乖覺的人哩！他意外聽到了這一個很突兀的消息以後，最初，他也疑惑，這事情也許會是一個針對自己而發的烟幕彈。但，繼而一想：這顯然不可能。因爲，自己的計劃，既然還沒有發動，那位南京朋友並不具有預知的能力，他何至於會窺破自己的秘密，而預先放出這一個具有掩護性

的煙幕彈？當然，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不過，魯平雖然作如是想，可是，他對這一件事，暗中依舊破費了一番很細密的偵查。結果，却依然毫無線索可尋——甚至，當時偵查的結果，連同那六顆珠子，竟也隨同它們的主人，而一齊不知去向。——於是，魯平對這一件將發動而未發動的『攘竇』計劃，只得無形擱置了下來。日子稍久，他更因其他業務的忙迫，把這一筆賬，漸漸地忘到了腦後去。

以上，却是十年前的一本未經清算的舊賬。

眼前，魯平爲打聽隔壁四十三號這一家的內容，使他腦內頓又聯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件事。他疑惑眼前這一個梅望止，或許就是十年前會把頭顱拿下來高掛在姚主教路電桿上的那個大魔術家——梅放之。因爲：一則，梅放之與梅望止，這兩個名字，字音非常相近。二則，他雖打聽得隔壁這一家芳隣，自稱是本地土著；可是，那一天，他在門口所聽到的那個中年婦人的語聲，分明含有南京人的土腔。三則，以前的梅放之，是古董商販；而眼前的梅望止，却是一個從舊貨事業中起家的人物。這兩種生意，名目雖然不同，而實際却非常接近。呵！古董，不就是舊貨嗎？因着以上三種疑點，立刻使魯平疑到，這前後兩個姓梅的人物，或者竟是一而二的化身！

我們久已知道：魯平原是一個無孔不鑽的人物；他既已引起了疑念，當然，他立刻便要發揮他的『水銀式』的特性。於是，他躲在暗幕之後，便格外用心加以窺伺——雖然他在十年前，並不會見過那個南京朋友——梅放之——的面目，但是，憑着他這水銀式的本領，無多幾天之後，他便準確地查明：以前的梅放之，與眼前的梅望止，不出所料，果然是一個人的化身。

他不但偵查到了上述的真相，同時，他另外還查明了兩件很重要的事：其一，他查到當時那個梅放之，無緣無故忽然失蹤，其中果然隱藏着一種詐謀，而這詐謀，又果然是針對自己而發。原因是：當時自己有一個極親信的『部下』，在無意中，偶然洩漏了自己那個攘奪珠子的計劃，竟被那個南京朋友，預先得到了情報。他自問決非魯平的敵手，因而，他竟仿效了烏賊魚的辦法，趕快放出了他的自衛的煙幕。

這是魯平在眼前所查明的重要事件之一。

其二，魯平又查明那六顆明珠，內中的三顆，梅放之在兩年前，已秘密脫售給一個猶太鉅商；連着，這

三顆寶物，又從猶太商的手內，以可驚的鉅價轉售給了一個專事收羅中國國寶的英國人。於是，這三枚可憐的小東西，從此便永遠脫離了大中華的國籍，而成了漂流於異域的流浪者！至於餘下幸運的三顆，却一直很妥密的保藏在這南京人的手裏。

以上，便是魯平在最近所查得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消息。

魯平既發掘出了上面許多出於意外的情事，他不禁感到了一種高興。在最初，他到這萍邨裏來，祇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想把這所『魔屋』中的怪事——那男女兩人的離奇失蹤案——加以研究，而揭開它的暗幕。不料，他自搬進了這座三十三號屋以後，這座所謂『魔屋』，竟真的成了魔屋。祇在短短的時期之中，許多許多不可索解的問題，却像平民『軋米』那樣的接踵而來！最可異的是：當前所發生的每一個問題，在問題的本身之外，都有一種橫生出來的枝節；而每一個橫生出來的枝節，又都是那樣撲朔迷離，不可究詰！不過，他所最想不到，在眼前這一個問題的枝節中，竟會翻到一本十年前的舊賬，細算這本舊賬之中，似乎還有一些利益可圖。這無異一隻烤熟了了的又肥又美的野鴨，無端飛上了他午餐的餐桌。像這種上帝賜予似的機會，送到了一個『抓機會專家』的手內，喂！你想，他肯輕輕放過嗎？

魯平愈想愈覺高興，當天，他便振作精神，準備進行他的一種奇妙的計劃。

這一天，他偶然走到陽台上去。他望見對方四十三號三層陽台上的神秘紙牌，已換了一種新的方式：在先前，這紙牌分爲三個行列；而現在，却已改成了兩行；那第一行的式子，依舊是『5』『A』『3』『3』。而第二行，却已變爲『3』『3』『A』『5』。這些紙牌，依舊一律是紅色心形；不過在第二行最後一張『五點』的紙牌之後，又添上了一個問句的符號，這符號是由一種五色的碎紙所黏成；大小略與一張紙牌的面積相等。

就在這一霎時間，魯平的敏銳的眼角中，忽然閃出一種異樣的光華；同時，他的口邊也浮上了一絲異樣的微笑。

切實地說：他這一笑，却是笑得非常神秘而不祥的；就在他這一笑之後，這一所萍邨三十三號的『魔屋』之中，突然又發生了較前更恐怖而更不可思議的怪事！

八：屋頂上的血漬

那出事的一天晚上，時間已是相當的晏。事情是這樣的：——大約在將近九點鐘的時候，萍邨第三條的郵道裏，忽然發生了一種重大的騷擾。當時，每一座屋子的門口，都簇擁着三個一堆五個一羣的羣衆，在那裏喊喊喳喳，歷亂地議論。這些人的臉上，滿佈着一種緊張而詭秘的神情！並且，每一條疑懼的視線，都投射到了那座鬼氣森然的三十三號屋子上！

這是什麼事情呢？

有人一打聽，方知道一座三十三號的『魔屋』之中，竟又出了事情；並且，這一次的情形，較前格外離奇而嚴重得多！

原來，在這一天之中，竟有好幾名的人口，又在這一個可怕的地點，成羣結隊地失了踪——事後，大眾立刻發現這離奇駭人的失蹤的事件，又和這三十三號的『魔屋』有關。——在那失蹤者的名單上，列於第一名的，那是三十四號中的幸運女神——那位梅姍姍小姐。第二名，是這位梅小姐的心腹使女——小翠女士。第三名，是四十三號屋中的一顆活的夜明珠——那個年方十五歲的柳雪遲少爺。還有第四名，却是三十三號魔屋中的單身居戶俞石屏畫師。

現在，讓我們把數目總結一下：一加一，成二；二加二，得四。以上這一小隊的失蹤者，共計竟有四名之多。——再算上最初失蹤的無名男子；和第二次失蹤的女伶白麗娟；四，再加二，總計是六。呵！可怕呀！在這一座神秘的魔屋之中，連前帶後，竟有六個不同型的人物，活生生地被吞嚥了下去！

可是，你怎麼知道，那後來失蹤的四個人，也是被這座三十三號的魔屋，吞嚥下去的呢？

別急！且聽筆者細述下去：——

先說那四個人的失蹤的情形，雖然各不相同，但那失蹤的時間，却前後相差無幾。這是這事件中的第一個可異之點。

第一名失蹤者，那位梅小姐，她是這萍邨附近一所金陵女中的通學生。依往常的習慣，每天下午，她是

四點鐘下課，至遲在四點三刻左右，必定要回到家裏。可是這一天，她自下午一點離家赴校之後，直到晚上八點鐘，已過了晚餐時間，却還不會回家。——這是平常從未有過的事，因之，梅家的家人，立刻惶急起來，差人到學校中去查問，據說：這天她是請了早退的假，約摸在三點半鐘時，早已提前離校。自從那時候起，這一位幸運女神的嬌小的影子，便不復再出現於衆人眼簾之前。

其次，那第二名失蹤的使女小翠，她在下午約摸四點鐘的光景，梅家有人差她出去買些小東西，自此竟一去不歸。

復次，說到第三名失蹤的柳雪遲，這一天，他放下了午餐的飯碗，就離家出外。臨行，他曾告訴他的母親，說是約定一個同學，同到大光明去看電影。但事後去問那個同學，却根本沒有約看電影的這回事；並且這一天，那個同學，連柳雪遲的面也不會見到過。

最後一名的失蹤者，那情形是更神秘了！新搬進這座三十三號屋子的畫師俞石屏，這人並無家眷，孤零零一人，獨住在這一宅可疑的魔屋之中。左右的隣居們，在未會出事之前，對他本已有些訝異。但據他自己告訴人家說：家眷是在鄉間，一時不及搬出來，因而自己先來看守這所屋子。因為他是孤身一人，所以出事的這一天，他畢竟是何時失蹤的？並沒有人能夠提供準確的時間。不過，這天晚上，大約在七點鐘左右，有人走過這三十三號屋的後門，曾於一瞥之間，見這畫師，在二層樓後部的小型陽台上，探了一探身子。——這一個畫師，自從搬進這萍邨以後，身上一直穿着一套深灰而帶細格的舊西裝；頸子裏，老是拖着那個黑色而蓬鬆的大領結——這好像有意表示出他是從象牙塔內走出來的身份似的——因為有這兩種特殊的記識，所以輪廓非常好認。——當時那個走過這屋子的人，就在這畫師在陽台上探出身子的一瞥間，曾聽得這畫師的嘴裏，清楚地喊出過一聲「救命！」不過，那喊聲並不十分高。據事後的推想：那時候，好像在他的身旁，正有什麼人在遏阻他的發聲，而不讓他有自由呼叫的機會。尤其可異的是：這人不但聽得這畫師呼喊「救命！」同時，他還聽得二層樓的長窗之內，另有許多哭喊嘈雜的聲音；這聲音中，包括着好幾個人：內中有一個，好像是很年青的女子；又有一個，好像是一個男孩或者是將成年的童子；還有幾個聲音，却聽不清楚。總之，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這許多的聲氣，都像是在呼救！當時，這人爲好奇起見，曾在這座魔屋之前，

站定了一二分鐘，準備細聽下去。可是，那二層樓上，自從那畫師探身發喊之後，那小型陽台的長窗，立刻就緊緊關閉，同時窗內的燈火，也迅速地完全熄滅！一霎時間，那樓頭已變成寂靜無聲，而又漆黑無光；簡直像是一座墳墓一樣！

當時，這一個經過三十三號屋外的人，想到了這座魔屋裏面過去所發生的種種怪事；再看着當前那種陰氣逼人的景象，立刻，他的背部感到了一陣冷水直瀉似的感覺，一時只覺毛髮飛立，再也不敢站在那裏，更作一秒鐘的停留。

可是，當前所遇到的事情，實在太奇怪了，他還疑惑，這是由於自己平時對這屋子的恐懼心理而引起的神經過敏，因此，他當時並不會把自己所遭遇的奇事，立刻告訴人家。直等兩小時後他聽得三十四與四十三兩家屋子都傳出了失蹤人口的消息，他方始說出了他兩小時前的經歷。由於此人這種恐怖的陳述，大眾便立刻疑惑到，那三個人的失蹤，或許又和這座神秘的魔屋，竟會有些關係也說不定？

於是，梅柳兩家的家人，急急便去查究。他們走到這座屋子的門口，只見裏面既沒有一絲燈光；也沒有半點聲息。用力打門，也不見裏面有人答應。最後沒奈何，只得破門而入。不料，到了裏邊，尋遍了這屋子的全部，非但不見半個人影，甚至，這屋子裏竟是全部空闕，連傢具也不見一樣。呵！這真奇怪之至呀！難道這魔屋中的無形的魔鬼，在吞嚥下了人口之後，竟連傢具什物，也一併吞嚥了下去嗎？

在這種奇特的情形之下，當然已不能放棄搜尋的工作，大家細細一找，在二層樓的前後各部，却有些細小而可注意的東西發現了。

第一件：在二層樓的樓梯口，找到了一支翠綠色的沒有筆帽的女式自來墨水筆，筆桿上刻有 M.S.S. III 個大寫的英文字母，這正是『梅姍姍』三字的縮寫。

第二件：連着又找到一支五顆小鑽所鑲成的梅花形的別針；這東西是被發見於二層前樓的門後。經柳家的家人指出這是柳雪遲的東西。今天出外時，還見他把這東西，插在他的一條綠條子的領帶上。

第三件：在同室的窗檻上，發見半條撕碎了的黑色大領帶；起先，沒有人能指出，這是什麼人的東西？但，後來經那郵口的司關一認，他立刻說：這正是住的這間屋子裏的那位孤身大藝人的特別商標。

除了以上三種極可注意的東西之外，最後找到的，却是一小包的絲線，與一小封的繡針，却是梅家在白天差那使女小翠出去購買的東西，這兩種東西，却是在二層樓浴室中的白磁缸內發見的。

上述許多東西，在這可疑的空屋中被發現後，這可以完全證明：那張失蹤名單上的前三名人物，無疑地，他們今天都會到過這宅三十三號屋裏來，那是絕對不容否認了。

可是，經過一種證明以後，而成串的問題，却也隨之而來了。

第一：那三個年青的男女，他們爲什麼要到這座魔屋裏面來呢？

第二：他們到這魔屋中來，是自動而來的呢？還是被迫而來的呢？

第三：假定說是被迫而來的，那末，逼迫他們的是誰呢？用什麼方法，逼迫他們的呢？

第四：他們到過了這所空屋中之後，現在，又到那裏去了呢？

第五：這屋子中的主人——那第四名的失蹤者——爲什麼也不見了呢？

第六：以上這一小隊的失蹤者，眼前，他們還是活着，還是已經死了呢？

第七：這座魔屋裏面前後所發生的種種鬼氣森然的事件，畢竟是出於人爲的呢？還是，真的竟有什麼無形的魔鬼，在那裏作祟呢？

以上種種問題，當時任何一個最聰明的人物，也都不能提供一個比較接近的答案。

總之，一切的問題，簡直都已成了最神秘的問題！

然而，我還要請讀者們定定神，讓筆者再報告你們一件最可恐怖的怪事！

當時，那大羣的『魔屋探險者』，在這可疑的空屋之中，自底層搜索到二層，自二層搜索到三層，最後，又自三層樓，搜索到了屋頂鋪着士敏土的露台上。

這裏，有一些東西，直鑽進了手電燈的光圈以內，使人一見之下，簡直要做到惡夢而睡不熟覺！

快說！這是什麼哪？

首先被發見的，在露台的一隅，被拋擲着一枚枯乾的貓頭，那是全黑色而用一種什麼香料薰過了的；兇醜的一雙貓眼，在電筒的光線之下還像活的一樣！這東西，很像是一種未開化的黑人們所崇奉的妖物！是誰

把它遺留在這神秘的空屋裏的呢？——此外，還有咧！

在一個種植盆景用的腰圓形的磁盆子——這是這裏全部屋子裏所遺留的唯一的器物——裏，有着一一些黏性的流液，細看，啊呀！那是血呀！因這磁盆的底部，有一個漏孔，却使這可怕的血液，已在光滑的土敏土上，流成了一大灘。在這漆黑一片的所在，有幾個人，脚下已踐踏到了許多。以上所發見的事物，已足使人混身冷戰。然而最可怕的東西，却還並不在此！

在這血液還不會流盡的盆子裏，赫然有一個小小的東西，刺進許多戰慄的視線。胆大些的人，拿起來一看，那是一枚一寸多長的連齦脫下的帶血的牙齒！當然，這決不會是人類的牙齒；但，却也並不像是獸類的牙齒。呵！這是何種動物的牙齒呀？呵！這就是魔鬼的牙齒麼？

「呵！快逃哪！」有一個膽小的傢伙，這樣狂喊了一聲。他帶奔帶喘，滾一般的逃出了這可怕的屋子！

九：珠子換珠子

萍邨三十三號屋中，最初發生的兩件怪事，因為日子漸久，所留給於人們的印象，逐漸已歸於消逝，差不多再過些時，便要達於淡忘的程度。可是，自這第三次的事變發生之後，全邨的居戶對於這座魔屋，立刻又恢復了先前那種恐怖的心理。並且，這一次的情形，較前更形嚴重了若干倍；邨內有幾個神經衰弱的人，甚至積極地向家人們，提出了立即搬家的建議。

不過，邨內其他的居戶，他們所感到的，祇是惶惑不安而已；其間最感到心驚肉顫的，當然，要數到三十四號與四十三號身當其事的兩家了。那個柳大胖子，每一想到那空屋中的血漬和怪牙，却使他的全身的肥肉，塊塊都會飛舞起來！可是他却完全沒有想到：在過去時間中，他自己也是每天磨尖了齒牙，在啃嚼人家的血肉的！

自從這驚人的颶風，出乎意外地襲擊進了這兩家屋子以後，這屋中的一切人物，差不多感到每一方寸的空間，都充滿了觸人的芒刺；而一秒鐘的時間中，也都在增進火燒一般的焦灼。這樣，整整一晝夜，匆匆過去了。雖經偵騎四出，努力搜索，但結果却像一顆最細小的石粒，投進了最遼闊的太平洋內；在怒濤洶湧之

中，連最細小的一星泡沫也不會發見。在這難堪的二十四小時內，兩家的家人，一面演奏着惶急與恐怖的交響曲；同時也搬盡了燒香，許願，起課，測字，以及其他種種可笑可憐的演出；至於報警，登報，懸賞，等等必要的舉措，當然，那更不用說得。

警探自從接獲了這驚人的報告，自然也會迅速發動了他們的『偵查』，可是所謂偵查，結果也祇『偵查偵查』而已，暫時却不能有多大的幫助！

光陰先生不管人世間有許多疾苦，它只顧拔腿飛奔。匆匆間，三天又過去了。在這三天之中，四十三號中的那個專門吸收他人膏血而營養自己貴體的柳大胖子，已急得三整天沒有吃到一頓好飯。嘿！在平時，他慣常以那種絕食的懲罰，施予廣大的羣衆的；而這一次，他却把這美味的『餓刑』，慷慨地賜給了他自己！料想起來，這幾天他大約已沒有那種安閒心緒，再去衡量他的體重；假使他有興致，到磅秤上去站一站的話，他一定會發見他的滿身的肥肉，至少已有十磅重的損失；好在他身上的脂肪，並不能算是他個人的私產，就算損失一些，似乎也還不在乎！

至於三十四號中的梅望止呢？自然，也有相同的情形。這位素來善演魔術的舊貨大王，平常，他自稱是一個儒教的信奉者。至此他却連救主耶穌，與先知譚罕默德的聖號，也拉雜地拖到嘴邊，而喃喃念誦起來。其中彷彿有點『天意』咧！似乎該派這位舊貨大王，所應受的精神刑期，不至於會像那條殘酷的米蟲所應受的報罰那樣長久，因而在第三天的下午，一個天大的喜訊，竟插着翅膀，先飛進了三十四號的屋子。

這一天，有一個男僕自外喘息地飛奔進來，報告梅望止說：「隔壁三十三號中那個失蹤的畫師，突然回來了！他專誠要來拜會主人！」

這一個意外而突兀的消息，無異一方鐵塊，在這南京朋友的胸口重重撞擊了一下。他驚疑而又欣快地暗忖：這畫師是同自己女兒一同失蹤的人，現在要來求見，顯然地，一定帶來了什麼意外的消息。他不及細加考慮；在急驟的心跳之下連說「快請！」

小而精緻的會客室中，那神奇的畫師俞石屏，挺挺胸，昂然地走了進來。

這位從象牙塔裏搖擺出來的人物——他像他其餘的『同行』一樣，一臉都是藝術大師的色調！——他身

上，依舊穿着那套灰色細方格的舊西裝；胸前依舊掛着那個註冊商標式的蓬鬆大領結。衣衫雖敝舊，神采却很軒昂。他像一座銅像般的在這屋子中央尊嚴地一站，神氣上，好像表示他就是這間屋子中的高貴的主人！

「唷！俞先生回來了！沒有受驚嗎？——光顧敝處，有何見教？」主人梅望止，睜大了兩眼，竭力表示着恭敬；但恭敬之中，分明帶着一種迫切與困惑。

「請梅先生垂恕冒昧！鄙人專誠造府，想替令媛姍姍小姐做一個媒！」來客絕不考慮，乾脆地回答。

來客的開場白，是這樣的突兀可怪！却使這位舊貨大王，格外感到非常的惶惑；他簡直猜測不透此人的說話是何用意？但這神奇的畫師，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事，所以不等他開口發問，立刻自動接口道：「令媛千金，經鄙人屈留在舍下，一切平安，請你放心！」

來客說出了這一句話，無異在這南京朋友的耳邊，冷不防地放了一個炮仗！這位舊貨大王不覺呆怔了半晌。定定神，漸漸他對這事，已經明白了幾分真相。他不禁圓睜着兩眼，把一種火燄似的怒光，射到了來客的臉上，他且顫且怒地說道：「你把我的女兒，留在你的家裏，這是什麼意思？」

他又盛氣地問：「你是什麼人？」

這時候，主客雙方的情形，可說非常有趣；而也非常特別。在主人方面，那神情是萬分的緊張；好像他的整個兒的軀體，一時已變成一輛噴火的坦克車，準備着向對方衝過去！可是，來客的狀態，恰好和他完全相反；他簡直鎮靜得和一棵樹立在一塊齊格菲防線」後面的鋼板一樣，只是巍巍然地，不動半點聲色。

只見他悠然走近一張桃花木的小圓桌。在那裏，安放著敬客的紙煙，和精巧的打火機。他斯文地自動取出了一支煙；還用一種驕傲的目光，細看了一下這紙煙的牌子。在他看得認為滿意之後，方始以一種熟練的手法，撥動那個打火機，而把紙煙燃上了火。

他一面悠悠然地噴着煙霧，一面，他舉眼找到了一個舒適的坐位，溫和地坐了下來。

那位盛怒着的主人，眼看着他這種安閒的神氣，一時只覺迷離惛悅，彷彿是在做夢。

來客吸暢了免費的紙煙，他又開口了。他說：「哦！你要問我是誰嗎？喏！請看！」

他伸出一枚手指，鎮靜地，指了指他的左耳。同時，他又不顧似的把他的身子，向前略僵了一下。但立

刻，他又把身子仰貼到椅背上，做成了一個懶惰的姿勢。

（像以上那種討厭的姿態，在筆者的鋼筆尖下，差不多已有過了十次以上的紀錄，而在每一次的記述裏，那個不同型的對方，却老是顯示着一種相類的反應。呵！真討厭呀！）

然而也可怪之至！這一位素來精明強幹而以善演魔術著稱的南京人梅望止，當時，他一看到這來客的左耳，立刻，他像遇到了蛇蝎一樣，只見他的額部，迅速地分泌出了許多汗液；同時他兩眼之中，也透露一種不可掩飾的惶怖。原來，他在這短短片瞬之中，他已立刻記憶到了十年前的那件舊事。

他盡力抑制着他的驚惶的情緒，低聲地喊：「哦！你是魯平！」

連着他又自語似的，喃喃地背誦：「哦哦！俞，——石，——屏——魚，——日，——平，魯平！」

在這喃喃數說之際，他的心頭，簡直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沮喪。他自己抱怨他自己，爲什麼這樣一個神秘可怕的敵人，搬到了自己的貼鄰，而自己竟會分毫不覺。

那位神奇的來客，似乎不讓他這可憐的懊喪，在他腦內留得太久，以致引起了生理上的妨害。因之，他又開口了。

他點點頭說：「不錯！梅先生的記憶力很好，你已想起來了吧？」

「你的來意如何呢？」舊貨大王帶着顫動的聲音。

「乾脆些說吧！我已綁到了你的幸運女神的票，我想和你算算十年前的那本舊賬！」

「那末，條件如何呢？」梅望止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惡劣情勢之下，知道命運之神，已在他的額上，抹上了一些煤炭。沒奈何，他只能硬着頭皮，吐出一種屈服的探試。

「我清楚地知道，在你手內，還留着三顆繡枕裏的寶珠，你分兩顆給我，交換你的一顆『活的明珠』。你說這個交易，公平不公平？」來客毫不客氣，這樣爽脆地開了價。他又補充着道：「我的生平，素來不做不留餘地的事。你把兩顆給了我，而你自己，仍舊留着兩顆；內中的一顆還是活的。我們雙方利益均等，大家算是不吃虧。不過，你要弄清楚，我的生意，一向是不二價的！」

「如果我立刻去報警呢！」這舊貨大王明知自己的法道，決非對方的敵手。但這敵人，一開口，就要吞

下他的兩顆無價明珠，這如何使他不痛心？因之，他忽然鼓起最後的勇氣，提出了這樣一句含有威脅性的反抗。雖然他也明明知道，這種恫嚇的探試，於當前這一個神秘的敵人，是萬萬不會發生絲毫效力的。

「那也悉聽尊便！」來客隨意拋掉了他的煙尾，打了一個呵欠說：「可要我來代打電話？或者代你按一下電鈴？」

一顆手榴彈，投在『齊格菲防線』的鋼板上，其效力，不會比投出一枚生梨大得多。這使這位南京朋友，感到了一種完全絕望的痛苦，他不禁頹喪地說道：「那末，假使我把兩顆珠子給了你，你幾時交還我的女兒呢？」

「在一小時內！」

「萬一——」

「沒有什麼萬一不萬一！」來客不容他再說下去，立刻截止他的話。一面，他再指指自己的左耳，堅決地說：「憑我這個，担保一切！」

「但那珠子不在我的手頭呀！」

「我知道的，當然是在銀行保管庫裏。要做生意，不妨遷就，我可以在這裏略等。」

至此，主客間的會議，似已告了一個段落。這位舊貨大王，把眉頭皺得像乾吞了十斤黃連似的那麼緊。他搖搖頭，嘆口氣，拖着沉重的步子，無奈何地走出室外。

他隨手帶上了門，獨自站在這會客室的門口，默然思考了一兩分鐘，他還在他的腦內窮思極想，準備找出一個新奇的對策，挽救他當前所遇的倒臺的命運。但最後，他腦內忽然閃出了那位姍姍姑娘的影子，彷彿愁眉淚眼，正在向他哀求。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立刻又搖搖頭，走了出去。

主人梅望止離室以後，這裏剩下了來客一人。只見他做成了打八段錦那樣的姿勢，伸伸腰，伸伸腿，一連打了幾個呵欠。似乎即刻一場小小的交涉，已使他感到非常的疲倦。於是，他索性取了一種最舒適的姿勢，把整個身子就在軟椅裏面一橫。不到三分鐘，竟自呼呼然地睡熟了。

在這甜蜜的小睡之中，他做了一個甜蜜的美夢。他夢見自己，把額上的許多皺紋一絲絲細心地剝下來，

放進了一個放衣服的箱子裏。於是，轉轉眼，他已變成一個鍍金式的青年大學生。身上，穿的是畢挺的西裝；襟邊還綴上一朵淡綠色的康乃馨花。他正在一個幽悄的咖啡座內，和一位嬌小的麗人，密密地談着心。他在恍惚之間，好像把一個精緻的小錦盒，偷偷塞進他這麗人的纖手，做了一種博取歡心的賄賂。那個安琪兒般可愛的天使，輕輕打開盒蓋，只見其中乃是兩顆無價的寶珠；那奪目的光華，恰巧鑲嵌進了兩枚淺淺的酒渦裏。

他這一個美夢，大約做得並不短哩！所以，等他醒來之後，真的竟有兩顆無價的明珠，在他面前，閃爍地發着光，射進了他模糊惺忪的睡眠。

他懶惰地伸手抹抹他的眼角。他把這兩顆明珠，托在手掌之中，細細欣賞了一回。隨後，却用一種東方紳士式的謙恭，溫和地，把這兩顆珠子，連同那兩個黃金的龍形的座子，再加上外面的紫檀小盒，一齊『照單全收』，袋進了他自己的衣袋。

他又舉起一種安慰小孩似的視線，憐恤似的看看那個神情喪沮的主人，他伸出一個指頭，簡單地說了一句話道：「一小時內！」說完，整整他的商標式的黑色大領結，一鞠躬，便向主人告辭。他走到門口握住了那個門球，忽又旋轉頭來補充了一句道：「做媒的事，我們再談。」

會客室的門砰然關閉，這裏寂寞地留下了那個舊貨大王，呆呆地望着那扇室門，如同做了一場噩夢。來客的信用，相當的可靠。自他離去這萍邨三十四號屋子，前後還不到四十分鐘，就有一輛黑牌小型汽車，駛到了萍邨的邨口，汽車中天真地跳躍下來的，正是這三十四號屋中的一顆會開口的明珠——梅姍姍小姐，隨在她背後的，却是她的心腹使女——蜜絲小翠。

在汽車裏，是誰把她們送回來的呢？關於這，當時却始終無人知道。

主要的是，全邨的人，他們見這兩位小女神，依然是那樣活潑而愉快，簡直沒有絲毫異樣的神色。

所不可解的，事後，梅家的家人，會向她們幾番追問，怎樣無端會走進那座三十三號的屋子？是誰把她們引領進去的？在離了三十三號屋子以後，又逗留在什麼地方？那位姍姍小姐，對於以上種種的問句，却始終保持政治家式的緘默；甚至她還哭哭鬧鬧，禁止那位小翠女士，也絕對不許吐出半個字！

化學的奇蹟

文 羅



，輕柔無比。

在製造玉蜀黍製的澱粉時，通常須將玉蜀黍浸入水中。他們最近發見從這水中可獲得有着奇異的二重特性的一種糖。如果就此食用，其味頗甜，並且據醫師實驗的結果，它可以用作糖尿病患者飲食中白

你試想像

一團纖維，重量僅一磅，質地是非常精細，倘使把它展開，它可以從大西洋達到太平洋！這化學的奇蹟是指一種最新式的人造絲。用它製成的衣服可以藏在手掌之中

Alden P. Armagnac 原著 · 譯自 Popular Science

糖的代用品。如果和以硝酸，它可以變成較硝酸甘油更猛烈的炸藥！它的好處是不需要另加中性物質從事製造炸藥；硝酸甘油是一種液體，它須要吸收於粉狀物後才能製成炸藥，可是這「玉蜀黍炸藥」天生是固體的。專家們已經預料它將被應用於採石，掘鑿，和開地道的工程之中。

麥克弗遜大學的赫許博士，於探求空氣的代用品時，表示化學家的行程是無止境的。最近他報告說，他已發見較自然空氣更適於人肺的東西！

我們呼吸的空氣包含氮氣，氧氣，少量氫氣和其他稀有的氣體。其他氣體的混合物也能同樣維持生命麼？把老鼠，貓，猴子關於密閉的玻璃瓶中，赫許博士試將各種不同的氣體及氣體的混合物從管子不

斷地輸入瓶中，看他可以使它們延命多久。實驗的結果，他發見純粹的空氣證明是最佳的！氮氣和氧氣的混合物獲得最高的評價，在這氣體之中動物生長最速。患呼吸困難的病人是第一個可受惠於此項發見的。

從煤油炭抽取汽油是外國化學家的功績，大規模的提煉工場已經在英國和德國相繼成立。同時在美國將汽油與酒精混合作為汽車燃料的問題已引起化學家的激烈論爭。

新的金屬不斷地從現代冶金術家的實驗室中出現。化學家特地設計的鋼鐵合金，據說能夠製成安全剃刀的優秀的刀片。另一種金屬的混合物是最近產生的鎢合金，這可以代理鋁以掩護鎢所發出的強烈光線，鐵，鋁，鎳，和鈷的合金已用以製造全世界最強大的永久磁石。

此外尚有不銹的鋼鐵合金，兼有美觀和耐用的特點，可用以製造火車的車身。

各種合金不斷地出現，誠有目不暇給之概，使化學家自身也無法與他們同業的進步並駕齊驅。僅為編製鐵與鋼鐵的合金的索引以便於參考起見，紐約市工程學會動員一百五十個工程師，大規模地研究全世界的工學文獻。——我們相信這是科學史上空前的工作。

這些隨手拈來的例子表示化學家的發見是怎樣在影響着一切的生活部門。經他們的魔術所引起的最傑出的變化之一，也許就在你家發生着。

例如木製傢具不久將被淘汰。以前一向是用木材或金屬製成的東西——無線電容器，瓶蓋，擲球戲的木棒——現在已經利用化學家的試驗管中創造的叫做「可塑性物質」的人造原料從事製造。據專家說

，這僅是開端而已。試想像桌，椅，和床都用這些發光的可塑性物質製成，易於保持潔白，而不易加以毀損，豈非佳事。

玻璃作為窗子的材料的優越性，也受着可塑性透明物質的威脅。這物質在家庭中應用的問題雖然尚有研究的餘地，可是它却有許多可取之點。其一是它的易屈性，可以隨意折成曲形，這特色已經使它被採用為飛機的窗戶了。

在最近的將來水蒸氣熱力是否會被廢棄麼？化學家正在製造某種藥品以代替暖房裝置的水蒸氣。它的主要成分叫做「二噁噠」的白色片狀化合物，至華氏五百度即轉為水蒸氣。因為它所能包容的熱力遠勝於水蒸氣，並且能夠不引起危險的壓力而提高溫度，這新的傳熱物質已經被應用於工業方面了。

化學家的大有造於人類，真是無可諱言的。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備必婚結婚訂

龍鳳訂婚證書

婚禮妙品
文雅大方

畫家手繪
真絲綢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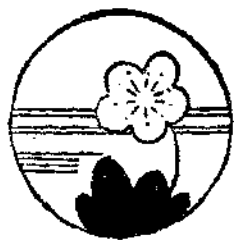
百新書店

總店在馬路 分店在棋盤街

- 山東路至西馬路
- 美蘭印刷公司
- 大陸印刷公司
- 永安印刷所
- 二我軒
- 廣宜印刷所
- 明星印刷所
- 元益印刷所

蘇州西門外中國綢筆公司

發行 影攝



睡蓮

邢禾麗

——婚姻的不滿，莫過於性情與意志的分歧。

灑不盡點點楊花淚，也留不住春常駐。

不解人意的東風，急急地剛賦歸計；絲絲薰風就悄悄的溜進了人間。

漸漸地，薰風帶來了炎炎烈日。

額上微沁着汗的郁青，正諦視着手中的照片。

感覺到今天的薰風非但能吹得身體熱蓬蓬地，並且吹徹了他的心房。——不由自主的，心上也有些飄飄然。

照片上是一個那麼年輕的姑娘：飽滿的臉蛋，齊整的眉毛，閃爍的眸子，端正的鼻，嬌小的嘴。固然是具備了一個美人所應具的條件；最令人陶醉的要算那含情凝睇的笑臉了。——若把春風裏的桃花來比她，則嫌太艷麗；秋霜下的菊花呢？則太高傲；嚴雪下的臘梅呢？則太孤寒。唯有那浸浴在銀色光芒中，傍着翠蓋，微透着幽香的高尚、純潔、清淨的白蓮蓓蕾，才是她的唯一寫真。

「她能適合我的理想嗎？」郁青心裏在這樣的

自問。

不能，若要講到他的理想中的條件，可以說是沒有一條能彀得上的。她是一個又驕氣，又淺學的，不懂世故的孩子，怎麼能與他想像中的，可以和他互相討論問題，研究學術的；溫柔體貼，持家有道的伴侶比擬呢？

不過，數年來的經驗告訴他；若要在有着較高學識的女子中，去尋求他理想中的對象，更是難上加難。她們自然都有着自已的見解，思想，意志，性情……，總不會完全和他的一模一樣；也絕不會把他的意志見解，用來作為自己的。所以他儘管有着不很少的女朋友，他總覺得都不合理想。有的雖有了較高的學識，可是見解不同，意志不同；討論研究時，就不免時常發生衝突。有的雖有着同樣的意志，見解；但人生觀却截然不同。有的確實可稱為溫柔體貼；可是，聽見了讀書就會頭痛，根本就講不上討論和研究了。有的……

他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朋友們視爲高傲，孤僻。不再像以前那麼熱心的介紹女朋友給他了。

他也親眼見到他的許多朋友；都很便當的有了愛人，很快的就結了婚。

「怎麼他們這樣的容易？自己又這樣的難！」他開始在懷疑自己。

他就把自己的理想告訴了朋友，他得到了一個同樣的告誡：「照這樣做下去，除非你今生今世不想結婚。」

不得已而思其次，他想：世上若是沒有一個符合他想像中的妻子，那只有費一番功夫去陶鑄出來了。

精美的古玩，雖大部靠着高手的匠工的彫鏤；但本質的美惡，也是極關重要的。——這不由他不起想起照片上這姑娘，正是一塊上佳的美玉；只要經過精細的琢磨，沒有不成功的，他相信。

郁青注視着手中的照片，眼睛漸漸地在模糊；好像那笑臉真的在活動了。彷彿昨天他離開她的時候，她送到門口時的「巧笑倩兮」的那麼一瞥！清脆的喉嚨又在耳邊響起：

「媽明天下午要出去，你再來。」

是的，他要利用這機會，跟她仔細談一談。

× × ×

下午，郁青費了有二小時的辰光來修飾自己；西裝穿得畢挺，頭髮梳得晶光。臨走時還要在穿衣鏡中來一個「臨去秋波」。白嗶吱西服上，更配上一條鮮艷的紅領帶，是多麼的顯現呀！何況紅領帶又是表示找尋對象的意思！他又拿出那相片與鏡中的自己一比，竟是天生的一對；雖然他比她大了幾歲年紀。

郁青走在路上，心中在籌劃着第一句應該對她說些什麼？這樣了不好，那樣了又不好。又好似心中正有着一肚子的話，要找一個發洩的機會；但不知從何說起？管他，見了面總有話說的，何必搜索枯腸打腹稿呢！

鍍金的鐵門，整齊的園地，白漆的樓窗；都已陳列在眼前。——突然的，把他從深思的境地中拉了回來。

雖然，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今天却有些異樣，好似這些景物都有着一種特殊的脅力，在擊撲他的心房。

他心中要想去按後門上的電鈴，手却仍舊垂着

不動：「怪事，腦神經竟與四肢失了連繫！」他這樣想。

在平日，郁青一到這門下，就會仰臉看着白漆的窗檻；總希望那張笑臉在迎接他。相反地，今天非但不希望；簡直有些害怕。

「這是怎麼一回事？竟會怕起她來。」他自己也有些惘然。

神差鬼使般地，他的兩條腿要把他的身軀向那邊搬。理智忽然告訴他：她的母親回來了，說話更不方便。心一橫，進去了再說。

他迅速地走過去按了電鈴，這時候的心情倒比較平靜了許多。

「是誰？」清脆似黃鶯的歌聲。

他的稍微靜寂的心海，又被掀起了起伏不定的波瀾。

「琪，是我。」郁青的聲調有些不自然。

「呀！一聲，門是開了；他跨進門檻，却不見人在那兒。」

「怎麼，人呢？」他覺得有點兒奇特。

「哈！我在這裏。」琪如脫籠的小鳥般從門後跳了出來。

「你這頑皮的孩子！真把我嚇了一跳。」他笑了。

郁青一腳踏進會客室，首先射入眼簾的是靠窗桌上橙黃色花插中的幾朵含苞未放的白蓮花。

「美極了！」他不禁喊了出來。

「什麼？」跟在後面的琪，沒有注意到他是在指着那個。

「那幾朵白蓮花，」他指着花說：「插在這樣色澤的花插中，美妙極了。我一向主張不採擷主義。以為白蓮唯有在翡翠色的葉片下，和清澈而有漣漪的池水中，才能顯示出她的婀娜多姿。若採下幾朵放在白色或色彩不調和的花插中，會遜色不少；儘有着聖潔，尊貴，高雅的優點，免不掉有太冷靜，太嚴肅的缺憾。」他向着她指着花，又說：「那知道，現在配合上橙黃的色彩；就變成了高雅之中帶着調皮的神情，貞潔之中帶有刺激的成份；愈像你的人了。」說完，又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嘿！」靈活的眼珠對他一轉，帶着那麼溫馨甜蜜的笑容：「人家送了我幾朵蓮花，我隨隨便便的插在這只花插中；想不到你講上這麼一套。還要把我比上蓮花，算了吧！」雖然是這樣說，臉上却

遮不掉高興的神氣。

「真的，只有你才配。」他緊緊的抓住這個機會，不肯放鬆。接着忸怩地說：「不過，蓮花有翠蓋的保護，避免暴雨的淋注。我，我很希望能得到這個光榮的責任。」

琪低著頭，頰上很快地飛上兩朵紅雲；愈增加了她的嫵媚。頓了一頓，她突然抬起頭來，狡獪地帶著不懂的口吻說：「謝謝你，假使有困難問題時，一定請教。」

「琪！」郁青預備坦白地向她說了：「你可知道我是怎樣的愛慕你……」

鈴鈴……一陣電鈴聲。

「大概媽回來了，我去開門。」琪說着，從椅上跳了起來，向門外奔去；走出門檻時，回過頭來向他善意地一笑。

薰風再度溜進人間的時候，他們已結了婚有幾個月了。

在這幾個月中，他們是完全沉浸在甜美的愛的氛圍中打發日子。郁青也不會想到以前要改造琪的那回事。

近幾日來，家中的娘姨生了幾天病。琪只好自

己動手，把她弄得手足無措。結果飯也燒生了，煎魚成了一段烏黑木頭；菜又燒成了秋雨中的梧桐落葉一般。簡直一些也不能下嚥。房內又是凌亂不堪，地下的紙片到處皆是；各色傢俱上都罩着一層厚厚的灰塵。

這幾日裏，郁青回到家中；就要坐立不安。不是書桌上放着鍋子，就是沙發上亂堆着衣服；簡直叫人無處安身。

現在，他才想起了琪是一個毫無持家經驗的十足道地的 Child-wife。

郁青決定了從現在起，開始他的彫琢工作；把她改造成一個他心目中的理想夫人。他想：第一步先得從家事着手。

午後，郁青回家，順路到書店內去揀了「烹飪法」「家庭佈置法」「怎樣處理家庭經濟」三本書，打算給琪閱讀。

當郁青推開房門；裏面靜悄悄的，一點聲兒也沒有。他正要找尋原由；隱隱聽得鄰家劈劈拍拍的牌聲，接上一陣大笑。在幾種不同聲浪的笑聲中，他聽出了雜有琪的銀鈴般的尖銳的笑聲。

這時，工作久疲後的郁青，正需要一絲小小的安慰，來調劑一下困乏的精神。但是，他完全被一種寂寥的，忿懣的，無可奈何的情緒包圍着。

他百無聊賴地躺在沙發上，隨手拿了一本雜誌看着；奇怪得很，視神經竟失了效用般，再也看不進一個字。聽覺又好似特別靈敏，聽得斷斷續續的牌聲中，夾雜着嘆息，讚美，呼冤……這些不調和的聲浪，又喚起了他的思潮：在婚前，琪是一個怎樣有朝氣，有活力的少女；他自己呢？也正是一個可以稱爲前進的青年。所以他們並沒有染上時代的習氣，都不喜歡打牌；非但不喜歡，而且有些恨。結婚以後，琪因爲鄰家屢次來邀請打牌，不能不去敷衍一次。這樣就好像磁石吸鐵般地吸住了。往後，只要聽得有人來邀打麻將，她就會含着笑連忙答應；漸漸的竟成了每日的功課了。他覺得這是一個疑問：怎麼自己有時候也給朋友拉去打過幾回牌，毫不感到興趣；而她又會這樣的入迷。他決定以後要轉移她的興趣。

吃晚飯的時候，郁青告訴琪替她買了二本關係家庭方面的書。她毫不在意的應了一聲，好似並不需要這種書。

晚飯後，郁青照例每晚要看兩個鐘頭書。今晚窗外在下着絲絲細雨；涼風吹來感覺得肌爽膚清。他就在書架上抽了一本 Poetry 在低聲吟哦。

琪也照例拿了一副紙牌出來，預備一個人打五關消遣。

「琪，這幾本書你拿去先看吧！要不？」他說着，把書桌上新買來的三本書送過去。

「唔！」她很勉強似地放了紙牌，接過書來，又打了一個呵欠。

隔了一刻鐘，郁青正看準了攤在書桌上的書，吟哦到得意忘形的時候。猛聽得「拍」一聲。回過頭去，只見琪欹臥在沙發上，已入了黑甜鄉。一本「烹飪法」掉在地上；一只手掛在沙發邊緣，一只手擱在翻開的「家庭佈置法」上。那本「怎樣處理家庭經濟」却屈居足下。

× × ×

兩星期來改造琪的工作，進行得並不怎樣的順利。郁青費了許多的唇舌，想從談話中去勸誘她；往往都被當作耳邊風。有時他說得正起勁的時候，她故意走掉；以致引起了雙方的不歡。

爲了打牌，他們之間就發生了許多麻煩。有一

次，琪打牌回來；一面孔的不開心。郁青知道她又輸了錢。

「何必呢！出了錢去買些不快樂。」說完後，他有些後悔說這話的態度和語調太生硬了一點。

「不是這樣，難道叫我一天到晚悶死在家中不成？」琪怒形於色地說。

「你可以找些別的消遣。」郁青很隨便地說。他不想引起爭執，預備緩和一下空氣。

「這不是消遣嗎？」給她捉住了把柄。

「一定要打牌才算消遣嗎？」顯然他的聲浪高了起來：「你可以看看書，寫寫字；這都是愛惜光陰的好方法。」

「我不喜歡讀書怎麼辦？誰像你回到家裏就鑽在書堆中，像書獃子一般。」她譏笑地嘲諷着他。

他嘆了一口氣，就讓這衝突停頓下來。

有時候，郁青看到琪的落拓不羈的性格；覺得看不入眼，他就發話了。但是，她的倔強的脾氣又那裏肯聽呢？

琪覺得一件衣服很合意的時候，隨便怎樣貴的料子，無論出去，在家，總是穿在身上，直穿到自己認為不滿意時，就棄之如敝屣了。郁青勸她不要

這樣浪費，她就會笑他吝嗇。

最奇怪的，琪做了主婦，竟連油，鹽，柴，菜的價格也不知道。郁青問她，她總是這麼回答：「去問姚媽好了。」他就去買一本「零用收支簿」，要她每天記賬。這樣可以使她知道一些日常必需品的價格。

一天傍晚，郁青回家，很例外地發現琪沒有去打牌，一個人正在書桌上記賬；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叫人看了既可憐，又可笑。

「琪，你怎樣了？」郁青很關切地問。

「斷命的賬，這個月的收支，隨便怎樣也合不準；弄得我頭痛死了，你來算一算吧。」琪伸了一個懶腰，苦笑地朝他說。

「對不起，我今天有一件重要函件要趕好；休息一回你自己算吧。」他正在解開公事包，很抱歉似地說。

「你這人真是，難得求你一次，就這樣推諉；不想想自己又怎樣的支配着我。況且記賬也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你爲什麼這樣的不原諒我！」郁青一手握着筆，抬起頭現出不耐煩的神氣說。

「難道你倒在原諒我？否則，何至於近來每件事都在厭惡我。」琪蘊孕在心頭的，最近處處受到約束的鬱氣，正無處發洩；便用着生硬的語調向他挑釁。

「看不過是有的，厭惡却講不到。」他冷冷的說了一句，又繼續寫下去。

「看不過還不等於厭惡嗎？好！你既然說明在厭惡我，那麼，我明天就回到媽那裏去；我相信她不會厭惡我的。」她的本意是要激動他，並不真的要回去。並且要試試他對她的態度，究竟怎樣了？她是多麼熱烈地期望着他過來說幾句抱歉的話，安慰她一番。

「隨你的便好了。」郁青正注視着信紙上的字，隨口的脫了出來，他根本沒有注意到琪說話時的神情。

這時候，琪的心中實在痛楚到極點，她想：他真的變了！眼淚就撲簌簌的掛了下來。——郁青當然也沒有注意到這些。

第二天，郁青照常回家，一點也沒有想到昨日的事。房內依然靜寂無人，他想琪一定又是打牌去

了。

剛坐下轉椅，突然發覺有一封信鎖壓在玻璃下；很像琪的筆跡。他連忙拆開來；映着落日的餘暉，看得很清晰：

青：

恕我暫時的不告而別；要知道，這不是我自己所願意做的。實在忍無可忍，才出此下策。

近來，我感到你的性情變得太快了。把以前的溫存和現在的森嚴作對比，簡直是判若兩人。尤其是這半個月來，你對付我的態度，連嚴厲教師對小學生也沒有這樣的殘酷。——何況我是一個將要做母親的人了。

「什麼？她要做母親了！我却絲毫不會知道；這麼說，豈非我將要做父親了！」——郁青在這樣的想。一陣喜悅浮上心頭，覺得琪上面說他殘酷，說得也還有點道理。事實上，不容否認的，這半個月來，因為要改造她，校正她，說話的態度上不免有些不恭。

他帶着輕快的歉仄的目光再往下看：

就像昨天的情形來說吧，你那副目中無人的樣子；說話又是那副輕描淡寫的姿態。叫我看了實在有莫名的難堪。你爲什麼不給我設身處地想一想？

我可以預測：要是你做了當時的我，也會感到極度灰心的。

現在請你仔細攷慮一下，若自己承認過去的確是錯誤的，我在媽這裏等你一起回家；過去的如死去一般，以後也不用再提。假使你仍要固執前見；那末，緣從此絕。甯願終老母家，決不再來受氣。這兩條路任你自擇。

願你

珍重

琪留條

郁青看到這裏，把剛才的喜氣和以前的幻想；一古腦兒都給吹得湮消雲散。

最近的行爲竟會被琪視爲錯誤的，這把他憧憬中的理想家庭摧毀得毫無痕跡。

「我應該怎樣辦？」——他自己問着自己。

若依了琪的話，則此後的家庭幸福，實在難以設想；若是固執自己的成見，琪勢必要遭遇到萬分的不樂。犧牲了她的幸福，——至少她這樣想——使她沉淪在失望的深淵。

「我不能犧牲了別人，來完成自己的願望。」他警惕着自己。

「自私中得來的幸福，是不健全的，並且不久

長的。……」

最後，他毅然決定了捐棄自己的幸福去完成琪；他不願看着充滿活潑生氣的琪，變成了失望後消沉的琪。

他記得常常譬喻琪是純潔的白蓮花。是的，她是神聖、尊嚴得不容人有勸解的餘地；永遠是那麼高傲地目空一切。

她是多麼像一朵睡蓮！她會不時閉上她的花瓣；不聽任何人的忠告，不受任何人的指導。永遠是那麼倔強地隨着自己的意旨生長着。

「唉！婚姻的不滿，莫過於性情與意志的分歧。」——他深長的嘆息了一下。

當郁青屈服地走上往琪的母家去的路上，腦中充塞着複雜紊亂的思綫。

「睡蓮……不滿……性情……意志……犧牲……」

他的心房中是那樣的空虛：好像一個不識路途的樵夫，迷失在黑夜的廣大無際的森林中；再也找不到一個同行者。

「婚姻的不滿，莫過於性情與意志的分歧。」他喃喃地在茫茫的暮色中走着，走着……。

臥看牽牛織女星

曹達均

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了不知已經歷多少年？——七月七夕，靈鵲在銀河上填成長橋，使牛郎織女作一年一度的相會。這一種神話，可以說每個人在幼年時代就聽熟了的。似乎流傳於民間的神話故事，沒有比牛郎織女「鵲橋相會」更普遍的了。

實在，到了七夕的晚上，我們如果在庭院中或是露天的陽臺上，放下一只籐椅，躺下了仰起頭，趁着「天街夜色涼如水」而實行「臥看牽牛織女星」，高興的話，還可以哼着「未審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幾多？」的詩，這確是很有韻致的事！這時候，天上的白雲像游行一樣的推移着，在白雲中現出一條淡淡的銀河，在河的兩岸，分佈着無數顆閃眼的星星，在這樣富有詩意的情景下，我們也許會有悠然出神，魂靈兒要飛向天河的感覺呢。

按牛郎名「牽牛」，詩經云：「皖彼牽牛」；一名「略」，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一名「天關」，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一名「河鼓」，晉書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又名何鼓，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織女名「收陰」，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因史記天官書有「織女是天帝外孫」，晉書天文志有「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故亦稱「天孫」「天女」。

牛郎織女之名，最早就是見於詩經，小雅大東章云：「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又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可以證明在周以前就有這兩個星名的醞釀，不過只有一個雛形而已，還沒有指出它們是神仙，也沒有說它們有夫婦關係。到了後漢，司馬遷作史記的時候，就漸漸地把它形成人物，天官書云：「織女是天帝外孫。」後漢書天文志曰：「織女，天之真女。」又劉安淮南子云：「七月七日夜，烏鵲填成橋而渡織女。」於是有了織女與七夕渡河之說。到了晉初，牽牛也出現了！陸機擬迢迢牽牛星詩云：「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皖焉不得渡。」傅玄（晉北地人，字休奔。）擬天間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而古詩十九首之一，更是向來為人所傳誦的，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出素手，輒輒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

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牛郎織女的故事，至此就漸漸的具體化了。

晉人尚清談，好作筆記，於是東陽無疑氏就根據了古籍，作爲藍本，把這事演成了一段有聲有色的故事，他說：「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孫也。勤習女工，容貌不暇整理。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竟廢女工，帝怒，令歸河東，惟七夕一會。」——「齊諧記」。

梁時，宗懔作荆楚歲時記，亦有如下的記載：「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衽，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這又可以證明自從「齊諧記」有了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記述以後，這故事已在民間傳播開來。

但這畢竟還是屬於理想主義的記述，不足置信。直到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出世，這故事就越弄越「像煞有介事」了。他說：「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回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後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自這一篇筆記流傳以後，民間對於這故事就當作千真萬確的看待，於是就演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曝盎水，獻糕餅，剪綵，持熟豆相餉……等的迷信舉動來了。（七夕的風俗因無關重要，不贅。）

到了明末，太儀朱名世作「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按：周越然先生藏有此書。）專敘牛郎織女結合的故事，於是牛郎織女的羅曼史，更因此而大備。到了今日，雖然少女們奉行穿鍼乞巧故事的已經很少，但每逢七夕前後，「天河配」的應時戲總能在紅氍毹上看到。去年，「牛郎織女」還上過銀幕，魏如晦先生編的「牛郎織女傳」也會在話劇舞台上演出。（此一劇本，曾在本刊發表。）牛郎織女的故事，可說是更發揚光大了。

這一個故事之所以形成，最大的原因是由於那兩個易於使人把它們當做神話中的「人物」看待的星名，這在民俗學上叫做「民間的語源解說」(Folk etymology)。它的演變大體如下：

(一) 胚胎：帶有兩性名辭的星名發現。(二) 雛形：織女渡河與牛女相會。(三) 具體：結婚後廢弛工作被限制會期。(四) 進化：雜以理想主義描寫而生枝添葉。(五) 脫形：以見不到(天上)進而爲見得到(人間)的言情故事。

在天空中，有着無量數的星，却惟有牛郎織女星最幸運，在民間留下了如許的佳話。除此以外，你能找出另外兩顆牛郎織女那樣風頭健的星兒來嗎？

其實，照耀天空的一等星(註一)，大約有二十多顆，其中有些比牛郎織女星更明亮的，但是都默默無聞，不爲人所習知，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不過仔細一想，我們便可以恍然大悟，因爲牛郎織女兩星，不但佔據着天空最顯著的地位，而且位置在天空唯一奇景——銀河的兩岸，遙遙相對，各據一方；有了這樣優越的地位，人們仰望天空時自然便會很容易的注意到它倆。此外，出沒的時間關係星的生命運也很大；牛郎織女雖然有了良好的位置，若是出現天際的時間，在深更半夜人們酣睡的當兒，或是嚴寒隆冬人們足不出戶的時候，那就不會被人注意了！好就好在它們出現於天空的時間，也是最適當的；每當夏末秋初，只要天色一晚，它們就放出光輝來了，一直要到深夜。——這時候，正是大家納涼的季節，無論是誰，一抬頭就會看到這兩顆明星，隔着一道銀河對峙着——織女離銀河稍遠，牛郎簡直就在河邊，好像要渡河去會織女的模樣。

牛郎織女雙星在七夕相會的故事，既在民間普遍地傳說着，那麼現在真有這兩顆星，到了七夕，究竟有沒有特殊的現象呢？啊！可笑得很！傳說終究是傳說，到了七夕，那裏有什麼特殊的現象，牛郎織女仍舊隔河相望，一點也沒有渡河的動靜。因爲牛郎織女是兩顆太陽一般的恆星，經過了長長的幾千年，尚且不輕易改變它們相對的位置，在短短的七夕，難道真會渡過那廣闊的銀河嗎？雖然現在最新的學說，已不再認爲恆星是絕對不能行動的星體，但是一夜間忽然移動那樣長的距離，確是絕對不可能的。

別小看了牛郎織女這兩顆小小的星，它們比地球的父親——太陽先生大上好幾倍呢！它們所放出的光輝也比太陽猛烈得多；織女的光力要比太陽強一百倍，就是牛郎的光力也有太陽光力的十倍。如果把牛郎或織女放在太陽的位置上，地球將被照射得炎熱萬分，寄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要被消滅得一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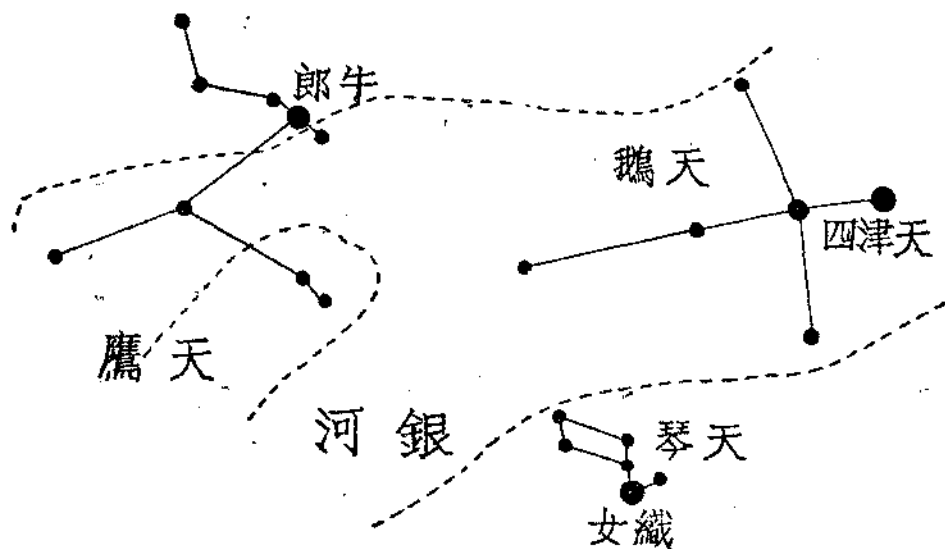
二淨；幸而織女離我們約有二十六光年（註二）的長距離，牛郎離我們雖稍近，但也有十六光年左右，所以我們還能夠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來談牛郎織女，否則早被它們的光力燒死了。

我們已知道了牛郎織女是什麼樣的星。這裏再來談談牛郎織女的位置。牛郎是天鷹座的第一明星；織女是天琴座的大明星。要找牛郎織女一定先要尋到這兩個星座（註三）。雖說牛郎織女是初秋的二大明星，但是一個不常注意星座的人或許會有眼不識泰山，把它們錯過。現在你可以參照本文的附圖，把天上的星和紙上的星一一對照，就可以很容易的尋到它們。不過附圖只是表明天空一部份的區域，要想從廣泛的天空中找出附圖表明的區域也是不容易的，最簡單的方法還是先找銀河，只要找到銀河，還怕它們逃跑不成！找銀河真比找一個星座容易得多。在初秋的夜晚九時左右，面向南方，我們很容易的可以看到一條像白雲織成的輕紗般的帶子，從南到北橫貫天空，這就是著名的銀河。靠近天頂，銀河中有一個明星構成的十字架，這就是圖中的天鵝座，最亮的一顆（就是圖中最大的一顆）叫做天津四。在銀河兩岸有兩顆明星，和天津四成爲一個大三角形；其中一顆兩旁另有二顆星，三星恰成一直線，這就是天鷹座的一部，中間一顆最光明的就是牛郎；和牛郎隔銀河對峙的另一顆明星，不消說便是天琴座的織女了。

註一：學者把恆星依光度強弱分爲一等星，二等星……，光度最強的叫一等星。普通肉眼只能看見六七等星，八等星以下就非望遠鏡不可了。

註二：光年就是光波在一年中所經過的路程。光波每秒能行二九九，八二〇公里。所以一光年等於九，四六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里。

註三：星座是由許多星合成的，像附圖中的天琴·天鷹·天鵝，就是三個星座。



小說叢話

• 鄭逸梅 •

會孟樸譯有「銀山女王」一書，不署原作者姓氏，為一俠義小說。或謂為歐化之「七俠五義」。筆墨靈活，有神龍騰踔偶現鱗爪之妙。惟祇見二集，未曾譯全。有疑為曾氏創作，而托為譯者，不審究竟如何也。

寫伉儷間瑣事，極脂香粉艷之致者，咸推李定夷之「伉儷福」。「美人福」二書，不知其前尚有包朗翁所譯之「鏡臺寫影」，樂而不淫，尤具風人之旨。此書刊行已久，坊間絕版矣。

我友張慧劍喜誦「碎琴樓」，「碎琴樓」曾刊載於東方雜誌，後印單本問世，影星胡蝶曾演之於銀幕上，亦頗博得佳譽者也。慧劍謂世間佳文，從修短上為之區別，大致可分為二種：一種為一甚繁之事實，命庸手為之，常冗蔓不能自約；需二十萬字罄其事者，乃至不能縮去百字。而一遺名手，輒類奔馬遇良御，進進止止，悉如作者意；須二十萬字者，未始不可以二萬字



蚯蚓農場

施杰

Frank Willingdon 原著 • 譯自 Answers 週刊

讓我陪你去參觀世界上最奇特的農場，這裏面裝滿着一排排編好號碼的盒子，可是其中顯然僅安放著毫不引人興趣的泥土。

這裏有一隻鑊；讓我們看裏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啊！是一堆蠕蟲——我們在園地裏看見的普通的蚯蚓。

現在且讓我們看看這隻盒子。這是什麼呀？是穀粒麼？不——是蚯蚓蛋呀！

這就是農場所生產的東西——數千萬的蚯蚓，正由專家們小心地養育着。

在我我看起來，蚯蚓是怪討厭的生物，一年中總有一個時期把園裏的草地糟蹋得一塌胡塗。可是如果沒有它們，我們都將餓死，而全世界將無所謂蔬菜了。

實際上蚯蚓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肥料和農夫。它們永遠在泥土中鑽進鑽出，使泥土老是保持新鮮的狀態。據可靠的估計，在英國園地的泥土中，每一英畝有五萬隻蚯蚓，而全世界種蔬菜的泥土每四年必穿過蚯蚓的身體。

約在十三年前美國密西西比的水災發生後，最大的恐慌之一是曾經浸水的數百方哩的土地中的蚯蚓悉數溺斃，而這區域因此有成為荒蕪之地的危險。徼倖數萬萬的蚯蚓都深入於地底下，以躲避汎濫的大水，因此被畏懼的水災之後果並沒有實現。

二千字了之。又一種則事材簡短，人僅數千百字即盡其致，名手每縱筆恣其描狀，而修柔委曲之中，不枝不煩，譬之飲食，雖溢出其量，飲者初不以過饜爲病，如「碎琴樓」即此類是。又謂「碎琴樓」之筆墨，與林譯同其價值，其小有不同者，則林譯如炮鳳烹麟，滋味雖好，手續亦繁重；「碎琴樓」似清燉鯽魚，是人人家中可備之饌，特出諸妙手，遂覺其味之雋；而窮其流源，同爲得力於史漢。慧劍又力繩蘇曼殊「碎簪記」之妙，與「碎琴樓」稱爲各具風格之二碎；謂「碎簪記」簡雋動人，在「斷鴻零雁記」之上。「斷鴻零雁記」描寫過於簡率，每將一段極好之事材，囫圇吞過，以致讀者誦之，未能發出深切之感情。「悲慘世界」則自鄙而下矣。

民初，吳門賈觀芬女士輯有「女聊齋」一書，凡女界之遺聞軼事，搜採靡遺。或言情，或紀艷，或誌俠，或述貞烈，令人可泣可歌；筆墨亦穠麗雋永，真足追步留仙。每部凡四本，再版數次。

讓我們再回到那蚯蚓農場。養育蚯蚓的目的何在呢？回答是極簡單的。有許多地方的泥土患着蚯蚓的不足，結果所產之蔬菜的質地也變成低劣不堪。

把兩隻盒子裝滿在你園地同一部分取來的泥土，把其中之一裝入許多蚯蚓，而另一隻則一無所有。在二隻盒子中種同樣的種子或植物，而同樣小心地照料它們——且看結果如何。

無疑地，裝着蚯蚓的盒子的出品，在品質上將賽過另一盒呢。

這就是上述蚯蚓農場存在的原因。人們希望藉配置充分的蚯蚓以改良他們的土質時，他們把錢寄給這農場，而農場方面則把蚯蚓或它的蛋寄給他們。這蛋形似一條帶圍在雌蚯蚓的身上，它可以從頭上滑下而保藏於泥土之中。

可是你須得注意的是，從園子裏掘出幾條蚯蚓把它們鑊進泥土盒中是沒有用的。蚯蚓的種類須經過精選，並且須用特殊方法加以培養。

爲什麼蚯蚓是這般重要呢？主要的原因如下：他們會把極底下層的泥土吃下，然後回到最高層把它吐出，放在那裏，結果完成了翻土的必需工作。

當泥土在它們體內時，它會發生一種重要而有益的化學作用。

蚯蚓會把枯葉，草片和小枝從地面搬到地下，這使土地肥沃的功用和肥料相等。同時它們於掘地道時留下的小洞，可以使泥土通氣，並且允許雨水滲入地面之下。

真的，蚯蚓是全世界最古的農夫，而它的方法至今仍是最優秀而最必需的。



四幕
悲劇

寡

婦

院

(續)

夏霞

第二幕

第一場

[登場人物]

吳方潔玉	廿二三歲
劉如珍	十六七歲
周奶媽	六十歲
李大嫂	三十餘歲

〔景〕：與第一幕同，但如珍小床已移在潔玉床旁。

〔時〕：離第一幕約三個月，初秋的黄昏後。

〔幕〕：潔玉坐桌前椅上，對鏡梳妝，如珍在背後幫忙，周奶媽收拾食櫥。

奶媽 (微笑) 劉小姐，看你，這忙勁，倒像打發她上花轎似的。

如珍 去看高先生，也跟上花轎差不了多少。

潔玉 (羞笑) 你們嘴裏沒有好話。

如珍 不是好話，可是真話，將來高先生打發花轎來接你的那一天，我一定還是照這樣給你幫忙。

潔玉 (欲語忽止，像想到什麼，低下頭。)

如珍 怎麼花轎還沒來，就裝起新娘子來了。

潔玉 (仍低頭不語)

如珍 (搬潔玉頭) 喂！喂！新娘子先別害羞呀。

潔玉 (頭被搬起，滿臉淚痕。)

如珍 (吃驚) 怎麼哭了？是我說錯了什麼嗎？玉姐。

奶媽 (走近潔玉身旁) 剛才還歡歡喜喜的，這是爲什麼呀？

潔玉 (伏桌上哭)

如珍 玉姐，你說呀！爲什麼？要是我說錯了話，我給你賠罪。

給你賠罪。

潔玉 (仍伏桌上) 不！不是的，你沒有錯。

如珍 那麼爲什麼呢？

奶媽 是呀！那麼到底爲什麼呢？剛才還好好的。

潔玉 (哭稍止) 我想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有

那種福氣了。

如珍 什麼福氣呀？

潔玉 坐你剛才說的那個。

如珍 坐我剛才說的那個呀？

潔玉 那個。

如珍 那個？

潔玉 就是那個呢。

如珍 就是那個呀？哎呀！我的老天爺，可把我糊塗死了。

奶媽 啊！我明白了，大概是坐你剛才說的花轎吧？

如珍 對啦！我也明白了，玉姐，奶媽說的對不對？

潔玉 （又伏桌上，似羞似笑，不語。）

如珍 哎！原來是爲這個呀！你幹嗎不痛痛快快說呢！

！看急了我一頭汗。

奶媽 真是小孩子，這也值得哭。

如珍 玉姐，你真成了比我還小的小孩子了，爲了

沒花轎坐就哭了，害羞不害羞？

潔玉 噫！奶媽！（撲向周懷）

奶媽 （笑）傻孩子，那個女人都有福氣坐花轎，你

不是都已經坐過。（忽止不語）

潔玉 （擡頭望望周面，復低頭緊倚周懷中不語。）

如珍 （對周與潔玉看看，想了一下，明白了，於是

痛快地：）坐過一次再坐一次怕什麼？多坐幾次

不更好嗎？

奶媽 真是孩子話，花轎那有多坐幾次的。

如珍 嫁一次人不是就可以坐一次嗎？

奶媽 可是你一輩子就只能嫁一次人呀。

如珍 爲什麼只能嫁一次呢？

奶媽 不嫁一次嫁幾次？

如珍 像玉姐就可以嫁兩次，他從前的丈夫死了，現在如果嫁給高先生，不是還可以再坐一次嗎？

奶媽 寡婦再嫁是不許坐花轎的，只能在半夜裏用車

拉。

如珍 爲什麼呢？這又是這兒的怪規矩？

奶媽 不是！這是從前傳下來的規矩。

如珍 從前傳下來的規矩，我真不懂，從前那來的這

些怪規矩。

奶媽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嗎？你不懂的事多着呢？

如珍 一來這個規矩，二來那個規矩，從前的人真討

厭，立下這麼多怪規矩；他們自己既願意立規矩

，他們自己去守規矩好了，爲什麼一定叫我們也

要守呢？我偏不守。

奶媽 偏不守，可是你在這兒也守了快三個多月了。

如珍 你以爲我在這兒是爲了守規矩嗎？屁！我是爲

了你跟玉姐待我好，捨不得離開你們，才默了這

三個多月，不然我早就走了。再說我就是走，我

也要玉姐跟我一塊走，我不願留她在這兒受罪。

潔玉 跟你一塊走！

如珍 （走近潔玉）跟我一塊走，玉姐，真的你跟我

一塊走吧！留在這兒受罪，何苦呢？難道真等着

做小鬼嗎？

潔玉 不過……

如珍 不過什麼呢？你年紀這麼輕，將來有的是希望，何必把一輩子犧牲在這個倒霉的地方呢？

潔玉 可是……

如珍 我知道你是害怕，你沒有胆子，我不是跟你說過多次了嗎？一個人只要有勇氣，天下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事，也沒有什麼作不到的事。

（周走近茶几，食櫥。）

潔玉 話雖然是不錯，不過我總覺得有點不對似的。

如珍 什麼不對？

潔玉 我說不出來，我只是心裏覺得那麼做不對，一個寡婦……

如珍 說不出來那才是不對呢！寡婦怎麼樣？難道一定非得死在這寡婦院裏才對嗎？再說你，自己又不願意當寡婦，不然你幹嗎跟高先生那麼好呢？

潔玉 話不是這麼說，你不懂我的心。

如珍 不是我不懂你的心，是你自己心理矛盾，你一方面不願意在這兒，一方面你又沒有胆子離開這兒，對不對？

潔玉 我？

如珍 你怎麼樣？

潔玉 我不知道。

如珍 （笑）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事怎麼不知道呢？

潔玉 我說不過你，我不跟你說了，反正每次你總有一篇大道理，我又不會講道理。

如珍 不是會不會講道理，是講的道理對不對。

潔玉 好好！你講的對，你有道理，成了吧？

如珍 我講的對，那麼咱們就走，明天就離開這兒怎麼樣？

潔玉 （懷疑地）明天就離開這兒。

如珍 （肯定地）明天！

潔玉 可是……

如珍 可是又要變卦了，是不是？玉姐，你什麼時候才能不再變卦呢？

潔玉 不過一個人有一個人的難處，我跟你不同。

如珍 有什麼不同？我是沒嫁出的望門寡，你是嫁出了三個多月的什麼寡，反正我們都是寡婦，還有什麼不同呢？

潔玉 不是說這個。

如珍 那麼是說什麼呢？

潔玉 啊！你不懂。

如珍 怎麼？又是我不懂？

潔玉 嗯！你不懂。

個好點的醫生來給看看，她們家裏的人也不管。

潔玉 就為這個她才更傷心哪！所以她老跟我說她不希望她的病能好起來，她願意早點死，活着反正也是受罪，倒不如早點死了好。

奶媽 聽饞嘴貓說，上回她們家裏找了個祕方給送來了付藥，可是後來藥煎好了，她一點沒喝，全給倒了。

潔玉 唉！真夠可憐的，看她這兩天的樣子更不對了，兩眼直勾勾的，一點神也沒有啦！每次她來找我說話，我就害怕，連她的臉我都不敢看。

奶媽 看樣子也就是這一兩個月裏的事了。

潔玉 唉！多可憐！挺好的一個人。（又傷心起來）

如珍 玉姐，你只顧可憐別人，就忘了你自己了。

潔玉 我？（怔住）

如珍 嗯！你如果要打算離開這兒，早晚也會跟她一樣。

潔玉 不會的，無論如何我總比她強。

如珍 爲什麼呢？

潔玉 因爲（想一想）因爲我比她少了那種要命的病。

如珍 我看不是的，是因爲你比她多了一個有情的人

高先生，所以你比她強，對不對？

潔玉 討厭！說來說去，又說回來了。我不理你這個

只此一家
並無分出

葉樹德堂藥號

八仙橋青
年會對面

電話
四四二二八

• 藥煎客代 • 藥送方接 • 設特 •

著久效功 • 藥良令夏 • 製煉誠虔

辟瘟丹

治時行瘟疫霍亂
吐瀉絞腸腹痛中暑
中惡以及諸般痧症

蟾酥痧藥丸

治暑熱日屢伏
穢濁之氣寒邪夾濕
飲食生冷腹痛等症

諸葛行軍散

治暑熱邪霍亂
痧氣頭目昏暈不省
人事口瘡喉痛等症

八寶紅靈丹

治卒然惡忤痰涎
壅塞轉筋痧氣腹痛
吹入鼻中散鬱解悶

每逢朔望及一號
十五號優待九折

皮孩子。

如珍 (笑) 不理我這個皮孩子，等着去理那個多情
人，對不對？

潔玉 妳！(笑着站起，預備追如珍，忽然窗外手電
筒光射進屋來，搖幌了三下，於是停住。)

奶媽 瞧！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了。快別鬧了，高先
生來啦。(預備去拿燈)

如珍 (搶着拿) 讓我來！讓我來！(於是舉燈在窗
口搖幌了三次，如潔玉第一幕所爲，窗外燈光又
搖幌一下，於是將燈置桌上，轉身對潔玉。) 好
啦！多情人到了！玉姐姐請吧！

潔玉 你這孩子真淘氣，簡直拿你沒辦法。(走向門
口)

如珍 淘氣只管淘氣，可是給你當了這些日子的差，
一次沒出錯，就不洩氣。得啦！人家在等着呢！
你快點去吧！

潔玉 瞧你這催勁，我不去了。

如珍 呦！回頭把外邊的多情人等急死了，我可賠不
起。得了！我的好玉姐，你別不好意思了，還是
快點去吧！(推潔玉)

潔玉 我偏不去！你這孩子的嘴越來越壞，今天我不
去定了。(爽性坐在椅上)

如珍 好！你不去就不去，看誰着急。(坐在潔玉對
面，兩眼盯着不動。潔玉轉過身去，裝着不理。

稍頃，窗外電筒光又射進來，搖幌了兩下，潔玉
忍不住想站起，見如珍還正盯着自己，於是裝作
沒看見，仍坐着不動。)

奶媽 (解圍) 好啦！別鬧了！看高先生又在催呢，
還是快點去吧。(推潔玉，潔玉看了如珍一眼，
仍不肯動。)

如珍 (偷偷笑了笑，眼睛望着屋頂，輕輕唱：) 外
邊的多情人呀！等得直躁脚。屋裏的俏佳人呀！
心裏直發毛。……

潔玉 (忍不住笑了出來) 真討厭！(站起來)

奶媽 (趁勢推向門口) 快去吧！一會兒高先生真等
急了。(開了門向外邊望了望) 正好一個人沒有
，去吧！(推潔玉出)

如珍 (跳起來幫着推) 對了！都是我不好，玉姐你
別生氣啦！還是快點去吧！不然，一會兒高先生
再要催，就算你不急，奶媽也要急死了。(把潔
玉一直推出門外，潔玉順從地毫不反抗，被推着
走了出去。)

奶媽 早點回來。

如珍 別再爬窗戶。

潔玉 (遠遠地) 回來再跟你算賬。

奶媽 (笑) 劉小姐，你可真會淘氣，真會鬧。

如珍 嘻嘻！玉姐給我鬧的不好意思了。(伸伸舌頭)

奶媽 都是小孩子脾氣。(走向床去)

如珍 (搶在周前) 不不！奶媽，我來！我來！(從

床下拖出第一幕所用的大枕頭，拍了兩下。) 哎

！真可憐，現在又該你傷風發汗了。(放在床上

，蒙上被頭，如周第一幕所為，然後放下帳子，

把拖鞋擺好，笑顧周：) 我作的對不對？

奶媽 (微笑) 對！一點不錯。

如珍 (得意地) 別以為我就會淘氣，我也會幹點正

事。

奶媽 誰說你就會淘氣，我早就知道你也會幹正事。

如珍 (忽然) 哎呀！我忘了一件事。

奶媽 什麼事呀？

如珍 剛才我忘了關照玉姐，問問高先生到底什麼時候

候請我們喝喜酒啦！

奶媽 (捻燈) 啊！這個事呀！瞧你又嚇我一跳，對

啦！下次高先生再來，你可別忘了，你知道不單

要喝喜酒，還要吃紅蛋呢？

如珍 (驚喜) 什麼？真的嗎？
奶媽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呀？

如珍 你是說玉姐她有了。(窗外忽有人咳嗽，周示

意如珍住口，走到門口，開門，李大嫂站在門外

，面色蒼白，較第一幕更瘦弱，身穿嶄新綢棉袍

，棉褲，腳着新鞋，頭髮光亮，像客人一樣，搖

幌着進來，眉目之間像藏着什麼事情。)

如珍 李大嫂，今天你幹嗎？穿的這麼漂亮呀！像個

新娘子似的。(說到最後，自覺不對，於是聲音

輕下來。)

奶媽 可不是，怎麼還是棉袍子呢？這天氣又不怎麼

冷，穿這麼多，你不熱嗎？

李嫂 (苦笑) 熱！嘿！在這個冷宮裏呆了十一年

，我就沒熱過一天，一直冷了我十一年啦！從腳

底冷到頭頂，從身外冷到心裏，我早就冷得凍了

冰了，還會熱？嘿！我還會熱？(咳嗽氣喘)

奶媽 身子不好，倒是應該多穿上點。

李嫂 哈！你以為我穿上這個，是為保重身子嗎？哼

！我為什麼要保重身子？我為「誰」保重身子？

你看看我這身子：(拉起衣袖示周) 就剩下這層

皮了。(周看李青筋暴露的腕臂，搖搖頭，嘆氣

。) 我還保重個什麼勁呢？

奶媽 不過好好的保重，身子就會慢慢好起來的。
李嫂 (慘笑) 慢慢好起來，好再慢慢受罪，是不是

？（更咳嗽）

如珍（走過扶李坐椅上）李大嫂，你坐下歇歇吧。

奶媽（倒杯茶授李）喝口茶潤潤嗓子，咳嗽就會好

點啦！

李嫂 不！我不喝！人家說癆病會……（忽然想到什

麼，用手接過茶杯。）好！我喝口茶，反正你們

的茶碗我也就只用這一次了！我用過你們把牠捧

了就是啦！（喝了一口茶，將杯放桌上，屋中不

見潔玉，見床上帳子垂下。）怎樣？吳少奶奶又

不舒服了？

如珍（搶着說）又是傷風了，在發汗呢！（對周望

望；周微笑。）

李嫂 唉！我滿心想着來，跟她多說會兒話，以後怕

再說不成了，不巧又趕上她鬧毛病？唉！她也真

是夠命苦的了！那麼好的一個人，也落到這寡婦

院裏來受罪。她這才來了兩年多，身子就這麼弱

了，我來了十一年了。

奶媽 十一年可不是個短時候了。

李嫂 哼！長短還不是都一樣，反正進到這個監牢裏

來，就是一輩子的徒刑，不用指望再能出去。

奶媽（觸着心事傷感地）唉！真是的。

如珍（不服氣）那也不一定。

李嫂（強笑）小妹妹，你還年輕，也許你還能熬到

年頭變了，有出去的那一天。我算是不作那個指

望了，這輩子算完啦！

如珍 李大嫂，爲什麼呢？你跟我又有什麼不同哪？

李嫂 你年紀輕，身子好，也許還能熬到那天。

如珍 你也並不老呀！身體保養保養，也就會好起來

的。

李嫂 我？我不作那個打算了，我也沒福氣看見那天

了。

如珍（鄭重地說）你只要別洩氣，別性急，總會看

得見那一天的。

李嫂（悽然地）到了那一天，也許我早化成灰了。

如珍 幹嗎老說這些喪氣的話呢？我相信那一天就快

來了。

李嫂（苦笑）是的，也許就快來了，也許……

如珍（興高彩烈）所以別再傷心了，高興點等着吧

！李大嫂。

李嫂（點點頭）嗯！高興點等着，我高興點等着，

等着，……（忽然淚下）

如珍（出乎意外）怎麼？你——（站起）

奶媽（對如珍搖搖頭，示意別再多說了。如珍莫明

其妙，亦搖搖頭。）瞧，劉小姐真是個巧嘴的八

哥，誰也說不過她。李奶奶，你這身衣裳可真好
看，怎麼從沒有看見你穿過呢？

李嫂（拭去眼淚）這身衣裳還是我進院來的頭一天
穿過的，十一年了，我再也沒穿過。今天是我在
這院裏的末一天了，所以我又把牠翻出來穿上，
落個有始有終。

奶媽（不懂）什麼？今天是末一天了？

李嫂 噫！是末一天了，從明天起我要離開這兒了。
奶媽 那麼你是要……（像想到將有什麼不幸的事要
發生了，不忍說下去。）

李嫂 我要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了。（眼睛呆望着遠
處）

如珍（吃驚）李大嫂，你……

李嫂（像沒聽見一樣，仍呆望着遠處幻想：）那兒
我雖然沒去過，可是我知道比這兒強，到了那兒
就可以不用再吃苦受罪了，也可以不用再害怕什
麼人了。在那兒沒有人管，也沒有人笑話，要哭
就哭，要笑就笑，想作什麼就作什麼，滿地都是
紅花綠葉，好看極了！整天的有太陽，一年到頭
都是暖和和的，不像這兒這樣冷，冷得把我都快
凍成冰了。（站起來）我要到那兒去了！明天就
去，明天就離開這兒。（邊說邊走向門口）

奶媽 李奶奶……

如珍 你怎麼啦？

李嫂（停住）小妹妹，別怕，我沒有什麼，我很好
。（挺直身子，似哭似笑的對着她們。）你們看
，我這不是挺好的嗎？

如珍（担心地）可是你……

李嫂 我沒有什麼，我這就真的要好起來了！從明天
起，我就可以永遠的好起來了！再也用不着在這
兒受罪了！哈哈！哈哈！是的，我再也用不着在
這兒受罪了。（咳嗽）

奶媽 李奶奶，我看你還是回屋子裏去，好好兒歇歇
吧！

李嫂 是的，我就回屋歇着去，從明天起我要永遠
歇着去了。（留戀地對周及如珍望望，又對床上
望望。）回頭吳少奶奶醒了，替我對她說：我來
看過她，現在我去了，希望她的病快快的好起來
，將來好等得到小妹妹說的那一天，我是等不及
了，我要走啦！從明天起，我就要離開這個冷宮
這個監牢了！十一年的罪不能算短啦！她們整整
的關了我十一年，可是明天她們就再也關不住我
了！哈哈！哈哈！明天我就逃出去了！哈哈！
咳嗽氣喘，面色緋紅，周和如珍的眼中都充滿着

第二場

[物人場登]

高慰卿	廿八九歲
吳方潔玉	廿二三歲
李大嫂	三十餘歲
老張	四十餘歲
高老太太	五十餘歲
陳嫂子	四十餘歲
女僕	四十餘歲

〔景〕：寡婦院的後花園，多年沒有修飾了，所以雜草叢生，野花遍地，看上去非常荒涼。在院

同情與憐憫，但是對這不幸的人却又感到無能為力，只有搖頭嘆息。稍頃，李咳嗽漸停，望望周及如珍，忽然笑了起來。（你們應該為我高興呀！幹嗎都哭喪着臉呢？（走近如珍）怎麼？小妹妹眼睛裏頭還掛着燈籠，真是小孩子，哭什麼？這是喜事，你應該為我高興，明天我的徒刑就滿期，可以離開這兒了！多麼高興呀！離開這兒了！離開這兒了！（一路笑着直走出門去。）

奶媽 唉！想不到好好的一個人，會變成這個樣子。如珍（悲憤怨恨，集在一起，無從發洩，於是將李剛用過的茶杯，用力摔碎在地上。）還不都是這鬼地方害的！

幕急落——（第一場完）

的右角，有一座小亭子，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淋，油漆已經剝落不堪，亭子後邊是一道矮花牆，由牆上邊可以望見外面相當偉大的貞節牌坊頂，院的左隅有一扇小門。

〔時〕：緊接上一場的同日夜晚，疏星點點，月色皎潔。

〔幕〕：潔玉和慰卿並肩的坐在亭中，背向觀眾，潔玉的肩膀不住抽動，像是在哭泣。

慰卿（手搖潔玉肩）玉，別哭了！你聽我說，我最多只去一個月，就會回來的，你又何必這樣傷心呢？

潔玉（仍是哭個不停）

慰卿 呵！我的好玉，真的我不騙你，最多最多我去一個月，準回來，準回來，啊！我的好玉，別哭了！別哭了！

潔玉（不理，還是哭。）

慰卿 你要再哭，我也要哭了！只分別一個月，幹嗎這麼傷心呢？一個月一轉眼就過去了，不是嗎？好玉，別哭了！

潔玉（委曲地）一個月在你……在你也許一轉眼就……就過去了！可是……可是在我，比一年還要難過呢！

慰卿 呵！我可憐的玉，我知道你的日子難過，我也

不願意離開你去出遠門，可是這是姑姑的事，她

老人家叫我去，我怎麼敢說不去呢？她的脾氣你

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她說個「是」字，誰敢說個

「不」字呢？所以沒辦法，我只好去了。

潔玉 你只是怕她，就不管我啦！（賭氣的撇着嘴，

轉過身去。）

慰卿 （轉到玉對面）我那能不管你呢！我到那兒一

定把事情趕緊辦完，快點回來跟你見面，好不好

？玉別哭了！來！讓我給你擦擦眼淚。看！把眼

睛哭的都像兩個小胡桃了。

潔玉 （頭抬起，任慰卿拭淚。）

慰卿 （指着潔玉鼻尖）我告訴你，要是再哭，我可

就要把這兩個小胡桃吃下去了。

潔玉 嗯！（含羞帶笑的，把慰卿的手帕搶過去，自

拭眼淚。）

慰卿 （溫柔地抱着潔玉肩）玉，不要哭了！你看見

天上的月亮沒有？多圓，多好看呀！等到下次月

亮再圓的時候，我就可以回來，又坐在你的旁邊

了。

潔玉 （撇着嘴）月亮圓了，可是人要分開了！

慰卿 我不是剛說過了嗎，等下個月的月亮再圓了的

時候，我就回來了。

潔玉 可是得要等一個月呢！一個月卅天是多麼長

哪！

慰卿 可是你想想，我們再見面的時候，是多麼甜哪

！人家都說，新婚還不如久別，久別以後重相見

，那甜滋滋的滋味，真是糖都比不上呢！你好好

想想看，玉。

潔玉 （似乎真的憧憬到那甜的滋味了，於是含着笑

。）到那個時候……

慰卿 （更熱情地）到了那個時候，你還是站在窗口

等着我，我還是從這小角門偷偷的進來，神不知

鬼不覺的，把你抱到這兒來，只有我們倆在這兒

，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一個人打攪，只有我

們倆……

潔玉 （抬頭看見月亮）還有月亮。

慰卿 對了！還有月亮；月亮圓圓的照着我們，月亮

圓了我們人也圓了。

潔玉 （甜蜜蜜地）人也圓了！（緊倚在慰卿懷中）

慰卿 正像那首詩說的一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

昏後。……」啊！對了！這兒沒有柳樹，應該改

一下。（看見月亮高高地掛在牌坊旁邊）你看這

兒有牌坊，應該改作「月上牌坊頭，人約黃昏後

。』對不對？（笑）

潔玉（呢喃地念着）月上牌坊頭，人約……』牌坊頭，牌坊頭，（注視牌坊，稍頃忽然大叫，撲入慰卿懷中。）啊！我怕！我怕！

慰卿（一驚）怎麼啦？玉，怎麼啦？

潔玉（不敢抬頭）你看那牌坊，那牌坊……

慰卿（看了看不解地）牌坊怎麼啦？不是好好的嗎？

潔玉 牠瞪着兩個大眼睛，張着一個大嘴巴，要吃我，啊！我怕。

慰卿（再看看牌坊，仍是不解）牌坊那兒來的兩個

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呢？玉，別怕！是你的眼睛看花了，有我在這兒呢！不用怕！

潔玉（始終不肯抬頭）不！不！牠是要吃我，你看牠那個大嘴巴，多可怕呀！啊！慰卿，抱緊我，快帶我離開這兒，離開這兒。

慰卿（順從地）好好！我帶你離開這兒。（又仔細端相牌坊一下，搖搖頭。）真是小孩子，那來的大嘴巴呢？

潔玉 離開這兒，我不要看牠。

慰卿 好！不要看牠，我們到那邊去。（扶潔玉下亭子，腳底下忽然被一物絆了一交，幾乎跌倒，於是失聲大叫。）啊！

潔玉（大驚）慰卿！

慰卿（將地上物拾起）啊！原來是把斧子，也不知道是誰這麼可惡，擺在這兒，差點絆我一交。（順手將斧子丟在一旁）啊唷！好疼。

潔玉 你坐下來，看看碰破了沒有。（扶慰卿坐石階上）

慰卿（坐下將褲管拉起）大概沒有破，頂多碰青了一塊。

潔玉 啊！我可憐的慰卿，碰了那兒啦？快點給我看看。

慰卿（指腿腕）喏！這兒！

潔玉（看了看）啊！還好，沒有破，疼不疼？來讓我給你揉揉吧。

慰卿（放下褲管）不用揉，玉，不要緊的，過一會就會好的。

潔玉 都是怪我不好，我害的你。

慰卿 那兒的話呢！都是我自己走路不當心。

潔玉 如果不是我要離開這兒，你那會差點摔了呢！

慰卿 如果我自己走路當心點，不是也就碰不着了嗎？

潔玉 不！還是怪我不好。

慰卿 不！怪我不好。

潔玉 怪我……

慰卿 怪……(笑了)好！誰也不怪，怪那把斧子不

好；不對！還是怪那座牌坊不好，如果不是牠長了兩個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嚇着了你，我們也不會離開這兒；不離開這兒那把斧子當然也不會碰着我了。所以怪來怪去，還是應該怪那座牌坊。對了！那個牌坊真可惡，爲什麼要長兩個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來嚇唬我的玉呢？

潔玉 (笑了！但是胆怯地：)慰卿，真的，我也不

知道爲什麼，自從我跟你要好以來，每次我看見那座牌坊，我總覺得牠好像在惡眉瞪眼的望着我，不由得我就怕起來了。

慰卿 傻孩子，那完全是你的幻想。

潔玉 有的時候，我也知道這是幻想；可是有的時候，我又覺得這是真的。慰卿，你不知道有好幾次，我還聽見牠在那兒罵我：「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慰卿 越說越傻了，怎麼牠又會罵起人來了！

潔玉 真的，我不騙你，有好幾次呢！當我聽見牠在罵我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是真做錯了！我是真不要臉，我不應該跟你要好，我不應該來跟你見面，可是……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本品成份高貴，補力偉大，製法精密，滋養豐富，對於神經衰弱及一般虛弱症候，無不適應，誠屬人人相宜之全能強壯大補劑也。品質：與舶來品完全一樣。售價：比舶來品便宜數倍。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寧神 健腦 補血 生精

艾羅補腦汁

唯一 神經 系大 補劑

慰卿 (打斷潔玉的話) 玉，別說了。

潔玉 (繼續說下去) 可是不跟你要好，我還怎麼活着呢？不見你的面，那我還不如死了的好。

慰卿 (不安地) 玉，別再想那些了。

潔玉 (還是說下去) 不見你的面，跟從前一樣，每天坐着等死，那種日子，啊！慰卿，我真想都不敢想……

慰卿 那就不用想了！來！讓我們說點別的。

潔玉 可是——

慰卿 (舉起右手堵住潔玉的嘴) 噤！玉，聽我說：

我們不許再說那些事情了！讓我們來說點高興的事。啊！對了！我還忘了，今天我到街上去給你買來了一件東西。(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盒)

潔玉 給我？什麼東西？

慰卿 猜猜着！(潔玉搖搖頭) 猜不着？(於是打開紙盒，拿出一朵綢製的紅花，舉起來：) 喏！看！好不好？

潔玉 一朵花

慰卿 (舉到潔玉面前) 噤！一朵花，好看不好看？

潔玉 真好看，拿來我看看。(接過花仔細看) 一瓣一瓣的紅花瓣，真好看，這叫什麼花？

慰卿 叫……啊！我也不知道叫什麼花，管牠呢！我

看着好看，所以就買來了。花店裏的人說：這是從北京來的宮花，地地道道北京作的，最配小姐，少奶奶們戴。他還問我，是不是買給我的少奶奶戴？我說是的。

慰卿 (熱情地靠近慰卿)

他又說，我的眼光真好，挑了一朵最好看的花，這些花裏就數我挑的這朵好看。我怕他嘖嘖咕的沒完，回頭給認識的人看見不合適，所以給了他錢，我拿了花趕快就跑了。可是他還在後邊直嚷：「喂！先生下回您再多來照顧，頂好請少奶奶也一塊兒來，因為不久我們還有新花來呢。」(以上學賣花人的口氣)

潔玉 (含着笑玩弄手中的花) 真好看。

慰卿 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這朵花的，因為只有你這麼漂亮的人才配戴這麼漂亮的花，來！我給你戴上。(接過花來，預備給潔玉戴上。)

潔玉 (起初是高興的伸着頭等着，忽然想到什麼，攔住慰卿手，掃興地：) 慰卿！

慰卿 怎麼？

潔玉 慰卿，我不能戴這花。

慰卿 爲什麼？

潔玉 因爲……(低下頭去)

慰卿 因爲什麼？是你不喜歡這朵花嗎？

潔玉 不是的，我喜歡這花。

慰卿 那爲什麼呢？

潔玉 因爲我是……（欲泣）

慰卿 咦！剛說得好好的，爲什麼又要哭了？玉，告訴我，爲什麼？

潔玉 你忘了我是什麼樣的人了！怎麼好戴紅花呢？

（說着，淚珠滾了下來。）

慰卿 你是……啊！這我倒忘了，寡婦是不好戴紅花的。

潔玉 （哭了出來）

慰卿 （想了一下）不過沒關係，玉，你跟我在一塊

兒就不算是寡婦了，你是我的少奶奶，少奶奶當然可以戴花了。來！我還是給你戴上。

潔玉 （停住哭）可是……

慰卿 沒有什麼可是。玉，你記住：現在你跟我在一起，戴上這花你就不是寡婦了。（把花給潔玉戴好）瞧！戴上這花多好看，花美，人更美，美上加美，十足的美人。

潔玉 （嬌羞地含着笑，撲向慰卿懷）慰卿！

慰卿 （溫柔而多情的拉住潔玉手）我的玉，我的美人。（兩人將要擁抱在一起，忽然遠處傳來走路

的聲音，像是有人在喃喃地私語，於是二人趕快分開。）

潔玉 （害怕地輕聲）慰卿！

慰卿 （也輕輕地）別響，隨我來。（拉潔玉，急忙走到亭旁，躲在樹後黑暗處偷望着。不久，李大嫂從遠處走來，月光之下，臉色更慘白怕人，目光呆直，口中喃喃不停。潔玉害怕的拉緊慰卿，慰卿用手拍拍潔玉肩，示意別怕，眼睛仍盯着李嫂。）

李嫂 （絲毫不知道有人在偷看着，自言自語的）

好啦！現在什麼都好啦！什麼都完啦！一大碗都喝下去了，一點沒剩，明天就再也不用吃苦受罪了！離開這個監牢，離開這個冷宮，他們再也關不住我了！哈哈！（咳嗽，遠處傳來打更聲。）是時候了！我該走啦！老張，開開門。（稍停）不開我就……（舉手作打人勢）啊！對了！還忘了我的斧子，（在亭邊尋找）咦！怎麼不見了！我藏好在這兒的。（繼續再找，找到了。）啊！在這兒呢！找到了！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老張！開開門，放我出去。老張！我要走了。（邊說邊走出小角門去）

潔玉 （輕聲）李大嫂，她怎麼啦？

慰卿 不知道，我去看看。（從樹後走出，預備去。）

慰卿 你等着好了！我一定來。（說着，扶潔玉向亭後方走，忽然小角門外有人喊救命聲，越喊越近，跟着只見老張氣急敗喘的奔了進來，口中不住

慰卿 不要怕，我去去就來，我看她神色不對，也許要出什麼事情。

喊：「救命啊！救命！」兩人見狀大驚，呆住不動。）

潔玉 （不放手）那你更不能離開我啦！你看她剛才的

動。）

樣子，多麼怕人呀！啊！好慰卿，你別離開我。

老張 （見慰卿如見救星）啊！少爺！少爺！你快救命吧！李奶奶直要拿斧子劈死我。

慰卿 那麼你跟我一塊兒到小角門那兒去看看，她到

那兒去了。

慰卿 （着急）爲什麼？

潔玉 不！也許她就在小角門外頭呢！我不去，我怕

老張 （氣喘喘地）她非要叫我開開大門上的鎖，放

看她那張臉。

慰卿 那你還是在這兒等着，我一個人去看一下，馬上就回來。

她出去。我不肯，她舉起斧子來就劈。幸虧我躲的快，不然頭上早開花了。

上就回來。

李嫂 （兩眼圓瞪，滿面通紅，手舉着斧子，追了進來。）老張！你這老奴才，老混蛋，逃到那兒去了！你非給我開了門不可！不然我就劈死你。

潔玉 不！你也不許去，我不要你離開我。

慰卿 既不許我一個人去，你又不跟我一塊去，那怎麼辦呢？我的好玉，聽我說：總得要去看一下的

老張 哎呀！又來了。（急忙躲在慰卿背後，發抖。）

，不然，回頭萬一真出了什麼事，就晚了！

潔玉 那……那你先送我回去，然後你再

李嫂 老張！你這老奴才，躲到那兒去了！去給我開了門，開了門，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死也要死到外邊去。

慰卿 好！我就先送你回去。

潔玉 如果你去看過沒什麼事的話，那你回頭再去接

慰卿 （上前）李大嫂！李大嫂！（老張趁空從小角門溜了出去）

我。

李嫂 （認錯慰卿是老張）哈哈！你這個老奴才，到底給我找着了！我就知道你跑不了！走！去給我

慰卿 好的！如果沒有什麼事，我一定再去接你。

潔玉 慰卿，我還在窗口等你。

底給我找着了！我就知道你跑不了！走！去給我

底給我找着了！我就知道你跑不了！走！去給我

開門去，我要出去。

慰卿 李大嫂，你看清楚了，我不是老張。

李嫂 我知道你是老張，你不用想騙我，我受了她們一輩子的欺侮，一輩子騙了，現在臨到我要死了，你也幫着她們來騙我。好！你也來幫兇，我就先劈死你。（舉起斧子，照慰卿頭頂劈下。）

潔玉 （大驚，急奔過來）李大嫂！

慰卿 （急忙閃開）李大嫂！是我！你看清楚了，是我！我不是老張，我是高慰卿，高慰卿。

李嫂 高慰卿！你是高慰卿？（放下斧子仔細看）

慰卿 （指着自已）是的，這回你看清楚了吧？我是

高慰卿，不是老張。

李嫂 （認清楚了）啊！那老張跑到那兒去了？這個老混蛋到底逃跑了。（各處找老張）

慰卿 （四顧不見老張）老張不在這兒，他也許跑到別處去了。

李嫂 他跑了！到底給他逃跑了！我非找着他不可。

他也來幫忙欺侮我，不給我開門，不讓我出去，不讓我走出這個監牢去，我就劈死他，劈死他。

（兩眼通紅，橫撞直衝的各處亂找，不見老張，於是奔向小角門，不意撞到門檻上，一交跌倒地上，斧子丟在一旁，即刻寂無聲息。）

慰卿 （同時）李大嫂！（奔到李身旁）

潔玉 （同時）李大嫂！（也跟着過去）

李嫂 （人事不知，鮮血順嘴流出。）

潔玉 血！血！嘴裏吐血了。

慰卿 快點先把他抬到亭子裏。玉，幫幫忙，快點！

（彎身扶起李，潔玉幫着將李架到亭中，放在邊坐上。）玉，快點拿手絹把他的嘴堵上，他還在吐呢。（潔玉用白手絹堵李嘴，但馬上手絹染成

紅色。）

潔玉 看！這麼多，怎麼辦呀？

慰卿 你先在這兒扶着他，我去找點止血藥，馬上就來。

潔玉 可是你得快點。（扶住李）

慰卿 馬上就來！（跑下亭去，將到小角門，忽然又被地上的東西絆了一下，低頭看。）又是這把斷

命的斧子！（拾起斧子來，預備丟開。）

李嫂 （在潔玉懷中活動了一下，低低地：）嗯！

潔玉 慰卿，你快來看，她醒過來了。

慰卿 （於是丟開斧子，又奔了回來：）真的嗎？

潔玉 真的，你看。（搖李大嫂肩）李大嫂！……李大嫂！

李嫂 （昏迷地）嗯！（漸漸地睜開了眼睛，向四下

觀望。）我這是在那兒呢？

潔玉

（同時）李大嫂！

慰卿

你醒了！

李大嫂

（清醒了，慢慢坐了起來。）吳少奶奶，高先生，怎麼我還是沒有出去嗎？啊！我還是得死在這寡婦院裏了。（哭）

慰卿

李大嫂，你醒醒！

李大嫂

（一把抓住慰卿手）啊！你們這麼狠心，我是個要死的人了，還不肯放我出去。高先生，你作好事，放我出去吧！我不要死在這監牢裏頭，我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我就要死了，我把那一大碗毒藥全喝乾淨了！就要死了！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我死後作了鬼也要感激你。啊！求求你們放我出去，我不要死在這院裏，我不要死在這院裏。

潔玉

（大驚）什麼？你喝了毒藥了？

李大嫂

是的，我喝了一大碗耗子藥，一大碗，一點也不剩，我願意死的快點，我實在熬不下去了！十一年了！我已經整整的熬了十一年了！（咳嗽，又吐血。）

潔玉

（焦急）慰卿，你快想點辦法呀！（慰卿預備走，李止之。）

李大嫂

（喘息甚劇）不用啦！來不及了！我就要走了！就要離開這兒了！（眼光模糊，聲音漸弱。）十一年的徒刑，現在真的期滿了！我可以走了！（忽然大叫）啊！啊！你們看，那個大牌坊倒下來了！快！快點躲開，真的倒下來了！啊！（用手抱着頭）啊！壓在我的頭上了，壓在我的……（倏的坐起）快逃吧！吳少奶奶，你快逃吧！牠已經把我壓住了！壓住了啊！我逃不脫了！牠到底把我壓住了！（倒下死）

潔玉

啊！（兔死狐悲，不禁悲從中來，伏慰卿懷中大哭。慰卿靚狀，亦覺黯然。忽然小角門外傳來高老太的聲音：「在那兒呢？在那兒呢？」接着是老張的聲音：「就在這院裏呢！」二人大驚回顧。）

慰卿

（驚慌變色）壞了壞了！姑姑來了。

潔玉

（亦手足無措）慰卿，我毀了！咱們毀了！

慰卿

（着急）那麼你還不快跑！快跑！（潔玉將要奔下亭去，小門外燈光已照進院來，緊跟老張，在前舉着燈籠，老太陳嫂及女僕一擁而入，潔玉只好停住不動。）

老太

（慢慢走近二人）怎麼？你們倆，哼！

——幕徐落——（第二場完）

Kiss!

兩性之吻

黃景桓

當男女們慢慢地投入青春底懷抱後，兩性間接吻的冀望，漸漸地成爲愛情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了。在一般生物學家的眼光中，吻是兩性間求愛的先兆。但在一般缺乏經驗者的立場看來，吻不過是一種滿足「愛情的饑渴」的代替品；而在一般富有經驗的人，則又以爲吻是愛情成熟底「前奏曲」。

吻的直接目的，是互求身心上的愉快；而間接目的則可以說是在獲得「愛的擁抱」。所以吻的主動者在吻前的第一步，先要揣測對方的

是否渴望或願意接吻。關於這一點，最安全的方法並不是直接的詢問，這樣會使對方認爲你是唐突的；你應該採取的是一種間接的方法，例如：你可以利用雙方談話的機會，有意無意的提及接吻，務使對方感覺到「吻」並不是怎樣可怕的事，如果你的對方是一個聰明的女子，她也許就會瞭解你的意義；除非她是天性不喜「直率」的，否則簡直很少會拒絕你的要求。另一方法，則關鍵繫於雙方接近的一刹那，男的一面握着她的手腕，一面又很自然地漸漸緊貼着她的身旁，繼而含羞地吻着她的肩部；假使上述一切一帆風順，那你就很可能繼續獲得一個愜意的唇吻。

最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女的有時往往伴作拒絕，但你不必因此而懼怯，畏葸，因爲她的外表雖然拒絕，骨子裏也許你的求吻的舉動，正是他所願意接受的，不過爲了羞澀，或是爲了維持女性的尊嚴，所以不能不伴作拒絕。

你可以從對方的臉色上窺探出她的真偽來，假使你能證明對方的拒絕態度並不嚴峻時，你仍可以放胆地進行。要是對方已現出「吻的饑渴」而又故意「伴作拒絕」時，你大可以把她的託辭，當作你前進中的嚮導者。

一般婦女的性情，有時的確很奇怪。有些女子常常故意地裝出男子的性情；然而她們底假裝的外表，不過是一種渴望着異性的撫摩的徵象。要是你果真遇到了這樣的女子，你大可以向直前，不要顧忌着她所說的一切；不然你就要錯過最寶貴的機會了。

假使吻前一切的佈置已告完成，而女方又爲初次的受吻，男的就該小心翼翼，不可操之過急，但須及時溫柔地用自己的嘴唇，輕吻着她底耳髮，切不可輕率地吻她底嘴唇；須知初吻者往往認這種「唐突的舉動」是一件最不如意的事。

普通的接吻法，有下列兩種：

(一)立着的吻——要是女方正預備接受「初吻」，而仍有些「以吻爲懼」，因而略有拒絕的舉動時，男方必須設法擁抱着她，使她不能有閃避的機會。例如以一手緊握她的一臂，以防止其可能範圍內的扭動；同時並以一手緊圍着她底肩膀，以便必要時，男的可以維持對方的「標準受吻」的位置。

(二)坐着的吻——至於坐着的接吻，除了男的以爲環境已許可他隨時捧着她的雙頰，而使任何惡劣的環境好轉之外，他的雙手必須與立着接吻時，有同樣的一舉一動；如此纔可以漸漸地把自己的嘴唇，和她底吻合。同時，並應緊閉着自己的嘴唇，務使這個「接吻典禮」既甜蜜而又嚴肅。吻的時間切勿過長，以免驚恐那含苞未放的情侶。

你對於這樣瑣屑的步驟也許會感到不耐煩，然而你不要忘了由吻而產生的快樂。吻後，你必須在表面上透露着無限的愉快，那麼你剛才的親吻已是成功了。

在任何環境下，決不可驟然「吻畢即罷」。吻後，男的必須繼續親熱地用手撫慰着她，溫柔地說：「親愛的，請你原諒我熱情的衝動。……」假使女的並無抗議，男的就可以移吻於她的雙頰，於是這一個甜蜜的親吻，便宣告圓滿了。

其次，如果女的不願意接受你的吻，你祇須有禮貌地撫着她的頭髮，使她的面部略向下垂，你柔和地吻着她的耳朵，並將「吻的希望」溫和地告訴她：繼而轉吻她的頸部，再親熱地擁抱着她的全身，直到她的身體漸呈放鬆的狀態。此際，男的便可以實行「親熱的唇吻」了。

所謂親熱的唇吻，並不是單指緊閉着的唇吻，而是指整個口腔的長吻而言。在這種熱烈的唇吻中，男的上下唇必須緊緊地圍着她底櫻唇；此時無論如何，她總會張啓以前緊閉着的嘴巴，於是雙方接觸着的舌尖，便游魚似地來往於兩大洋了。

根據女方對於初吻的反應，男的可以決定對方的心情。倘若在吻的一刹那間，她底嘴唇始終緊閉着，而同時又盡力設法使這一個吻「清真有禮」，男的就應該萬事以小心爲上。要是女的雙唇略啓，那末男的便可以進行無礙。假使你和對方已有超越友誼以上的感情時，你的求吻當然比較容易如願；這時你要記住：在接吻中間，「全身的擁抱」是不可或少的一件事，你必須用手緊攬着她的背部，用力地壓着，使她的胸膛緊緊地貼着自己的胸部；這樣，便會增加兩性間愛的電力的交流。

吻的種類，大概可分爲四種：(一)吻時，雙方的舌尖有如角力那樣的互相追逐。(二)女的舌頭盡量地向後引退，而男底舌頭，則在女底口腔內左右遊逸。(三)男的舌頭引退，而女的却漫遊於他的口腔裏。(四)吻時，互相輸送雙方的津液，吞嚥之，這樣的吻大概時間較長。

在一般的環境下，「吻」的主動者恆爲男子。然而在某一種特別的環境中，如女的恰是一個富有經驗的老手，而男的却是一個絕無經驗的處男；這時，女的就該自動負起主動者的義務。然而在任何環境中，女的切不可常常保持着「被動者」的態度。須知在一般理想的接吻中，女方唯一的適當舉動就是不時予男方以「答吻」。

一般無意識的青年，往往把神聖的接吻，當作平凡的「調情工具」，然而真正的接吻，決不是這樣卑鄙的。「吻」是「愛情成熟」的「前奏曲」，當一位女郎很願意地讓你吻她的時候，她已決定作你的終身伴侶了。一般敏感的女郎，都以接吻爲她們給予異性的「最高尙的禮物」。



吻的鏡頭！



感情的播弄

陶冶

青年的熱情應該投向羣衆的洪流中！

——T E

暮春三月，黃昏的夜空是靜靜的，下絃月高掛在自來水塔的頂尖，稀疏的星斗在眯着眼微笑。

淡黃底燈光下，洪岳正在全神貫注地編寫一個劇本，那是分做四幕五景的話劇，現在他正在用最後的努力，把全劇作一個高潮的結束。

虛掩着的寢室的房門，忽然呀的推了開來，進來的是一个在端莊的姿態裏露着天真的少女，她很熟稔地在洪岳的書桌畔坐了下來，嬌笑着說：「寫得怎樣了？」

「我以為你今晚不會來了！慧妮。」洪岳挺了一下腰說。

「你不歡迎我嗎？怕我來打擾你嗎？」慧妮故意俏皮地說。

「歡迎！爲什麼不歡迎？尤其是今晚，今晚是我一個重要的日子，」洪岳興奮地笑着說：「你想，我的劇本祇要一刻鐘就可以殺青了！在我大功告成的今

晚，我更應該歡迎你來呀！」

「劇名決定了沒有？還是用『兇手』兩字嗎？」最困難的就是這個，剛才我思索了好久，已經擬了一個新的劇名，因爲我再三放慮，『兇手』的含意太單純，也太抽象化，不現實，所以決心放棄了。」

「那末究竟用什麼名稱？」慧妮急急地問。

「是『刺公敵的罪犯』，你以爲這個劇名的含義怎樣？」

「我怎麼會懂，希望你解釋。」

「題目是全篇文章的靈魂，劇本也是如此，『刺公敵的罪犯』這名字並沒有脫離了劇本的內容，」洪岳說到這裏，臉上忽然浮上了一層淡憂：「可不知道這個戲是否能像我們的預定計劃一樣，在四月裏演出？」

「我相信，照這個劇本的價值，決不會遭劇院的拒絕或輕視，並且我更相信，當『刺公敵的罪犯』演

出以後，一定會獲得觀衆的好評，那時，岳，我應該怎樣地來慶祝你偉大的成功呢？」慧妮執住了洪岳的手，熱情地說。

「但願如此，」洪岳望着慧妮的臉：「我的成功，可以說是你的鼓勵，你曾經幫助我唸台詞，幫助我看草稿，妮，當演出的那一天，我們要站在樓台上，看劇院裏的觀衆，像潮水一般地湧出來，我們更要看到觀衆的臉上帶着悲忿的情緒。」

「那末，你現在快些結束它吧。時間已是很晏了，我也得回去，明天再來看你！」慧妮說着，身子已站了起來。

「你不能再坐一回嗎？我已經寫到主角從法庭上被押進牢獄去，快要結束了。」

「不不，我明天下午的功課還沒有準備，我去了，再會！」

慧妮微笑着，一列雪白的貝齒微露在兩片櫻唇裏，她走到門口，再回過頭來向洪岳點點頭。洪岳說：「那末，我送你好麼？」

「送？誰要你送，我又不是孩子，怕迷了路，趕快寫你的吧！」

慧妮天真地說完，便蹺蹺的走下樓去了。於是，寢室裏又靜寂下來，淡黃的燈光照着洪岳，筆尖在稿紙上發出了颼颼的聲響。

第二天早上，燠熱底陽光照着路畔的淡綠的梧桐，梧桐的影子悄悄地躺在路面，像一只滿身生着斑駁的巨獸。

慧妮和洪岳同住在一條弄裏，她因爲早上沒有課，所以很早地趕到洪岳的寓所裏來看他。

可是洪岳的寢室的門虛掩着，室裏靜靜地，洪岳已經很早就出去了。慧妮在書桌上看到了一張洪岳留下的字條，她才知道洪岳就是帶了劇本到上海劇藝院，接洽上演的事情去的。

慧妮在藤椅上坐了下來，她想起不久這劇本的演出和觀衆的擁護，她替洪岳興奮，也替自己興奮。

淡青的窗簾給春風吹動着，寢室裏的光綫似乎顯得特別明朗，慧妮望着掛在牆壁上的那幀洪岳的照相——那具有男性美的青年，堅強的臉上有着一對大眼珠，隆準的鼻，闊的嘴……

洪岳是一個現時代的青年——



慧妮笑着，因為洪岳是有着前進的思想，冷靜的頭腦，藝術的天才，並且他始終在嚴肅和艱苦的生活環境中鍛鍊着，他有着他光明的前途，縱然眼前的境况是這樣貧窘。

慧妮和洪岳的認識還不過半年，那時，她的學校裏的同學們組織一個課餘的話劇團體，洪岳經朋友的介紹，替她們編了幾個獨幕劇，就在這一種關係下，慧妮和洪岳締結了友誼。

在半年的過程中，慧妮對於這一個鬥爭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的藝術青年，起了崇敬，並且她自己的思想也受了洪岳的影響，漸漸地轉變了，走入前進的世界中。

慧妮坐在藤椅上遐想得神出鬼沒的當兒，洪岳挾了一個包回來了。她滿以為洪岳一定帶着興奮的情緒，可是使她驚奇，使她失望，因為走進來的洪岳的臉上，露着無限的愁悒。

「岳！有進展嗎？」慧妮急急地問他。

「窘困的人，什麼都不能如意。」洪岳脫下上衣，便直倒在床上：「要是我現在有五千塊錢，就什麼都能順利的進行。但是，一個流浪人那來這麼許多錢

？乾脆說，窘困摧毀了我的一切希望了。」

「難道不成功嗎？」

「劇本的內容跟演出的手續，都不成問題，可是

……

「怎麼樣？」

「上海劇藝院的當局表示：所有置辦道具和佈景的錢要我們拿出來挺一挺，大概需要五千塊錢，送到就能排演。」

「奇怪，送劇本去，反要自己拿錢出來？」慧妮疑惑地說。

「這不是要化錢，不過上海劇藝院是爲了牟利而設立的，他們恐怕蝕本，所以先要押款，假使賣座成績好，那是會歸還的。現在我沒有錢，美麗的希望就毀滅了。」

幾個月來的寫作與勞乏，窘困，失望……侵蝕了洪岳的精神，雖然愛人依舊是那麼地溫柔體貼，但是也沒有力量幫助他。

突然，洪岳覺得喉頭有些發癢，像有什麼東西在他喉頭爬動，他急急地吐出來一看，哎！竟是一口鮮紅的血！

「怎麼？血！」慧妮驚駭了。

「沒有關係的，心裏悶得發慌。慧！我們外面去走走。」洪岳重又穿上上衣。

「也好，悶坐了幾個月也得出去散散心。岳！人生的途程上是難免有失望的遭遇的，你別糟塌自己的身子呀！」

慧妮真摯地安慰他，走出維興新邨，向街頭無目的地踱着。

偶然走過邑廟市場，兩個人惹了進去，在走道上，陳列着許多小販攤；測字先生飢餓的哀啼，酒釀圓子誘人的香味……人行道上擠軋着人；男，女，老，少……。

走近城隍殿的附近，只見香烟繚繞，愚夫愚婦們正在虔敬地向泥像叩拜。

「唉！在這物質文明的大都市裏，居然迷信的遺毒還這樣濃厚，真是令人痛心！」洪岳搖着頭感觸地說。

慧妮正要想回答，忽然旁邊有一個熟稔的聲音招呼她，使慧妮驚疑地把頭回過來。一個青年男子已走近她的身邊。

「咦！林凡，是你——怎麼？你也會來燒香？」
「奇怪嗎？我是因為怕傷了家母的心，不得不依着她老人家來一次。」

「怎麼？」慧妮奇怪起來，因為她發現林凡重孝在身：「你父親——？」

「家父過世了。」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連信都不給我一個，我還以為你已經離開上海了呢。」慧妮埋怨他。

「好了，過去的事不必再提，我們找個地方談談，這位尊姓？」他望了望洪岳，向慧妮問着。

「噢！我倒忘記介紹了，他姓洪，這位是方先生。」

「慧妮，別這樣的客氣，乾脆叫我林凡吧！二年不見，你居然這樣的有禮貌。」林凡笑着又說：「慧妮，二年不見，似乎很隔膜了！我們到附近的茶室裏去坐一回，大家談談吧！這個地方，我還是第一遭來。」

三個青年兒女一起離開邑廟市場，向附近的茶室走去。

x

x

x



在茶室裏，經過了一個暢快的會談，洪岳和林凡果然成立了友誼。同時，洪岳也發覺林凡和慧妮，原有過一度甜蜜的眷戀。

其實，戀愛在目前並不引起洪岳的重視，他時時刻刻的記着，記着『刺公敵的罪犯』的演出，他探悉明星劇團有着第五次的大演出的計劃，而現在新認識的朋友林凡，正就是握有明星劇團命脈的後台老闆，因為林凡是一個富家公子，他也對話劇發生了熱烈的興趣。

憑着優良的人事關係，『刺公敵的罪犯』終於由明星劇團順利地假座上海最華貴的劇場演出了。

那正是榴花怒放的熱情的五月季節。

矗立在廣闊的馬路上的中央劇場，寬大的廣告牆上貼着『刺公敵的罪犯』六個殷紅的巨字，下面除了導演和演員的姓名外，就是洪岳的編劇名義了。

『刺公敵的罪犯』演出的開始，立刻轟動了整個都市，報紙上對於這一劇本的意識的正確，題材的現實和技巧的純熟，一致予以最高的評價。

傍晚，洪岳和慧妮站在中央劇場的樓台上，西半天的落日時的紅霞，照在一對年青兒女的臉上，洪岳

望着從場子裏散出來的觀眾，像潮水一樣湧退出來的無數的觀眾，一種興奮的火花燃燒在他的心頭，他緊緊地執住了慧妮的手，激動地說：

「妮，辛勤栽植，畢竟是結成了豐富的果實！」
「這是你過去的努力，是你珍貴的腦汁和心血的結晶。」慧妮川抹上一層油似的眸子望着洪岳的臉笑着說。

「是的，這是我腦汁和心血的結晶，可是在這結晶裏，也有着你的幫助。」

「今天的成功，就是你未來的更光明的朕兆，我祝頌你的成功，我更祝頌你前途的光明。」

「妮，我不會辜負你鼓勵我期望我的誠意，我應該下更大的努力，向我自己所理想的前途走去。」

劇場門前的觀眾在暮色蒼茫中漸漸地消失盡了。屋頂上的彩色的霓虹燈的字——『刺公敵的罪犯』，亮着燦爛底光輝。初夏的晚風是輕柔的，吹拂在人們的身上，會感到一陣輕快的自覺。

樓台上，一對年青的兒女浸沉在興奮的情緒中，熱情地笑了。

在『刺公敵的罪犯』的演出時期中，慧妮是終日

跟洪岳在一起，在感情上顯得更親熱，更密切。形式上，他倆顯然是在戀愛着，因此，林凡就陷入了妒忌的苦悶中。

二年前，林凡和慧妮的確曾經愛戀過，可是爲了一種誤會，兩個人就在意氣之爭下分離了。

現在，林凡對於慧妮的愛的企求又燃燒起來。可是，他感到自己過去的愛人已不屬於他了，已經投進了洪岳的懷抱了。

他愛慧妮，他痛惜愛人的失去，他便不免妒忌起洪岳來，他覺得洪岳沒有理由攫去他的愛人，他認爲洪岳能獲得今日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力量，洪岳應該以德報恩，應該放棄慧妮，讓慧妮重新回進自己的懷抱中。

於是，在一個黃昏，林凡特地趕到洪岳的寓所裏來找他，他坦直地要求洪岳和慧妮斷絕戀愛關係，使自己和慧妮繼續兩年前的戀愛的結合。

當時，洪岳既不拒絕，也不答應，他只是沉默着，一直沉默到林凡失望地離開。事實上，洪岳當然也愛上了慧妮，並且慧妮曾經在他跟前口口聲聲說並不愛林凡，兩年前的戀愛只是盲目的，她現在只有愛洪

岳。因此，洪岳便不能在林凡的面前肯定表示一個是和否。

因此，林凡和洪岳同樣地爲了戀愛，處在心理矛盾的痛苦中。

×

×

×

初夏的黃昏，在公園裏。

淡藍的天幕嵌着閃眼的星斗，皓月掛在頂空，偶有幾片薄薄的雲絮飄遊在月邊。

月光像水銀一般的瀉滿在草地上，樹林間，池沼上，小橋頭……

林凡和慧妮坐在池邊的彎椅上，銀色的月光照在他倆身上，螢火蟲在四周低低飛躍。

「妮，自從我們重逢以來，始終沒有暢快地談過一次心，這是爲了洪岳的劇本的演出。現在，我們都空閒了，我們又可以和兩年以前一樣的時常在一起了。」

「的確，爲了『刺公敵的罪犯』的演出，累你辛勞了許多日子，幸而這個戲沒有失敗，相反地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洪岳時常在我面前說起你，他說多虧你幫忙。」慧妮低着頭說。





「不過——」林凡頓住了。

「不過什麼？你爲什麼不說下去？」慧妮疑惑地問。

「不過他並不瞭解我的苦痛！」

「不懂！你說這句話的意思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要他瞭解你的苦痛，你有什麼苦痛呢？」

「你別裝傻了！我的苦痛你難道不知道？我的苦痛原是爲了你，是你使我苦痛的！」

「噢！我知道了，你一定是給感情播弄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並且洪岳也已經告訴過我了。你認爲我們過去有過一度愛的結合，你希望繼續我們兩年前的情分，然而，你看到了我和洪岳親近的情形，你却認爲我和他發生了戀愛，是不是？」

「是的，我想。」

「這是你誤會了！我對洪岳和對你，在感情上都是一樣的，你和我有着過去的感情，我和洪岳也有着並不短暫的友誼，你們都是我精神上的知己，所以，我們還是不談戀愛問題的好，我們應該在工作上互相鼓勵，互相合作，大家向年青的前途挺進，這樣不是很好麼？」

「不！我需要戀愛，我要繼續我們兩年前的歷史，我覺得我要生活在戀愛中才會感到人生的樂趣，妮，你要答應我的要求，我一看見你同洪岳在一起談話，我就會妒忌，就會苦痛。妮，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但我只有對戀愛是自私的！」林凡固執地說。

「凡，你別太重感情吧，我們三個人共同生活在工作的環境中多好；我愛你，我也愛洪岳，我更愛工作，我沒有偏袒，我希望你不要對洪岳存絲毫誤會，他是一個豪爽的人，他只知工作，他不重戀愛，他說：『時代是多麼偉大，一個青年應該把自己的熱情運用在大眾和工作上。』我以爲這句話是很對的。凡，你以爲對嗎？」

慧妮拍了拍林凡的肩頭，真摯地說。可是林凡却被陷在失望的頹喪中，他不信任慧妮的話，他只覺得慧妮是變了，她沒有像兩年前對自己那樣的熱情了，她的話只是敷衍，只是虛偽，她已經成爲別人的愛侶，她已是屬於洪岳所有的了。

在月光下沉默了好久，兩人才踏着灰色的煤屑路，走出了公園的大門。

林凡陪送着慧妮回到她寓所，因爲洪岳也是同住

在一弄的，走進弄口，慧妮便對林凡說：「凡，你別自尋煩惱吧！我們去看看洪岳，再談談吧！」

「不！我不願去，我看見了他就會覺得苦痛，覺得可怕。」林凡拒絕她的提議。

「過門不入，太說不過去了。你非和我同去看他一次不可，去！你要聽我的話。」

林凡帶着沒奈何的神態，跟了慧妮走進了一家後門，不料踏上樓梯去叩門的時候，只見門緊閉着，裏面闐無人聲，兩人正在驚疑的當兒，房東的女僕阿珍走過來，她是認識慧妮的，便笑着說：「慧小姐，洪先生搬走了！」

「怎麼？」慧妮的心頭砰然一跳，急忙接上去問：「今天早上他還在家呀，怎會搬走了呢？」

「真的搬走了，誰騙你？今天中午他搬走的，臨走的時候，他還留下了一封信給你。」

「信呢？」慧妮伸出她的手。

「快給我們看。」林凡也急急地說。

「本來我預備送到你府上去，想不到你來了。」阿珍說着，便從自己衣袋裏，掏出了一個洋信封，慧妮連忙伸手搶了過來。

在焦躁的情緒下，撕去了封口，抽出信箋來，在樓梯口的燈光下展開着：

慧：

「刺公敵的罪犯」的成功，使我感到很興奮，使我今後會更努力；承林凡兄和你再三幫助，更需要向你們致最誠摯的感謝。

我知道林凡兄很愛你，你也很愛他。雖然我和你會經也有過一個短暫的親密，但是，你們是有着一段珍貴的歷史的。爲了使你們永久地保持着愛情，我決定離開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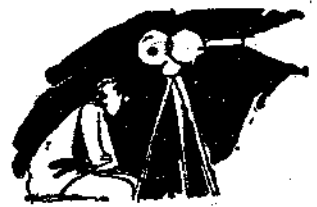
我是還在努力事業的時期，今後我要把我的工作熱情投進羣衆的大洪流中去。

我這樣忽然的去了！希望你不要望念我。後會有期，再見。敬祝

康寧

洪岳留白

慧妮從心坎裏發出了沉痛的悲哀，晶瑩的淚珠滴落在信箋上，淚水溶化了字跡，將「愛」字漸漸地化開來，象徵着洪岳已經把愛推廣到羣衆中去了。站在旁邊的林凡，只是呆呆地瞧着慧妮的顫抖的手，臉上浮起了一層灰白。



海·底·攝·影·歷·險·記 · 王中仁

Captain John Craig 原著 · 譯自 Cosmopolitan

我們在海底所攝的影片讀者或者看過，其中有幾張的確是很精美的，但我們在攝影時的種種經過却更為精彩。

我們曾攝取海底動植物的生活狀況，我們曾攝取海底沉船的打撈，我們也曾攝取過印度的大蟲，可是我們在乞得羅島 (Cedros Island) 三個月間所經歷的種種危險，恐怖和刺激，却超過我們以前一切的記錄。以下，就是我們的一頁歷險記。

乞得羅島是一個荒涼而多山的小島，島上的居民殘忍而又粗暴，水中又多出吃人的鯊魚，巨大的魷魚等兇猛的動物。

我們啓旋赴乞得羅島時，船上共有九人：我的妻子格羅麗亞；她的弟兄羅沙——好萊服裝設計師；

愛恩斯脫——退伍的海軍人員和冒險家；陶格拉斯——退休的體育新聞記者和亞林匹克跳水選手；愛尼

斯脫——好萊塢攝影師；雷傑——廚師；羅勃脫；自稱名叫琪姆的一個青年和我自己。其中琪姆是新來

我們就決意攝取他們。在一片突出的淺灘上，我們找到一只被人遺棄的破漁船。我和陶格拉斯就爬上牠的桅桿，把開麥拉網縛在上面，預備攝影。

普通海豹都是好奇心很強的，但這一羣却一點好奇心也沒有，而且懶得可以，對我們的呼叫，只打了幾個呵欠。後來還是陶格拉斯想出法子，把自己身上穿的短褲脫下來，在空中揮舞，這才引起牠們的好奇，由一隻六百多磅重的大海豹領頭，一窩蜂跳到水裏，直向我們遊來。不想陶格拉斯一失手，把他的短褲掉到水裏去了。他是曾經參加世運會的跳水能手，捨不得丟掉他的褲子，立刻一縱身跟着跳了下去。那隻領頭的大海豹一見，立刻

輕，爲人也很和藹可親，所以他的死使我們異常的哀痛。

乞得羅島在下加利福尼亞海岸附近。我們到那裏去的原因，一半是因爲聽說那裏有罕見的白色海豹。直到我們到那裏時，才發覺牠們並不是白色海豹，不過是普通的海豹被太陽晒得脫了色。然而在銀幕上放映時看不出有什麼分別，所以

暴怒起來，似乎深惡人類侵入牠們的領海。

等到陶格拉斯從水中冒起來，那頭狂怒的大海豹已經衝到面前。這時陶格拉斯只有一條路可以逃生，就是鑽到破船舷上的一個洞裏。

那海豹一頭撞來，正好把頭撞到洞裏，掙扎了半天，方才得脫。其時我高高的爬在桅桿上，經此一番震動，幾乎跌了下來。那海豹暴叫着退去不遠，陶格拉斯便從洞中探頭出來，引得那海豹回頭又撞。我只好緊緊的抱着桅桿，以免跌下去送掉性命。當那海豹第三次退去而陶格拉斯又探頭出來的時候，我忍不住便高聲問陶格拉斯爲什麼不躲在洞裏，等海豹去遠了再出來。

「不行呀！」陶格拉斯也高聲回答：「洞裏有一條大鯨魚。」

於是我只好滑下桅桿，從甲板下垂一條繩子給他，等海豹後退時，把他拉了上來。

在下加利福尼亞的鯨魚並不算大，但牠們的脚步伸直時也有二十多呎長，對潛水者是一種可怕的威脅。在印度洋曾發現一條死鯨魚，其長竟達一百二十呎。

在乞得羅島的一個海灣內有一大規模的潛水根據地，從事採集一種殼類。在觀看他們潛水的時候，我就想放棄我們臨時應用的氧氣面罩和潛水眼鏡，而改用正式的工具。他們願意叫一個名叫安東尼的墨西哥人教給我們潛水衣的用法。而且賣給我們一應的用具，包括兩套潛水衣和頭盔。試潛幾次之後。他們便說我已能單獨使用這種潛水衣。之後我和安東尼更教會了陶格拉斯，愛尼斯脫，琪姆和格羅麗亞。安東尼年已六十五歲，但是他的體格還是和少年人一樣的強健。他的爲人也很忠誠可靠，我們在水底遇險的時候，常因他的指導而轉危爲安。

潛水者在水底時的夢遊似的感覺很難用筆墨形容出來。他頭盔中濃縮的氧氣使他陷入酒醉狀態，被壓力溶解在他血中的氧氣使他神經麻木。他的理智也變得遲鈍起來，所以在水前必需先把要做的事熟記腦中，才不致臨時失措。潛水者的動作緩慢異常，很像銀幕上的慢動作。從頭盔前玻璃內所看見的景色，和陸上所見依稀彷彿；有高山峻嶺，也有懸崖絕壁；海草似叢林古樹，游魚似飛禽走獸。目光所及，一切都呈淡綠色，因爲紅色光線只能達到水面下二十呎，橙色光線只能到一百呎，在水面下時什麼聲音都聽不到，只有耳中的脈搏聲，肺部的呼吸聲和船上打氣的幫浦聲可以達到耳鼓。而且深水中的溫度很低，即使在熱帶地方，其深水溫度亦接近冰點。

在深水中，潛水者身上常受到極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極易引起嚴

重的危險。假使你提起腳來在汽車輪上用力的踢，一定可以覺得他的硬度。汽車輪上所受的壓力約每方吋三十磅，在水中百呎深時，潛水者身上所受壓力即已二倍於此；在百五十呎時就要三倍於此。這樣大的壓力會使空氣中的氮溶解在人體組織中。假使這人很快的昇上水面，那溶解的氮就會逃到血液中去；甚至變成氣泡，引起劇烈的痛苦或死亡。要避免這種危險。只有慢慢的昇上水面，或使用減壓室。潛水者初抵水面時，常覺蠻橫易怒，只要一陣按摩和幾片頭痛藥，便可以爽然若失。

的壓力，更可藉以浮上水面。假使沒有這種活門，那危險就不堪設想了。

灰色煙霧的東西，使我們大驚失色。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在九十呎深的海中時，紅色的東西即呈現灰色。那冒出來的東西是血。等到拉起來時，他已被水力壓成肉醬。從此我們就不敢再用沒有活門的頭盔。從乞得羅島上我們取得兩個活門，裝在自己的頭盔上，這樣當通氣管中斷時，我們可以關閉活門，保持潛水衣內的空氣而浮上水面。後來我們就藉此逃過了幾重難關，有一次更救了我的性命。

使用沒有活門的潛水盔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潛水盔上除救命索外，都有一根通氣管，和船上打氣的幫浦相通，另外有一小孔，以為排氣之用。在有活門的頭盔遇通氣管中斷時，可以關閉活門，保持潛水衣的內氣體以維持呼吸，抵抗海水

當我們初次使用這種頭盔時，非常高興。有一天，我們在海底遨遊時找到一個美麗的大陷坑，裏面有許多的海藻。我們很想下去看看，但是那坑有二十呎深，而且邊上峻峭得很，無法下去。當時就有一個潛水夫自願作我們的嚮導，我和愛尼斯脫就跟着他潛下水去。他把我們領到坑的一邊，那裏斜度較緩，我們可以很容易的下去。在乞得羅島南面的潮流是相當的急，這個陷坑就是潮流冲刷而成的。在將到坑底的時候，我們突然覺到潮流的力量，走在前面的嚮導已被沖倒。他的通氣管被他拖帶着一拉，就和船上的幫浦脫離了關係，他的救命索也被纏繞着，潮水又把他一沖，撞到岩石上，把面前的玻璃碰碎。

從他的頭盔內，冒出一股好像

從他的頭盔內，冒出一股好像

從他的頭盔內，冒出一股好像

達聖班尼脫島(San Benito Islands)。那裏多出鯨魚，牠們雖然胆小，但是非常好奇。據安東尼說，當遭遇鯨魚的時候，第一要靜立不動，而且要把兩手挾在腋下，待機而動。潛水者大都戴着手套，但我們為要使用開麥拉，只好不戴，這樣就增加了危險性，假使鯨魚的觸手接觸到你的皮膚，牠就會把你飽餐

一頓，然而潛水衣的帆布並不配牠的胃口。在潛水衣外穿一件麻袋製的外套，也可以使牠觸手上的吸盤失去作用。

被鯨魚捉住時最忌用刀割牠的觸手，牠有一個鸚鵡嘴一樣的喙，在激怒時牠可以立刻把人的肚腸挖出，在一刻鐘內，牠可以把人吃得只剩骨頭。

我第一次遭遇鯨魚就在聖班尼脫島，當我在五十呎深的海底考察時，發現一個二十呎深四十呎直徑的大洞，我就爬到裏面去看看裏面有些什麼東西。等到我的眼睛習於那洞中的黑暗時，才發覺自己正站在兩只大鯨魚之間，牠們幾乎爬滿整個洞底。我第一個衝動就是想立刻逃出去，但我略一鎮靜，立刻站住不動，一面留神看牠們已發覺我沒有。

頃刻之間，一只觸手已經爬到我的腿上，我只好像石像一樣的站

着，一動也不敢動。二分鐘後，那鯨魚却爬了回去。這時我就把手謹慎的從腋下取出，伸到頭上把氣門關好，使潛水衣膨脹，一面把鉛鞋嵌入石縫之中，預備把牠們脫掉。

這脫鞋的動作却引起一條鯨魚的注意，當我很快的浮向水面時。一只觸手立刻伸出來捉住了我的脚踝。幸而那鯨魚正伏在沙礫上，並未附着在岩石上，所以竟被我拉了上來。通常鯨魚被人拉離牠依附的岩石時，便會立刻放手。但是這一條却不肯放鬆。當我昇到水面時，牠已爬滿我的全身。船上那些人便立刻把我和鯨魚一起拉起來，用斧把鯨魚砍死。

一天，愛尼斯脫在五十呎深的海底攝影，膠片用完後，我們就把開麥拉拉上來替他再裝。其時愛尼斯脫却乘機鑽到一個山洞裏去，那裏有許多海藻，他想裏面或者有什麼攝影材料亦未可知。那洞口只有

四呎高，闊度還不到四呎，愛尼斯脫只好伏身爬進去。當他剛剛爬進八九呎的時候，洞中突然黑暗起來，回頭看時，只見一只成年的虎鯨 (Killer Whale) 伸着滿生利齒的尖嘴，正向洞裏鑽來。幸而洞口太小，鑽不進去，只能把嘴伸向洞裏，却夠不到愛尼斯脫。原來虎鯨是水中最高級的動物，從最大的鯨到最小的魚類，都會受到牠的攻擊。

愛尼斯脫立刻打電話上來告訴我們，這時就用到安東尼的經驗。他叫愛尼斯脫儘可能退向洞裏面去，安靜的坐下來，把氣門關緊些，以減少氣泡，因為氣泡常能吸引魚類，一面常常打電話上來。

那虎鯨把嘴伸到洞裏後，就不見愛尼斯脫。所以牠時常略向後退，看看愛尼斯脫是否仍在原處，一面用嘴去挖石壁上的岩石以擴大洞口。

我們在船上一面從電話裏聆取

愛尼斯脫的報告，一面勸他鎮靜的依從指導，而且安慰他說那虎鯨不久就會走開的。但是我們自己却焦慮異常，深怕那魚把愛尼斯脫的通氣管和救命索咬斷。

有一次愛尼斯脫打電話上來說：那虎鯨已經離開洞口。同時我們在船上也看見牠昇上水面來呼吸，不一會牠就回到水底。牠接連上來了幾次，但每次都回到洞口。

在我極力想法引開虎鯨的時候，一眼看見近處有一羣海豹在那裏晒太陽，我就提議把牠們趕到水裏，藉以引開虎鯨。安東尼也贊成這個主意，當時就由我駕着一只小船用力的向岸搖去，心裏却在害怕，恐怕虎鯨上來時看見我，因為虎鯨常能把小船弄翻。

到達岸上後，我就把那羣海豹趕到水裏。大船上琪姆和陶格拉斯大聲呼喊，手裏更拿着東西揮舞，那些海豹爲好奇心所驅使，便向大

船游去。我也搖着小船緊跟在後面。當我跳上大船的時候，那虎鯨正好昇到水面，看見那些海豹，便奮力追來。那些海豹見上岸的路已被虎鯨遮斷，便向海面沒命的逃去，那虎鯨在後緊追不捨。不到一百碼，便追上了落後的一只，巨顎一合，一只海豹便被牠咬成兩截，吞下肚去，一面追一面吞食，直向海面而去。

直到牠們去得遠了，愛尼斯脫才脫險上來。

我們回到乞得羅島時，琪姆便要求到聖璐加斯海角（Cape San Lucas）去找運金的沉船。因爲那裏有很好的攝影材料，我便同意前去。

航行途中，一個水手用魚叉捕得一只海豚，安東尼便要立刻轉舵回去。據說海豚是水中的人類，捕殺一只海豚，必須人命相抵。我自然不信這種話，但是結果……

在聖璐加斯海角我們沒有找到

琪姆的運金船，但是找到許多別的破碎的沉船，可供攝影。一天，我和陶格拉斯正在海底工作，陶格拉斯忽然把他的頭盔接觸到我的頭盔。因爲金屬能夠傳達聲浪，所以頭盔接觸時潛水者可以互相談話。當時他便問我：「要不要攝牠們？」我聽了莫明其妙，直到他指給我看時才見二條長十四五呎的鯊魚，像潛水艇一樣在我們頭上游來游去，慢慢的接近過來。

我們就把這事從電話裏告訴安東尼，他的回答是叫我們靜立不動，因爲他從未聽說鯊魚會攻擊靜立海底的潛水者。

這兩條鯊魚一會兒昇到水面，一會兒又回到水底，往來不停。慢慢的我覺察到吸引牠們注意的是從我們頭盔中出來的氣泡。我想既然牠們喜歡氣泡，不妨多給牠們一點，就把氣門關緊使潛水衣和氣球一樣的膨脹起來。等兩條鯊魚之一面

對我的時候，用手指把彈性的袖口一張，一陣氣泡便直向牠面部射去。牠們吃了一驚，尾巴一掉便逃得無影無踪。從此每遇鯊魚，我們就用氣泡把牠們趕走。

在聖璐加斯海角有許多的魷魚，牠們並不是吃人的魚類，但牠們能使這地方成爲危險的潛水地帶，其原因却由於牠們搔癢的習慣。原來牠們是一種方形的魚類，形狀很像壓扁的蝌蚪，游泳時不用鰭而用肉翅。在這兩個巨大的肉翅上常常生滿着許多的海虱。要除去這些虱子，只有用肉翅夾住海藻錨鍊，潛水者的通氣管或救命索用力一拉，這樣就發生了摩擦，一面可以除去虱子，一面也可以止癢。但是停在碼頭上的船隻就常常被牠們拉去，潛水者的救命索和通氣管也常常被牠們拉斷。

一天，在聖璐加斯海角附近有一條魷魚被一隻獨木舟的纜繞着，

不得脫身，竟把獨木舟拖到水底下。其時我們就在附近，正好把舟中的印第安潛水夫救了起來。同時我們不斷的把魚叉擲到魷魚身上。當牠昇到水面時，更用來復鎗向牠的兩眼之間打去。這樣鬧了數小時之久，拉斷了許多繩子，方才把牠捉住，拉上岸來。牠的身體長達二十一呎三吋，厚三呎，重數噸。

因爲在聖璐加斯海角找不到運金的沉船，琪姆就想到愛斯批里吐山透鳥(Espiritu Santo)去找找看。果然不出幾天就找到一只沉船，琪姆堅信這就是他所要找的運金船，一心要第一個下去發現寶藏，雖然那天輪到我下水，也只好讓他先下去。他下去不久，就打信號上來要開麥拉。我們只能從浮上水面的氣泡，猜測他的行動，因爲那天他的電話剛巧損壞。不久，他突然竭力的拉救命索打危險信號上來。

「快拉！」我大聲叫起來。

安東尼使奮力拉琪姆的通氣管，那通氣管突然一緊，幾乎把安東尼反拉到水裏去。他把手一放，那通氣管便被什麼東西驟然向水中拖去。很明顯的那是一條魷魚。接着那通氣管又鬆了下來。

我去拉救命索時，却半點也沒動。好像是被那隻沉船纏繞住了。正在着急時，那通氣管又被拖向水中去。安東尼便把牠一把抓住不放，正在相持不下，那通氣管却拍的一聲，斷爲兩截，同時我手中的救命索也鬆弛起來，拉上來一看，方知已經拉斷。琪姆假使不立刻昇上水面，便只有八分鐘可活。因爲潛水衣中的空氣只能供八分鐘的呼吸。安東尼把我潛水盔上的玻璃窗關好，我便潛下水去，直到五十呎下的海底。在出事地點海水混濁如晨霧，琪姆的開麥拉已經翻倒在地。我儘速的在破船四週找了一圈，直找到一個深淵的邊上，仍舊不

見琪姆的影踪。

我們在那裏停留了三天，打撈琪姆的遺體。每天自晨至暮，不斷的在水底搜尋，可是所得的只有琪姆的一只鉛鞋。

數星期後，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琪姆遇險的經過。那開麥拉被他絆倒之後，正好把他遇險的情形攝了下來。在銀幕上我們看見琪姆突然抬頭向上望，好像有什麼陰影使他覺到危險的來臨。接着他就伸出手來拉救命索通知船上。這時一條大魷魚悠然的游了過來，用肉翅夾着琪姆的通氣管和救命索，悠然的又游了開去。不一會又游了回來，直向琪姆撲去，接着一轉身又向開麥拉撲來，影片就此終了。

琪姆的死使我們異常的難過，他爲人勇敢，堅忍，而又多智。他是一個理想的朋友，也是一個大胆的冒險家。現在他已脫離塵世，去考察另一個世界了。

現代偵探術

• 陸 蒂 •

現代的偵探術已臻於神出鬼沒之境，什麼人犯了案子，要想銷聲匿跡，那是比登天還難。任何疑案，在現代偵探家的手下都不難水落石出。

而且現代的偵探網已是國際的組織，各國警探當局都有密切的聯絡。戰前英國捉到一個形跡可疑的美國人，將他的手印送至華盛頓，查出是十四年前的逃犯，天網恢恢，終難逍遙自在。

文件上肉眼不能見的名字，在分光鏡下立顯真面。三稜鏡分析足以察出極微小的塵末，金屬屑，及其他物質。華盛頓某大樓失火，起因於有人以綠漆的帆布袋貯藏汽油存放其間。警探當局乃傳拘某父子二人問話，查見他們手指上有綠色的微痕，經過分析的結果，驗明這種綠色的化學成分，與帆布袋上的相同。於是警局乃向他們起訴了。

美國西南部某城市，有一青年因盜竊保險箱嫌疑被捕。警探在他床下搜出一雙鞋子，據他說已數月未穿。但偵探專家以三稜鏡顯微鏡分析鞋底上的土屑，證明與被竊保險箱附近之泥土相同，於是他終於招認了。

有時對於筆跡的檢查亦大有收穫呢。美國西部某大學一女生殺死同校一男生，其理由爲該生曾向她寫勒索信，她爲自衛起見，便先下手了。但專家研究筆跡的結果，知道該信並非那個男生所寫，而是那女生的妹妹所寫的啊。

就是以打字機寫匿名信也逃不出偵探的手，而且很快的可以發覺。因爲警探當局對於打字機的製造都有研究，每架打字機的特點很快的便可以查出。至於隱形墨水那是更不中用了。一些化學劑或紫外光線燈，便可以查出個中的秘密。

某公司的保險箱爲人摧毀盜去銀錢甚夥。偵探捉到一個嫌疑犯與一把鉗子，精密研究的結果，鉗子的切口，與摧毀的痕跡相合，於是該人乃被判竊竊罪。

在謀殺案中，血跡是破案的一大線索。一點血痕便足以查悉整個的祕密。在警局的檔案中正有許多例子呢。



都 · 會 · 兒 · 女

魏 謀

裘曼曼在坐到福開森路去的電車頭等車廂中，她的紅格子的喬其紗旗袍給風吹了起來，露出了裏面的長統真絲襪。她上身穿了一件闊肩胛的白嗶嘰短外套，領扣上插了一枝紅寶石的小別針，她的臉應該是全身最動人的一部份，沒有修飾過的天然的濃而狹的眉毛，罩在一雙黑玉似的大眼珠上。在上等美容室新盪過的頭髮，被風吹得很亂；她舉手掠頭髮的時候，別人可以看見她左手戴的夾金薄手錶和右手戴的軟鐲。

初夏的風，愈吹愈大，她想站起來把窗拉上，但是連拉幾次拉不上，坐在她對過的司馬實，走過去替她關好。他說：「讓我來幫你一些忙。」她說：「謝謝。」電車到華龍路停下，裘曼曼座旁的乘客到站下車，司馬實站起來坐在她身旁。裘曼曼看看司馬實的眼睛，甜蜜地笑了一下。

她向司馬實從上至下看了一遍。他穿了一件棕色方格哈維呢的上襖，淡灰色法蘭絨的褲子，白色橡皮領的襯衫很挺刮，藍底白橫條的領帶很整齊，他的不規則角度的臉上有一種少年人特有的青春氣概。

片刻，他們沒有響。

司馬實抬起頭，孩子似的說：「今天天氣很熱。」

裘曼曼鼻中唔了一聲，她正在想怎樣和這位年輕人攀談，沒有聽清楚他說的話，問道：「嗯！你說什麼？」

他很難爲情地說：「我說今天天氣很熱。」說時，他神經質地在他領帶上按了一下。

時間過得飛一般的快，一會兒已經駛近善鐘路。裘曼曼預備下車，司馬實跟着站起來，紅着臉低聲對她說：「我可以說一句不怕唐突的話嗎？你生得真美麗！」她並不回答，他又追問道：「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你？」這時，裘曼曼已經從皮包中取出闊邊的太陽眼鏡，戴在臉上，在她一腳踏下電車的時候，轉身對他說

：「本星期日晚上，你可以到蘭辛登舞廳來看我，我叫裘曼曼。」

接連幾天，司馬實一些沒有心思上課。他的同學在宿舍中講起那一個電影明星唱的歌最好聽。他沒頭沒腦的說：「裘曼曼生得最好看。」別人詫異地對他看，他才知道說錯了話。這星期六的經濟思想史月攷時，有一個攷題是：「試舉重農學派經濟家一人，並述其學說大要。」他也糊裏糊塗的填上「裘曼曼」三字。

星期日那一天，他一等天黑，就撞到蘭辛登舞廳去。他不知道裘曼曼在那裏，就拖着侍者問：「裘曼曼坐在什麼地方？」

侍者對他整齊講究的服飾打量了一下，用手指一指說：「那邊穿紅旗袍的就是她。」司馬實噫了一聲，便推開擁擠的人羣，軋了過去。他走得很快，襟前插的一朵紅花，給人家碰在地上。

他一走到裘曼曼的面前，眼前覺得一亮，今天她打扮得很濃艷，短袖的紅旗袍鑲着彩色的闊滾邊，髮上綴了一朵新鮮的茉莉花。她立起來，用她兩條撲滿香粉的全裸的手臂，輕輕的擱在司馬實的肩頭。他用一只手挽住了她跨入舞池。

司馬實覺得裘曼曼的腰肢很軟，步法很熟，跳起來一些不吃力，後來他發現裘曼曼正在用灼灼的眼光看他。

他情不自禁地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

裘曼曼並沒有發怒，祇把她的身體更偎緊了一些，司馬實十分高興，覺得好像做了皇帝。臨別的時候，裘曼曼答應司馬實送她回去。

他們沒有乘車子，順着霞飛路一直踱過去。

司馬實說：「裘小姐，我覺得好像在做一個夢，過去的一切，像夢一般的很快的消失了。電車中的初會，舞場中得到的快樂，現在都過去了，你覺得是不是？」

裘曼曼說：「不要說這種話，以後有空的時候，可以常常到我的家裏來。」

司馬實囁嚅着說：「我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話——我覺得——我覺得見了你就着迷。」

這時他們已走到一宅西式公寓的門口。裘曼曼和另一個舞女，在二樓合租一個樓面，她摸出鑰匙，想開

門進去，司馬實要她在外邊再站一會。

將近午夜的街道很冷靜，月光透過高大的梧桐樹，照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司馬實拉住她的雙手，看看她的臉說：「噢！裘小姐，你有一些歡喜我嗎？」

裘曼曼說：「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假使我不歡喜你，我不會約你來了。」

司馬實雙手把她拖近身邊說：「噢！裘小姐，我的可愛人，我的甜心，我能夠忘記你，你是我的一切，沒有你，我活不下去。」一面抱住了她，在她的小巧的櫻唇上，吻了五分鐘。後來裘曼曼把他推開說：「不要和我太熱絡，太熱絡了天要妒忌的。」她眼淚汪汪的說：「我並不是一個迷信的人，可是我很怕總有一天會發生什麼事。」司馬實取出手帕替她擦乾眼淚說：「不會的，我的孩子，你的舉動真像一個小孩。」他再重重地把她的手捏了一下，和她分別。

以後，司馬實每星期內總要到裘曼曼的家裏去兩三次。和她同住的曹茵，在家的時候，趕着司馬實叫姐夫，裘曼曼不答應，要去擰她的嘴，兩人扭作一團，司馬實站在一旁，笑着看她們吵。

這一年暑假，司馬實寫了封信給他在天津的父親，說在上海度夏不回家了，要父親匯一筆款子來。

他接到匯款的下一天，就約裘曼曼和曹茵乘了汽艇到吳淞口外去游玩，這只船是他父親在上海時買的，暫時借給他的伯父用。船上雇的人很多。裘、曹兩人應約前往，司馬實事先約好在新關碼頭會面。

她們從電車下來，看見司馬實和一個頭髮光滑，身材瘦削的傢伙在一起，司馬實上前替她們介紹：他叫陳季白，是他的同學。裘曼曼馬上發現陳季白在嫌曹茵年紀太大，舉動太粗魯，她又覺得她們帶的行李太起碼，和他們帶的真牛皮箱一比，相差太遠，而曹茵已經有說有笑的，嘻開一張嘴，露出門前的金牙齒，好像她約了煙紙店小開去逛城隍廟一樣的得意。

他們四人跨下停在岸邊的汽艇，汽艇上的人員，全穿了雪白的制服，艙板上已經放好一只小方桌，好讓他們吃中飯。船上的大司務把大菜已預備好了，一個十八歲的僕歐捧了一只盤子侍候他們，盤中放了雞尾酒和切成各種花式的三明治，他們匆忙的坐下來大嚼，因為兩個男孩子說他們餓得發慌，他們吃着炸明蝦，冷

雞腿，還喝啤酒。裘曼曼覺得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

他們一面吃的時候，汽艇已經向着吳淞口進發。他們喝咖啡之前，又喝了幾杯白蘭地。等他們推開椅子立起來，他們的肚皮已經塞飽了。裘曼曼覺得司馬實是她最理想的男友，決定和他親暱下去。

飯後，司馬實領他們到船上各處去參觀，餐室裏嵌滿鑲着金邊的大鏡子。女客臥室整理得像一間大公館中的閨房，她們的用品在吃飯的時候，已由侍者代為安放就緒。

他們兩人在船上各處瀏覽，曹茵和陳季白都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裘曼曼發覺她和司馬實獨處一室，他們正在看牆上掛的一幅風景畫。他的面頰偎住她的臉，她也用她的身體貼近他。

司馬實答應替她買一隻鑽戒。他說：「裘小姐，你待我真好，……我對這種事情，完全沒有經驗。」她說：「我猜你經驗很多了。……你一定肯買鑽戒給我嗎？一定肯照鑽戒所包含的意思行事嗎？」他點點頭，一面他用另一隻手把門門上。

後來，他們再走上艙板。司馬實的舉動很侷促，他不敢抬頭看裘曼曼的眼睛，祇是和陳季白閑談。曹茵的面孔很紅，裘曼曼關照她，叫她把頭髮理好，衣服拉拉直；她很懊悔帶曹茵一起來。她走到二樓的大鏡子前面，顧盼生姿，覺得好像是一朵新出水的芙蓉。

汽艇突然停駛，司馬實和大副談了片刻，回來說：「汽油要用完了！機器有些毛病，我們駛回去吧。」陳季白說：「我們現在趕緊回去，還可以玩一晚呢。」

這晚九時的時候，他們四人又在舞廳集中區出現了。陳季白撞進一家小舞廳，裏面的佈置當然是不會高明的，因此裘曼曼不願進去，但是司馬實說：「偶然進去觀光一次，沒有關係的。」於是四人進去，揀了一只桌子坐下。曹茵看見酒櫃旁站着一個衣服不全的年輕人，她的臉色爲之一變，她想掉頭避開他，可是已給他看見了。

酒櫃旁的年輕人，走到曹茵身旁。曹茵昂起頭說：「他是我從前在酒排間工作時的同事，我做晚舞他做舞女大班。」然而這位舊同事唐老二却開門見山地對曹茵道：「大令！你——」她頓時發現陳季白聽見這句話時的反應，後來陳季白對唐老二突然很客氣，關照侍者拿酒來給唐老二喝。他同司馬實噓噓的低聲說

話，一面說，一面笑。

曹茵一望而知陳季白的醉態是裝出來的，司馬實也喝得滿臉通紅，像個紅蘿蔔，他站起來說：「裘小姐，我們要回到船上去，看看機器修好沒有，讓這位先生送你們回去吧。」一面從袋中摸出一捲鈔票，塞在裘曼曼的短大衣袋裏。陳季白插嘴道：「明天會吧。」

曹茵等他們一走，便對唐老二板着面孔說：「老二，都是你不好，吵得他們走了。」唐老二的眼中全是眼淚，他說：「曹小姐，我想你還記得我們的舊情，我們一向相親相愛，我和你離婚後，沒有過一天好日子，有一個天津闊老官預備帶我上北方去，謀一個小差使，但是我們的運氣很不好，天津闊老在賭場中把身邊帶的錢完全輸光，自願不暇，當然不能替我想辦法了。」

曹茵說：「你爲什麼不去找一個職業！」

「穿了這套破衣服，不好意思見人。也許你們的朋友，可以幫我的忙。」

裘曼曼忍不住說：「不要再提起他們了，好不好？」

唐老二堅持要送她們回家，送到門口的時候，他裝模作樣的說：「茵！假使此生沒有再見的機會，你要記好我是愛過你的。……我要自殺的。」她們走上公寓石階開門的時候，轉身看見唐老二仍舊站在和她們告別的人行道上。

第二天早晨，裘曹兩人給公寓裏的老媽子吵醒，她遞進一封信，是司馬實寫給裘曼曼的，信上的字很草率，大意說：「他的父親有事到上海來，他們要用汽艇到吳淞口外去接他，另附六千元支票一紙，叫裘曼曼自己去買鑽戒吧。」曹茵把信搶過來看了一遍：「司馬實待你真好。」

她們從床上起來，修飾一番，裘曼曼預備把支票兌現，曹茵想去買東西，却見唐老二哭喪着臉，站在門口，他的面色很難看，曹茵不禁對他猛喝道：「斷命鬼，誰叫你進來的？」

唐老二自願自在椅上坐下，他的頭倒在椅背上，閉上雙眼，一聲不響。裘曼曼說：「喔！這個人看上去餓得半死了，最好先弄一些粥湯給他喝。……曹茵，他真是你的家主公嗎？」

曹茵點點頭。

酒。

「喂！可憐的孩子，你一定要替他想想辦法。」

這一天曹茵沒有出去，唐老二的病很厲害，什麼東西都不要吃，結果發現他一星期沒有吃東西，成天喝酒。三天以後，唐老二能夠起床了。曹茵祇好請了一個醫生替他看病，醫生給他吃安神藥和熱牛乳。曹茵的錢用完了，可是請醫生，配藥，樣樣不能省，裘曼曼很爽氣，分了二千元給曹茵。

唐老二的病好後，曹茵待他很熱絡，因為他的脾氣很好，像小孩子般的聽話，他的唯一缺點，就是逢到曹茵出去做頭髮或者做別的事情的時候，他總約了一個油污滿面形跡可疑的少年進來，有一次給裘曼曼撞見了，要把他趕出去。

某一天早晨，裘曼曼和曹茵醒來，發現唐老二失蹤了，她們皮包中的鈔票和首飾箱也不見了。裘曼曼祇剩了她手上戴的一副軟鐲和一隻金手錶，曹茵祇剩了一件皮大衣和衣袋中的兩角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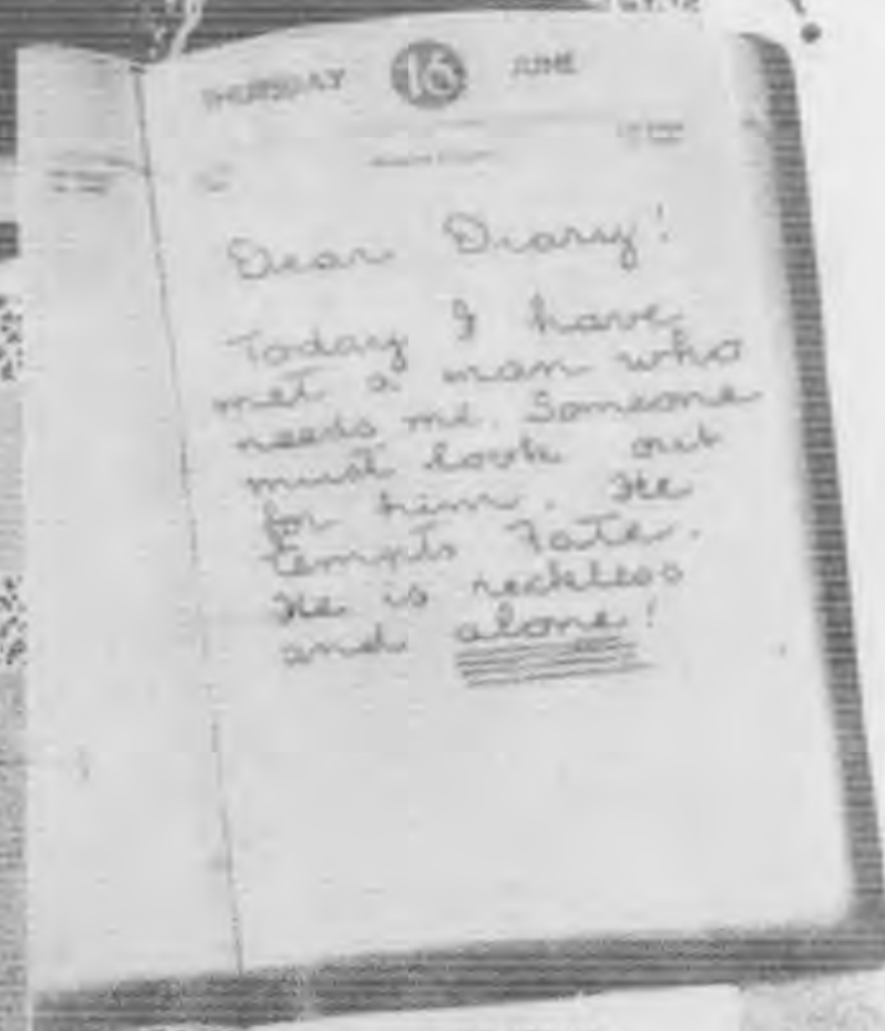
裘曼曼叫曹茵把皮大衣紮成一包，先出去等她，她自己打扮得很仔細，她很知道房租已經積欠三個月了，要付的零星賬很多，舞廳的營業，受到市面的影響，更無起色，她很體面的走了出去，房東一些也沒有盤問她。

公寓外面，正是天高氣爽的秋天，沿街開的店舖和報攤有一種明朗的氣象。裘曼曼在街角和曹茵碰面，兩人在街上踱來踱去，肚子空洞洞的很難過。裘曼曼在霞飛路找到一家當舖，假使不是因為她肚子餓，她可以以把曹茵的皮大衣和她自己的手錶和軟鐲多當幾個錢。

兩人從當舖出來以後，找了一家小吃店，大嚼一頓，一面商量以後的出路。曹茵說，她在南京有一個小姊妹，手面很闊綽，聽說那邊的生意比上海好。裘曼曼覺得這個主意還不錯，她們跨出小吃店，便坐了黃包車，趕乘下午三時開的京滬特別快車。

她們擠上車廂，心中便一寬。裘曼曼笑着在耳畔對曹茵說：「我看房東發現我們的溜走，一定要大發脾氣。」曹茵說：「他平常待我們很苛刻，正要給他吃一些苦頭。」說時，兩人咯咯的笑個不停，自以為是聰明人。

願狄安娜賓萍無恙！



Deanna Durbin



狄安娜 (上)
 賓萍 練琴
 習鋼琴
 旁立
 者為
 其母

狄安娜 (左)
 賓萍 日記
 一頁

狄安娜 (右)
 賓萍 簽名式

狄安娜 (下)
 賓萍 與
 馮保羅
 新攝影



Merry Christmas
To the readers of
These Story
Drama Editor

不在影片中露臉，但聽得到他們的聲音；當狄安娜在教堂裏唱「聖母曲」(Ave Maria)一曲時，就是他們伴唱的。

她成名之後，環球影片公司很優待她，特地將一座小山上的西班牙式洋房，撥給她和她的家人居住。她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晨七時起身，洗一個淋浴，喝一杯鮮橘露或熱可可，再到公司裏去受教師曼麗慧絲夫人三小時的訓練，星期日則要睡到十時起身。——同時，還有一位著名的醫師伊文思做她的健康顧問。

她所住的西班牙式洋房，有一個屋頂花園，在上面可以看見環球公司的攝影場；裏面並設有試音房，是供給試唱之用的。她的粉紅色兼墨綠色的臥室中，擺設着許許多多的玩具熊，她還時常帶了她的愛犬「鐵臂」(Tippy)，在臥室中追逐喧鬧一場。——當然，以上的記述，都是在她攝製「荳蔻年華」以前的情形。此後她逐漸長大起來，自然不會再有那樣的孩子氣了。

狄安娜實萍除了拍戲之外，她還喜歡游泳，跑冰，當這位小歌星——(指以前)出現於跑冰場的時候，往往遭受影迷們的包圍，有一次甚至將她的絨衫都拉破了。而在游泳池中，則有一次大家爭搶她的鈕子

，以留紀念，使她因此不得不僱了兩個壯碩的保鏢隨行保護。

她的另一癖好是收藏郵票，其中頗多珍品，有一枚美國薩摩亞飛剪號飛機失事時撈獲的一封信上的郵票，價值達一千美金呢。

繼「荳蔻年華」之後，狄安娜又主演了「初戀」——「牡丹花開」——「花月佳期」數片，在「初戀」中，她已經以成熟的少女的姿態出現，不再是嘻嘻哈哈的女孩子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她和馮保羅(Vaughn Paul)舉行婚禮於威爾沙監理會教派教堂(Wilshire Methodist Church)，在九百多個觀禮的來賓中，包括環球公司的全體同人在內，從木匠，電工匠，臨時演員，到大導演大明星等有名人物，一概都有，並無階級之分。在教堂外，則有千萬人擁擠着，鵠候着，歷數小時不散，希望能夠一見這位新嫁娘的儀態。

馮保羅的認識狄安娜，就在攝製「滿庭芳」的時候，馮是該片的助理導演，之後他們的友誼一直在進展中。到了一九四〇年，狄安娜的父母在家裏舉行了一次宴會，席間就宣佈馮保羅與狄安娜的訂婚消息，那次宴會時每一個客人分到一盒火柴，上面印着「他們是一雙佳耦」的字樣。

訂婚戒指是馮保羅設計的；他送給狄安娜的結婚禮物，是一副鑽鐲和相配的別針及耳環。在勃倫場（Brentwood）有一塊地皮，是馮保羅在結婚前二年購置的，他們將在這地上建造一座英國式的住宅，作為青廬。

馮保羅的事業，雖然不如狄安娜的事業那樣出名，但是他也不會被狄安娜掩沒不彰的，因為他在二十六歲時，他已是一個能自立和前進的青年，他知道怎樣去達到自己的目的，當他在好萊塢中學和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時，每次放假後他就在幾個影片公司裏實習，後來第一次正式就職，就是在環球公司擔任助理導演，他和狄安娜結婚時，已升任為監製人了。

他們的蜜月是在聖太巴勃拉（Santa Barbara）度過，以後狄安娜就開拍她的第十部片子“Almost An Angel”，是和却爾斯勞頓，勞勃克敏合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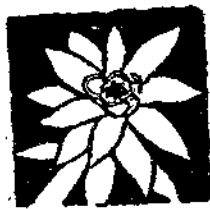
環球公司第一次和狄安娜訂合同，她的薪水是每星期一五〇元，在「丹鳳朝陽」攝竣後，環球和狄安娜訂立新合同，她的週薪已增至一二五〇元，每部片子拍完後並另有一萬元的酬勞。而最近的合同上，則訂明週薪為一七五〇元，每片的酬勞是五萬元；這合同要到一九四三年期滿。

狄安娜的一生可說是幸運的，祇有一件事會使她

失望，就是華德狄斯耐攝製「白雪公主」卡通片時，曾公開徵求替代片中女主角配音的少女，狄安娜前往應徵，結果是落選了，原因倒不是聲音不合格，而是她的歌喉太好了，恐怕觀眾要說不像一個小公主的聲音，所以沒有錄取。

在好萊塢影星中，狄安娜寶萍是最有美德的一個，譬如：當她拍「小鳥依人」的時候，有一次，製片人無意中看見她眼睛注視着一只作為桌上擺設的玻璃馬。他以為狄安娜也許要索取這東西，可是她始終不開口。待到這幕戲拍完，製片人便拿來送給她，她還謙遜了好一回纔接受。又如：在攝影場中儘有許多人可以供給她使喚，可是她却願意差遣別人代勞，她時常會遠遠地追上賣冰淇淋的人，買一筒冰淇淋。更有一次，她和製片人及導演三人一起進午餐，攝影場裏擦皮鞋的阿喬跑來告訴她，說有一個從美華基來的女孩，和她的母親等候在公司門口，一定要請狄安娜在照片上簽一個名纔肯走，女孩的母親焦急地託阿喬代為請求。狄安娜聽了，立刻放下刀叉，到門口去給那女孩在照片上簽了一個名，纔回進來繼續進餐。

現在，狄安娜寶萍突然有逝世的傳說，不過尚未證實。實在，像這樣一位又聰明又仁慈的姑娘，也不像是個短命的人呀！



• 情 · 書 ·
吳起賢

在學校裏，值得年青的學生們驕傲的事，除了成績優良外，便是女孩子們寄來的情書了。

方正璧在校裏是大眾公認的高材生，什麼功課都好，國文好，英文好，數理也好。只是體育唱歌不十分好，但他認爲這是受了體質天才的限制，不是人事所能強求的了。所以方正璧認爲遺憾的事，倒不是這種次要功課成績的好不好，而是他快中學畢業，還沒有一嘗初戀的滋味。

方正璧時常收到家裏的家書，朋友們的論學書，但從沒有收過一封情書；就是連女朋友的來信也沒有。愛開玩笑的同學往往從門房裏收到一封方正璧的家書，便老遠跑進來喊道：「阿方，你的情書！」

方正璧便紅着臉，似惱非惱地道：「別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這可真是情書。你要，得請客大光明看電影！」那同學一本正經地纏擾着說，說罷高高擎着那封信。方正璧自己知道沒有人會寫情書給他，所以也處之泰然。但後來三番幾次沒有拿到那封信，便惱了。那同學見他生了氣，一頓化，那封信隨又到手了。

但他不能不承認，那時他却真的需要一封情書。在這種困人的天氣裏，他疲憊的身子，需要一種溫暖的春天的風來吹醒他潛藏在體內的豐富的青春的活力；他又需要一陣迷濛的春雨來潤灌他枯燥的心靈。雖然他這時背井離鄉，但他並不迫切的感到家書的需要。現在却又

是封家書！內容是不看可知又是叮囑他冷熱要自己當心，以及什麼讀書要用功的話。

方正璧是一向讀書很用功的子弟，每次考試後，他定要斤斤較量教師在成績上有沒有少給了他半分。現在却開始有點懷疑自己爲什麼讀書了。他記起自己從小給父母送進學校後，父母老是囑咐他要用心讀書，那時他便覺得自己用功讀書是對父母應盡的義務；有時教師管教嚴一點，他便又覺得自己在爲教師讀書。等他進了中學，覺得自己的成績不應該比別人壞，便彷彿自己又在爲成績讀書了。但他從沒有澈底想過自己到底爲什麼讀書，只是覺得自己讀好了書，將來就業時也許可以得到許多方便。除此之外，爲什麼讀書這個問題便很渺茫了。現在却連做實驗，研究什麼方程式論，對將來就業時究竟有多大幫助也成疑問了。

究竟爲什麼才讀書？真是個難解的問題。他原可以想出許多堂皇的理由來，譬如說：自己讀書是爲謀社會、國家、以及人類的幸福，但這僅是一種牽強的騙人的幌子。他讀書實在想安定自己將來的生活，多得一些物質上舒適的享受。就是他父母要他讀書，又何嘗不是這樣期望他呢？可是許多上了年紀的人，時常咕噥着「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們涉足的社會，又是只講求手腕，潛勢，交情，……而真才實學並沒有多大幫助的一個零亂的集團。那他讀了書對將來自己的生活又有什麼幫助呢？

他似乎一旦澈悟了讀死書無甚

意義，便暫時用消極的怠課方法來解救自己的苦悶。這是很難得的事，方正璧居然在上地理課時，偷偷

在教科書上放了本巴金的小說。本來他是不喜歡看什麼小說的，他以爲小說是無聊的當兒一種解悶的

消遣，現在他看到書中主人翁——那個中學生正向教師用遇到了秋天裏的春天作逃課的托辭，他便漸漸同情這個學生，又彷彿自己也成了一個書中扮演的角色了。現在是明媚的春天，但他暗淡的心情却永遠是一個秋天！

他一時思潮起伏，頓時使他想起了許多的事情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太平凡，他記起小章時常對他說，有意義的人生的道途，不應該是在平坦的康莊大道；平凡的生活是沒有樂趣的，人應該找尋那足以加強他前途的奮鬥的勇氣的刺激。然而他十多年的時光，却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心消逝了。

「要是有個對象，給她寫一封情書，訴說一些心話，那該多麼好呢？」

他忽然有這麼一個奇怪的想頭，自己也不禁好笑起來。那時他又不覺對坐在前排那個名叫余韻蘭的

女生看了一眼。余韻蘭也並不在聽先生講什麼萊因河的天然疆界問題，她帶着憂鬱的眼光，老是呆望着窗外，似乎有什麼心事苦惱地扭着她的心。

他認識余韻蘭還是一年前的事，當去年秋季始業開始的第一天，他跑到學校裏繳費，一個女郎迷惘地站在走廊盡頭，手足無措地似乎等待或是找尋什麼。等他走過她身邊的時候，她忽然羞怯地開口來：「對不起，請問新生註冊在什麼地方？」

方正璧原是個極肯幫助人家的人，現在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女郎要他幫忙，他覺得熱心地指導她，是不可推諉的俠士義務了。於是很誠懇的告訴她在什麼地方註冊，什麼地方繳費，什麼地方還貼着應購的教科書表。當時他因爲覺得這些忙碌是自己應盡的義務，所以也並不注意她到底漂亮不漂亮的問題

。當第二天，這個新生也在他一班裏出現的時候，她的漂亮才使他驚訝起來。

因此他便注意她在教師喊什麼名字的時候站起身來。他又默默地注意她平日的一舉一動，又加上幾次偶然的遇合；他知道她的名字叫余韻蘭，是個性情溫和脾氣很好的人。連平時她愛看些什麼書也有點知道了。

本來寫情書的對象可以不止一個余韻蘭，還有沈鳳英跟他也還接近，人雖長得不十分漂亮，但也決不能說難看；圓圓的臉，嵌一對酒渦，笑起來那麼動人，整天無憂無慮地跟人家說着笑話，又同是學生會的幹事，開起會來，有時她發表的意見，會比他的高超得多。但他想女人會有着比男人更高超而獨特的見解，這當然不是他能容忍的了。所以他又覺得沈鳳英太好動而不敢跟她寫信了。

其實他又何嘗敢跟余韻蘭訴說他的心話呢？他自己也明白有許多地方太沒有勇氣，但是他又不敢埋怨自己的缺乏勇氣。他往往想到人家的好處，旋又吹毛求疵地找到人家的壞處，把原議自動地撤消了。

那天散課後，因為離晚飯的時候還早，傍晚的光線似乎暗淡得不適於看書，所以他獨自在校園裏閒步，一會走進了那冬青砌成的迷宮，

轉了幾個灣，突然發現余韻蘭正彳亍地走在他前頭，這可暫時把他窘住了；他想他應該繼續前進呢還是回頭走？退出去正表示他的沒有勇氣，連方才的想頭也有點卑鄙。好在對方並不會知道他方才怎樣想過，那他爲什麼不向前走呢？

但是余韻蘭挾着幾本書在前面走得很慢，走了幾步總得遲疑一陣才舉步。有什麼痛苦的思想折磨着她呢？因此使跟在後面走的他感到很大的不便了。他一向拘謹的態

度使他不便在仄狹的樹叢間在她身邊擦過，所以他走了一陣，總得把自己的步調放慢幾步；這樣走了幾步，又照例裝做向樹叢望一會。但夕陽裏那些蒼綠的冬青葉，簡單得實在沒有什麼可觀。他又小心翼翼當心別給她發覺自己在後邊走，所以越走越使他懊悔當初沒有退出去的失策了。

一會兒，余韻蘭在前面住了步，這更使他惶惑起來。湊巧夾在她幾本書裏的一支鉛筆，在那時候掉了下來，使他有一個解救的機會。

「密斯余，你的鉛筆丟了。」她俯身下去拾筆，本來梳得很光整的一頭烏髮，垂下去便披滿了一肩，更掩住了她那時憂鬱的愁容

。等她直起身來，一邊用右手慢慢撫着方才披散的頭髮，一邊很不自然的裝着笑臉道：「謝謝你！」

但笑容很快的消散了。方正璧對她很快的注視了一眼，很有禮貌

地在她身邊越過，走在前面了。

雖然是那麼慘然一笑，但在她已是個極大的暗示跟鼓勵了。在她心亂如麻，煩惱愁悶的當兒，她還裝着笑臉跟他說話，這也不能說對他無情了。因此他覺得回去更有寫信的必要了。

吃了晚飯，他立意要寫成那封信，他在自修桌上舖了兩張信箋，思索了好一會，但他覺得寫那種信比寫什麼議論論文要難得多，第一該用什麼驀生的稱呼，第二該說些什麼話。他覺得那些話應該使人家同情又不能使人生氣，他一向高傲的習氣又覺得自己不該被人輕視，因此那種得體的措辭便把他難住了。他知道小章有幾本情書作法，但他又沒有藉口可以把他幾本書借到手。他更獨自寫了又塗，塗了又寫，好久沒有寫成幾個字，最後他便心灰意懶了。他覺得自己沒有寫這種信的天才，便又極力思索韻蘭有什

麼缺陷，但似乎她又沒有什麼壞處可以成爲他不寫信的理由。這時他真是覺得橫也不好，豎也不妥，便安慰地想：「過幾天再寫吧！」他用這一個辦法妥協了自己。

星期六很快的到了，信却還沒有寫成。下午沒有課，許多同學都跑出去看電影了。他因爲自己沒有什麼閒情逸致去看瑞瑪希拉的「鑄情」，便漫無目的地踱進了閱報室，恰巧余韻蘭也獨自坐在室隅的一只沙發裏，人是憔悴多了，她已一變從前活潑天真的少女風度，他想自己既沒有寫信的勇氣，跟她說幾句話或者還可能，便在報架上取了一份報，揀近一只沙發坐下說：「密斯余，這兩天有什麼事不高興嗎？」

「沒有的事。」她在慘白的臉上滲出一絲笑意說。

他從她憂鬱的眼光裏看出了她是在說謊，她似乎也發覺了這些，

連忙低下頭來裝作看報。兩人沉默了好久，她又開口來：「有許多事情，有人看來是極簡單的，但在優柔寡斷缺乏勇氣的人碰到了，便覺得很困難了。」

忽然窗外出現了一個黑影，或者會有人闖進閱報室來。韻蘭便把想說的話收住不再說下去了。最後她怏怏地放下報紙，惻惻地走出了閱報處。

那銀鈴樣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重複起來：——

「有許多事情，有人看來是極簡單的，但在優柔寡斷缺乏勇氣的人碰到了，便覺得很困難了。」

她遇到了什麼困難的事呢？他又覺得那些話是針對他說的，活躍的心又使他覺得應該寫那封信了。

不過那封信已不像是情書，而有些近乎是論學書了。他覺得他應該勸她鼓起勇氣來，勸她克服環境，不必過分的患得失，便跑回自修室開

始他的思索了。

好容易草成了那封信，信裏又不由自主寫上了許多傾慕的話。等他重新騰過的時候，又是吃過了晚飯了。小章看他老是低頭抄什麼東西，又時刻提防人家注意他，便問道：「阿方，忙着寫什麼東西？是情書嗎？」

方正璧一時慌了，紅了一紅臉，但發覺小章是說着玩的，並不含有什麼惡意，便掩飾地說：「預備投稿，寫一篇小說。」

那封信寫得很長，足有三張信箋，他把信封了口，因為余韻蘭是外埠來的寄宿生，便貼上八分郵票，算是本埠信出去寄了。

寄了信回來，心裏感到輕鬆了許多。他得靜靜地等待命運的裁判了。回去又恐怕同學已發覺他的秘密，提心吊膽的走進自修室，同學們依舊與高彩烈的在講羅密歐門劍的姿態。他奇怪自己的心爲什麼會

那麼靜起來。

晚上是失眠了！許多奇怪的思想都湧上心來。他預計或許在後天上午，可以收到一封回信。

星期日在不安的情緒中過去，他有點懊悔了，昨晚因爲一時衝動而寫了那封信，現在覺得近乎有點多事了。明天和她又得重新碰頭，見了她不要臉紅嗎？她接了信不會輕視他呢？會不會怨他呢？會不會拿了信去見教導主任呢？那時豈不要被許多同學笑死？總之，明天是一個尷尬的日子，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請一天假了。

回信當真沒有來，顯然前途很難樂觀。明天，他便推說頭痛而賴學了。

不能永久因爲春天的緣故而缺課呀！那末見了她又如何呢？要不要裝出一種神情來使她知道自己在慚疚呢？他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教室，內心時常在埋怨自己前天

的舉動太粗魯。但等敲了上課鐘，還不見余韻蘭走進教室來，一堂課也不知聽些什麼結束了。下了課，急忙跑進門房去探聽，却說余小姐昨天飯後已帶了個手提箱還鄉了。

這消息來得太突兀，當時他呆了一下，心裏想：會不會跟那封信有關係呢？又過了幾天，余韻蘭家裏來了一個人，把她所有的行李取去了。回信是依舊沒有，他很後悔寫那封信，給她留下一個把柄。

漸漸這件事給他淡忘了。事後他把這事警作一個荒唐的春夢，他已明白自己是一個不適宜戀愛的角色了。他的戀愛或許應該從結婚的那天開始，因此他又覺得自己應該爲成績而孜孜矻矻地讀書了。

過了一個暑假，方正璧已從高二升到高三，又因爲這一年要準備畢業考試，跟大學入學試驗，所以這一年功課特別忙得多。緊張的工作，使他完全忘記了那次好笑的寫

情書的事情。而時光呢，有時候是特別快得不知不覺。是一個炎熱的初夏的季節，一天，方正璧從末一堂畢業考試的試室裏跑出來，心上像去了許多堆積的石塊，覺得輕鬆了好多。又因為成績考得還滿意，他覺得應該出去看一場電影來安慰安慰自己了。不想這時候，茶房忽然從外面送進一封信來。

「方先生，你的信！」

方正璧接過信來，粉紅色的信封，清秀的字跡，幾乎使他不相信是寄給自己的信。他急切的需要知道信的內容，便很快的拆了開來讀道：

正璧君：

很抱歉的，使你等了一年多，才給你回信。當時你的那封信我收到了，很感謝你許多鼓勵我的話。那時我因為理智跟感情在搏鬥，心緒很不甯，便再沒有勇氣給你回信了。想你很急切的需要知道我為什麼接了你的信

，就一跑了事吧？

因為我是母親唯一溺愛的獨生女兒，父親是早亡故的，母親便千辛萬苦把我撫養成人。要不是造化弄人的話，我或許還是個幸運的天之驕子呢。這或者使你難以置信的，在我們古舊的腐敗的社會裏，還遺留着什麼指腹為婚的荒唐的事蹟。在我出世不久，因為當時父母的一句戲言，我在十八年前就許配給我的一個表兄了。

那時當我收到了一封母親要我回去完婚的信，事前我又約略知道那個表兄不很上進，那你就知道為什麼那時我不高興了。本來那時我可以嚴辭回絕那種不合理的婚姻，但說不定又會傷了老母的心，因為他們還喜歡這種買賣式的婚姻，要是任何一方半途悔約，他們便認為這是很不體面的事情，同時我怕母親十多年苦心撫養我溺愛我的希望將成為泡影，所以我毅然回家去就刑；因為那時我想我或許會使表兄改變過來，我們重新在沙漠裏建築起我們的樂園來。但現在

我知道這種企圖是失敗了，他實在是不成材的東西，因此你也可以想像出我婚後的生活情形來。

我自己很明白太沒有勇氣。我往往親手殺害了許多可以使我幸福的機會。你能夠寫那麼長的一封信給我，似乎你比我勇敢多了。那你的將來一定會比我幸福得多。那封信，直到現在我還很好地保存着。我往往在苦悶的時候，讀着那些真摯的熱情的字句，來溫暖我已死了的心。

現在你們的畢業考試說不定快結束了吧？我想要不是現在給你寫回信，說不定再不會有機會給你寫信了；同時你會永遠的當我是怎樣的無情！因為是大病初愈，腕力不勝，再不能寫什麼了。敬祝您

好 韻蘭 六月二十八日

他的眼淚不禁滴濕了那兩頁信箋，顫顫的手中還牢執着那粉紅色的信封。他想：自己究竟收到一封情書了！但這種初戀的滋味也分辨不出是酸是苦了。

馬的黃金時代

史東

——譯自 Magazine Digest 雜誌



馬似乎又在恢復過去的黃金時代了。在這機器萬能的時代，它非但絲毫未見落伍，却正在表示它在各種方面的用途呢。

馬匹所以在全世界盛極一時。當此次戰爭爆發時，英國擁有的最大原因之一，是由於軍事需要而引起的汽油的缺乏。在西班牙，和內戰前的二千五百七十四

輛貨車比較起來，現在鐵路上只開動着八百輛貨車，目下在駛行的汽車僅達戰前的四分之一（新造的汽車可說絕無僅有），而汽油只有擁着特權的政府官吏可以一元六角一加侖的代價購得，在這種局勢下，難怪牛馬又得恢復過去的尊嚴；在西班牙不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匹驢子，已經算是富人。

在巴黎以及法國的其他淪陷區，由於汽油的缺乏，我們隨地可以看見馬拖的車子以及甚至於馬拖的汽車。在荷蘭，挪威，瑞典，波蘭，芬蘭，比利時，巴爾

。當此次戰爭爆發時，英國擁有的二十二個騎兵團，可是其中十七個已經機械化；這些騎兵的大部份已被遣至巴勒斯坦及尼羅河。不願海洋的封鎖，馬匹的移往海外仍在不絕進行。英國的純種競賽馬的馴馬師都急欲把他們最佳的馬匹運往西半球的安全地帶。而美國的養馬家及馴馬師也都急欲獲得它們，因為他們可藉此得到將現有的馬種和全世界最優秀的純種馬交配的機會呢。

在戰時的英國，馬匹的需要也逐漸增加，因為近東的戰爭已經把英國國內的馬匹徵發殆盡了。所可驚異的是，在這有史以來最大的機械化戰爭中，馬匹的

需求竟有增無減。目下全世界對於騎兵的軍馬及拖重砲的運貨馬的需要是空前絕後的。

自從一九三九年歐戰開始以來，美國陸軍即着着添置馬匹；因為它總有一天將在廣大的地帶作戰，在這裏，沼澤，叢林，山徑，及崎嶇不平的原野將阻礙坦克車及鐵甲車的駛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遣大軍攻入波蘭時，隨軍有二十萬匹馬。每一個德國步兵團至少有五百匹馬。德國和蘇聯平分在波蘭所俘的馬匹，雙方各得二百萬匹以上的馬，以補助他們的軍隊。

在德蘇戰爭中，蘇聯將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騎兵隊分配於南北戰場，約有六十個騎兵團，騎着數千萬生力馬在作戰着；此外它尚有二十二個機械化騎兵團。例如在多沼澤地的東線地帶，騎兵

實在負着極大的任務，這已由過去的戰訊加以證實了。

平均德軍一步兵師目下需要三千八百匹馬幫助他們的推進。

除了蘇聯以外，美國現在擁有全世界最大的馬市場。它目下約有一千二百萬匹馬。

在平時馬匹也對人類作着有力的服務。著名的美國綠衫硬之義勇騎馬巡警隊是最顯著的一例。這騎馬隊遇到任何緊急事件，隨時準備前往救援。當飛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紐霍爾墜地時，巡警隊隨即疾駛至出事地點，從汽車公路深入荆棘滿途的山邊，以便達到毀壞的機體，將死傷者從中救出。著名的武俠明星勃克瓊斯及已故的湯姆密克斯都是這騎馬隊出身的。遇樹林火災，地震及水災時，他們都建有極大功效，而在一切展覽會中也極受歡迎。

從以上的事實看來，我們就可以確信無疑，機器時代並未將馬匹完全淘汰。相反地，在過去數年間，以及最近的戰爭中，馬又被復了以往的黃金時代了。

德國騎兵跟隨着戰鬥部隊，鞏固他們所獲的勝利，保持攻佔區域，並且為後繼軍隊擔任偵察的職務。



庚 天 樓

人名傳記之四

徐樹錚

許翰飛

時值深秋，淡黃色的日光從雲隙中射在北京阜城門外成達學校的牆堵上，映着殘敗的垂楊，景色十分幽黯。路人望了那座宏敞的建築物，便會聯想到這學校的創辦人——徐樹錚，不禁興起了無窮感慨。

袁世凱當國時，段任陸軍總長，以徐為次長。徐才氣縱橫，規畫改革，悉以國家為中心，與袁之訓練「袁家軍」的宗旨適相齟齬，以故極為袁所不喜。每次段將改革條陳請袁批閱，袁總是皺着眉頭說：「這又是又錚的主意，得了吧！」

袁氏父子提了徐的名兒，就搖頭，段則極力迴護，後來袁段間的感情一天一天惡劣，徐的影響很大。終袁之世，徐是鬱鬱不得志的。段之反對帝制，受徐的影響也很大。

徐字又錚，徐州碭山人。少時不修廉隅，沉湎於擣菹聲色之好，把先人的遺產化得乾乾淨淨，因之被族長驅逐，別離故鄉，做了個浪跡天涯的孤客。他自視甚高，雖在流離顛沛之中，不氣餒，不灰心，嘗自比胯下受奪的韓信。他臨行時語其僮伴道：「不富貴，不還鄉！」

會袁世凱在小站訓練新軍，他就仗劍相從，因為他性頗敏慧，且粗通文守，哨官段祺瑞特加青眼，曾收為義子（後來仍以師生相稱），擢充本哨司書之職。軍中文職清閒，他就利用這機會發奮讀書，數年之間，學業大進，益為段所器重。適段奉派赴德意志習炮兵，徐以隨員同往，得觀彼邦文物之盛，後來他之成為軍事專家，其植基實自此始。

袁死後，段組責任內閣，任徐為秘書長，旋調長陸軍部。參戰之役，組邊防軍，其一切計劃都是出於徐手。他又創辦成達陸軍中學於北京阜城門外，自兼校長，規模宏大，設備尤佳，所聘教官均德日軍事名家。該校尚有一特點，除軍事學外，同時注重古文，一時名流如林琴南，（徐曾拜林為師，執弟子禮甚恭。）魏易，馬通伯等都被羅致。徐在軍書旁午的時候，每日必分身到校演講。所惜直皖戰事爆發得太快，遂致半途而廢。（直系當政的時候，該校易為普通中學，旋即停辦。九一八變起，東北大學遷入關內，即以該處為校址。）由該校出身的學生後來成名的有晉

軍師長孫楚·王靖國·及東北軍師長萬國賓等（萬福麟子）。

徐生平事業以收復外蒙爲最著。外蒙活佛乘着中原多事之秋。宣布獨立，袁世凱帝制自爲，無暇及此。段當國後雖有收復外蒙之心，苦於兵力不及，正在焦慮，小徐悄悄地走到老師跟前說：「老師，外蒙問題，這算不了一回事；老師信任我，包有辦法使他們取消獨立。」

「嗯！要帶多少兵去？十師人夠嗎？」段說。

「用不了這許多。」

「五師人是不可少的。」

「太多！太多！」

「難道祇要兩師兵？」段瞟了徐一眼，露出不謂然的樣子。

「兩旅人就夠了！」小徐說得十分響亮，而又似乎很有把握的：「要少數的兵壯壯威就夠了，祇要給我一點兒費用。」

老段本沒有準備以兵力去擴大邊事，要錢容易辦，他也懶得向這足智多謀的得意門生盤根究底，信手就給他十萬。

料不到小徐把錢拿到手，並不啓程到外蒙，而且有好幾天不來參見師尊了。老段三番兩次打發人喚他

來，找不着他的影子。有些和小徐過不去的朋友，紛紛把他近日的行動告訴老段說：「小徐玩得太不像樣兒了，堂堂政府要員，逛窯子也得逛書寓（頭等妓女），他逛到茶室（二等）下處（三等）去了，朋友們的忠告是鑽不進他的耳朵裏去的，老師教訓教訓他，也可以維持政府大員的體面。」

老段聽了這些謔言，自然大動肝火，但一轉念：「這小子怪有志氣的，未見得墮落到這步田地吧！」他雖然受了許多人的絮聒，他還是不相信小徐是一個沒出息的人。

過了些時，小徐在老師頻頻催促之下，十分秘密地向外蒙出發，他帶了好幾個密姪兒，一路上左擁右抱的，於是又有耳報神在老師跟前說他的壞話。

「讓他去吧！」這一次段總理似已懂得他的高足自有道理。

徐宣慰使將抵庫倫的時候，突然發出一道命令：兩旅大軍暫緩前進，他自己祇帶着三十名衛隊及全部娘子軍輕車先發。到達之後，一面覲見活佛，宣達中央德意，一面盛設華筵，將蒙古王公一個個地請來，同時叫帳後的女樂，輕輕款款地走出來，舞蹈着，歌唱着。

嫵娜的纖腰，嬌脆的歌喉，水汪汪流星般的眸子

，目迷五色的珠光寶氣，芬香襲人的脂粉，矯捷的姿態，環繞在王公們的左右前後，王公們古銅色的面孔上都浮起了笨拙的笑容，魂靈兒飄飄然如在雲裏霧裏，骨節也酥軟了。

「上國衣冠，南朝粉黛，苟非宣慰使賁臨斯土，寧不枉度此生。」王公們一個個都在暗忖着。

「假使你們認爲這幾個孩子值得愛憐，我就分開來送給你們吧！」一陣狂笑聲從宣慰使的喉管裏汨汨然播放出來。

於是許多窈窕姐兒都做了現成的王妃，於是外蒙王公心悅誠服的取消了獨立。而宣慰使不費一兵一折一矢的懷柔政策大告成功，比較漢代和親政策還要高明得多。後來雖有一二狡黠的王公在活佛跟前挑撥離間，主張背信殺徐投俄，恰巧兩旅新式軍隊到達，蒙人不知深淺，活佛也就不敢再生異心了。

小徐留蒙數月，協助活佛整理軍民兩政；除暴安良，肅清稅政，極得蒙民愛戴，一時有徐青天之稱。

直皖戰起，皖軍東路總司令徐樹錚，對方是直軍王懷慶，西路總司令段芝貴，對方是吳佩孚。當東路軍擊潰王懷慶的時候，正西路軍敗績，吳軍長驅直抵北京。這時候皖軍雖敗，尚有可爲，徐主收拾餘燼，以天津爲根據地，再圖反攻。但段堅主罷兵，直軍乘

之，遂至一蹶不振。

之後徐就浪跡四方，恃其神妙莫測的化裝術，逃過軍警耳目，奔走於皖系舊將間，計劃復興之策。齊盧戰起，孫傳芳由閩入浙，盧永祥何豐林認爲大勢已去，退兵淞滬，宣布下野。適徐悄然而至，浙滬舊將楊化昭、臧致平、陳樂山等集議擁徐繼任總司令，作背城之戰。事爲工部局所聞，深恐戰禍蔓延，影響租界治安，乃派探捕將徐的住宅包圍，嚴禁活動。不久齊燮元軍由蘇抵滬，浙軍乃自動解散。

小徐是一個天才軍事家，抱負偉大，勇於負責，他認爲要強國必先練兵，有了可恃的兵力，鎮懾反側，制裁不軌，政治自然可以修明，富國強兵的理想也就可以達到了。他創辦成達軍校，訓練邊防軍，都是一貫的主張。但他忽略了建軍應以清政爲先，當時北方的政治勢力依然握於昏庸老朽之手，不能一新視聽；加以袁死後羣雄割據之局，迄未打破；所以他的一切設施，阻力橫生，一再挫敗；然而他不灰心，勇往邁進，要達到革新北洋系的鵠的。

那時皖軍勢力凋殘，孫傳芳崛起東南，孫雖帶有直系色彩，而對段有相當好感，且與西北軍奉軍都是敵人，同時與徐私交敦睦，徐就利用孫的基本勢力，拆吳佩孚的台，造成新舊直系之對立，以期實現其理

想。他這次的計劃是向法國購辦軍械，聘用法國教官，第一步將係部擴充為三十六師；他在法國進行甚為順利，不久他由海外歸來，親見執政，以期實現他的理想。其時西北軍勢力龐大，老段在北京所能指揮的軍隊，僅僅魏宗瀚的兩旅而已，同僚都勸徐速離虎口，而他坦然不以為意。臨行前一日，徐到成達學校向全體員生訓話，身着輝煌偉麗的上將制服，態度十分莊嚴。即晚他就首途赴津，將轉車南下往晤孫傳芳，全校員生整隊恭送到車站上，氣象肅穆，同車護送者尚有魏宗瀚所派衛隊一連。不幸車抵廊房，忽駐軍濫擁而上，前陝督陸建章之子，突然上車，對徐開槍轟擊，均中要害。於是此一代政略家，遂死於非命矣！事後，陸建章子以平民資格，居然在天津電局拍發通電，聲言為乃父復仇（陸父為徐所槍決），並稱不涉政治云。

北京名妓香妃，嘗為徐所眷，香妃因此而驕傲，某次得罪一武夫，武夫遽揚其巨靈之掌，搥香妃之頰，大聲曰：「打你這個冰桶！」蓋北人謂妓女之冷若冰霜者為「冰桶」也。事後香妃哭訴於徐，欲徐代為雪此辱；徐伴諾之而未實行，未幾即藏香妃於金屋。後又有蘇映雪者，與徐亦纏綿甚久。小徐不僅負經濟才略，蓋亦一風流倜儻人也。

王 翠 公 司 開

靜安寺路
六十號

電話
九九六
一四號

珠鑽翡翠
紅寶藍寶

上等翡翠

禮品飾物

包退包換

歡迎參觀

鑲工堅固
式樣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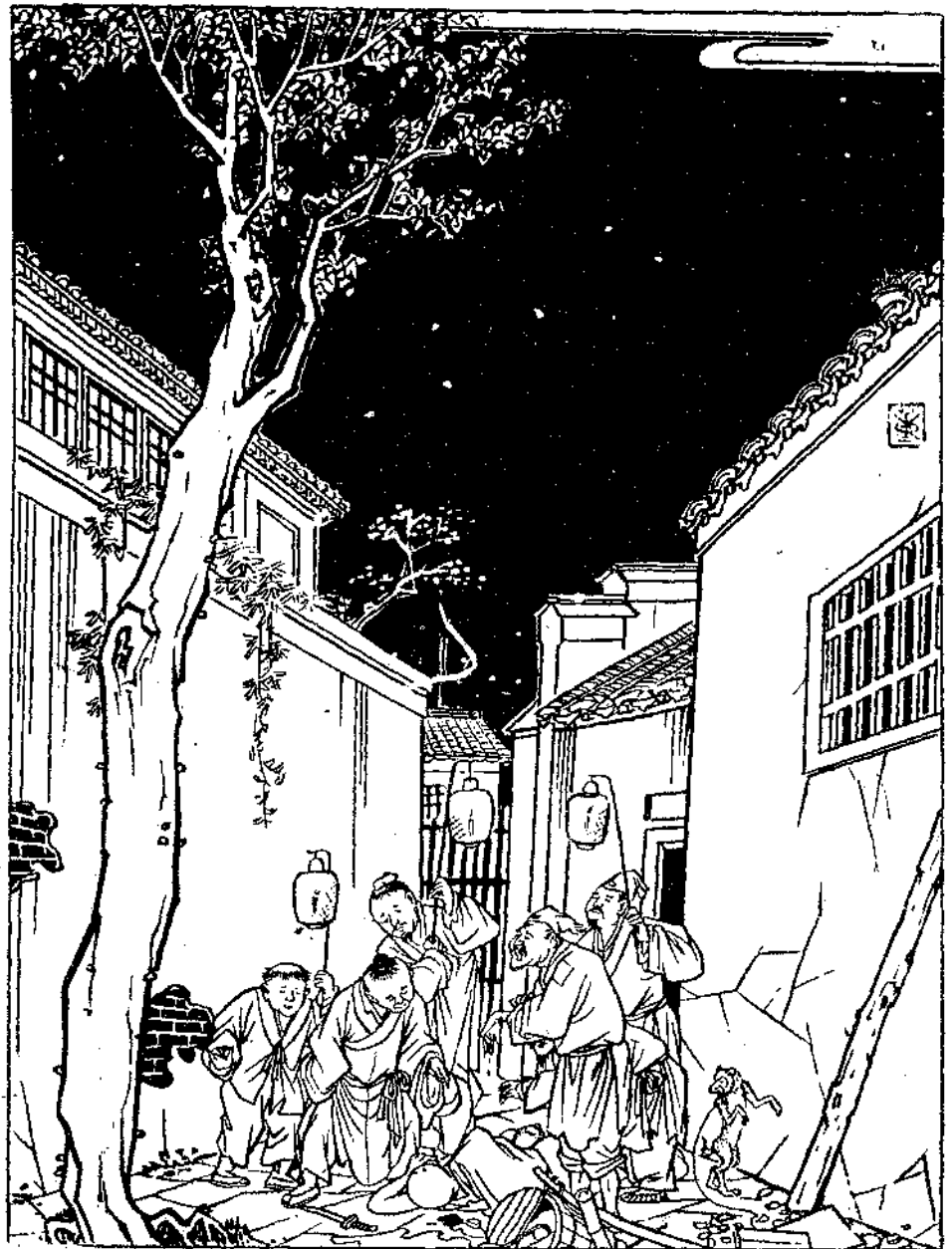


• 券證保現代折七

立出戒鑽蘭錫上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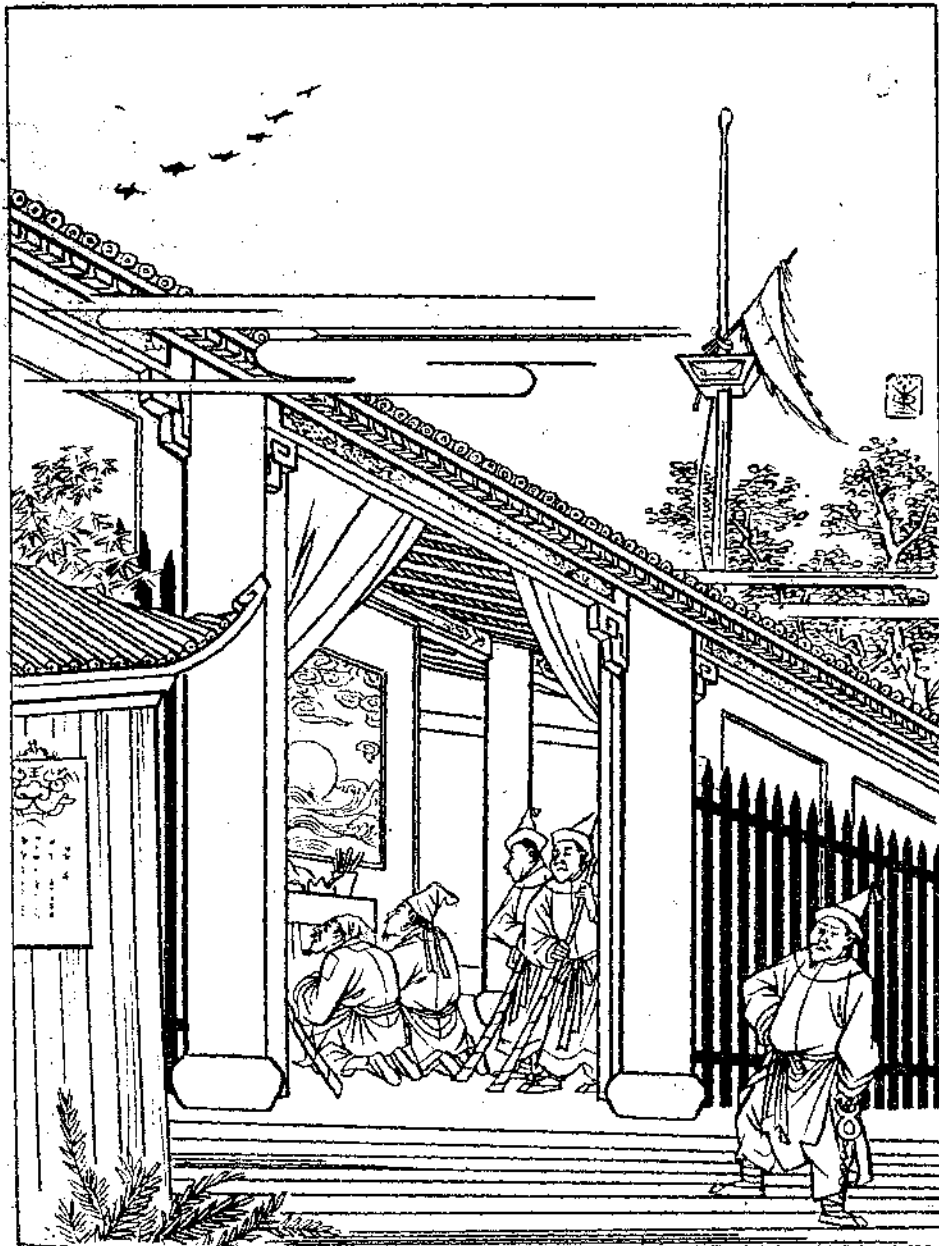
雲 巧 潘

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闍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喚他入鉢，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秀道：「他如今在那裏？」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先從頭陀手裏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殺倒在地。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抽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那賊禿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賊禿隨後從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甚麼？」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那禿賊知道是石秀，那裏敢掙扎做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



傳 畫

一絲，悄悄在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搨死了，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家店裏，悄悄地關上了門去睡。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檐糕粥，點着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裏。」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個屍首，躺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直到蘇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升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有兩個死屍在粥裏。」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常賣糕粥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些個，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只見血潑潑的兩個屍首，又吃了一驚，叫起鄰舍來，倒被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辨察。」



• 圖四二第 •

上海唯一
專賣小說書

百新書店

服務 週到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批發處：上海棋盤街
電話：九四七
二九號

當代著名作家張恨水傑作長篇小說

似水流年	暴露學府種種内幕 揭示男女戀愛把戲 指示青年求愛求智求職之正當途徑	洋裝二册	十六元四
歡喜冤家	一頁故都梨園軼事 紅女伶血淚飄零史 冤家？親家？愛？恨？簡直分不清	洋裝二册	十七元二
秘密谷	古今青年大談戀愛 新舊兵劫展開惡戰 佈局 敘述 別開生面 趣味濃厚	洋裝二册	十元〇四
如此江山	二女爭風難為斯男 奮起從戎相對黯然 描寫着重小動作 小關節 別有風趣	洋裝二册	十一元六
燕歸來	五男追求 體育皇后應付裕如 已攝千里迢迢 大工程師坐享其成 電影	洋裝三册	二十二元
夜深沉	惡少年種種誘惑！ 弱女子飲恨終生！ (已由國華影業公司攝製電影)	洋裝二册	十七元六
啼笑因緣	意志薄弱少女失貞 一片癡情青年含恨 演過電影 話劇 彈詞 家弦戶誦	洋裝二册	十四元八
現代青年	揮霍金錢追逐女性 傾家致子一片苦心 (已由藝華影業公司攝製電影)	洋裝二册	十六元
秦淮世家	秦淮河畔歌場治史 歡樂場中獵艷奇聞 (已由金星影業公司攝製電影)	洋裝二册	十五元二
平滬通車	良緣天賜無須媒妁 時來運至鸞福飛來 「老伯」「姪媳」火車上結成情侶	洋裝一册	六元六角
蜀道難	千里尋夫不辭跋涉 一路照拂枉費心機 巴巫三峽 巫山十二 寫不盡蜀道險	洋裝一册	四元
新斬鬼傳	奸、盜、詐、偽 現在社會人心同鬼蜮 怒揮寶劍 自此世間毒醜皆伏誅	洋裝二册	十元〇六

二十四橋
當年風物
歷歷如繪

社會層裏
諸醜百怪
個個現形

李涵秋代表作
廣陵潮
震爍文壇光芒萬丈

文筆超脫
抒寫如意
實情實事
有條不紊
冷嘲熱諷
尖銳刻薄
入木三分

•• 元五十三價實 •• 册厚十訂分 •• 著巨言萬百 ••



紅
美
人

(三)

晚
蘋

楊春芳邀唐柏到她家裏吃了一
午飯以後，唐柏覺得自己和楊春芳的情感，似乎又推
進了一步。

日子匆匆地過了一個月，迫近聖誕節的前夕，唐
柏想送一點禮物給楊春芳，他對她透露過一些口氣，
楊春芳却辭謝道：「化了錢去買東西，未必就合用，
徒然浪費罷了。自己人，不必多此一舉。」

唐柏知道她很愛花，因此，他在幾家花店裏參觀
了一下，揀了一盆梅花盆景，花朵開得很盛，旁邊的
象牙紅，也紅得十分嬌豔；另一邊還擺着一叢翠竹；
他便繫上一張卡片，卡片上寫着：「花的紅，是象徵
紅美人的紅！柏敬贈。」另外又買了兩打「康乃馨」
，做花瓶中的點綴，叫花店中人一併送到楊春芳家裏
去。

在聖誕的前夕，舞場是照例的特別熱鬧，楊春芳
穿了紅色的衣服，鬢上插了枝紅色的絹花，脚上也穿
了紅色的皮鞋，紅美人真無一處不紅呀！因此便引得
麗麗舞廳的舞客，沒一個不向她行注目禮。

「叫楊春芳坐檯子。」楊春芳剛走到座位前，還

沒坐下去，「恭候已久」的唐柏，已迫不及待的通知
了僕歐。僕歐滿臉堆着笑，去領着楊春芳過來，楊春
芳一見是唐柏，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你果然來得早，真是不失信的君子人。」楊春
芳帶着玩笑的口吻說。

「舞場是小人的行樂地，那裏會有君子人？即使
有，也是偽君子呀！你想：孔夫子白相過跳舞場嗎？
」唐柏的話，越扯越遠了。

「假使孔夫子也白相跳舞場，不知跳的是什麼舞
？」楊春芳也還是玩笑地問着。

「總之，決不是快狐步，勃羅司，華爾滋。古時
作戰用戈矛，也許是「探戈」呢！」

楊春芳吹了幾口浮在玻璃杯口的茶葉，喝了一口
茶，音樂正奏着「探戈」。

「我們就跳探戈吧！」楊春芳先站了起來，因為
探戈的步法，是一種艱深的藝術，她有精湛的舞藝，
故而覺得特別有興致。

唐柏對於跳舞，曾經名師的指導，受過嚴格的訓
練，加以長時期的研習，所以他跳着「探戈」，覺得

輕鬆而愉快，何況楊春芳是他的熟稔的舞伴，雙方在悅耳的樂聲中毫不經意地跳着，引起了旁人的讚賞。唐柏和楊春芳正在談笑自若，並沒顧及他人的時候，樂聲完了，楊春芳恰巧小步轉一圓圈，腳掌着地，「搭」的一聲，突然來個拼步，看見的人立刻給予一陣鼓掌。楊春芳的臉上，透露了得意的微笑。

在鼓掌聲中，唐柏嚴肅地走在楊春芳的後面，和楊春芳的流波送盼恰巧相反，可是，他的心裏，却也覺得暗自欣喜。

回到座上，楊春芳低低的道：「不是我誇口，我的舞藝，畢竟遠勝她們。」

「俯仗高足，我不過幫襯而已。」唐柏想不到她會得如此滿意，附帶讚她兩句。

閒談了一會，唐柏看了看手表，便說：「春芳！還有好幾桌上的客人等着你，你可以下去，我也走了。」

「我去了停會仍舊要來的。你不要走！你要走，我便不去。」

楊春芳發出一股嗔勁，等候唐柏的答覆，害得他毫無辦法，只得苦笑了一下，逼出了兩句話：「那麼，我就等着吧。」

楊春芳起身叫唐柏再跳了一隻舞，在舞畢的時候

，她向他耳語道：「好好地等着，我還有一點東西送給你。」說罷，笑着去了。

等着，等着，唐柏眼看他人的興高彩烈，你搶汽球，他戴紙帽，他總覺得是昏昏欲睡，十分無聊，便喚了一瓶啤酒，想從酒的裏面，找出些微刺激。

喝了一杯半啤酒，在喧鬧的舞場裏，欲睡不得，一手支頤，半醒半睡着。忽然有人把他輕輕地推一下，一股濃烈的脂粉氣衝入他的鼻管，耳畔聽得楊春芳說道：「再等一會，我便來陪你。」

隔了不多時，楊春芳又坐到唐柏的一桌來，她見了他的倦態，想使他的精神振作一下，便拉了他的臂彎，要他去跳快狐步。這方法果然有效，睡魔就此打退了。

「我的肚子有點餓了，我們吃些什麼點心？」楊春芳問着。

「隨便！隨便！」唐柏喝了兩口啤酒，提提神。

「一打克勞白三明治，好嗎？」

唐柏點了點頭。

「今天我很高興，散了場你送我回去。以前不要你送，今天却偏要你送。」楊春芳邊吃邊說。

「你的包車夫呢？」唐柏問她。

「已關照他回去了。」

唐柏知道楊春芳是向來說如何便一定要如何的，好在舞廳門口，便有出差汽車，先送她到了家裏，然後自己原車回去，也很便利。

時間已到了早晨四點鐘，洋琴鬼敲着急而且快的送客曲。舞客中有的一夜未睡，摩挲着倦眼，有的精神抖擻，起身一閃而散。

唐柏自楊春芳重來陪伴後，又說又舞，睡魔早已跑掉。女人！女人！有時真少不了她。

楊春芳叫唐柏候在舞廳門口，她到小間去穿大衣。唐柏走下扶梯，一看門外，還有三四部出差汽車停着。汽車夫見他站着觀望，便上前兜攬生意。唐柏等了一會，見楊春芳穿了一件白獺大衣，手裏拿了一包東西，笑盈盈走來，紅色的旗袍只露出一段，紅白分明，色調艷絕。唐柏向她上下打量着，楊春芳含笑而立，儘他鑒賞。這時，汽車夫已把車子開近階沿，拉開了門，唐柏讓楊春芳先坐進去，自己坐在她的左邊。

汽車開到了福平里，唐柏關照車夫等一等，他送楊春芳到弄底末一家。到了門口，楊春芳並不就把鑰匙去開門，却背靠着大門，笑道：「你忘掉了一件事嗎？」

「送你回府，大概有什麼酬謝吧？」唐柏記起她

，還不見楊春芳的蹤影。他以為她或許病了。所以第

叫他等着別走的時候，說有東西送給他，故意把「東西」改做了「酬謝」。

「你想什麼酬謝？」她吃吃地笑着，伸出了右手道：「給你吻一下吧！」

唐柏很有禮貌地吻了她的右手一下。

「再會！明天見！啊！今晚見！」唐柏轉身便走。

「噲！慢走！這一袋東西，帶回去給小弟弟玩吧。」楊春芳把一個紙包擲了過來，唐柏隨手接住，匆匆走出福平里，坐進汽車，立刻又疾馳而去。

唐柏到了家裏，拆開紙包一看，却是一個綢衣的洋囡囡，和一尾賽璐珞的紅鯉魚，大概是她特地向舞廳裏的糖菓攤上買來的。

過了兩個月光景，一個雨夜，楊春芳坐在唐柏身邊，拿着唐柏的自來水筆，翻開他的日記簿，在空白的一頁上默寫了李後主的後半闕「浪淘沙」詞：——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寫完，她低低的嘆息着。

隔了兩天，唐柏到麗麗舞廳去，等到晚間十點鐘

二天的下午，從辦公處出來，連忙趕到楊春芳家裏，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年人坐在外間，她的母親也不在。據那老年人自我介紹，他便是楊春芳的父親。春芳已和她母親一起到漢口去了。

這好像是個晴天霹靂，楊春芳爲什麼忽地悄然離滬，事前竟一點消息也不透露？這使得唐柏爲之大惑不解。

「奇怪之至！神祕之至！」唐柏退出了楊家，心裏如此忖着。他又想到數天前日記簿上的詞句：「別時容易見時難！」如今滬漢遙隔，這句詞唸了兩遍，真覺得有些不盡低徊之慨。

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第五個月過去了。天氣，又是炎炎的夏日，楊春芳却還是消息杳然。唐柏以爲楊春芳的離滬，說是神祕，也許是極平淡的一回事。真的到漢口去了嗎？不要是煙幕彈吧？也許是有了相當的對象，做了人家的金屋中人了。

一天，唐柏因公事很少，正坐着看小說，忽然檯上的電話響了。唐柏提起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原來對方說話的人，正是楊春芳。

「喂！你忙嗎？半年不見了。」

「啊！春芳！這半年工夫你躲在那裏？」

「剛從漢口回來，回來了不過三四天，你近來好

嗎？」

唐柏覺得要問她的話太多了，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因此握着聽筒，反而只聽楊春芳的報告。

「怎麼不說了？我到漢口去，事前沒有通知你，你生氣嗎？」楊春芳誤會他不說話的原因。

「一點不生氣，不過很牽掛你。」

「格！格！格！」聽筒裏一陣笑聲。

「牽掛也許是事實，但恐怕很恨我呢？你事情很忙，不來就誤你的公事。今天六點鐘，在新舞廳等你，你辦完了公事便來，好嗎？先到先等。」楊春芳繼續滔滔地說。

唐柏明知女人約男人，女人決不會先到的，所以他便說：「我一定六點鐘去，等着你吧。」

掛斷了電話，唐柏考慮着有多少話是必須問楊春芳的，先起好了腹稿，以免臨時遺忘。

一新舞廳的茶舞，比別家來得晏一些，過了六點鐘，舞客纔陸續到臨。唐柏急於要知道楊春芳別後的情況，時針剛指五點鐘，他便匆匆地跑出四海銀行，趕到一新舞廳來。一看，洋琴鬼還在喝咖啡，舞客只坐了兩桌，一共三個人。唐柏看看表，五點半還沒到，時候太早了。

唐柏揀了一個出路較便的位子，喚了一瓶汽水，

坐了十分鐘，覺得肚中有點飢餓，又到一新舞廳的下面，買了半打花蛋糕，自己先吃掉了兩塊。

樂聲響了，舞女也入座了。等了好一會，時候已六點一刻，唐柏留意着進門口，移時，門帘撩起，露出半面，正是楊春芳。唐柏連忙站起，舉手向她招呼，楊春芳見了，便向唐柏這邊走來。

「你看我去了一次漢口，人瘦了些嗎？」說着，人便坐了下來。

「差不多。」其實確是瘦了，不過是略瘦而已。「你真豈有此理！動身時既不通知我一聲，到了漢口也沒一封信來。」唐柏說話時，神態相當嚴肅，但却帶着微笑，明明是未嘗認真。

「我有了離滬赴漢的動機，所以在你的日記簿上寫了半闕浪淘沙。其中不是有一句「別時容易見時難」嗎？今天又相見了，誰知一點也不難，你應該歡喜呀！」

唐柏想把打好的腹稿，用一部份出來。

「你到了漢口後的情形怎樣？」唐柏希望知道一些別後的情況；那知楊春芳並不說明赴漢的事由，含糊地只答了一句「平平淡淡，沒有什麼事。」

唐柏料她不願意說，他所有的腹稿，不得不完全拋棄了。

「以後你的出處，預備怎樣？」談鋒轉到舞的方面。

「生活沒法解決，以後，還不是依舊供人摟抱嗎？」語氣帶着一點傷感。

「你預備進那一家舞場？」

「我正要和你商量：麗麗舞廳的舞女大班已經來過，麗麗方面，我決意不去。又有同樂和春城兩家，也來接洽，同樂的地點較遠，春城近一些，而且春城的舞女大班，人比同樂和氣得多。可是，這兩家不比麗麗，都是第一流舞廳和最高樂府，進去做呢，麗麗的一般稔客，跑春城的很少，難得可以約到幾個，所以，這一層真使我就心。」

「像你那樣的美貌，那樣的手腕和舞藝，那怕沒有新的舞客？就說我，你進場的第一個星期，我一定風雨無阻，每晚必來。」唐柏安慰着楊春芳。

楊春芳沉思了一會，說道：「我決定進春城吧？到了那天再打電話給你。現在是熱天，坐在夜花園裏，花籃不必送，等到秋涼了，舞廳裏排定了位子，再熱鬧一下。」

唐柏點了點頭，並不發表意見。

「我們跳隻舞吧？好久不跳舞，我的舞一定退步了。在漢口，跳舞談不到舞藝，可是在上海，還有許

許多多為舞而舞的客人，在進場的前幾天，不得不練練腳頭，明後天，我要到世界舞校去望望孫先生，請他教導一點新的變化步法，同時，還要約你跳幾次茶舞，溫故與知新，雙方並進，然後纔可以應付一般為舞而舞的客人。」

楊春芳說明了約唐柏茶舞的作用，唐柏雖然因她一去杳然，不無耿耿，但是現在面對着她，回想到以往的情感，似乎又義不容辭。

「我好久不跳舞了，脚步也很生疏。你到孫先生那邊去，一定可以學到一點新步法。」唐柏認為她到世界舞校去，確屬必要。

「不管生疏不生疏，我們試一試。」

唐柏和楊春芳，雙雙跨入了舞池。這可說是進場的序幕曲。

從這天起，一星期以內，楊春芳約唐柏跳了三次茶舞，雙方的舞步溫習了一下，又相當的純熟了。

星期六午餐的時候，唐柏正要起身離開辦公室，楊春芳忽然打了個電話來，她說：「我今天進春城舞廳，已經約了五六個客人，你來看看情形，相機而行好了。我預備穿一套白色的夜禮服，戴白手套，你千萬不要忘了帶手套呀！」

「你幾點鐘到春城？坐位在那一邊？」唐柏仔細

迎歡衆大 **牌山金** 產國名著

醬什 美金 滴鎮 醬高
菜景 酒波 醋江 油抽

• 良精質品 • 富豐養滋 •
• 方四名馳 • 味和身健 •

不 每 必
忘 飯 備
庭

廠醋醬順恒

○三義愛 行總上
號二路文 所發海



分店：靜安寺
八仙橋
檳榔路

(話電)
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七二六六
六一四七五

• 貨購話電 •
• 送隨接隨 •

地問了兩句扼要的話。

「準九點半鐘，一定到。坐在西圃的竹圈門正中。」

這天，是陰曆的上浣，彎彎的眉月，懸掛在樹梢，春城舞廳的夜花園和西圃，兩處都擠滿了人。唐柏幸虧八點鐘就已經趕到，纔能佔得一桌。

正在披襟當風之際，楊春芳的嫵娜身段，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他看了看表，只有九點廿五分。在竹圈門的左方，有兩桌客人，她點頭向他們招呼了一下，嫵嫵地坐上指定的位子，回眸向唐柏示意。唐柏便扣上衣鈕，戴上白手套，和她跳了一隻勃羅司。接着，樂台上奏起一曲快華爾滋，那是唐柏和楊春芳都愛聽的，於是連舞一次。快華爾滋是圓轉舞，楊春芳的禮服飄動着，真有因風飛去之概，於是引起了觀眾的一陣鼓掌聲。

「今天我們都穿了禮服，好像是結婚，外加還有鼓掌聲，只缺少拋擲彩紙條和紙屑，否則更逼真了。」唐柏低低的說。

「是的！我做新娘，你就算是新郎好嗎？」楊春芳微仰着她的臉，含笑回答。兩人的脣與脣之間，相隔不過一二寸，唐柏覺得有點飄飄然，幾乎向她吻了一下。可是清醒的理智，告訴他是在大庭廣眾的夜花

園，一個高尚人士是不應該有失態的舉動的。

下一支樂聲響時，一個不相識的中年人，站到了楊春芳的面前。

「請教尊姓。」楊春芳跳了半圈，很有禮貌地問他。

「做姓宋。我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的紅美人。」
「不敢當！我的舞跳得不好，請宋先生多多指教。」

「說那裏話。你是標準舞能腳，我要拜你做老師呢。」

「宋先生的舞很純熟呀！爲什麼還要客氣？」楊春芳開始灌迷湯。

「請楊小姐坐一隻檯子，可以嗎？今天一定有很多熟客等着楊小姐，我只希望楊小姐坐一刻鐘。」

「承宋先生看得起，非常感謝！」

這夜，楊春芳共坐了六隻檯子，唐柏見她應酬很忙碌，在一點鐘光景便買了五十元舞票，叫僕歐送過去，遙遙的向她點一點頭，表示走了。

× × × × ×

炎熱的長夏消逝了，接着又是已涼未寒的天氣，楊春芳在春城舞廳裏，排定了一隻坐位，這時候的紅美人，號召力逐漸地在增加，她自己盡了最大的努

力，以溫柔的情態，和甜蜜的言詞，籠絡一般舞客。舊的保留，新的加入；聲勢日盛；她的確可以說是「首席紅星」了。

因為姓宋的舞客差不多天天來報効，也就是天天送鈔票來，便引起另一個姓陸的舞客的嫉妒，楊春芳却利用他們的暗鬥，每晚多收入點舞票。

楊春芳既然擁有多數常客，不論爲舞而舞，爲坐而坐，已經川流不息，十分熱鬧了。偏偏又來了一個華僑富商，他是從南洋初次蒞滬，看見報上刊載着關於「紅美人」的文字，腦海裏留下了一個印象。一晚，他便專誠到春城舞廳去，喚楊春芳坐檯子，第一次就買了五百元舞票。

在富翁的心目中，女人是最好的活動的消遣品。見一個，愛一個，玩一個，棄一個，那是稀鬆平常的事。可是有些聰明的女人，也會摸透富翁的心理，用她們巧妙的手腕來對付。那南洋華僑，天天到春城舞廳去叫紅美人坐檯子，坐了一星期，漸漸的相熟了，自有所謂交際花之流的女人，迎合着富翁的意旨，逗引楊春芳去和富翁接近，楊春芳答應在他宴請賓客的

那天，前去叨擾。
到了富商請客的那天，楊春芳自己坐了一輛黑牌汽車，前去踐約，使得主人翁和賓客們，不得不另眼

相看。宴席的豐盛，只有第一流酒家纔辦得出，約計一宴之費，至少在萬元以上，這使楊春芳一邊吃着美酒佳肴，一邊却又提心吊膽。等到宴畢，那富商仗着三分酒意，要請她到國際飯店去小坐。這個要求，便與她「不入旅館」的原則相抵觸，但富商却說：「楊小姐，我有金鋼鑽飾衣料等從香港帶來，價值雖小，也有二三萬元，假使楊小姐願意和我做個朋友的話，這一點東西，便送給楊小姐。楊小姐如另有所需，我打個電報去，沒有幾天就辦了來。」

他把在香港對付舞女的作風，照樣向楊春芳施展。楊春芳暗忖：「這種話，他是遲早要說的。若是嚴詞拒絕了，他當然不會再到春城舞廳來。這需要用緩兵之計，多賺他幾個錢再說。」

楊春芳表面上雖然沉思不答，其實她早已打定了主意。

客散以後，那富商和楊春芳同時走出酒家，他的汽車夫便開着車門等着，但楊春芳却堅邀那富商坐入她的汽車。車子纔開動，那富商便對楊春芳的車夫說：「到國際飯店！」

汽車風馳電掣般開去，那汽車夫竟不顧富商的吩咐，一霎眼已開過國際飯店。富商詫異之下，連忙叫汽車夫退回去，汽車夫也置若罔聞。楊春芳却微微的

笑道：「你先送我到了春城舞廳，回頭再把金鋼鑽飾和衣料帶來送給我，不是一樣嗎？」

富商聽楊春芳的話，明明是窺破了他的策略；可是，他心裏要說的話，却又說不出口，一時真覺得進退失據，只得唯唯應着。一會兒，汽車已開到了春城舞廳的門口，楊春芳跳下車來，回身一再叮囑富商，請他邀他的朋友一起就來。那富商口裏雖然應着，臉上却已經變了色。同時，楊春芳關照汽車夫送富商回國際飯店。富商隨手賞給了五元港幣，他心裏有點氣惱，並不注意那是何種鈔票。

半小時後，那富商招集了男男女女十多個人，浩浩蕩蕩，同到了春城舞廳，叫了許多飲料，便立刻叫楊春芳坐檯。這時楊春芳正陪了唐柏坐着，向他約略說明了剛纔的經過。唐柏一看那富商頤指氣使的神態，和前幾天大不相同，便勸楊春芳小心一點，不要立刻過去，且看看情形再說。

克浦登跑來通知了楊春芳，楊春芳叫他轉知那富商，稍等一會兒便去。那知富商一聽，便大發脾氣，不等酒和飲料送到，站起身來，一揮手，一窩風似的去了。等到僕歐捧着盤子到來，一見人去桌空，不覺一呆。楊春芳見了這個尷尬的情形，忙喚克浦登通知舞場經理，那筆飲料賬由她簽字，免得僕歐吃賠賬。

從此，楊春芳的意志堅決，律已謹嚴，更獲得一般人的欽佩。

唐柏因為職務的繁忙，有兩三個月不到楊春芳家裏去，但春城舞廳裏，唐柏還是每隔兩三夜，便趕了去報効一次。

一夜，天忽然下雨，舞客寥寥無幾，楊春芳又提筆在紙上寫了李後主的半闕浪淘沙，而且在「別時容易見時難」一句的旁邊，加了一行密圈。唐柏見了，詫異道：「你又要出門了嗎？」

楊春芳不直接回答他的話，却淡然問道：「愛一個人應該怎麼樣？你以為。」

「古人說得好：君子愛人以德。——愛一個人，要希望被愛的人有美滿的環境，萬不可愛之適以害之。何況今日的世界，愛不能當做麵包。假定有兩個可愛的人：一個愛是一百分，物質條件只有七十分；一個愛是七十分，物質條件却有一百分，當然甯捨前者而取後者。」

「那不是愛情至上主義者，不能存在於今日了嗎？」楊春芳覺得這是一個疑問。

「環境的是否許可？那也是先決的條件。」
「你對於茶花女的感想如何？」

「殘缺是最藝術的。」

從這夜以後，唐柏兩次到春城舞廳去，都不見楊春芳。隔了兩天，是星期日，唐柏找到她家裏去，那個西廂已經搬空了，只見她的母親，在西廂房裏收拾廢紙。

「哦！唐先生！春芳今天搬場了。今天的報紙，大概你已經看過吧？」

唐柏沒看過報，不明白她說話的意思，怔了一下；他却爽直的說道：「春芳已經和她的未婚夫解約了，原因是他在××地方當飛機師，賺了錢，便忘了春芳，另外有了女人。春芳爲了他，堅守三不主義，苦苦地過了四年。如今既然他變了心，春芳也只得請律師登報聲明婚約無效，預備別締良緣了。」

「大概那個人不滿意春芳做舞女吧？」唐柏說出癥結所在。

「但春芳除掉鬻舞以外，沒有做過對不起他的事呀！」

閒談了幾句，唐柏便告辭出來，他心裏覺得一陣悵惘，微微的嘆息着道：「時代的巨輪，輾碎了一個美滿的夢，消逝了一個溫馨的夢，却又造成了一個甜蜜的夢。」

——（完）

…… 備必遊出 ……

無量油

主治

中暑感冒
傷風頭痛
時行痧疫
無名腫毒

內服 外用
奏效 迅速

每盒一元

上海萬國大藥房發行

總店：福州路一八九號
支店：同孚路九三六號
支店：福州路二四九號
支店：同孚路九三六號

新藥出品





攝影場上的秘密

孫毓珍

Don Eddy 原著 · 譯自 Reader's Digest

某一個晴雨
無常的夏日，炎

是西拿杜山仲夏的佈景；所以我們
必須把樹木裝成綠色；總共要九畝
土地哩！

的音響，就能在電影院中發出。攝
影科學家發明一種形似撒鹽瓶蓋的
「蜂巢」揚聲器；利用這種揚聲器

熱的斜陽，把鄉村染浴成深褐色。

我和妻倆在那枯萎的山麓邊，看見

了許多不合時令的蒼翠的樹木，不

「是不是用油漆房間的那種油

，那些沒有一定途徑的音波，就可

禁同聲驚異起來。

彩？」

「不是的，那種油彩太光滑，

以發放出來，並且也會收聽得到。

妻驚奇地說。

「那條道路也寬闊了許多！」

會把葉子弄壞的。這裏用的是一種

聲器，和其他國防工程。

樹木的行列，神怪地潛過山嶺

，同時也是綜合的植物肥料。」他

好萊塢的人造煙霧，數年以來

。我們終於找到了幾輛貨車，和一

拿一片樹葉拋給我看。這片葉子，

是用化學方法製造的。攝影師和導

批攝影場裏的工作人員。在樹林裏

在不久以前，還是皺縮的；但現在

極大的苦痛。但在今日，銀幕上的

，「泰山」們握着長繩，電燈匠裝

，却已非常柔軟，色彩也十分鮮明

煙霧，已改用礦物油來蒸發了。

配着長釘，漆匠也正在忙碌地工作

了。

好萊塢對於其他科學上的發見

種混濁玻璃。它要比平常光潔的玻

——他們把油彩噴射到樹葉上，那

，給海陸軍的貢獻，可說很大。就

最近好萊塢的科學家，發現一

枯黃的葉子立刻變得蔥蘢可愛了。

拿奇怪的音波來說吧：有些音波祇

到光潔的玻璃表面上去時，就給它

監督員告訴我他叫聶克——攝

會直綫前進，有些却能繞着角隅進

反射回去，以致不能透過。如果玻

影場裏的養樹者，他說：「明天我

行。把這兩種音波加以管理，各種

璃上加上一層特製完美的微粒薄膜

們將在此處攝製一張五彩片。這裏

各種

玻璃上加上一層特製完美的微粒薄膜

，那末，這許多光綫也可以透射過去了。

新時代的銀幕工作員，每日都在創造新的紀錄。譬如：銀幕上的雪，現在已是真的了。因為有一位具有科學頭腦的派薩鄧納的製冰家，他看不慣銀幕上的假雪；在演員踐踏時，發不出聲響，同時呼吸起來，也沒有水汽飄散出來。

在空閑的時候，這位製冰家製造了一具極大的機器。它在高速度時能夠粉碎大量百磅重的冰塊，由一條粗大的救火皮帶中射出。他把一具飛機的推進器，裝配到汽車的電動機上，將它開到最快的速率。這樣，冰屑就給發出的巨風散播到氣流裏，結果和你所看到的真實的風雪一樣。把這種機器半打同時工作，就能把全城舖上二尺深的白雪。它的速率，比夏日能夠溶解它的速率都快。

不多幾星期以前，當室外的溫

度盤旋於八十度左右的時候，我却躲在一座馬廐式的建築物中發抖；那裏一年四季都是冬天。這座建築物，好似一具大型冰箱，厚厚地和外界絕緣，並且纏繞着許多冷氣管；這就是好萊塢神祕的「雪舞台」，也就是冬季佈景的拍攝處。室內的溫度，常在冰點以下。演員們在未進這裏以前，先要在預備室中經過「冰却」的手續；在出外以前，也要預先「溫暖」一番的。

好萊塢最近的奇蹟，乃是「抗熱冰」的造成。起先，我總以為這不過是癡人說夢。直到我在一個夏天的午後目擊以後，我才嘆為觀止。那天我在攝影場的一角，逗留了一會以後，看見一羣人進來，對着廣達一畝的池沼注視着。後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那池沼開始凍結起來。其中一人告訴我：「今晚我們要搭置一個阿拉斯加的佈景。」當我後來在夜色蒼茫中走過池邊時

，池沼中已經結着一層堅冰，製雪機正在把附近一帶變成冬天，雖然那天還是暴熱的夏天哩。

「抗熱冰」的來歷，乃是由於滑冰者不滿本來的人造冰而起的。因為人造冰經過摩擦之後，面上立刻發出一層半液性的雪水，因此減少人造冰的永久性。所以科學想出補救的辦法，就是用一架「超冷凝冰器」，其中不但包括冷氣管，並且還有冷氣的薄霧，從小孔中噴射出來，罩蓋在冰面，和一條冷氣地毯一樣。冷氣徘徊在冰面上，祇要常常更換，就不會發出熱度來了。

當你在攝影場中漫步一會時，有時你會看到海洋郵船的高聳的建築物。不久以前，我在這種船舶上受到颶風的打擊。我當時穿着雨衣，戴了雨帽，站在攝影機的後面。船身在水中顛簸得非常厲害，我緊握着一根支柱，才得立穩。電光閃爍，雷聲怒吼，狂風激起了幾噸的

浪花，襲上船來。突然，一具鋼琴，滑過甲板，在房艙的壁上撞擊起來，這種效果非常恐怖。但是那個年青的科學家站在電開關的旁邊，揪着一枚電鈕，指揮着支持船身的搖擺器。他拉動一根槓桿，就激起一陣急流。——這些都是一日間的工作。

最奇怪的東西：在一個劇場的天花板上，用隱蔽的繩索懸掛着一架飛機，裏面坐着一位男明星和幾個女明星，他們懶洋洋地浮在半空，推進器發出的烈風，鞭動着他們的鬚衣。羊毛似的白雲，浮遊在他們的上下左右。

製造白雲的那位科學家告訴我

這裏的雷神——它從二噸重的機器中，投下像真的霹靂——是一個溫和的中年男子。他告訴我：直到最近，銀幕上的電光才用放電的炭精棒來發生。這層工作很危險；因為空氣中的灰塵，有時會爆炸起來，以致傷害人命。所以好萊塢現在用一種新式的機器，來發生人造閃光。不但能像真的閃電一般，在空中曲折地閃爍着，並且同時也會發出雷聲來。這是利用適量的鋁粉，散播到空中，然後由遠處的指揮，把它燃着的。

：他怎樣地做法，他曉得雲就是蒸汽，所以他利用蒸汽製成雲，但是缺乏永久性，水銀燈光的熱力，會把水汽分散而不見。那末，冷的蒸汽又是什麼呢？

把一只工廠中的鍋爐，放在攝影場中，爐中用乾冰填滿（凝固的二氧化碳），用一條救火皮帶通着鍋爐，然後把煮沸的蒸汽射到冰中，於是就發出冉冉的白雲；濃密，寒冷而柔弱。在它分解之前，能夠飄浮許多時光，用電扇吹到各處。

這許多人為的發明底結果，促

幾星期以前，我看到攝影場裏

使好萊塢建立一所合作攝影實驗所

。初步的工作，就是組織一個電影技術科學研究會。現在這個研究會，雖然還是理想和學問的一個交換所，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變成科學發現的重要中心，同時將供給國防更多的幫助呢。

玉兔牌

藍	青	紅	墨	青	蓮	紅	墨	藍	水	片	水	晶	水	晶
鮮	不	不	化	不	不	簡	簡	鮮	不	沉	不	流	流	化
明	滲	霧	製	霧	滲	易	易	明	生	澱	生	寫	寫	製
澤	管	管	兩	管	管	兩	兩	澤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標	六	六	二	六	六	二	二	標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中國墨水廠出品

發行所：上海新開路五六三街二〇號

游泳須知

余愛淥

Lois Mattox Miller 原著 • 譯自 The Baltimore Sunday Sun



在醫學的原則上說來，游泳當然是有益於健康的運動；但是人類究非生活於水中的游魚，游泳時決不能不顧及若干益身的規則。

以前有許多醫學家說游泳易致種種耳疾鼻症，當時大家以為病因完全是池水污穢之故，所以各游泳池都添裝過濾器清水機等等。然而事實上，耳鼻的疾病都有增無減。

最近根據美國醫學會研究的結果，池水的污穢只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實際上其他的病由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人類沒有水中動物的種種防護器官。

像海豹、海狸、海象之類，在入水的時候，都能將耳鼻閉合起來。同時，牠們都有厚厚的脂肪，維持牠們的體溫，不致受到寒水的影響。我們人體中便沒有這麼厚的脂肪來禦寒，而且冷水比冷空氣更容易侵損肌膚，其強度相差竟達廿五倍。

在這游泳的季節，你當然可以去游泳，但是爲了你的健康，便應該遵守下列幾項簡單的規則：

一：在耳朵裏應該塞以塗過凡士林的棉花。
二：跳水時切不可腳先入水。突然沖入鼻腔的水最易引起中耳部，鼻腔和耳部的乳狀骨發炎。入水前應用口深深吸氣，然後在水中用鼻緩緩呼氣。

三：在水中最多三十分鐘。初習游泳的人和孩子最多二十分鐘。踏水者最多二十分鐘；因爲踏水很費力，如偶一爲之，則屬有益，爲之過久，每致消失過量之體溫而罹疾。

四：出水後不宜仍穿潮濕之游泳衣，最好即用乾毛巾揩乾而加以厚衣。在室內游泳池或陰寒之日，在露天游泳池中，出水後應立刻將濕衣褪去，雨天根本不宜游泳。

蛙式雖然很快，但因頭部常沉入水中，更容易引起耳鼻部的疾病。醫生爲了健康，游泳家爲了速度，都是叫游泳的人用嘴吸氣，然後在水裏用鼻呼出。在醫學上是因爲這樣才能使鼻腔中保持相當壓力，不使水流入中耳部和鼻腔間的歐氏管。

一般醫生都以爲已犯中耳炎，鼻炎等的人根本不能再入水，不然便會變成雙子的。

注意你
的耳朵
和鼻子



水滸傳的幾點研究

史衛斯

「水滸傳」凡提到假姓，必稱「張」字。如第一回王進自稱「小張字爲平伏梁山的張叔夜之姓，也頗值得注意。」

「水滸」每用到不計之數，每征四寇，覺七十回以後，無論那一回，總沒有可以與七十回前相提並論的，而且語氣筆調人物個性都有些改變。七十回前（百二十回本）每一人物出場必有詩讚，平遼平王慶時忽然不見了。浪子燕青居天

金老稱之白「張大哥。」第十回林冲初上梁山，對朱貴說：「我自姓張。」三十二回，宋江在清風寨自稱「鄆城張三。」四十二回李逵取母，朱貴叫他「張大哥，」李逵自稱「張大膽。」五十五回，時遷盜甲，對徐甯道：「我姓張，排行第一。」六十回吳用賺玉麒麟，自稱「姓張名用。」這許多前後一例凡假姓必用張字，想來未必偶然，其中有着耐人尋味的原由。例如作者自己或許姓張（施耐菴說並未確定），或者有一個張姓的至親朋友或仇人，或者與張姓有特殊關係等等

「水滸」每用到不計之數，每以「五七」「三五」代之，例如「五七合」「五七百個嘍囉」「五七杖」「五七日」「五七杯」及「三回五次」「三五家」「三五個」等等。鄧狂言云「五七者死數也」；我以為「五七」「三五」均很可能是指的三十六人的約數，三十六天是除去盜魁宋江，恰爲三十五人。又，「百十」二字亦常見，如「百十隻雞」「百十四馬」等等，大概也是百零八人之概數。這種地方原不必牽強附會，不過以作者佈局結構的精細，也未始不可以有這種用

意，以表示全書一字一句都離不開天罡地煞的主題。

讀百二十本「水滸」及俗本「

回本中真長老贈偈亦作「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和金批本相同，只包括花和尚七十回以前事，與終生證果毫無關

連，後面忽再來一偈，自然是續作者的事仿無擬。這等處都可以證明前後是出於許多人之手，而前七十回謹嚴的佈局之屬於一個作者，却沒有疑問。所以無論「水滸」七十回之獨立是不是由於金聖嘆的腰斬，我總以為七十回後可以不必讀。

金批本除盧俊義一夢外，餘均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大同小異，緊要處沒有什麼刪改，王進故事也為百二十回本所原有，並非捏造加入，這可以替金聖嘆辯去「改削捏造」的罪名不少。其實金聖嘆自己也有可辯護的證據。例如書中也有破綻之處，聖嘆指出而並未改正。又如第三回魯智深醉打山門文中，禪和子對智深說：「善哉善哉！」智深說：「團魚酒家也吃，甚麼饈哉。」一段，其實是書中描寫得最劣插科得最笨的地方，金評亦云：「予獨不取」，可知其很不以為然。如果金會刪改全書，這種地方

却獨不改，則當是有意的做假罷。

「水滸」七十回，第一回言開石碣誤走妖魔，七十回言石碣受天文，以石碣起，以石碣結，中間三院大鬧石碣村一段是以石碣作全書之腰，真是天然章法，難怪聖嘆說：「章法奇絕」。七十回以後，無復與石碣有關。以書的內容和藝術觀點而論，「水滸」自只應有七十回。英雄驚惡夢大家都疑心是金聖嘆假造的。但書的開頭以詩起，以「天下太平」起，英雄惡夢亦以詩結，以「天下太平」結，在結構章法上說，可稱「完整卓絕」四字。而且一夢象徵着英雄們的下場，我雖不敢說是原作文，却敢說結得很妙，結得頗合我心。

「水滸」故事似很少歷史上的根據，然亦有一二段是隱射着正史的。宣和遺事載楊志失落花綱石陷罪，因此逼反十一制使。故花綱石當是梁山盜的主要關目，「水滸傳

「中對花綱石却僅輕輕一提，另寫楊志押解生辰綱以代之。生辰綱自是花綱石的代表。「宣和遺事」楊志失陷後，孫立主謀劫牢，「水滸」中則寫孫立劫牢救二解，出處身分都有點相像。二解名不見於遺事，我以為「解珍解寶」二名實有所取義，也是「押解花綱石」之謂。又宋史載張叔夜平梁山盜，有一擒其副賊，江乃降」語，「水滸傳」無盧俊義被擒事，只有史進擒陳達，朱武哭降有點相仿。朱陳楊為全山出場最早之盜，跳澗虎白花蛇二綽號隱射楔子中洪太尉所見之蛇虎，亦即全書一百多條蛇虎之代表，朱武當然可以說是宋江的影子。這

很像是全書下場的伏線，「史進」者，「史」之「進」也。曾為「水滸」故事按書中時日編一年譜，從大鬧史家莊起至英雄驚惡夢止，為時整整七年，其間春去夏來，排列得毫無咎錯，且氣候

多加以點明，於夏冬季候特點更不會遺落。只有一段疏忽得很奇怪：據書石秀大鬧翠屏山在十一月終，時遷偷鷄，三打祝家莊，二解獵虎，孫立劫牢等一大段，均應是十二月嚴寒時之事，在冰天雪地裏廝殺打仗，却沒有半點季候點綴，既無雪景，也無寒意，殊是怪事。這種疏忽在七十回結構中爲僅見，我疑心這一大段不無顛倒失落或由後人插入的地方。

「水滸」中也有很明顯的破綻，從未有人指出的。初攻大名，健將中無楊志，蓋所以避梁中書也；二攻大名仍爲「原班人馬」，只添李俊張順等水軍，其中當然也無楊志。但索超被搶時，帳中忽然轉出楊志來，握手道別後想念，殊覺怪事！金評反稱其「如此縮出楊志，妙甚。」更怪！四十一回宋江遣道村得天書，有一「只可與天機星同看」一語，四十二回即云宋江與吳用

共讀天書。此時石碣未出，宋江如何知道吳用即是天機星？如果夢，天書，石碣都是真的，則簡直不通之至了。又朝廷三伐梁山，初次以呼延灼，二次以關勝，三次以水火山結義打青州寫得最牽強。

二將，官職以初次最高，則聲勢初二兩次均相當浩大，獨三次兵既寡，將也少，而且地位低微，攻區區桃花山恐還不足，用以攻梁山，實在可笑。我想朝廷連遭二次全軍覆沒的大敗，第三次決無再小看梁山的理由，六十六回蔡太師還說：「臣量這等草寇，安用大軍。」天子竟也同意，天下那有這樣笨天子笨臣相？作者用這段文字，爲關勝添一場進門禮，爲一百八將添兩個副寨主，實在勉強得有點近乎笑話。

「水滸」七十回，嚴格說來，真正好文字只有魯達傳，林冲傳，武松傳三大段。四十回以前大致都不壞，四十回以後我只歡喜時遷盜甲，李逵獨舞羅真人二段。許多戰役調兵遣將雖然井井有調熱鬧可觀，其味至多不過如「三國演義」而已。全書以盧員外傳寫得最笨，三山即非敵手；這是對剿匪軍的好諷刺。阮氏三雄的綽號取得頗有意義，長名立地太歲，生神也；末名活閻羅，死神也；中間夾一個短命二郎；這是對人生的好諷刺。

宋江上山後，無形中分全山人物爲二黨。至晁蓋中箭會頭市爲止，欲勉強指出晁氏的黨侶，則是可憐的，不過初同起義的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白勝，及火併王倫的林冲八人而已。作者寫這八人對晁的態度，是並不忽略的。例如晁蓋出兵，只林冲一人出死力，劫寨時候寫林武師願冒險代之。中箭後則虧劉唐白勝三阮五人「死命救

出」，（其他如呼延灼引兵先退，歐鵬等願自逃得性命，對主將冷淡得很。）吳用在晁蓋起兵時曾有一「陳軍」一段，公孫勝則於活捉史文恭時有作霧相助一段，均算出點氣力。晁蓋死後，獨見林冲把誓箭供在靈前。作者寫宋黨之盛與晁黨之衰，真有不勝悽涼之概。其間林冲是肝胆血性人，所以敢作敢為；吳用公孫勝是投機分子，趨炎附勢；劉白三阮等則粗魯無知之流，出這一點力已見義氣深重了。這種地方如果不經意讀之，多數讀者均會辜負作者的苦心的。

天罡三十六人，每一人物均有一段主要描寫的本傳，獨二解沒有，（大劫牢以孫立為主，實在是孫立傳。）且未見出力的描寫過，列於天罡之末，實在有點近乎「濫竽

。」孫立名見於「宣和遺事」。「水滸傳」中雖不見十分出色，但描寫的地位亦是七十二地煞中所僅見

，反屈居於地煞是最可奇怪的。三十六人的排列中戴宗秦明的前列是表示宋江的阿私所好，董平的與五虎將分離則是另一個可疑之點。關於這二點，「蕩寇志」中有一段頗近情理的理想，用以證明石碣之作偽。他說董平張清未上山前，石碣已大致鑄就，三十六人中留出二個空白未定，大概其一是預備給孫立的，董張上山後因為武藝的出色，使宋江改變了原來的意思，以二空白處董張二將，且以董平代替花榮作為五虎之一。因此董平雖為五虎却不與四虎比連，孫立雖名見「宣和遺事」，竟屈居地煞了。我不確信原作者當時有這樣曲折的用意，但覺得俞仲華的想像實在很有趣，無意中可以解釋了讀「水滸」者的二個難題。

聖嘆外書有卓絕的見解，很好的文章，有許多批註的確可證明其讀書精細之處，一般人對他的厭棄

，是不免過分的。自來章回小說的批註者，如毛宗崗之批「三國演義」，鍾伯敬之批「封神榜」，張竹坡之批「金瓶梅」，護花主人之批「紅樓夢」，無不摹仿着聖嘆的方法，却沒有做得比聖嘆更好的。譬如「水滸」楔子中寫洪太尉手中的詔香二字，忽詔前，忽香前，參差前後很有趣，不是聖嘆提出，怕很少有人注意領會得到。又如打虎一段，連寫無數梢棒和酒碗，寫潘金蓮就連寫無數「叔叔」「笑」字，被他一數出，頓成妙文。文固好，評也妙！因此我雖贊成出版家們把評註刪去讓「水滸」成為自然的完整的文字，但覺聖嘆外書到底不可不讀，批註本仍舊有他存在的價值。不過我們也不要否認聖嘆的固執附會之處，例如曲解宋江的偽忠偽孝等等。讀者應該各有自己的見解，千萬不要呆板地信任了批註而中了金毒。

中了金毒。



小工藝製
造法之四

除垢粉

沈靄美

上期本刊曾介紹「洗滌肥皂」的製造法。肥皂的爲用，僅限於洗衣，

鹽洗，及沐浴。這裏，我再介紹一種「除垢粉」的製造法給讀者。

凡是磁質的器具，以及琺瑯器具，如果使用日久，就容易有污垢附着，即使你用水，用肥皂來洗滌，也不能收除垢之效；因爲肥皂的塗抹，是不能遍及於污垢的部份的。這時，便用得着「除垢粉」了。

除垢粉的製造，手續十分簡單，應備的原料祇須下列三種：

- 皂粉 Soap powder 一
- 硼砂 Borax 一
- 碳酸鈉 Sodium carbonate 一

將上列三種原料混合起來，研勻，用篩子篩過，除垢粉便完成了。所以這一種小工藝，是任何人都可以製造的。

「皂粉」的製法這裏還可以附帶介紹一下：

普通皂 Common soap

三

- 碳酸鈉 Sodium carbonate 五
- 硫酸鈉 Sodium sulphate 三〇

將上述三種原料分別研磨後，再混合研磨即成。除垢粉與皂粉，製成後出售，用紙袋裝或盒裝皆可。不過再好要用蠟紙製成一袋，將粉納入袋中，封口，然後再放入包裝的紙袋或紙盒中，這樣便不至於有「還潮」的弊病了。

除垢粉也有用白砂混合了皂粉製造的，這一種除垢粉，成本較輕，但它流的弊是：一時雖能使器皿潔淨，惟日久以後，磁（或假磁）的外層琺瑯質，往往會因受磨擦而起毛，容易損壞，所以這一種除垢粉的製造是不足爲法的，我們不應權衡成本的輕重，應該先爲顧客的器皿着想，這纔是商人的道德。

秦瘦鷗 著
長篇小說

秋海棠

每冊十二元
特價九折
上海江西路一五號
弄內

金城圖書公司發行

(電話購書)

二二三六三七



一五：借重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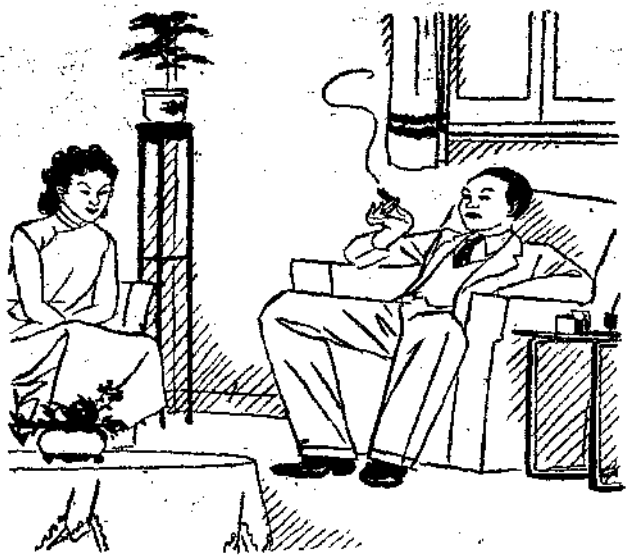
吳大業坐在皮面的大沙發椅上，口裏啣着大半截雪茄，身子是那樣的斜躺着靠了椅子背，表示出那種舒服的樣子來。旁邊正站着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人，手裏捧了二張文稿，在那裏回話。吳大業鼻子裏，只管陸續的哼着，答應他所回的話；不但是身上不肯略起一起，就是嘴裏也不肯說出一個字。他猛然一抬頭，看到慧珠進來了，就立刻站起，向那個穿長袍馬褂的人，揮了一揮手，臉子可是朝着慧珠的，點了頭笑嘻嘻的道：「請坐請坐！」那個男職員，很識相的走了。慧珠在公司裏混了兩個月，知道一個機關的首領是有絕大權威的，被雇用者不能向這種人分庭抗禮的，所以吳大業雖然叫着請坐，她可不敢坐下，只微笑着退後一步站定。吳大業指着旁邊一張椅子道：「

只管坐下，我對於女子，總是優待的，這也不是我興的例子，你看電車上，不都男子讓座位給女子坐嗎？我們辦公，要親密得像一家人一樣才好。一定拘着局長職員的位分，有許多地方，倒不免顯出隔閡來了。」慧珠聽了這話，也就只得大膽的坐下。她並沒有什麼公事進來回話，當然也就無話可說，將兩只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微低了頭。這大沙發椅子旁邊，有一張茶几，上面是放着茶烟之類，吳大業將雪茄由嘴裏取出，放在烟灰缸上敲了幾下灰，然後又拿起來，放到口裏啣住了，這才先笑了一笑，然後向慧珠笑道：「我手下用的人很多，他們對於公事，都有相當的經驗，倒用不着邵女士來辦。」慧珠聽了這話，心裏倒不由得跳上兩下，怎麼，不用得我來辦公嗎？吳大業可又指着向下道：「女子們總是細心些的，所以我的意思，打算派邵女士每天給我謄寫一些重要的公事，就是落個底稿，以便我事後查看；這也不一定限於公文，就是我對外的私人信札，一樣要謄，因為如此，明天我接事以後，妳除到衙門裏去上值以前，最好每天還到我家裏來一趟。當然，這樣一來，妳比別人工作的時間，未免多一點，但是衙門裏的工作，妳就每天到一趟，對多少時候都沒有關係。不過我家裏總要來一趟，因為有許多事，我們每天總當碰一回頭。慧珠聽他如此說着，心想：這

可有些不像話。不過局長的話，當職員的人，是不敢反駁的；若要反駁，除非是不想吃這碗飯；也就只好低了頭，微微的答應了幾個是。吳大業穿的是西服，身上是一點皺紋也沒有，抬起腳來，腿架在腿上，露出那雪亮的漆黑皮鞋，他將身子緊緊的靠了椅子背，人幾乎是睡下去了，這才向着慧珠微笑道：「妳放心，在我手下辦公，是十分自由的；我是人才主義，只要我賞識的人，我都用他。」慧珠道：「是！局長已經對我說過兩遍了。」吳大業哈哈笑了，咬着雪茄道：「也許是我對妳太注意了，所以說了兩三次，自己還不覺得。其實我對一般職員，都是如此。妳想，大家在我手下做事，並非是一輩子，我們認識以後，談到交朋友，可是一輩子。這個時候對人太刻薄了，以後我還交朋友不交朋友呢？所以我在這一點上看空了，對人就非常的麻糊。」他最後說到麻糊這兩個字，自己覺得有些不妥，一個局長，對於部下的職員，應該非常麻糊的嗎？可是話出如風，如何收得回來，這也就只好嘻嘻的一笑，借着這種笑聲，把錯誤遮蓋了過去。其實他錯了與否，一個當職員的，又那裏敢過問。吳大業究是不放心，又向慧珠扯淡說道：「邵女士把公司裏的職務辭掉了嗎？」慧珠道：「請假的，還不會辭掉呢。」吳大業噴着烟笑道：「其實不辭也不要緊，衙門的時間，很有週旋的餘地，邵女士平常不辦公的時候，怎麼樣消遣呢？」慧珠心裏想着，外面客室裏，還有許多人等着談話呢！他叫人叫了進來，却說上這些不相干的閑話。可是他既問了，作職員的也不能不答覆，便道：「我的性子喜靜，不大出去玩，沒有事的時候，也不過一個人家裏看看書而已。」吳大業突然的坐了起來，挺着身子笑道：「那決不能一點消遣的事情都沒有吧？若是那樣，真個成了千金小姐了。」慧珠道：「真的！我不大出去，多也不過是去看看電影。這種事情，一個星期難碰到一回。」吳大業笑道：「那太少了！現在你是老爺了，有的是錢，不應當那樣捨不得花錢了。」慧珠聽到他將老爺兩個字加到自己身上，這似乎有些擬於不倫，不由得噗嗤一聲笑起來了。吳大業看到她那種笑的样子，自己也就按捺不定自己的態度，隨着她的笑意，也就笑了起來。慧珠雖是笑着，原出無意的，現在經局長一笑，便覺得這事有些涉於輕薄，不能向人繼續的向下談話了，因之只管低了頭緋紅了臉，說不出話來。吳大業大概也是精神都不知所之了，所以他嘴裏啣的雪茄，雖然是熄了，始終是啣在嘴裏來和慧珠說話。現在慧珠點着頭，有些害羞了，吳大業也就情

不自禁的，吸上兩口雪茄；當他吸雪茄的時候，自己這才省悟過來，火頭是早已熄滅了。於是搭訕着擦了兩根火柴，將火頭點上，又把身子向後仰着，靠了椅子背坐定，連連的噴上幾口烟。在他這噴烟的當兒，那很可以看出他神情的無聊；他那嘴裏噴出來的烟，騰着小小的霧氣圈兒，只管向上升着，以至於不見。這是客廳裏一個小套間的客廳，房門緊緊掩着，好像屋子裏面，有什麼嚴密的事情要議論；而事實上裏面兩個人，都是搭訕着微笑，不帶一點談話聲。若說是閑，那真是閑極了。可是這裏向外僅僅隔了一層門，門以外的客室裏，那情形就大爲不同了。各椅子上坐着的男女職員，都不免緊緊的皺上了他們的眉毛頭子，因為他們都是早兩三個鐘頭就來了的人；到了這裏，總希望見了局長一面，得幾句訓話，該作的要去預備，沒事的也可以休息。現在既不叫人進去說話，大家是奉了局長命令來的，又不敢走開，只好彼此坐在一處的說說閑話，來消磨光陰。可是這裏面，還有一層困難，就因為局長在隔壁屋子裏，誰也不敢高聲說話。大家在這個大客廳裏，唧唧噥噥的說些不相干的話，有時也向裏面那間屋子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可是裏面的談話聲音，外面依然是聽不出來。所看到的，就是那扇向外緊閉的白色西式門。

這種情形，只有吳大業自己沒有什麼感覺，慧珠坐在屋子裏，也不免着急，心裏想着，外面屋子裏，扔下那些個人，讓我一個人在這屋子裏談話，我又是個年輕的女職員，這豈不會引起同事們的誤會嗎？他想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立刻就熱氣上升，把臉急紅過來。吳大業口裏啣的雪茄烟，不知不覺的忽然又熄滅了，他擦着火柴點了烟頭，微微一笑，連連噴出幾口烟，這就向慧珠微笑着道：「你覺得在機關裏作事好呢？還是在公司裏作事好呢？」慧珠覺得這幾句話又是扯淡；若是機關裏作事不好，我爲什麼跳到財政管理局來當祕書？便微微的笑道：「當然是機關裏好。」說畢，還是微微一笑。她在當然是機關裏好七個字以外，更找不出別的事來說。可是她說完之後，把頭就低下來，更也不想再說些什麼。吳大業笑道：「



也不見得當然就是機關裏好，你看到我作局長的，對於你的行動，處置得非常自由，所以說機關好。其實在機關裏作事，一層一層的上司壓迫了下去，那比在公司裏更壓迫得多。論到在學校裏念書，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學校裏學生是大王，對誰都可以質問兩句，搗亂一陣。到了機關裏來，一切失了自由，只有命令是真的，大家唯有跟着首領的命令走。若首領說了太陽是由西邊出來的，你千萬要記住，太陽不是由東邊出來的。這樣，你的飯碗就鞏固了。不過我這個上司，和別個上司不同，可不是蠻橫不講理的，妳在我這裏做事，只管放心好了。講到我對於妳，那只有格外的客氣，決不能讓妳有一點爲難之處的。」他說着這話，將身子向下只管沉賴着，嘴裏咬着雪茄搖動了兩下，就向她嘻嘻的微笑着。慧珠看他那種樣子，未免有些欠於尊重，就沒有作聲。吳大業笑道：「我是真話，並非是開玩笑，我對於邵女士，不能不說是特別垂青；就是邵女士自己，也應當知道我這番意思的。」他說時，把鼻子兩邊，兩道斜披下來的直紋，深深的皺了下去，這表示着他由心裏頭直樂出來。這一番歡喜，也就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的了。慧珠斜瞟了他一眼，只當是沒有看見，心裏可就在那裏計算着，叫我在這裏坐着，又沒有什麼正經話說，只管談些閑話，我也應該走開了。可是她同時又記住那句話，在機關裏做事，就只能夠知道命令，現在局長命令着我在這裏坐着，我就應當在這裏坐着。我若是不在這裏坐着，那就是不遵命令，與飯碗有妨礙的了。如此一轉念之後，她就不敢將要走的話說出來了。她這樣心裏煩悶，眼睛可就向對過一個窗戶看去。那窗戶外面是個小院子，小院子那邊，也是兩扇玻璃窗，向這邊開着。玻璃窗子裏呢，就是那個大客廳，來賓集台的所在。這些來賓，久候主人翁不出，就不像職員們那樣的恭敬候命了。大家三個一羣五個一堆，聚攏在一處說話；等着聽差來換茶的時候，就每個人都問一句：「局長快出來了吧？」因爲這客廳裏烟捲火柴都擺好了；客人的名片呢，聽差又早已取了去；所以除了換茶水，客人却没有和聽差見面的機會；見不着聽差，客廳裏儘管人多，誰也不會知道局長在什麼時候出來。所以聽差一來了，大家引爲是探聽局長下落最好的一個機會，大家都少不得要搶着問上一聲：「快要見客了吧？」可是聽差們，也和衆位來賓一樣，他那裏知道局長的行動，就點了頭答應着道：「快出來了！快出來了！諸位等着罷。」衆位賓客到了這個時候，便是不想等着也不可能，也只好相信聽差的話

，捺住了性子，又復坐着等了起來。慧珠坐在對方窗戶裏頭，都看見了，她心裏就想着：這位吳局長，却是什麼神經病，人家外面坐了二三十個人，都在等候他有要緊的話說，他却把這些不相干的話，有一句沒一句的和我攀談，那邊屋子裏這些人，他們也許不知道內容，這外面屋子裏的人，全是本局的職員，他們看到我進屋子裏來的，豈不要疑心我只管說話，把局長纏住了嗎？這一行嫌疑罪，我何必去冒領過來？她如此想時，不免把要說的話，在肚子裏繞幾個灣子，於是站起來向吳大業道：「局長大概事情很忙吧？若是沒有什麼事，我就先告退了。我瞧外面，還有好些人等着要見局長回話啦。」吳大業將身子欠了一欠，笑道：「沒關係，這些人到這裏來，都是有求於我的，決不會是我有求於他，他們雖然在外面多等候一些時間，只要他們所求於我的，最後我答應了，他們就受了什麼極大的委屈，也就都忍耐下去。」慧珠聽了，心裏就想着，來求你的人不見得都爲了私事，若是爲公事而來，還要受你這樣一番委屈，那於公事上，就沒有有一點妨礙嗎？我拿什麼身份比局長，這樣就誤事，仔細人家將來遷怒於我罷！如此想着，也就不再等吳大業的命令，推開門走出了。也不知道是何緣故，走到外面院子裏來時，臉上却是通紅一陣。那些同事們，果然也有爲她心中所猜，都把一雙眼睛注射到她身上來。慧珠只當不知道，自在一把軟椅上坐下了。偏是吳大業做事要露形跡，却着一個聽差，送了一張字條，遞給慧珠。她正在那裏出神呢，突然面前站着一個人，遞了一張字紙過來，當然也就一楞。她也想不到這是如何而來的，因之毫不考慮的，就把那張字條展開來看，那上面寫的是：「邵祕書鑒：今晚七時，請至擷英番菜館一敘，有公事相商，勿却是幸。局長吳。」慧珠看到了，又不由得臉上一紅，連忙將這張字紙疊成了一小疊，向皮包裏塞了進去，同時偷眼去看屋子裏那些人時，見那些人臉上，都帶着一些笑容。心裏這就想着，這些人不要是笑我的吧？於是她那臉上剛退下去的紅暈，却又飛了上來。可是那些人說笑儘管是說笑，却並不把眼睛射到她身上來，似乎這又不是笑着她了，於是自己輕輕的咳嗽了兩聲，站了起來，抽出手絹，揮了幾揮身上的灰，也就走出來了。她自己相信自己，是個心裏很鎮靜的人，無論遇到了什麼大小事，都持着一種得之不足以爲喜，失之不足以爲憂的態度；但是，今日和局長一度談話，又接着他那一張字條之後，好像有一件什麼事不會辦完，心裏非常的不痛快。可是自己今天正得着



局長的青睞，怎能說是不痛快呢？她這樣神情顛倒的，坐上了自己的包車，也不會吩咐車夫什麼話，車夫以爲老爺下了衙門，當然是回家去，所以拉了車子，一直就回公寓來了。立等車夫把車子停歇下來了，她纔省悟，已經到了公寓裏了。這就跳下來問車夫道：「你怎麼把我拉回來了？」車夫道：「妳也沒有告訴我，要到別地方去呀！」慧珠想了一想，也就自回屋子裏來。她剛剛坐下，茶房就送了一張名片，一張字條，又是一封信，一齊放到桌子上來。慧珠坐着，隨手掏起一張名片來一看，却是李科長的；上面有幾個字，自來水筆寫的字，乃是「十一時會來奉訪。」扔下那張名片，再看那張字條時，却是這公寓裏賬房寫的，上寫「十二時一刻，李科長來電話，請邵小姐吃午飯。」慧珠看看字條，不由自言自語的冷笑了一陣道：「你還麻煩一些什麼呢？」於是手上拏了信，向沙發椅上一靠，很舒服的坐着，自己拿了那信，慢慢的拆開來看，裏面是一張八行，不看信的內容，且先看下款是誰，原來又是李科長的。信裏說：打算邀集票房的幾個好朋友，來唱一次募款的義務戲，我們幾個發起人，很想借重邵女士的大名，也加入表演一齣。慧珠看了這封信，倒

不由得心裏一動，怎麼着，我學戲不多久，也可以票戲嗎？據教戲的人說：我唱的很是不錯，至於我的扮相，就是我自己想着，也可以勝過一切；這樣看起來，也許我上台，真有一部分的號召力；所以他們這些人，這樣的恭維我。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他信上說借重我的大名，這個我可有些不相信，我有什麼大名呢？這話還得說回來，也許我作了祕書以後，社會上就轟傳一下，大概爲了這一點是借重我的大名吧？她如此想着，似乎感到很對，於是拿了那封信在手上，只管顛倒着。其實她的眼睛雖在看信，可是已不注意着信上說的什麼，只是在想應當預備一齣什麼戲去上台？上台之後要怎樣的努力，去博取衆人的彩聲呢？自己呆呆的在椅子上坐了許久，這問題却是不能解決。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玩票乃生平不會經歷過的一件事，忽然要自己由後台的化裝計劃，顧慮到前台表演計劃，更由自

已在台上個人的態度，去捉摸台下羣衆的心裏，這完全是隔靴搔癢的事了。老李是什麼玩意都精細的，就如打一個電話把他叫了來，大概不必我問，他就會貢獻意見的。如此想着以後，立刻就將茶房叫了來，告訴他李科長的電話號碼，請李科長過來，我在家裏等着。李科長和邵小姐交了許久的朋友，只有他逐次來請求邵小姐，邵小姐何曾有一次顏色給他，或者是轉過臉去求他。但是現在邵小姐居然打電話來求他，這可讓他高興的了不得；雖然打電話的是公寓裏的茶房，然而他可歡喜得出了格了。手上拿了耳機子，身子可就是半彎曲着，向電話機子，連點頭帶鞠躬，口裏還是不住的答應着道：「是是！我就來！我馬上就來！」於是把電話就掛上了。他科裏許多的屬員，看見科長那樣十二分謙遜的神氣，心裏都非常的納悶，心裏可就想着，難道這是科長向總司令回話，何以這樣的客氣。李科長說到這裏，也不說第二句話，他是穿西服的，自己在衣鈎上取下了夾大衣來穿着，手上拿了帽子，來不及戴就向外跑了。到了衙署大門口，才想起還沒有招呼開車呢！自己做科長的人，滿處去找汽車夫，那也有些不成話；所以自己又回到裏面去，叫聽差去找好汽車夫，這才坐着到花園公寓來。他今天是高興極了，在院子外面，就高聲叫着：「蜜斯邵！蜜斯邵！」慧珠倒也很歡喜，就打開房門，伸出一個腦袋，向他連連點了幾下，笑道：「你來得真快。」李科長笑道：「我想一定是我的信，邵小姐，不！現在是邵祕書了！一定是邵祕書執着贊成的態度了。妳若是肯露一露，我們這會，那就大有意思了。所以我也不管好歹，就跑了來了。」慧珠笑道：「你們是拿我開味的吧？現在是什麼年頭，還讓我們唱戲作樂嗎？」李科長聽說，正取下了帽子，向椅子上坐下去，這就兩腿一伸，哈哈一笑道：「這不是作樂，這是盡義務，也可以說，這是爲社會出一點力。人家派了代表來，再三央求着，我也是推却不得。不過他們以爲有了現成的票房，只要票房裏人上一次台，賣一次票，就可以賣個一二千元錢，他們這想頭，却是不知內容之談，天下豈有這樣容易的事？若是票房裏的人上台就能賣錢，唱戲的人那兒還有吃飯的所在地？可是這樣輕而易舉的事。所以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抓住大眾。……」慧珠聽了這話，不由得嘆嗟一聲的笑了。李科長看了她這個樣子，倒不由得發了楞，就向她笑道：「怎麼着！我這話說漏了嗎？」慧珠笑道：「你的話並沒有說漏，我覺着，現在的人說話，就有現在的一套名詞，什麼把捉住時代，什麼抓住了

時代的核心，什麼抓住羣衆，說來說去，總不外這幾句話是一件事的關鍵，我聽了真肉麻，怎麼你要票義務戲，也把抓住大眾的這話用了出來？」李科長這才明白，她是開玩笑的，因道：「妳有什麼不明白的，這是我一句真話呀！我若抓不住大眾，玩票還有誰來瞧呢？」說到這裏，屋子外面忽然有個人插嘴道：「怎麼沒有人瞧，我就樂意瞧呢。」說着，房門一推，却是田玉文進來了。慧珠笑道：「好極了！這也是個戲迷，一定可以加入的。」玉文道：「上午李先生到這裏來，就和我談了說是要唱戲，我說這個時候唱戲，可成了那話，黃岑木下彈琴，苦中作樂。」李科長怕她這話說着，有些煞風景，便道：「可不是苦中作樂嗎？可是要不是苦中作樂，我還不唱義務戲哩。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玉文聽他說的這話，簡直是戲詞，也就裝成戲裏面的韻白，頭一偏道：「但不知是那輩古人？」李科長笑道：「不是說笑話，你想從前那燕國太子丹，讓俠客荊軻入秦行刺的時候，他們送到易水橋頭，唱那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歌，豈不是苦中作樂？有道是長歌當哭，現在的人還提倡愛國不忘娛樂呢。」這篇話說着，振振有詞，心裏打算唱戲的人，當然是十分贊成的了。慧珠正色道：「這倒不能完全說笑話，反正唱戲的這件事，不能完全剷除，若是在戲裏面，加些愛國的意思進去，這件是與人心有益的事，我並不反對。」李科長本來是坐着的，聽了這話就站了起來，連拍幾下掌，笑道：「邵女士這話，就說得不錯了！你想：叫人吃藥，人總是不願意的，若是在糖裏頭加些藥，不知不覺的讓人吃下去，那人家就是吃了藥，也許不知道，我的意思就讓妳一語道破啦！」他說話時，連說帶比，那就高興極了。玉文笑道：「這句話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妳看就會把這位李科長，樂成這個樣子。李科長高興不？李科長有什麼感慨的話，馬上就唱上兩段聽聽，行不行？」李科長笑道：「田小姐發的命令，我還有一個不遵的嗎？」他說着，兩手按住了大衣行個半鞠躬禮。慧珠笑道：「可惜太早了，教戲的人還沒有來；不然，一個人拉，一個人唱，那才有味呢。」李科長坐了下去，手連連的搔了幾下頭髮，却微笑起來，因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我常到這裏來，見前面有個茶房，胡琴拉得挺好，讓他來拉一段罷。」玉文笑道：「喲！你一個做老爺的人，怎好讓茶房來給你拉胡琴呢？」李科長一看二位小姐，並沒有反對的意思，早就放下帽子走了出去了。不一會兒功夫，只聽到他一路走着道：「沒關係，這可不是辦

什麼正事，無非是消遣，還分個什麼上下嗎？」他說了這話，人在前面走，茶房提了一把胡琴，笑嘻嘻的進來了。慧珠雖然覺得這有些不大妥當，可是他已經把茶房找來了，也不能將人家揮之門外，只好對之一笑，不置可否。李科長也看出這一點來了，於是自己端了一張凳子，放在門角邊，却向茶房點了一點頭，笑道：「你只管坐下來拉吧！」茶房聽了這話，半側了身子，在方凳子上掛腿坐下，便笑着向李科長道：「您唱什麼？我湊付着託罷。」李科長道：「唱文昭關。」玉文慧珠竟是同搖着手說是不聽。慧珠道：「早就聽說你的青衣唱得很好，我們總沒有得着機會聽一段，今天你非唱不可了。」李科長且不答覆，見桌上有茶壺茶杯，自倒了一杯，慢慢的喝着，喝的時候，臉上可帶了一些笑容，眼珠瞅着兩位姑娘。玉文道：「別做作，唱呀！你還打算登台，這個樣子行嗎？」李科長將肩膀一抬，回頭向茶房低聲道：「拉一段六月雪罷。」又回轉臉來向慧珠笑道：「這個調子很淒涼的，在這個年頭，咱們要借歌當哭，當然唱悲調。」慧珠望了他的臉，只微微一笑。玉文却拍了一下掌道：「好！六月雪，這是程派戲，一定有許多新腔。」李科長見慧珠和玉文，都有賞識他的意思，高興極了。於是茶房拉起胡琴，他背轉臉去，對了牆，放出嬌滴滴的聲音，就唱了起來。

以下各書	日常萬事顧問	商人日用快覽	酬世萬有文庫	契約程式大全	習字門徑	珠算門徑	家庭新食譜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四元	六元	五元	十元	二元五角	十元	七元	
日常應酬文	大眾常用文庫	商人常用文庫	家庭常識顧問	古今格言大全	古今對聯大觀	應酬對聯大全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一洋册裝	
六元	十二元	八元	十元	十元	六元	三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中 央 書 店 發 行							



「不會的。」趙汝誠很有把握的說：「他答應帶我們一道走。」

「怎麼？」王娟雲突然從沙發上站起來：「他的汽車夫阿王親口告訴我的，剛才我們在街上遇着。他因為家裏人多，沒有跟他一道走。」

「啊！啊！」趙汝誠把拳頭在桌上猛力一擊，花瓶受震動得一搖。「他跟我講好的，臨走通知我。他還說我們同在船上，有許多新計劃要起草，他要我幫他的忙，大家是老賓東。怎麼亂世的人心就這樣的黑！他竟會連告訴我也不告訴就悄悄地溜走。真混帳！可惡可惡！」

「也難怪人家，這時世誰還不是顧自己。」王娟雲說，鄧綺芬附和着。

「可是他偏不應該呀！」趙汝誠還是不服。「我們做公務員的，担負了國家的責任，就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像他這樣的胆小，地方上還沒有怎麼動搖，他自己先這麼一跑，地方上不危險也要危險了。」

「你話是很有理由，」鄧綺芬說：「可是不相信你比錢廳長高明。你也是一個膿包。老實說，太平時代，吃呀喝呀的有着你們，一到這一個非常時期你們可就露出缺點來了。你這樣，我看也不是能撐風抵浪的。」

「聽見嗎？」王娟雲羞趙汝誠，說：「你慚愧不慚愧？」

「好的！好的！」趙汝誠嘻皮哈臉地說：「我慚愧，現在我們不談這些神聖的議論了。我把一件東西給你們看。你們應該祝賀我。」

他拿出一張紙來，抖開了，抓在手裏，舉得高高的，讓給他們看。」

「呵！成功了！」王娟雲歡喜的叫着。

「我們可以走了。」鄧綺芬轉向王娟雲：「現在你可以放心。還要不要舉行結婚儀式呢？」

王娟雲默默了一會，在不開口當中，趙汝誠搶着替她回答：「老店新開實在太沒意思



。你說是不是？橫豎我太太離掉了，娟雲自然是我的太太。」

「那自然。」鄧綺芬隨口奉承的說：「我看再麻煩是不能了。這情形很急。」

說到這裏，老張進來說有一個女太太要會老爺。當趙汝誠問是什麼人的時候，老張急急巴巴的祇是說不出。等到問急了，他硬着頭皮回說是「太太」。

「胡說！太太在這裏。」

「是……是您……以前的太太……」

「不把她轟出去麼？就說我們就要動身。兩萬塊錢已經給了她。」

「她……她說不是爲錢。……她有一句重要的話要跟老爺說。」

「重要的話？」趙汝誠臉掉過來望望王娟雲，看她的臉色。

「是的。她說決不麻煩老爺，錢她不要了。她祇是有一件事。」

趙汝誠沉吟了一會，終於走了出去。他看見太太便滿肚子的不快活，大發雷霆地吆喝着：「贍養費老早給你了。你還不早點回上海去嗎？」

「不是再跟你要錢，」太太板住臉說：「你歡喜要錢，你以爲別人也跟你一樣，開口閉口都爲的是錢麼？……我是孩子。我要帶我的孩子回我家裏去。」

「你的孩子？哼！你當是離婚了孩子歸母親。沒有這話的。法律上規定得明明白白，兩願離婚後孩子歸我。」

「歸你，歸你，孩子是誰養的？十月懷胎，還有，養下的時候我吃了多少的苦。你有什么？却說要歸你！我不答應！我拚死也不答應！」趙太太眼淚鼻涕的哭着說着。恰巧趙汝誠的七歲的兒子走到客堂裏來了，她一看見像瘋狂般的上前拖住他的手，她說立刻要把他帶走。

「不行！不行！你這簡直是強盜行爲。」趙汝誠撥開太太的手，一面把兒子往自己這邊拖。



「哇哇！」小孩哭了起來。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覺得駭怕得很。

「你說，你是要爸爸還是要媽？」趙太太沒有法子和趙汝誠硬拚，便只好改用這一個方法叫孩子自己來選擇。孩子一句話也不說。他朝趙太太這一邊跑。

趙汝誠看了這情形，臉氣得鐵青的，嘴裏只是恨恨地說：「好！你不要我！你不要我！滾你媽的蛋！」

他刷地打了一個巴掌，打在他兒子嘴巴上。脆括的一聲。孩子哭得更響。

聽了這聲音，王娟雲躲在屏風後張了一張，沒有走出來，跟鄧綺芬低低地咬耳朵說了幾句，鄧綺芬便走出來，對趙汝誠說道：「你何必一定要霸住孩子呢？她要你就交給她好了。」

她說話的時候，趙太太眼睛冷冷地望住她，這裏蘊藏着仇恨的光，夜鷹的眼睛的光；她表示諷刺，挖苦，也像是感激地望着鄧綺芬說：「話對極啦！你一直幫忙，承你的情看待我，想不到到今天也還是待我這麼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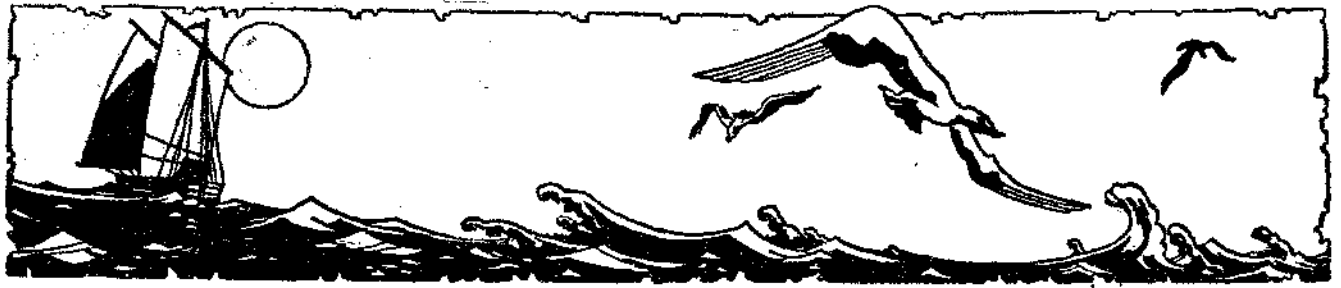
「什麼好不好！」趙汝誠咆哮地說：「你要就拿去吧。我可要替你擔心：現在到上海路上不好走，你一個人遭了危險還不過一個人，帶了孩子走，孩子的性命也給你連累了那才冤枉。」

「死了也是活該。我不要你可憐。你也不用替我擔心。還不如你替你自己担心担心吧。」趙太太冷笑了一聲，牽了孩子就跑。

鄧綺芬追上去問：「就這樣走，不帶點隨身衣服麼？」

趙太太却不理不睬的自顧走出門。趙汝誠直着眼睛望着自己的太太和兒子。嘴裏還咒罵着：「一個人死不夠，偏還要加一個！」

走了一會兒後，趙汝誠的憤恨的臉變了一個樣兒，癡癡呆呆老坐在沙發上，不說話，不站起來走動。他開始想念起他的兒子。



儘管他跟太太離婚，這個兒子却是他歡喜的。最初他提出離婚，絕對不會打算把孩子交出，所以簽定協議離婚證書的時候，對方提出要把孩子歸妻撫養的這條寫入證書內，他沒有答應。因為沒有另外的約定，原則上便依照由夫撫養，民法的第一千零五十一條也會研究過。現在呢？太太一定要兒子，兒子不要他，王娟雲也不要兒子，他沒法，只好把兒子交出讓太太帶走了。原來帶走就是很勉強的，走了以後，他又懊喪起來，他感到空虛，他連離婚的成功，好事的完成，也覺得索然乏味了。

王娟雲看他這樣悶悶不樂，問他爲什麼，他不說出來。還是嚴豫珊來找他，約他一道兒動身，他才變得活潑起來，暫時把心事擱起。

不過他們兩個人的意見各有不同：一個主張用機關的名義封船到江北，由徐州取道，一個却主張乘大輪船由長江西行。

趙汝誠的意思是：大輪船的票簡直沒有法子買。但是嚴豫珊却說：可以坐火車到南京，南京那裏可以想法買到票。而且，在南京，朋友熟人也很多，到那裏可以張羅一下，爲他們未來的前途開開路。這正是一個變動的時機，變動愈劇烈，出頭愈容易。

「好，我們便一定依你這辦法。你到底不愧是一個長袖善舞的脚色。我還得要拜你做師傅。」趙汝誠對於嚴豫珊的這種運籌帷幄顯得極其崇拜；他曉得他歡喜吃雪茄烟，特地從烟几下面的木盒裏取出一枝來，遞到他手裏，還給他刮亮火柴。

「一定明天走。我們先坐車到南京。」嚴豫珊說。最後，他們決定明天午後一點鐘在車站上會。

一一一

由於這城市局勢的緊張，趙汝誠和王娟雲沒有趕得及結婚，他們一行人，帶着鄧氏姊妹，跟嚴豫珊一家到了南京。



依嚴豫珊理想，他可以買到十張船票，這樣兩家人便都沒有問題。可是結果事實並沒有完全能如理想。他們一行人在南京住了三天旅館，輪船票還是買不着。最後到第四天，船票是買着了，只買到六張，趙汝誠一家人，除了他的老太太已經回鄉外，王娟雲，鄧氏姊妹連自己一共是四個人，還沒有票子。

當嚴豫珊拿着六張船票走進房間的時候，趙汝誠還以為是完全買到，他歡喜了一陣。及至曉得實在，他才抱怨起嚴豫珊來，說都是他害他的，要坐火車到南京，不然他早已上了大輪船，也許他早已到漢口了。

「是的，六張船票……六張……只有六張……怎麼辦呢？……」嚴豫珊很煩躁不安的樣子，低着頭，恨恨地瞧着地板，就像地板跟他有仇的樣子。最後他決定地跟趙汝誠說，他再想想辦法看。實在想不出辦法來他可以讓四張票給他。

「這怎麼可以呢？這怎麼可以呢？」嘴裏這麼說，心裏却願意得很。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趙汝誠到嚴豫珊的房間裏找他。房間在四層樓，和自己住的樓下還隔開有三層。雖然同住了一個旅館，趙汝誠可不常去找他，總是嚴豫珊常常下樓來。因為趙汝誠身體胖，爬樓很覺得吃力。住了幾天旅館，每天早上八九點鐘嚴豫珊總要下來一次，好像這已成爲習慣。今天時間九點多了，還不見他下樓來，他萬分焦急，費了好大的氣力，喘着氣，流着汗，找到第九十八號房間。一看門前的小玻璃框的旅客牌，明明是姓呂，不是姓嚴。他沒有敢冒昧地敲門進去，問過茶房，才曉得姓嚴的客人今天天還沒有亮就搬走了。

「搬到那裏去了呢？」趙汝誠聽了茶房的報告，他的腦筋像被電力突然的一擊。眼睛上似乎有許多火花，東邊西邊的閃爍。他第一次遇到錢廳長不別而行，想不到第二次又遇到嚴豫珊這半吊子的傢伙。

「媽的！這些老官僚都不是好東西！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天還大。說話全不講信用！



這全是些混帳東西。我沒有他幫忙，看我怕不怕！我偏不走！難道這三五天以內就真的會天翻地覆，我倒不信。

他憤恨極了，從心底詛咒着，脚步踏在樓梯上，特別沉重。

他真的決定了，在南京勾留幾天。

雖然局勢相當緊張，但因為近幾天又稍稍緩和下來。社會表面的情形，一方面是現着動盪，一方面也還表露着熱鬧和繁華。花牌樓，大行宮，一條長長的中山路，行人紛紛。夫子廟一帶的茶館，那在平時是管絃歌舞最熱鬧的地方，雖然現在有很多歌女都已經搭船西上，但是留下的仍然很多；在中山路南頭，你可以常常聽到胡琴聲和尖嗓子的女人的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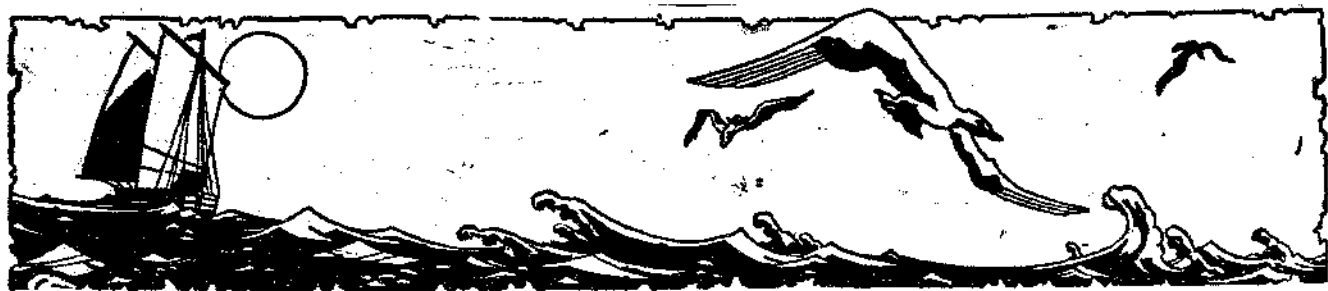
王娟雲是沒有到南京來玩過的，她到了南京，到也覺得趣味環生。山林的城市，城市的山林，古老的六朝的餘味，同時也夾着新鮮的現代的建築；雖然兵荒馬亂，心緒有點慌張，但是跟趙汝誠玩了幾次，看戲，聽歌，遊玩幾個著名的風景，她覺得南京到底是一個偉大的城市，雄壯的國都，遠比那一個住膩的城市有趣得多。

因為這樣，王娟雲便就擱下來。他們從一個小旅館搬到安樂大酒店。

趙汝誠呢，他倒不是單爲的玩耍。玩耍對於他現在沒有多大的興趣。他是爲了將來地位，聯絡一個朋友的朋友。因此，他們一時沒有忙着買船票，在南京住了有六天。

到第七天上，早晨七點鐘，趙汝誠被那個朋友的朋友喚了去，他歡喜得了不得，滿心以爲是位置內定了。那曉得並不是。去了以後，他給他一封信，是無錫寄來的，經過了幾個轉折。信封上寫的是一「屠寄」，寄到廳裏，不知道廳裏怎麼知道他會到郭委員這裏來，這封信轉到南京，託郭委員轉交，結果竟然被自己收到，也可以說是偶然。

他一個人坐在花廳上，換了張藤椅躺下來。不知道心怎樣有點跳。在未拆信前就像預感到信裏藏着一顆炸彈一樣，他再直不起身子。



「屠……是屠介三呀？……他爲什麼要寫信給我？」他心頭胡思亂想的，七上八落，再也穩不住，就在這拆信的四五秒鐘間湧起了千千萬萬的思想，眼睛邊跑過許多種奇奇怪怪的莫可名狀的幻影。

這封信報告他的妻和孩子被炸死的消息。

……
信看過了。他忘記了自己，倒在椅上……

眼睛上一片黑，沒有天，沒有地，……世界變成一連片；黑的，黑的，黑的，……

「完了！完了！我還怎麼樣做人？……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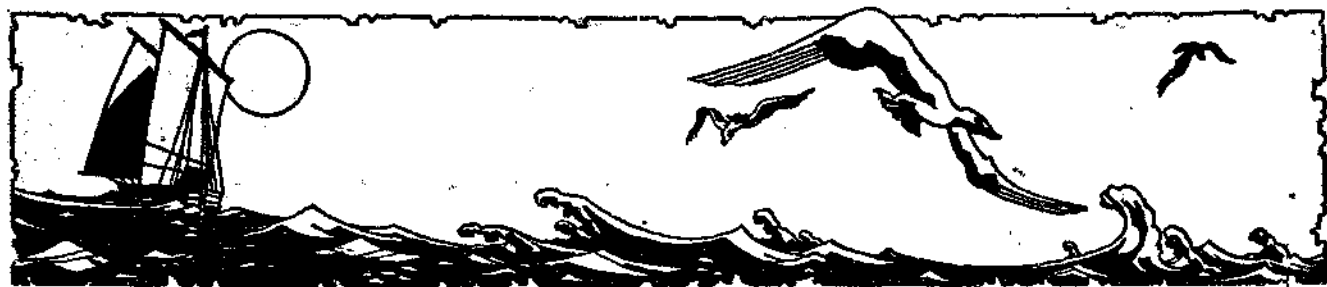
心，針刺般的痛，而且痛得很厲害，針深深的刺下去。眼睛，不再黑了。閃動着一個女人的臉和一個孩子的臉。她和她，他們兩個人臉上淋漓着鮮血；軀體像一堆拆散了屋子的木頭，東一根椽，西一根柱，而且還有幾條狗在搖着尾巴嘔吸着他們的血液。……他耳朵邊，響過一陣轟轟聲，幾隻蜻蜓的影子在天上飛過。……

信封掉下地了，信紙還捏在手上。……他眼睛朝玻璃窗外望過去；呆呆地，定在這一片隱藏凍雲的鉛似的灰空。

回到旅館裏，房間裏沒有一個人。王娟雲留下一個條子，她和鄧綺芬鄧綺芳到戲院看戲去了。他坐在椅子上，悶坐了一回，覺得很無聊，在房間裏來回走了幾個圈子，便又走到陽台上。

這時候，馬路上湧盪着滾滾的人潮。公共汽車，馬車，人力車，還夾雜着徒步的行人，裏面有許多裝滿行李傢具的車輛，都是往下關那一個方向走的。他們大都是要離開南京搭大輪船西上的旅客。

看到這種情形，趙汝誠想起自己也要搭大輪船的事來了。到今天票沒有預備，就這麼糊糊塗塗的在南京鬼混，混了十多天了，一點結果也沒有，不但是沒有什麼成就，他還接



連受了兩個人的騙，一個是嚴豫珊，他答應跟自己一同走，還說是給自己介紹會一個姓史的署長，他可以代他想點辦法；結果不但是沒有辦法，而且夾着尾巴逃掉了連自己都不知道。一個便是今天會面的郭委員，他原來也答應給自己弄一份差事的，想不到名單發表了，竟然沒有他的名字。

趙汝誠想想這些事，真不免又慚愧又憤恨。混了二十幾年世，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挫折。想不到他在戀愛的一方面成功，事業的一方面却遭遇到這樣失敗。

他受了這接二連三的挫折，他深深地感覺到有一種新的悔悟。

站在陽台上，他望到一片無際的藍天，……廣闊的宇宙。……他又想到無量的人羣，他們受苦痛，受委屈，他們的所有被破壞，他們的親人流離分散，……這宇宙是動亂的，他不能再斤斤地小器量專門給自私打算了。他要走到遠遠的，走到那一片蔚藍的遠天，他可以趁他還沒有老的時候走遍深的山，大的谷，和湍急的河流。

馬路上……歇在馬車上的，堆在黃包車上的，還有一隊隊穿得十分襤褸的衣服的窮苦的人，老的攙着小的手，男人扶着病弱的女人，他們絡繹地走過。

他又看到馬路對面一家銀行的房屋，牆上露出一個巴斗大的窟窿，地上堆滿凌亂的磚瓦。左邊原來是一片酒行，三天前看過戲回來吃宵夜，他們還到這酒店裏買過酒的，只是現在店已沒有了。變成了一片空空的地基。磚頭木料被房東搬運了去。現在有一羣野孩子在上面追打玩鬧。

「破壞！這便是破壞！」

趙汝誠嘆了一口氣。由酒店的破毀，想起他的妻兒。

良心逼迫着他，他流下兩滴淚。

趙汝誠會流淚，這是趙汝誠自己想不到的事。然而想不到，他的淚已經流下了。他的手無意中碰到眼角，他驚訝地覺察出來。



一五 血

凌佑之直僵僵的跪在地下，跪的兩個膝蓋骨幾乎露到外邊來。起先嚙裏喃喃唸着外甥女王菩薩，馮小姐王菩薩，後來唸的無效，那雙賊眼，似閉非閉似睜非睜的有些睡着的樣子。盧虎虔也等的厭煩了，聊以解嘲的說道：「凌佑之，你外甥女來了，石小姐來了，你可以起來了！」凌佑之不敢信以為真，兩隻腳還是在地上跪着，只把脖子扭過來，向外邊看了看，笑道：「隊長，你不要開玩笑，我想凌佑之的腿還沒跪折，女菩薩們是不會來的。」盧虎虔一笑道：「那麼，你一直跪下去吧。喂！比了跪還有嚴重的嗎？把你豎起來，頭頂着地，腳朝着天，這個似乎比跪還吃力些。等馮小姐來一看，知道我固然把一個三舅舅處置得相當辣手，她也許會一笑，我就可以從一笑上，把一切的一切要做的事迎刃而解，嘻嘻嘻，哈哈，……」盧虎虔以嬉笑的態度，等候着凌佑之的答覆。

凌佑之跪在地上，把脖子伸了伸，脖子裏會咕咕咕的叫。盧虎虔問他做什麼，凌佑之道：「隊長要我把腳豎起來向着天，那我還不如伸了脖子給隊長刺一刀，倒省事了。」盧虎虔道：「起來起來！假使我當真拿刀向你脖子裏一刺，你倒又叫起來了。」凌佑之想着這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連忙起來。可是因為時間跪得久了，兩個膝蓋裏，已經麻木不仁，一站，就搖搖不定，險些跌了下去，幸而把手在牀欄上一搭，才算勉強支持的站着。盧虎虔道：「你給我猜測一下，什麼時候會來？」凌佑之裝做掐算陰陽似的掐算了一下，笑道：「一會兒就來。」盧虎虔道：「是一刻鐘呢，還是一點鐘呢？」凌佑之道：「少則一刻鐘，多則一點鐘，不會再少也不會再多。」

說話時，電話鈴聲又響，盧虎虔去接，一聽是馮柳絲問石女士來了沒有，盧虎虔道：「來了來了，請你就來。」柳絲又問石女士來了多少時候，盧虎虔道：「來了不多時候，你來吧，你三舅舅還跪着呢。」盧虎

度放了聽筒，樂的直跳起來道：「馮柳絲一定和石榴紅約好了的，所以馮柳絲打電話來。我這一些聰明，總還是有的，一點也不遲疑回答她石小姐已是來了，要言不煩，最引得人的注意。」凌佑之跟了盧虎虔笑道：「隊長是如有神助，說一句話，不但是要言不煩，還當機立斷，那真是美人難過英雄關。」盧虎虔聽是美人難過英雄關，放在嘴裏一念，有些拗嘴，立即想起了一件事，說道：「你給你跪下！你外甥女兒快來了，跪下跪下！不然，倒是我失信於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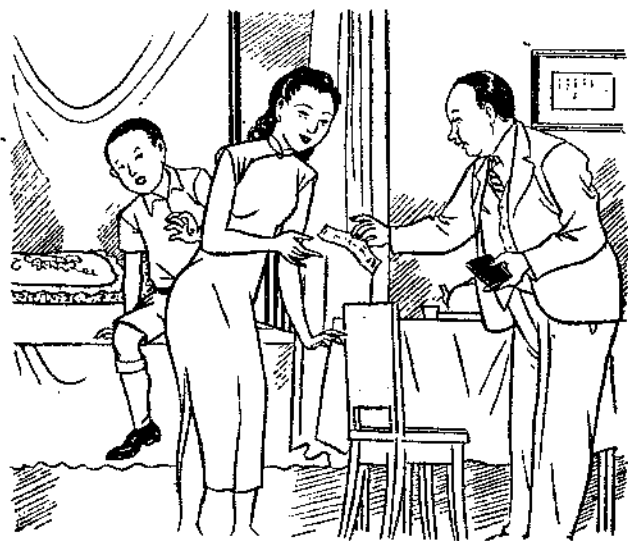
真是不到一刻鐘模樣，一個穿藍布罩衫的女子，帶了一個穿童裝的童子，在門口探頭進來道：「到底在那一號呀？」只有這麼輕輕的一句，盧虎虔和凌佑之，四隻眼射到門口，忙喚住道：「正是這裏，進來。」凌佑之說了話，還是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盧虎虔說過，就站了起來，手也伸了過來，直趨門口。門口的馮柳絲小姐，牽着她弟弟柳惠的手，一脚踏到裏邊，似笑非笑的說道：「石女士在那裏，沒有在屋子裏。」盧虎虔道：「馮小姐，來來，還有誰，是你的弟弟，是不是？」盧虎虔鑒於馮柳絲是有些足智多謀的，一方面要謹慎自己的言詞，一方面也要留意自己的禮貌，把手伸過來，不敢把柳絲短袖絨繩衫的胳膊上拉，只往柳惠的胳膊上拉，說：「小世兄，進來，你進來，令姊也就進來了。」

柳絲還是保持着她居鄉的姿態，白皙的臉上，並沒有塗抹什麼脂粉，穿的衣服，顯現出一種樸素美。她雖然在走進來，嘴裏不住喚着：「石女士怎麼會不來？不來，我就走了，我來看石女士的。剛才在電話裏，你不是說她已經來了嗎？」盧虎虔一味地笑，笑的眼睛沒了縫，說道：「在馮小姐打電話來的以前，石小姐也是一個電話，她說一會兒就到，所以我說已經來了，好像是騙了你，其實我的存心一些沒有想騙你。」柳絲往前一指道：「這是誰？」凌佑之早預備了一副眼淚，存儲在眼眶裏，等柳絲問到，眼淚便像雨點一般，滴在地板上，的的搭搭滴的有聲音。柳絲道：「咦！哭了！」柳絲牽了柳惠的手，往後坐到牀沿上。盧虎虔道：「這是你的三舅舅，你不是要我責罰他的嗎？現在生之殺之，全在馮小姐的手裏，馮小姐說夠了，我就放他起來，馮小姐說不讓他起來，我就會一輩子要跪折他的狗腿。」柳絲臉朝着屋頂望了一下，搖搖頭道：「他又根本不像個舅舅，我爲什麼管他的帳，他跪着也好，他躺着也好。」凌佑之洗耳恭聽着，聽到說躺着

也好，連忙往下一躺。他躺起來，因為有着駝背的關係，可以頭和脚都不着地，成爲一個奇觀。柳惠究竟是小孩子，他會忍不住看的嘖嘖一聲笑了。

盧虎虔覺得暫時用凌佑之已畢，呼喝道：「凌佑之，你外甥小姐討厭你，你給我滾出去吧，不要再在這裏活現形。」凌佑之一聲得令，就在地上打滾，滾了三四滾，一口氣也回不過來，只得爬起來往外溜。盧虎虔看凌佑之已然出去，笑道：「馮小姐，以前我們有些誤會，有人疑心我要圖謀姓馮的產業，其實這個疑心是錯了。我那裏會生這顆心？馮小姐知道的，我就是個家境富裕的人，近來當了隊長，富裕上加了富裕，即使把人家的產業堆在我面前，我決定不會把眼光斜溜一下的。」柳絲把櫻唇張了張，像是要說話，盧虎虔道：「馮小姐，你說話呀，你到了這間屋子裏，就像到了自己家裏，你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令堂現在那裏，她好嗎？」柳絲點了點頭道：「好！」

盧虎虔怕柳絲一會兒又想起石榴紅，忙先發制人道：「石榴紅小姐一定會來的，她還在電話裏和我預先約定，她要我給她開一張支票，不知道她有什麼用處。」盧虎虔說了，便是一個皮包裏，抽出一張支票來，幾個最顯著的字，便是「拾萬元」。他拿支票在柳絲臉上一揚，柳絲道：「是石女士要你開的嗎？」盧虎虔道：「是的，她要我開的。」說時，便把支票塞到柳絲掌心裏，柳絲道：「我雖然沒見過，但不是我的，我也不要。」盧虎虔道：「你拿着，等石女士來了，跟我提一提，我交給她，你交給她，倒是隨便。」柳惠站起來，在柳絲手裏看，又嫌柳絲把指頭擦住了字，看不清楚，把脖子扭來扭去的看。柳絲道：「有什麼好看的，是明天的日期。」柳惠道：「十萬是多少，是幾個圈？」柳絲道：「別說出給人聽了笑歪嘴的話，便是你知道了幾個圈，你又怎麼樣？」盧虎虔走過去，摩撫着柳惠的頭顱，笑道：「這小世兄，真可愛，你住在什麼地方？」柳惠搖搖頭，盧虎虔道：「大概是受過



訓練的，姊姊不許你說，是不是？你不說，我也知道了，你三舅舅會打聽。你們不來，是沒辦法，你們來了，不留個地址在這裏，是不會讓你們走的。」柳絲突然一站道：「這是什麼話？盧先生，你到了上海，我以為你的腦筋是改過來了，誰知道還是沒有改。弟弟，我們走！」

盧虎虔笑道：「咦！石小姐一會兒就到。我是跟你弟弟說笑的，你倒又認真起來。而且我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也沒有侮辱你的意思，你爲什麼立刻要走？」柳絲道：「我這一回，完全是爲了石女士，石女士說，他和你是朋友，又知道你手頭着實寬裕，說到了緩急之時可以通有無。我爲了石女士來的，石女士不來，我是該走了。」盧虎虔笑道：「石小姐說來，準會得來，她從來沒有失信過。」柳絲道：「我知道她失信是不會失信的。我也因爲她從來沒失信，才信以爲真。」盧虎虔道：「這對了，她即使不來，也會打一個電話來，你聽了她的電話再走，也不遲。」柳絲問電話在那裏，盧虎虔往壁上一指，柳絲道：「那麼我等着電話，你往外邊去走走，不要老是坐在屋子裏，或者你就站在大門口，等石女士來了，給引導她進來。」盧虎虔一笑道：「你的話是很合理的，可是爲的和你睽違了許多日子，有些捨不得離開你，你要叫我出去，我就帶了你的弟弟出去。」柳絲道：「他還年輕，不懂得什麼規矩，我不許他離開我。弟弟，你跟着我，不要走！」柳絲點頭。盧虎虔道：「這位小弟弟，心目之中，只知道有姊姊，不知道有旁人，好，大起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柳絲道：「去去去。」柳絲說去，當然是要盧虎虔出去，盧虎虔笑着出去。

盧虎虔出去以後，屋子裏就騰了柳絲柳惠二人。柳絲攜着柳惠的手，走到洋台上去。柳惠道：「姊姊，那張紙呢？」柳絲道：「你管什麼紙不紙，別開口。我帶你到這裏，跟你說過什麼來？」柳惠就不再說話了。在洋台上站了一會，又回到屋子裏，却見盧虎虔又已坐在屋子裏，雙目炯炯的望着自己。柳絲道：「好了，人沒來，電話也沒來，我們該走了。」盧虎虔道：「你再等一會，再等一會不來，你再走。」柳絲道：「我打一個電話給她吧！問她來不來。」柳絲昂頭想上一想，笑道：「哎喲！怎麼會想不起來的。」盧虎虔道：「她從前會客的地方，有電話，我倒知道號數。」柳絲道：「那個地方，她還會在嗎？路也不知差了多少里。」盧虎虔道：「你再想想，在什麼地方，在家裏嗎？在酒館裏嗎？在朋友家裏嗎？」柳絲把脚在地板



石榴紅

上頓了一頓道：「還要在這裏嘰嘰咕咕的，人家的腦筋都給你擾亂了。電話打不成，我除了走，還有什麼辦法。」盧虎虔笑道：「你聽我一句再走，好不好？」柳絲把一隻手支撐在腰裏，也懶得說話，就等待着他說一句話。盧虎虔笑道：「馮小姐，你比以前越發漂亮了！嘻嘻嘻嘻。」那是盧虎虔要說的一句話，說時，眼睛沒了縫，那隻嘴直扯到耳朵邊，上齒下齒，都露出了一些，說完話，笑聲在喉嚨裏陸續發出來。柳絲道：「呸！漂亮不漂亮，輪不到盧先生來操心。好了吧！我們再會。」盧虎虔兩隻手把十個指頭伸直了，在胸前一擺道：「且慢，我還有一句話，你如果要走，我把汽車送你去。待我把凌佑之喚來，要他去預備汽車。」柳絲道：「我沒有這個福分坐汽車，不敢當，不敢當。」柳絲一定要走，盧虎虔一定要備了汽車來送，兩個人便僵持了。盧虎虔退到門口，把雙手一托，攔住了柳絲柳惠的去路。柳惠究竟是男孩子，身體要機伶得多，柳絲給攔在裏邊，柳惠却從盧虎虔腋下鑽了出去。但是盧虎虔的目的，只在柳絲身上，柳惠的出去和不出去，却滿不在乎。柳惠鑽到了外邊，在外邊喚道：「姊姊，我在外邊。」這時那個凌佑之早伺候在外邊，伸手在柳惠頭頂上摸了一下道：「外甥少爺，你不要嚷，隊長要送你們，是一番好意。汽車，我早給預備在樓下，等會坐上去，嗚一聲，路邊的電桿木，便會像賽跑一樣往後跑。」柳惠把個頭一縮，又從門外鑽到門內來。

柳絲和盧虎虔的交涉，就是一個要往外衝，一個張了手攔，到後來，柳絲臉紅氣漲的說道：「那有這樣的，人家不要坐汽車，你偏要拿汽車來送我。給你說一個明白：你要把汽車來送我，除了汽車，除了汽車夫，別人可不必上車，假使等會又來了一個凌佑之，凌佑之，隨車相送，那可不敢當。」盧虎虔那隻黑臉上，頓時上了一層光亮的油，點點頭道：「你既恨着凌佑之，我就不讓凌佑之送。好！現在一言爲定，請你上汽車。」他說到這裏，回頭出去喚凌佑之。凌佑之應道：「有！隊長吩咐我的話，我知道了；便是告訴馮小姐的話，我也知道了。馮小姐歡喜清靜，我一定不

送。」盧虎虔笑道：「馮小姐，你還忘掉什麼東西在屋子裏嗎？」柳絲道：「沒有，我去了。弟弟，來拉着走。」她頭也不回的往外走，走到電梯門口，也不等電梯開門，就沿着盤梯走下去。她知道有一個凌佑之和一個盧虎虔，在後邊相送，但是她只當不會知道，緊緊的移動她的脚步。

一到長江飯店大門口，一輛淡綠色的出差汽車，停在門口。柳絲站定了脚跟，盧虎虔凌佑之，已在她兩邊包抄上來，凌佑之去開門，盧虎虔含笑：「馮小姐，你請上車。」柳絲讓柳惠先上車，然後自己佝偻着身軀鑽進車廂裏去。當她剛要落座的時候，盧虎虔也是把一團全是肉的身體塞了進來。柳絲回過臉來道：「怎麼的，誰？」盧虎虔道：「是我，我決不要你所最討厭的凌佑之來相送。」盧虎虔順手把車門關上了，嘴裏一聲「合罕！」

那車夫回過臉來問道：「那裏？」這是一句簡單的問句，就是問汽車開到那裏，盧虎虔把肩膀往柳絲肩膀上一磕道：「馮小姐你告訴車夫，開往那裏？」柳絲道：「你開往愚園路吧。」車夫自然唯命是從，把凡爾盤旋了旋，嗚一聲，車輪便在地下滾動。盧虎虔道：「你看，你的弟弟，差不多要睡着了。」柳絲道：「自然，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他每晚十點鐘便睡的，現在過了兩點鐘，怎麼不睡？」盧虎虔道：「你住在愚園路什麼地方？是幾號？是什麼里名？」柳絲道：「我不知道。」盧虎虔格格的笑了一陣道：「柳絲小姐，這是你哄人了，你自己住的地方，怎麼會不知道？你放一百個心，我見了令堂，絕對不會問她要舊欠，算舊帳；我們只像以前沒有過錢財交涉的。便是你拿去的十萬塊錢支票，我也始終不來向你索還。我這幾句話，你總可以放心了吧。」柳絲道：「喲！我拿過你支票的嗎？你是給石女士的，我還你。弟弟，你把票子放在什麼地方？」盧虎虔只愁爺娘給她生兩隻手是太少，一隻手要掩住柳絲的嘴，不讓她喚醒柳惠；一隻手要阻止柳絲的手，去磕碰柳惠的手，一隻手要抓住柳絲的又一隻手，去做其他的活動；因為事多手少，柳絲也就不堅持要把支票奉還盧虎虔。

但是汽車很快的到了愚園路口，汽車夫又回過臉來問。柳絲低下頭來，向玻璃窗外一看，說道：「就是在這裏停下吧。」汽車夫把車身攏到馬路旁邊，盧虎虔道：「你住在這裏，是幾號？」柳絲一笑，一邊把柳惠

喚醒，一邊推車門，徑自下車。下了車，站在階沿上，笑道：「盧先生，謝謝你。」只爲柳絲在臨別時候，由盧虎虔的一雙眼睛裏看來，是千嬌百媚。這種嬌媚，正不亞於石榴紅，和石榴紅堪稱爲異曲同工。他不知不覺跟了柳絲姊弟下車，和柳絲對面站着，笑道：「人家說送佛送到西天，不准送到半路上，就把佛扔下來，你究竟住在什麼地方？難道十萬塊錢，我還買不到一個門牌號頭？你說！我老實告訴你，石榴紅那種北方人，究竟和我們的脾胃合不來，我知道了你的確實地址，你的地址，只當是我的妹妹家裏，沒事時一輛汽車接你出來，一個電話通知你，……」柳絲不聽他的，只掖住了柳惠往前走，走了十幾步，盧虎虔緊一步，竄到前面去一攔道：「這算什麼意思，快不要這樣。我爲了你，差不多忘了要錢有什麼用處。你也知道的，我在鄉裏，誰都見了我怕，現在我見了你怕了，格格格。」

不知道是柳絲軟化呢，還是別有作用，站定了說道：「我也老實告訴你，我的家並不住在愚園路，是住在大西路，從這裏走過去，還有好一段路。」盧虎虔道：「聰明伶俐的姑娘，你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那我們應該回到汽車上，讓汽車開過去，才是正理，又何必讓兩條腿受苦？」柳絲道：「我不歡喜充闊，不願意汽車喇叭在門外嗚嗚嗚叫，叫的大家都知道我有闊朋友。我寧可走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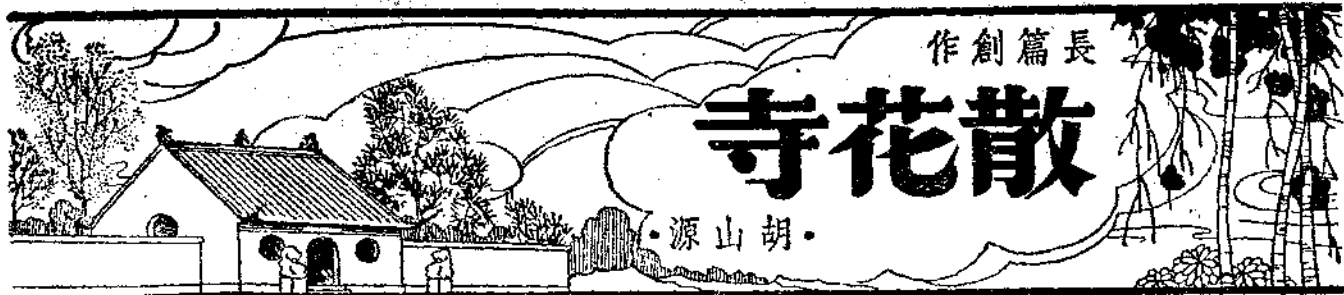
盧虎虔道：「那麼我送你們回家，在你們家裏喝一口水，別的一些也沒有什麼要求。」柳絲點點頭道：「你真送我們回去，送的你不得得回去，那我恕不負責。」盧虎虔道：「說那裏話來！老實說，我的魂靈會走失，我這人是不會得走失的，我放心，你放心。」盧虎虔並不把柳惠當做一個礙眼的人，只管行無所事的，說到我放心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說到你放心却又拍到柳絲微微隆起的胸前來；柳絲只把頭偏了一偏。

說說笑笑，不知不覺，是走了多少路，走的前面不見人，後面也不見人。柳絲在柳惠肩上捏了一把，柳惠忽然拔起腳來，往前飛跑。盧虎虔道：「做什麼去，小弟弟？」柳絲的喉頭，似乎有些發顫道：「小孩子，高興起來，就蹦蹦跳跳。」盧虎虔合罕了一聲，正待發出他的獸性，不想路旁竄出個人來，手裏舞動着一柄亮晃晃的刀，直奔盧虎虔。人到刀到，盧虎虔來不及喊，已然倒地，來不及倒地，已然一陣血瀑衝了出來。地上，原來是黃土，現在變了色，是赤土。

長篇創作

散花寺

· 胡山源 ·



「這恐怕是她家裏的環境造成成功的。」

給宗馨這樣一說，雲岐當然不必再疑心美琪對自己有什麼特別為難之意了。不過還不放心的，又特為問了一句：「她究竟對我有什麼不滿意呢？」

「沒有！她還說很滿意你呢！」

「真的麼？」不是問，是沉吟，他又在猜想了：既然滿意，為什麼又那樣地找麻煩呢？宗馨的話不可靠麼？宗馨也不知道實情麼？如果她的話不可靠，為什麼要騙人呢？他怕沉吟過久，要使人不耐，就連忙說：「那倒要謝謝她了。」

「只要你不斥責她就好了，謝是不必的。」

「她說我斥責過她麼，哈哈。」

一笑，這話就此打住，又談到了別的事上。

宗馨談得很久，超過了其他來的人；話很多，不但超過了其他來的人，並且也超過了雲岐。在她去後，雲岐留下了一個「她將來善於交際」的印象。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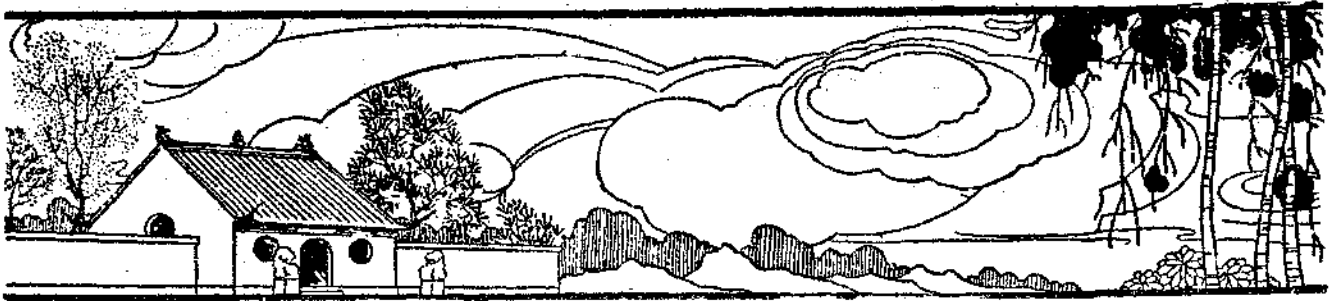
一個晚間，在三五社，燈光很黯淡，隱隱地牆壁上襯出了好幾個人影，其中有一個很高大，異於一般人。

「這是沙洛夫先生，俄國來的。」有新對雲岐介紹着：「這是陸雲岐先生，慕仙女校教員。」又反介紹着。

雲岐和沙洛夫握了一下手。有新說的中國話，旁邊便有一個人將牠譯成了英語，說給沙洛夫聽。

「原來是陸雲岐先生，久仰得很。」那個繙譯完了介紹詞，就對雲岐招呼：「陸先生住在上海的朋友，我是大都認得的。」





『這是章春濤先生。』有新連忙介紹。

春濤有一個特點，他只有一隻眼睛，另外一隻是有白障的，盲的。他穿着一件青布長衫，很像鄉下地方的小學教員。

『不多幾天以前，』春濤對雲岐說：『遇到慶遠，他知道我要到這裏來，告訴我他在暑中會看見過你。』殷勤的攀談。

『是的，他暑中送一個學生來的。』

『我們是同鄉，我們時常見面。……我以後要常常到這裏來，這裏的情形真好，遠非別的地方所能及，……』

『他的夫人也在我們的補習科裏。』有新說。

『不過我們爲了各人的事業，已經宣告離婚，雖然我們還保持着親密的友誼。』

這裏這樣談着，那邊克良就用他不甚流暢的破碎英語和沙洛夫談着。在聽着這兩方面的談話的，除了慕仙女校的幾乎全體的教員以外，還有若干外來的人。

『大家到這邊桌子上來談。』有新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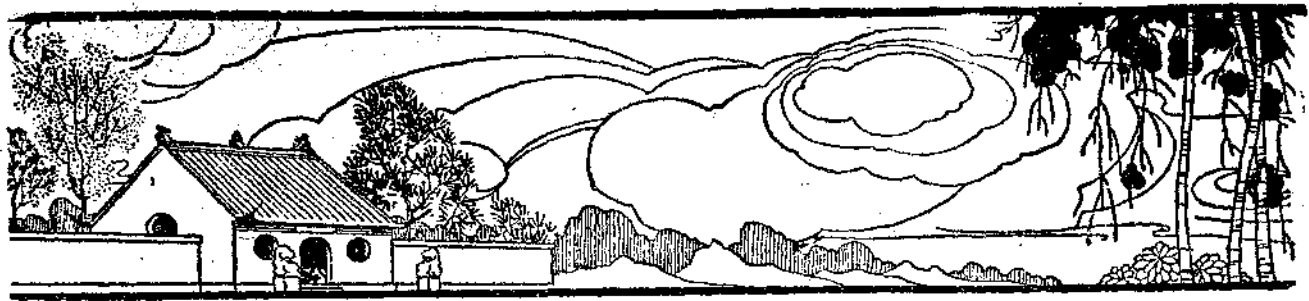
大家就圍着一張八仙桌坐着，接觸不到桌面的，就坐在別人的後面。

『沙洛夫先生今晚要特爲問各位幾個問題，』有新繼續說：『請各位詳細告訴他。……』

『以下介紹了沙洛夫一會，然後請沙洛夫發言。』

『我有幾個問題，』沙洛夫一手執着鉛筆，一手按着面前的紙，在說，由春濤繙譯着：『請各位分別回答我。——』

他提出的問題是：在你的家鄉，富戶多不多？富到如何程度？貧戶多不多？貧到如何程度？爲什麼會富或貧的？……農民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幾？佃農多，還是自耕農多？他們的生活狀況各是如何？……對於這些事實，你的感想怎樣？你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田主或佃戶？……



他順序一個一個問過去，當然，各人的答覆，有所不同。不過凡是本地的人，所答覆的大都相同，雖然在數量的估計上，有些軒輊。尤其對於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這問題，差不多人人都是田主，連克良和有新在內。

是個戶的，就只有雲岐一個人，雖然除了本地諸人之外，其中也有別地來的人。當雲岐直接用英語這樣答覆時，沙洛夫表示着很驚異的神氣，用鉛筆在紙上特爲多寫了幾行。接着，他就問雲岐所以爲個戶的詳情。

『我家從祖與父以來便種田，』雲岐說。『起先父親也會買進五畝田，連租田在內，約種十多畝。在我三歲時，父親去世，自田被人贖去，就剩了租田。我生下來就沒有見過祖父的面，家事都由祖母主持。於縫紉與織布之外，她和我母親仍舊種着租田，不過下田的，却只有臨時的僱工。一直到我出來作了事，租田才不種。所以我自小不但是個戶，並且還是必須僱工耕種的個戶。』

『那你真是我們的同志！』沙洛夫說到『同志』時，加強了語勢。

『不敢稱同志，但我的確是無產階級。』笑笑。

『的確是同志。但我希奇，你怎麼又有受教育的機會的呢？』

『從小學到大學，我都是得的獎學金，自己從未化過一文錢，不但未化錢，並且同時還賺進了錢。』

『那真是我們最好的同志！』重重地一聲，又在紙上寫了許多。『你入黨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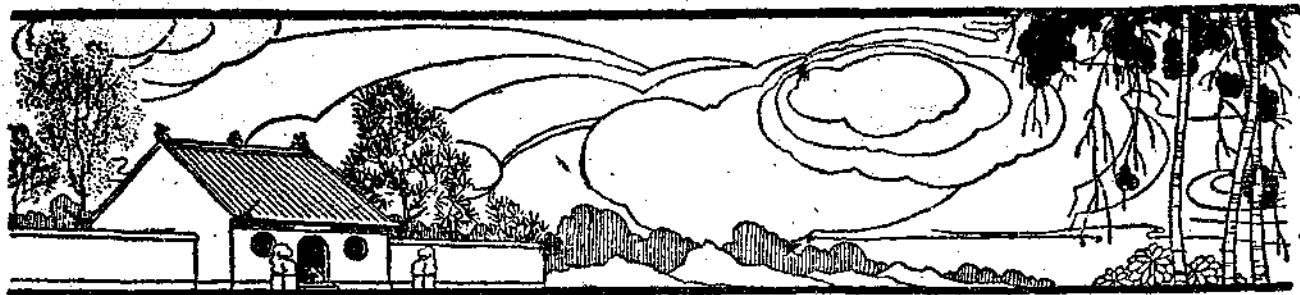
『沒有。』

『爲什麼？』眼睛睜得很大，面上的毫毛，映着燈光，發出了微微的閃光。

『這話一言難盡，以後請你問有新吧。』

『喔！謝謝你。』他說了，就又向別人問着他所要問的話。

雲岐看看已沒有他的事情，並且恐怕他們也許要開什麼會議，自己在那裏反與人不便



，就先向他們告辭。沙洛夫立起來送了他，春濤更送他到樓梯口，殷殷地說，將來有便還要來看他。

此後春濤並沒有來過，雲岐也就將這次的會見，漸漸地忘了。可是過了若干時，果然有一個補習科的成年女生，來對他說，春濤候他，他才又想起了春濤，以後春濤每到一處，如有信給她的離婚妻，她總來告訴他。不過他沒有寫信給他過，當然，他也沒有直接來信過。

×

×

×

×

×

在多次考慮之後，雲岐終於將兩包絨線，在上夜課的時候，當了許多人的面，交給了遂路，對她說：『我想給我的祖母和母親，添兩件絨線衫，所以買了這些絨線。但我家沒有人會做，想請你問問同學看，誰肯爲我做，當然，我願意給她工資。』

『好！我給你問問看。』說時，眼睛看了放在桌子上的絨線，情形非常冷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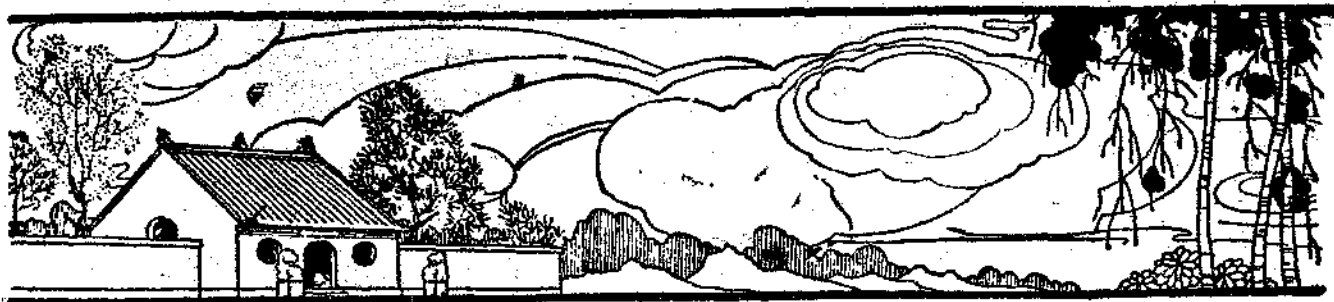
『並不要緊，你問問看吧！謝謝你。』說了就連忙走出教室來。

他交出絨線後的不安，正和沒有交出前一樣。他深恐這事使她不快，因爲：校中人很多，何以一定託她；託她，就有要她做的嫌疑，要她做，就不應該想到什麼工資。此外，他這樣交給她的方式，本來也認爲很妥當的，因爲：如果私下交給她，也許她要懷疑，以爲他有什麼別的用心；在大衆前交給她，就表示出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了。但此刻，他在重新估量着：究竟這樣交給她，是否妥善呢？

明天，他在課後遇到了她。那時教室中沒有別人，她將一捲紙交給他，說：『這是改寫的小說。』說時，她並沒有叫他一聲，並且頭側着，只想避開他的視線。

『喔！寫好了麼？』他應了這一聲，不再說，也不動，意思在等待着，等待她再說什麼話，最可能的，例如，做絨線衣服的人，已否找到。

但是她也不說什麼，並且也不動，意思似乎也正在等待着，等待他對她說些什麼話，



或者就問她做絨線衣服的人，已否找到。

彼此都不開口，都不動。但雲岐爲了上次的單獨相對，慌忙而別，早已打定主意，要是再和她單獨相對，決不再那樣慌忙而別，所以此刻他只坦然立在那裏，雖然他還是說不出什麼。她呢，似乎也正有和他一般的決心，並不走，不過還是沒有再說一句話。

這幾乎成了敵對的相持局面，一定要判一個勝負出來。他還是端正地立在那裏，看着她，她却漸漸地脚跟有些動，身體有些搖起來了。她有自認失敗的樣子。不過她並不急急逃走，她還低側着頭，從劉海髮中，瞥了他幾眼，意思像在說：『我要走了，有什麼話麼？』又像在說：『我說不出什麼，還是讓我走吧。』

她看見他一無表示，就慢慢地轉身，走出了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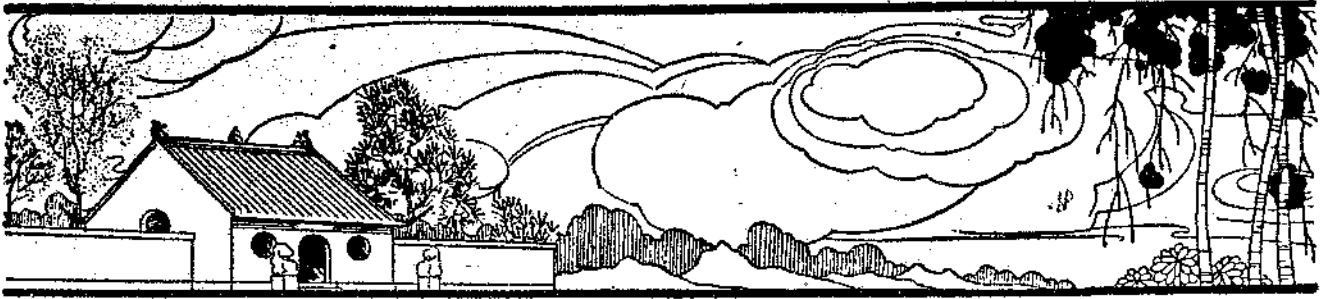
她一出去，他又立刻悔恨着：爲什麼自己竟想不出和她可以說的話來！爲什麼以前，例如和她同往上海去，在路上就談過許多話，現在却屢次相對無言呢！他自問，他非但不是不高興和她說話，而且正急於要和她說話，而說話的機會來時，又如此輕輕放過，這究竟是什麼心理呢！

他悔恨了一會，也只好作罷。同時，他又生出了一線希望，以爲她總是要給他答覆的，究竟能否找到做絨線衫的人；而她給他答覆時，又安知不也會找一個獨對的機會，而不會像他在大衆前將絨線交給她呢！

他這一線希望，使他等了好幾天，却一毫影響也沒有：她不再來找他，便是在大衆前的答覆也沒有。他的心裏又起了種種猜測，但覺得沒有一個猜測能夠解決他所以要猜測的原因。

她惱了麼？根本不高興爲他找人麼？她恨他不懂她的心理麼？她要他自己知道她的答覆麼？最後，也許她已經在做那絨線衫？不，不，這是不會的！更不應作此妄想！……

一直過了五天，在同樣的狀況之下，她才對他說了這樣的話：



『找不到什麼人做。現在就決定由我和寶善各做一件。沒有幾天便可以做好。』說時她的口聲，正如一個小學教員對一個小學生，像命令，又像訓誡，更像準備已久，不容思索，脫口而出的例話。說了，她就走開，不再停留，但也並不慌忙。

他摸不清她的用意。她是對他表示好意麼？但她爲什麼那樣的淡漠，甚至還有些近乎討厭？對他表示惡意麼？那又何必親自爲他做此衣？寶善和她同做，還不是等於她一人做？他很想問她，並且對她說：『如果找不到人，而你自己實在不願意做的，儘可不必勉強，將絨線還我。』但他怎樣將這些話對她說呢？

『啊！遂路，我希望沒有什麼委屈你。』他暗地裏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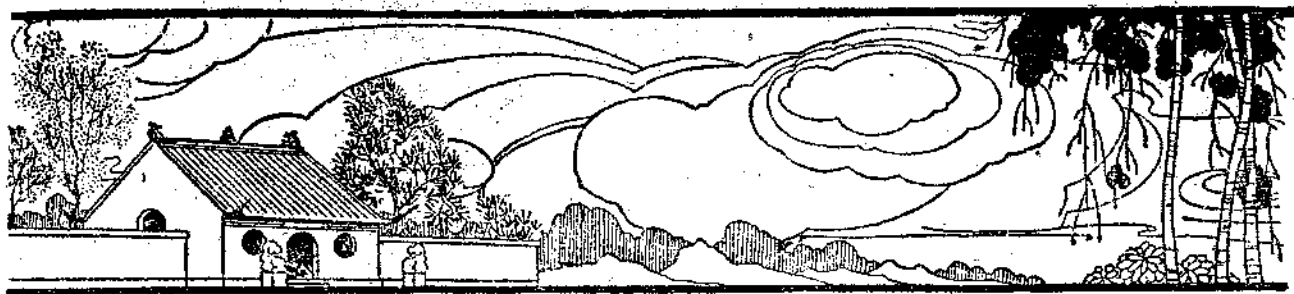
一連幾天，他看見她和寶善在打着絨線，正和校中其他諸人一樣，都在忙着這種工作。他看見了，又是喜歡，又是惶惑。

他又想等她打好了交來時，好好地謝她一聲，以便和她談談，不料過了一天，他的一隻眼鏡，被自己的球拍打破了，只好到上海去重配，等到他過了三天回來，兩件絨線衫已經包得很好，放在他的寓所裏了。他錯過了真正可以和她一談的機會！

他抽出筆來，寫了以下一個短簡給他與寶善。

我不曉得要用什麼話，才可以表示我對於你們的感激！你們這樣地爲我忙了幾天，似乎我除了向你們說一聲謝謝之外，也想不出別的話或別的方式。我不敢用任何物質來答謝你們。也許我可以說，我將告訴我的祖母和母親，誰爲她們做了這兩件衣服，讓她們和我一同紀念你們。不過同時我也告訴你們，這還是她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著絨線衫，你想她們將何等地寶貴牠們，而又何等感激那爲她們做這衣服的人呢！這樣，你們的好心，也許不是徒然的吧！

爲了這是寶善同做的，所以他不能不對她們兩個人寫這信，但他的心中是正對着遂路說的。他深信這一點遂路一定懂得。



雲岐將球捧在手裏，說：『你看，用兩個大拇指捺牢，擲出去時，大拇指用力向下一撥，這樣，球在空中，就會在這一面是由上向下在那一面是由下向上轉着，如果恰正擲在籃中，當然最好，否則，如果稍高些，碰在板上，那就容易倒旋入籃了。』說了，就將球擲了出去，進了籃。『現在你來試試看。』他去將球拾來，交給了靈淵。

靈淵照着他的話，將球捧好，然後正對了籃，準備將球擲上去。這時他仔細看着她的手，那非常潔白，手背和手指，並不豐腴，但也並不瘦削，只是狹狹地、尖尖地，顯出十分玲瓏的樣子。他自信，只要看見她這雙手，即使不看見她的面目或其他肢體，也就可以認出她來。

她的腳移動了幾下，將手試試，然後擲出球去。她還是穿着綠色的長絨線外衣，手一向上伸，便格外顯出她腰身的修長來，這動作的全盤經過，正與一頭鷓鴣從楊柳樹上飛去，樹枝作着軟而有勁的擺動一樣。

『對！』球一入籃，他就喊着。
她笑了。

『再來一個！』他又去拾了給她。』

他擲得吃力了，就由她去擲。立定着擲覺得乏味了，就走着擲，跑着擲，甚至兩個人傳遞了一二下再擲。種種的擲法，正與任何學校的籃球隊員練習時一樣，不過沒有那樣的劇烈，只是輕而緩的動作。等到兩個人擲得都覺得有休息的必要了，才大家停着，談起話來。

『究竟你喜歡籃球麼？』靈淵將球輕輕在地上拍着說。

『我是任何運動都喜歡的，』雲岐跟着她走。『不過爲了籃球過於劇烈，不適宜於我的戴眼鏡，所以我就常玩網球。但是現在，我似乎格外喜歡籃球了。』



第十八章 遺囑的殘片

傍晚時，奎寧父子和費連都已到達十三號屋子的門前。這一宅諾克斯的空屋子，在卡吉斯屋的隔壁，式樣本是相同的。棕色的石塊刻畫着年齡的古老，舊式巨大的窗口都給灰色的木板封閉着，顯見是宅空閉的廢屋。比較隔壁卡吉斯屋子裏的燈光和門前有幾個偵探徘徊着，更顯得這屋子的枯寂冷靜了。

稽查員問道：「湯麥司，你有鑰匙嗎？」他的聲音也受了幽黯的影響。

費連摸出了一個鑰匙，着手開門。三個人便從那銹鏈聲吱吱的大門裏走進去。

警佐問道：「先上樓去瞧嗎？」

愛雷·奎寧應道：「是的。」

大家踏上石級。費連拿出一個大電筒，一手又拿鑰匙開前門，走進門以後，又開裏面的門。費連的電炬照得很高，發見三個人都站在黑暗的大間裏，屋子的大小形式，和隔壁卡吉斯屋完全相同。

稽查員說：「愛雷，這是你的意思，你領路罷。」

愛雷·奎寧向四周盤了一圈，略略躊躇，便向着裏面的黑暗處進行，稽查員跟在後面，費連走在最後，把電筒舉得高高的。

屋中的各室都完全空虛，連下面一層也如此。在那裏簡直連一些兒東西都找不出。在這灰塵滿室中的空房間中，祇遺留了幾個被李德探員和他的同僚們走過的足印。牆壁都是黃色，天花板也有些裂縫了。那些彎曲的地板走在上面，會發生吱吱的聲音。

當他們在下層各房間中走遍一週以後，那老人咆哮地說道：「我希望這樣總能使你們滿足了。」偶然他吸進了些使人窒息而又不快的微塵，竟使他強烈地打起噁來。

愛雷·奎寧說道：「還沒有好哩！」他便引領到上樓的那條簡而又陋的木頭梯上。他們的脚步走在空屋

的地板上，發出陣陣如雷擊般的聲音。

可是那裏並沒有什麼東西被發見。像卡吉斯屋子一樣，第二層樓上僅包括那些臥室和浴室；可是那裏並沒有日常起居所要用的臥床和地毯。這時候那老人更增加了他的怒火。愛雷·奎寧却仍在搜索一隻古老的衣櫃。這是他所愛的工作；他沒有看見什麼，甚至連一小片紙頭都沒有。

「總滿足了罷？」

「沒有。」

他們從那有吱吱聲的梯上走向屋頂的小樓上去。結果又是撲了一個空。

當他們走下來到休憩室時，稽查員說道：「好了，就這樣罷。這些無意識的舉動已告過去，我們應當回家去弄些東西吃了。」

愛雷·奎寧並不回答，祇在那裏很熟練他搖他的夾鼻眼鏡。然後他望着警佐費連說道：「費連，關於地下室中的一隻破損衣箱，不是有過報告的嗎？」

「密司脫奎寧，是的，李德報告過的。」

愛雷·奎寧向着休憩室的後面進行。在到樓上去的樓梯下面，有一扇門。他開了門進去，向費連借了手燈，它的光線向下面照射。一條傾斜的樓梯呈現在他們的面前。

「喂！這是地下室。進來。」

他們沿着這座可疑的樓梯下去，發覺他們已置身在一間極寬闊的房間中。這間空的房間差不多有全宅子那般的寬和廣。這裏面充滿了陰沉沉的鬼氣，暗得很，祇有手燈的光在裏面照射着。厚厚的灰塵比較上面幾層竟有過之無不及。愛雷·奎寧立刻走到離梯級約十二呎的地方。他把費連的手燈照在上面。一隻大而受過擊損的衣箱橫在地上——一隻鐵皮箱子，箱蓋蓋着，鎖也破了。

稽查員說道：「愛雷，你不會在裏面發見什麼東西，李德說已經尋過了。」

愛雷·奎寧喃喃地道：「當然他已這樣做過了。」說罷他用那隻帶手套的手揭開它的蓋。手燈的光照在

舊箱子的裏面，可是沒有什麼東西。

當他正要蓋上這蓋時，他的鼻孔突然收縮顫動起來。他便很快地向前彎下去。他柔和地說：「我已找到它了，爸，費連，快來嗅嗅這一種香水的氣味。」

他們二人便開始嗅吸。稽查員豎直了身體喃喃地道：「呀！這氣味正同我們在被開發的棺材中嗅得的氣味一般無二，不過這裏的氣味淡得多。」

「真對。」費連的低喉聲音穿插在他們中間。

「是啊。」愛雷·奎寧一面說一面放下了箱蓋。砰的一聲，它又回到了原處。「是的，我們已發見這第一個休憩地了——這就是密司脫亞爾培·格立沙屍體最初留頓的所在。」

稽查員虔誠地說道：「李德這人是多麼愚笨啊。可是我們得謝天謝地，已得了些有關方面的東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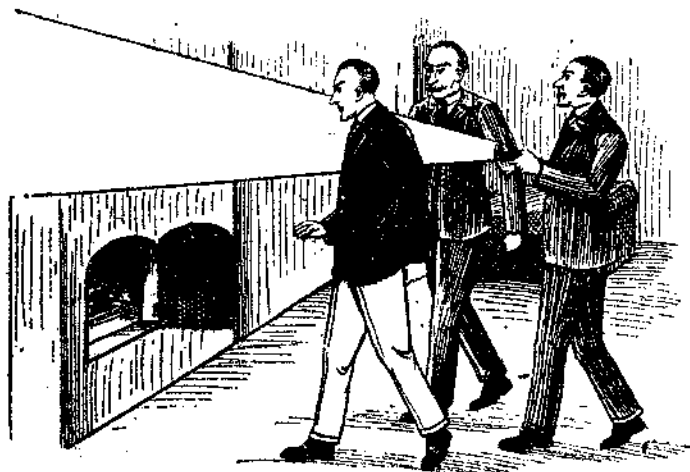
接着愛雷·奎寧滔滔地說了一篇：「或許格立沙是被縊死在這裏，或鄰近這裏的地方。那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深夜——十月一號。他的身體被塞進了這箱子，就離開這裏。現在我毋須驚異，那兇手最初並不會想在別處毀滅這屍體，因為這空房屋是匿藏屍體的頂理想的所在。」

老人默想地說：「後來卡吉斯死了。」

「是的，卡吉斯死了——就在下一天，十月二日星期六那天。那兇手看見有一個機會可以更妥當更永久地藏匿他所殺害的人的屍體。他等卡吉斯的喪禮完成以後，就在星期二或三的夜晚，悄悄地溜進這屋子，把屍體移出去。」愛雷·奎寧說時，走到地室後面一扇陳舊的門旁，點了點頭。

「他是從這扇門把屍體拿到外面去的，然後又經過大門到墳地上去。他在墓穴上掘下三尺。這工作其實很簡單，祇要你不願意墳地，屍體，屍臭和鬼一類的事，何況又有黑夜掩護着。這兇手大概很精細，因為屍體已放

奎甯探案：希臘棺材



在這裏四五天，怕有難受的臭味，才用香水來劑調一下。」

他將手燈向四處掃橫着。地下室的地面，無論水泥或木質部分完全是空無所有，祇有灰塵和那破箱子。但在箱子近邊，有一個怪形的巨物直接到上面的承塵。那燈光動晃了幾下以後，這怪物的原形顯現了，原來是一具爐竈——這屋子的熱力中樞。愛雷·奎寧走近去，開動那銹污的火門，將手燈照到爐竈肚子裏去。他不自禁地喊起來。「爸，費連，這裏有些東西呢！快！」

三個人都彎着腰湊在竈門口，瞧到裏面去。在竈肚底的一角，有一小堆灰，灰堆上面存留着一些小塊白色的厚紙片。愛雷·奎寧從衣袋中摸出一塊玻璃，把手炬的光調整地照射在那紙片上，又渴望地注視着。

稽查員問道：「怎麼樣？」

愛雷·奎寧從燈頭上拿下了玻璃片，站直了慢慢地說：「我想我們終於發見了喬治·卡吉斯的最後遺囑和證件。」

要把那紙片從竈肚裏拿出的問題，足足使警佐費連躊躇了十多分鐘。因為他的身體太大，勢不能鑽到裏面去。稽查員和愛雷雖比較瘦小些，可是他們都不願鑽進這銹廢已久的竈門。終於由費連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方法。他借用了愛雷衣袋口上的一枚針，裝在愛雷的手杖頭上，接着他跪在竈門口，伸手進去刺中了那一片紙，並不怎樣費力地取了出來。他又把那紙灰攪了幾下，却沒有什麼可以檢驗的東西。

那殘留的紙片，果真不出愛雷·奎寧所料，是屬於卡吉斯的最後遺囑。幸而這沒有燒燬的部分，還剩留着卡吉斯古董鋪的承受人的姓名。稽查員立刻辨認出那字是卡吉斯的手筆，所寫的姓名是亞爾培·格立沙。

稽查員說：「這個和諾克斯的說話相合了。這新遺囑顯然已將史隆尼的繼承權剷除了。」

愛雷·奎寧喃喃地說：「是的。不過那燒遺囑的人未免太笨拙了。……唔！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他把他的夾鼻眼鏡敲他自己的牙齒，目光注視在紙片上，但他不會說明這問題是什麼，棘手的又是什麼。

稽查員滿意地說：「有一點是確然的，密司脫史隆尼不能不有一番解釋：——就是關於他是格立沙弟兄的那封匿名信和這一張遺囑。兒子，這裏的檢查完了嗎？」

愛雷·奎寧點點頭，又把目光在地室中掃了一次才說：「是的，我想可以完了。」
稽查員說：「那末走罷。」他將那燒剩的紙片放在皮夾中，引導着走向地室的前門。愛雷·奎寧深思地跟隨着。費連最後。三個人離開了這墨黑有死氣的地室。

當奎寧父子和警佐回到卡吉斯的休憩室中以後，管家衛克司報告屋子裏的每一個人都在。稽查員立刻吩咐請傑爾保·史隆尼來。衛克司匆匆退向甬道後面的樓梯那邊去。三個人也轉進卡吉斯的圖書室。

稽查員先到書桌邊打一個電話到地方律師辦公處去。他和貝伯接話，告訴他發見了類似卡吉斯失掉的遺囑。貝伯回答立刻就來。稽查員又通話給警署，問了幾句話，聽了幾句答覆，才把電話筒擱好。他說：「那封匿名信毫無結果。沒有指印。祁麥認爲那寫信的人非常謹慎。——唉！史隆尼，進來。我要跟你談談。」

史隆尼在門口躊躇着。「稽查員，有新消息嗎？」

「走進來！我不會吃掉你！」

史隆尼走進來，坐在椅子的邊上，兩隻白手擱在膝頭上。費連走到壁角去，把他的外褂丟在椅子背上。
愛雷·奎寧燒着了一支紙烟，從烟霧繚繞中默察史隆尼的姿態。

稽查員突然說：「史隆尼，我們已經揭破了你的不少謊話。」

史隆尼的面孔變異了。「什麼事呀？我想我——」

稽查員說：「你說你最初瞧見格立沙，是在卡吉斯的棺材抬到了墳地上以後。這明明是假話，你却堅持着，雖經朋來店旅館的倍爾證明在九月三十日夜裏，你也是去訪問格立沙的客人之一，你也不承認。」

史隆尼喃喃地說：「真的，那個人的話並不實在。」

「是嗎？不實在嗎？」老人僕向前些，敲他的膝骨。「好罷！密司脫傑爾保·格立沙，我索性告訴你，我們已經查明你是亞爾培·格立沙的弟兄。」

史隆尼的面相很難看了。他的牙床骨垂落了，他的眼睛呆定了，他的舌子也鑽出了嘴，汗珠也綴滿了他的額角。他的兩隻手失了控制地牽動着。他兩次想說話，但每一次都沒有說成功。

奎甫探案：希臘棺材

一三四

稽查員低聲說：「史隆尼，你再能賴嗎？還是老實些說罷。這裏面究竟是怎樣的？」

史隆尼終於覺悟到隱瞞已不能應付這個局面。「你——怎樣查出來的？」

「不要管怎樣。這是不是事實？」

「是的。」史隆尼的手在額角上抹了一抹。「是的，但我不明白你怎麼會——」

「史隆尼，說正經話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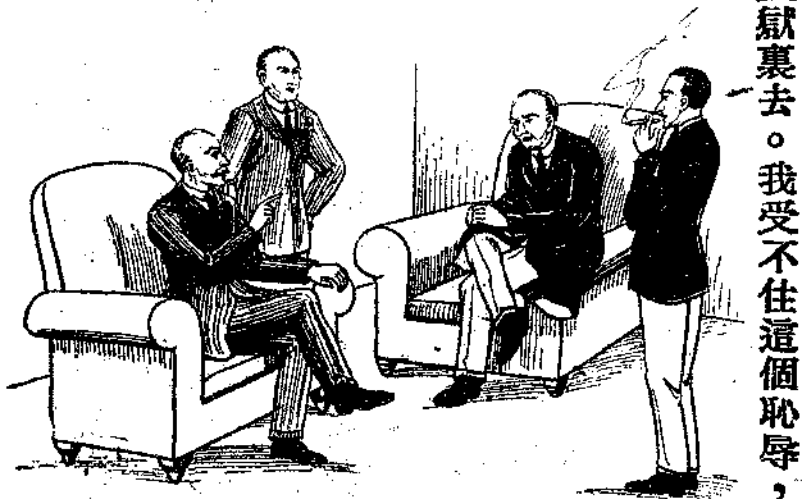
「你說得對，亞爾培是我的弟兄。好久以前父母都死了，剩下我們兩個。亞爾培常常鬧禍。我們爭鬧了一次，便分開了。」

「那時你就改換你的姓？」

「是的，我本來叫傑爾保·格立沙。亞爾培因着某種輕微的罪，被拘進監獄裏去。我受不住這個恥辱，就採用了我母親的閨名史隆尼，想另外做一個人。當時我告訴亞爾培，我不願與他有任何來往。」史隆尼的眼眶裏有些水汪汪，語調也變得遲緩而沉着。「我不會告訴他我已換了姓，但我設法盡量地遠離他。我到紐約來，就在這裏經商。但我常注意他的行動，怕他會發覺我在做什麼事，因此來向我纏繞，向我詐錢，或宣佈他和我的關係。……他是我的弟兄，但他實在是個不可救藥的流氓，我們的父親是個教員，他教畫圖，自己也會畫。我們本來是在高尚文雅中生長的，但不知道亞爾培怎麼會變得這樣壞——」

「我不要古舊的家庭歷史，我要眼前的事實。你在星期四夜裏，的確到旅館裏去看過格立沙的，是嗎？」

史隆尼歎了一口氣。「我想現在再抵賴，已沒有什麼意思了。……是的，他從惡劣變得更壞，我始終注意着他，不過他却不知道我這樣。我知道他進了新新監獄，就注意他的釋放。在星期二那天，他出獄了。我查明白了他



住在什麼地方，所以到了星期四夜裏，我到朋來店去和他談話。我的意思是要他到別處去。」

愛雷·奎寧插口說：「慢一慢。你在星期四夜裏到旅館裏去看他以前，前一次的會面是在什麼時候？」史隆尼像鴉鳥似地側着頭。「在我用了史隆尼的姓氏的時間中，實際上不會和他會過面。」

「很好！」愛雷·奎寧應了一聲，重新吸他的紙烟。

稽查員問道：「那天晚上你和他之間發生過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我可以宣誓。我勸他離開這裏，允許他錢。他有些驚喜，好像很樂意見我。我才覺得我去看他他是錯誤的，因為他自己告訴我，他有好幾年不會想到我，他幾乎已忘記了曾經有一個弟兄。」

「但我的覺悟已經太遲了。我給他五千塊錢，叫他立刻到外埠去。當時我帶了小數目的鈔票去的。他拿了錢，答應我。我也就離開他。」

「以後你可會再見他活着？」

「沒有，沒有。我以為他已經走遠了。直到棺材開了，我才再瞧見他。」

愛雷·奎寧插口說：「當你和亞爾培談話的時候，你可會告訴他你現在所用的姓？」

史隆尼驚怖地說：「沒有啊！爲什麼？我當然不會告訴他。我用這個姓做自衛工具的。我想他也不會猜疑我已經改姓。所以稽查員說他已發覺我們是弟兄，我實在不能不驚異。我想不出你們怎麼會——」

愛雷·奎寧急忙說：「你可是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傑爾保·史隆尼是亞爾培·格立沙的弟兄？」

史隆尼又抹他的額角。「是的，我從來不曾告訴任何人我有一個弟兄，連我的妻子都不知道。亞爾培雖知道有一個弟兄在某處，但他不知道我叫傑爾保·史隆尼，就是那夜我到旅館裏去以後，他也不知道。」

愛雷·奎寧說：「真有趣。密司脫史隆尼，你的弟兄可知道你和喬治·卡吉斯的關係？」

「不！他不知道。因爲他曾問我做什麼生意，我當然不告訴他。我也不願他來瞧我。」

「還有一點。星期四夜裏，你可曾在某處遇見你的弟兄，然後一同進旅館去？」

「不！我單獨進去的。我剛入旅館的前室，恰巧見亞爾培進去，另外有一個人追隨着——」

奎甯探案：希臘棺材

一三六

稽查員發出低低的驚呼。

「是的，有個人追隨着。我不會看見那個人的臉。那夜裏我並不會始終跟隨亞爾培，所以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但我在帳櫃上問明了他的房間號數，又瞧見了他，就跟他和他的同伴上去。我等在一條旁側的穿堂裏，希望那個人就離去，以便我可以進他的房間裏去，和亞爾培談話，然後趕緊離開那個地方。……」

愛雷·奎寧問道：「你可會監視那三—四號房間？」

「是的，但也並不嚴格。亞爾培的同伴大概是在我不注視時溜走的。我等了幾分鐘，就去敲三—四號的門。過了一回，亞爾培才開門出來——」

「房間裏沒有人了嗎？」

「沒有人。亞爾培也不會提起有過一個前客。我猜想那人也許是同旅館的相識，在我等在穿堂裏時先走了。但那時我急於要結束這不快意的會面，以便談妥了早些離開。我和他談了幾句我剛才告訴你的話，我就走出來。我感到非常輕鬆。」

稽查員突然說：「够了！」

史隆尼急忙立起來。「謝謝你們的好意。你們能信任我，不把我牽累進去。」他把手摸摸他的領帶，瞧見費連的闊肩膀好像有些顫動。他又柔弱地說：「我想我要去了，古董鋪裏去做些事哩。」

他們都默默地瞧着他。史隆尼的喉嚨咕嚕了一聲，便從圖書室中溜出去。不一回就聽得前門的關闔聲。

稽查員奎寧向警佐說：「湯麥司，我要你到朋來店旅館裏去抄一份星期四和星期五就是三十日和一日的全部旅客的姓名紀錄。」

費連離開書室以後，愛雷·奎寧有意無意地問道：「爸，你可是以為史隆尼所說的那個格立沙的同伴，果真是旅館中的一個旅客？」

稽查員的灰白的臉紅起來了。「是的，難道你不贊同？」

愛雷·奎寧祇歎了一口氣。



他覺得這是一個方法，是替他解決困難的一個方法，張先生跟上又說一句：「我想領她出來給你令郎看一回。」

「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我想還是在墳前罷。那地方僻靜，又好躲藏，時間最好是晚上。」

「爲什麼要在晚上？」

「你知道我的東家晚上喜歡喝酒的，我陪她吃兩杯，她就醉了。一醉，我就可以帶她出來了。」

方瑞翁笑了笑，張先生又道：「瑞翁，我們說定了，就要談個盤子。我將她領出來，令郎中意，你便帶了走，價目是八千塊錢。不中意，不管是我帶了走，或是她自己脫逃，你須認損失費四千塊錢！」

「這麼高的價錢？」

「你要知道你是娶一房媳婦，不是買一件東西。就是買東西，像這樣稀有的貨色，價錢自然貴得很。」

「我們看一看是最要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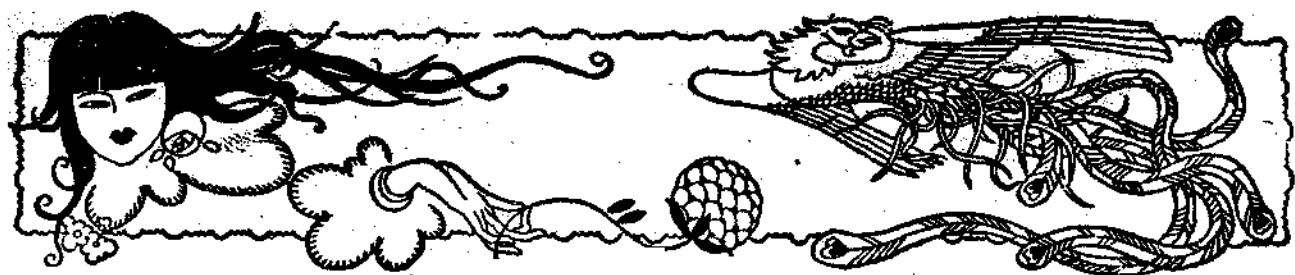
「看一看，四千元，答應罷！答應就在這三天之內辦到。只叫你的令郎每晚八時至十一時在那裏候候好了。」

說過便由方瑞翁會了鈔。他們一同出了門。

三五

在張先生和方瑞翁未出茶館的時候，廚子打從茶樓窗下經過，看見張先生的。

在平時，廚子看見張先生，一毫也不注意。今天他不同了。他興致很高的問張先生幾時到太太那邊去。



「今天晚上！」

張先生說時很得意，廚子聽時也很得意。他趕緊回來報告太太好消息，說張先生今天晚上一定來！

太太便立刻動兵馬了。太太的兵馬是非常簡單的。一枝兵是美君，一枝兵是廚子。她向美君說今晚張先生要來的，來的時候，她先陪他喝酒，喝到中間，美君就要出來執壺勸飲，至其醉而後已。廚子呢，她自己帶他到那藏酒的地窖裏去認，那一種酒是猛烈的，那一種是和平的。她叫廚子將猛烈的酒盛一壺，以備美君敬他。

她們預備好了，就等張先生來了。

晚間，張先生果然來了。張先生要喝酒，老太也要喝酒。他們兩個都是要喝酒的人，酒自然就喝成了。

酒過三巡之後，張先生已經有點酒意。今天不像平常，平常是老太多喝，張先生不過陪陪而已。可是張先生原沒有灌老太酒的意思。今天却不然，他要老太喝，老太也要他喝，這幕戲便好看了。

兩軍相遇作陣地戰的時候，大概有實力的易占上風。老太的酒量比張先生大，張先生已經要陣上失風了。況且，老太還有奇兵突出，叫晏美君上來勸酒呢！

如今老太開始走第三着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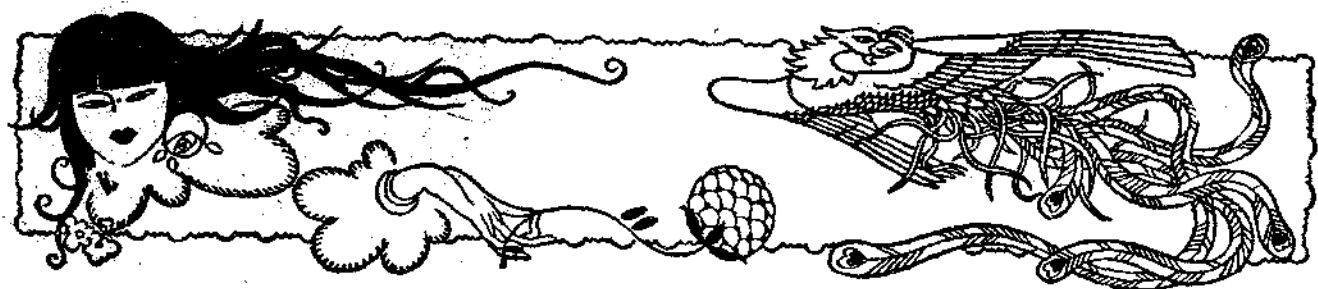
她向張先生道：「你說你對美君所做的一切全是爲了我，你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今天我特意叫她出來替你斟酒，好嗎？」

「那真是要謝謝不敢當了。」

老太說着，便一疊連聲叫小姐來。美君就在這時期中執壺上場了。

「是不是我那新開壺的好酒？」

「是的！」美君這兩字答語，的確足以吸引張先生而有餘。他眼光撩亂，看見一位花



枝招展鮮豔無比的晏美君站在面前。

老太說：「倒一點我嚐嚐看。」

美君替她斟上了一口，她喝了一點，便說：「你看這個酒纔真好呢！」

老太的話還沒有說完，美君的酒已經給他斟上了。張先生從來就沒有看見過這纖纖玉手替他斟酒，他看了那雙手，他陶醉了。他從她的手上看到面部，怎禁得起美君回眸的那一笑。

他一口氣就把酒喝下去，臉上紅勃勃地，胸頭也正是熱刺刺的。他陶醉了，真的陶醉了。

但是，老太仍不放鬆他，還是一杯杯的灌，加之美君在旁邊湊着趣，張先生又焉得不醉？

張先生的醉是笑咪咪的醉下去的。老太可和他不同，她越喝眼睛越露出兇光來了。屋子裏空氣有點不對，廚子已經把繩索預備好，站在門口了。他等了老太的命令就走進來，毫不費力就把張先生捆得個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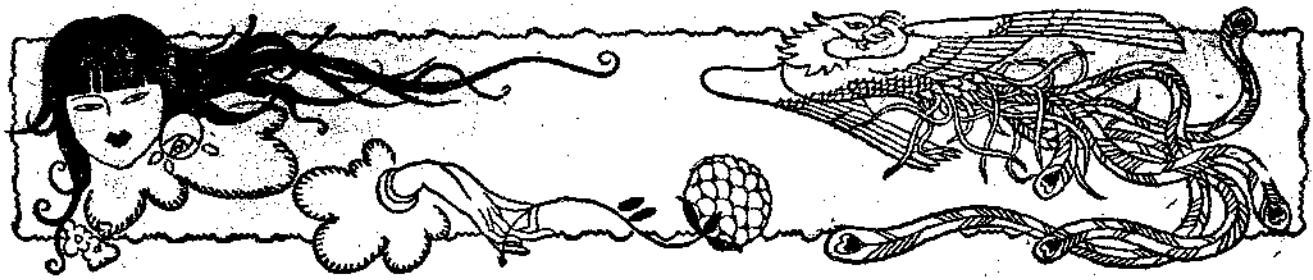
他捆好之後就問老太，要不要到警察局去叫人。

「不要！要的時候再叫你！」

廚子便退出去了。這裏霍媽和美君站着發呆，簡直不知鬧了一回什麼事。

張先生被捆之後，酒也有點醒了，可是他渾身沒有力，嘴裏唔呀唔呀的，接着嘴一張，就吐了許多出來。

老太的眼光格外來得兇橫了。她說：「你們不要驚慌，我今晚來報我的私仇。金鳳的父親怎樣死的？一半是被他氣死的。他抓了我家的銀錢，就從來沒有交付清賬。金鳳和方敏在一起，怎樣被父親看見？也是他報告的。他爲什麼不要金鳳去和方敏要好？你們可以想到他居的是什麼心！後來金鳳的臉受傷了。他利用我們家庭不和，使金鳳上了他的當，從



此金鳳就這樣的死了，含冤負屈的死了！」

說着她神經愈加奮興。向着美君說：「後來我遇着了您，薪水是他訂的，教書，也是他的主意，到鄉間也是他的主意。你臉上的疤，是他出主意燙的。打你，也是他出的主意。關起來，也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這些主意，爲的是要您見他就怕。您見他怕，他就要出主意對付我了。他要把我所有的錢抓了去，說我是私自傷害人監禁人。其實，他用不着講這些話。他的主意多得很，他隨時都可以想個法子把我害死。隨時都可以把您弄去的。我不能等他先下手，我今天先下手。人世的苦痛，我已受夠了，我沒有什麼捨不得！」

她眼中真要冒出火來了。她很快的走到牀頭，抽出一把小刀，毫不遲疑的向張先生喉間刺去。霍媽嚇的把眼睛閉起來，美君忍不住大叫起來了。

老太回身向她說：「叫什麼？生死是人生最平常的事！」

廚子也跑進來的。他一看之下，嚇得他話也說不出了，他掙了半天，方說道：「太太，你做的什麼事？把張先生……」

「你不要怕，做事總有人承擔的。你們過來，每人拿一千塊錢去，此後也不必再在這地方做事了。其餘的人，我今天全都回掉他們的工，如今，這屋子除去看園的以外，只剩下我們四個人了。現在我們走！」

「那裏去？」廚子很急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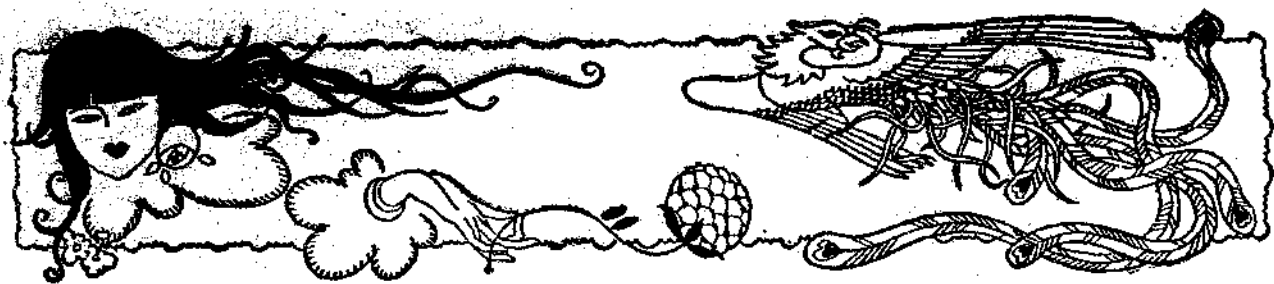
「到小姐的墳上去！」

廚子道：「太太，我不去！你讓我先走罷！」

「好！那麼霍媽，你替我點上一盞燈，我們三個人一同去！」她非常莊嚴的說着。

霍媽是向來服從老太的，她忙着點燈。

美君真是不知所措了。她想：要是去罷，還不知要鬧出什麼花樣。不去罷，獨自一個人怎麼能在此地，她無奈的跟她們走了。



到美君的墳前是要走過前門小橋的，從小橋出去還要轉一個灣，路是相當長的。晚間的村野，再遇着一個冷的秋天，分外顯得淒涼。天上挂着一輪明月，地下三個人共了一盞半明半暗的燈。加之老太口內喃喃，景象越發來得陰森可怕。

她們慢慢地來到了墳前，我們記得墳前本是有人等着的。不過等的不是老太，而是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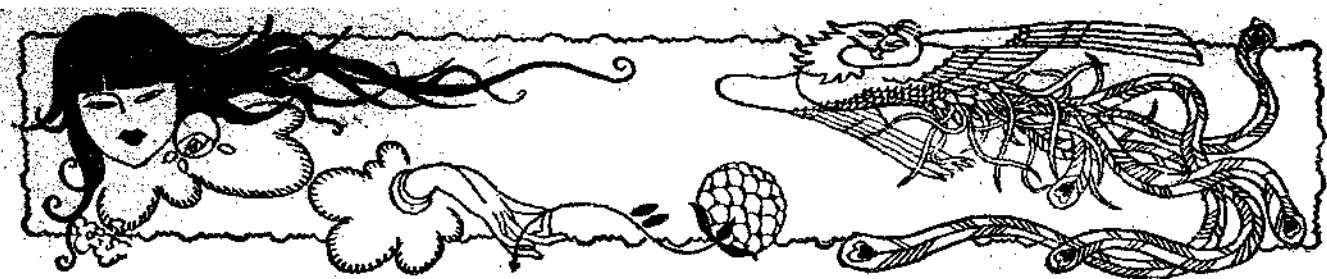
方敏挾着一團熱烈的心，等着，等着，不料却將老太等了來，他就不得不藏起來了。不過他今天心裏仍是非常愉快的，因為他看出晏美君，簡直就是金鳳。誠如張先生說的，數載饑渴，真得着安慰了。

方敏的安慰，表面上雖不美滿，實際比美滿的更好些。不美滿的地方是晏美君雖像金鳳，却不是金鳳。其次，伴她來的，不是張先生而是老太，倘使是張先生，也許有醜劇演出來，所謂討了去，送了去，或者逃走，都是不堪的。如今是老太，方敏不敢出去，只躲着看着，這種意味便覺得深長。

老太和美君來到了墳前，眼中的兇光又露出來了。月光之下看起來，比燈光下格外來得可怕，她說：「剛纔我是洩憤和報仇。如今我是要和我女兒同歸於盡了。那殺張先生的刀，有他的血在上面，我不能用！」

說着，她從身邊又抽出一把刀來，在月光下映出森寒的光彩。大家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美君，我覺得我對不住你，把你弄成這個樣子。你我同是好人，境遇和機緣太不對了。你爲什麼像我女兒？爲什麼又遇見我？我現在是一個無路可走的人，可是你的路也不見得好，倘使你再遇着不好的人，我是死去都不瞑目的。我沒有辦法，只好對不住你，讓



你先死，我隨後就來了。」

說着，她手中那把利刃便直向美君胸口刺來，美君剛一閃過，霍媽閉目叫了一聲，方敏就很快的從後面跳出來，一把就將那利刃奪去扔掉了。

老太一見事敗，返身就跑，霍媽在後追着，直跑到那大河邊，老太便縱身一躍，跳下河去了。

美君到那裏去？

她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只好跟方敏去了。這裏最好的一點就是方敏知道她不是精靈，不是鬼怪，是個好女孩子。這好女孩子的容貌體態，完全像金鳳。而在美君一方面，不單不疑心方敏是歹人，而且對於他的一往深情，早已有着欽佩，他這一往深情的對象，就是金鳳。但是要在這世界裏找金鳳，除去了自己，是更沒有第二個人了。

這些都是微妙而美麗的心情，我們深知道他們真的是有這種心情，蕩漾在潔淨無瑕的月波中。

X X X X X X X X

故事到了此處，似乎是可以做一個結束的。結束的方法，該是明天的報紙有了這一段消息。老太已經溺死水中，張先生却被送入醫院。在趙孝存和妹妹讀報紙的時候，有人送來了晏美君的一封信。這封信中的酸甜苦辣趙孝存都是不甘忍受的。其實，倘使趙孝存真的不甘忍受，那被孝存兄妹二人盡情開玩笑的王逸士，又何嘗肯甘心忍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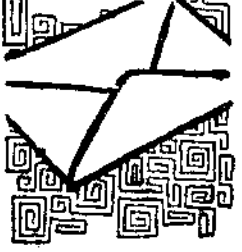
這一切一切，也許有值得寫的地方，也許沒有值得寫的地方。然而我在此處，却要暫時擱一擱筆了。究竟這些是否應該視為「蛇足」，留待讀者去批評罷！

——「金鳳影」完——

予且先生新著預告：『乳娘曲』——（下期起開始刊載）



萬象信箱



蝶衣先生：貴刊的長期讀者之一，現在我有幾個幼稚的問題

請先生給我解答一下？因為我還年青，正需要學習與推

導，所以我也就不顧什麼「羞愧」了。○雷影劇本如何編法？是不是以每一幕情景作一段落

？關於每一鏡頭的佈景是不是也由編者加以說明和設計？劇

本有長有短，怎麼會恰至好處，而適合開演的時間？○此請

楊知民敬上 一三七〇號定戶 八·一·

後依照雷影劇本的編寫手續分兩部，先寫一故事輪廓，然

本期的「寫劇院」劇本。影片公司對於一個雷影劇本的採

取與否，照例是先審閱故事輪廓，然後定去取的，所以故事

長短與工作大都由影片公司編劇部人，門外漢是辦不來的。

蝶衣先生：貴刊八月號有「甲狀腺的移植治療」一文。按醫學上名

醫安。僅有「甲狀腺」而無「甲狀腺」，不知是否有誤？(下

來函簡答

江得勝先生：如以「學以致用」一言，自以商業簿記為最重要。惟英文

既已有相當程度，似亦不宜偏廢；鄙意二者可同時攻習。至

國文則勤於自修，亦能進步也。還請 編者

常然謝雲扶先生：(一)中央書店出版各書，凡為「萬象」讀者，仍可享七折

優待權利。(二)「三言體」即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

明言」之體裁而言，與「拍案驚奇」稱爲「三言一拍」。

編者先生：貴刊八月號「學生文藝選」，所錄張吉雲之「一個小車夫」

一稿，首係抄襲巴金所著「旅途隨筆」二二三頁「一個車夫」，

除將地名及姓名更換外，均全抄襲，此種行爲，殊屬卑劣，

特予以揭發，請加以懲戒，以儆效尤爲要。即請 一個忠實的讀者上

文安。

編者

編者

勘誤

上期本刊因校閱時疏忽，致英文訛誤甚多，特列表勘誤如下：

(頁數)	(正)	(誤)
20	Lee	Lee
47	Current	Current
57	Manchester	manchester
"	Monthly	monthly
87	National	National
119	Analyse	Dnalysse
121	Poison	Poson
134	Farewell	Farewall
166	Tallow	Tallew
"	Cocoa Nut Oil	Cocaa Nutoil
"	Castor	Caster
"	Caustic	Caustic

編輯室

• 衣蝶 •

一年以來，最使本刊彷徨不安的是印刷費的不斷遞增。現在經我們以最大的努力，與印刷公司折衝的結果，已簽訂了一年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內，訂明印刷費不再增加；同時我們又設法定購了一年的白報紙；本刊售價從此可以穩定。過去爲了讀者負擔的一再加重，使我們深感不安，現在差堪告慰於讀者了。

關於內容，本期起實行「圖文並重」，如「新幾內亞的輪廓畫」「準人類的動物——猩猩」「馬的黃金時代」「兩性之吻」諸篇，均附有攝影；「義姑姊片言退齊兵」及「臥看牽牛織女星」則有插圖；張蓮君沈麗維二女士合譯的「狄安娜寶萍的生平」，更特闢圖畫之頁。——一種刊物的編制與取材，不應該是拘泥的，定型的；以後我們當從 VARY 方面致力。

文宗山先生近來正爲話劇運動而努力，但百忙中仍爲本刊寫了篇「山野的怒火」，這是文先生的一篇力作。施濟美女士的「小三的惆悵」寫得很詼諧，看了怕誰都忍不住要笑的。吳綺園先生是「紅學」專家，「二十世紀紅樓夢」可說是他研究「紅學」的心得表現。邢禾麗女士的「睡蓮」向讀者提供了一個婚姻上的問題，很值得研究，論文字也十分優美。陶冶先生離滬後，仍不忘本刊，從數百里外寄了一篇「感情的播弄」來，愛護本刊的熱忱是甚可感謝的。

夏霞女士的「寡婦院」劇本，本期已刊至第二幕。此劇原定在金都大戲院上演，結果因合同簽訂未成而擱淺；不久也許將改在其他戲院作處女演出。

下期，有陸以正先生的「吳梅村與卞玉京」一文，很有文學上的價值。譯稿有「水族中的王者——鯨魚」「歐洲的澤國——荷蘭」「瘧蚊的發見者」「世界橡皮誌」等篇，都是很有趣味的。

十日刊的停刊贏得許多讀者的悼惜，但爲了月刊的維持已使我們煞費苦心，無論人力與物力，在這一個時候似乎都有珍惜的必要，所以決定不再復刊了。

本刊預備發起一個「通俗文學運動」，先從討論入手，現已徵得了譚先生的「通俗文學的定義」，胡山源先生的「通俗文學的教育性」，危月燕先生的「從大眾語說到通俗文學」；此外尚在徵集中；一俟就緒，即當出一專號，以爲倡導。——除特約執筆之外，同時我們也歡迎讀者參加。

「學生文藝選」的園地的開闢，原擬給予愛好文藝的學生們一個習作的機會；不料我們的熱望却招致了意外的惡果——「抄襲」！這不幸的情形已先後發生兩次；這種不道德行爲，不但褻瀆了本刊的篇幅，同時在抄襲者也無異壟斷了自己的進取心；以一個求學時代的青年而如此不自愛，實在大可痛心。本期起，「學生文藝選」擬暫時取消。以後除非有學校及師長蓋章「保送」，證明其確爲創作；否則這一欄不預備恢復了。

三一·八·一四·大雨之夜

定閱第二年優待辦法

本刊第一年，以全年定戶收費低廉，而出版後紙價及印刷費皆遞增不已，以致虧蝕甚鉅。自第二年起，祇得變更訂閱辦法，茲擬訂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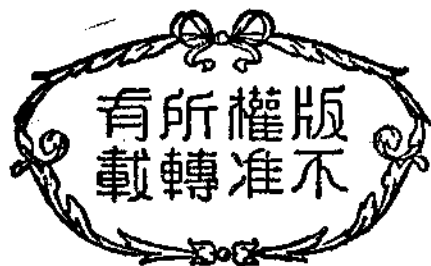
(1) 請讀者一次預繳上海通用紙幣四十元，儲存敝處，按照敝刊售價每期扣算，至四十元悉數扣除為止，不限期數。

(2) 凡定閱敝刊者，得享八折優待權利，例如敝刊定價為五元（以後不再增加），實收祇須四元，較零購可廉一元。

(3) 本埠憑敝刊發給之自取證，按明自行領取。外埠由敝處交郵寄遞，每册另加掛號郵費三角，此項郵費，亦於預繳之四十元中按期扣除。

讀者如欲訂閱，即請按照上項規章辦理為荷。

萬象雜誌社啓



九月號

第二二年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

廣告價目

底封面(全頁)五百元	封裏(全頁)三百二十元	底裏(全頁)三百元	目錄前(全頁)二百八十元	文字欄(全頁)二百四十元	文字欄(半頁)一百廿五元	文字欄(三分之一)八十元
------------	-------------	-----------	--------------	--------------	--------------	--------------

每册五元

定價 (全年定月·八折優待) (辦法請參閱上列規章)

外埠經銷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揚州 | 徐州 | 杭州 | 嘉興 | 平湖 | 松江 | 安慶 | 立煌 | 成都 | 濟南 | 烟台 | 天津 | 北平 | 漢口 |
| 聚珍書局 | 新蘇書局 | 錫蘭公司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 翰文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 五洲書報社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編輯人：陳蝶衣
 發行人：平襟亞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所：中央書店
 (電話)九〇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五洲書報社
 南京分發行所：金門書局

ZYMASUN



大眾補品

生母食

胃腸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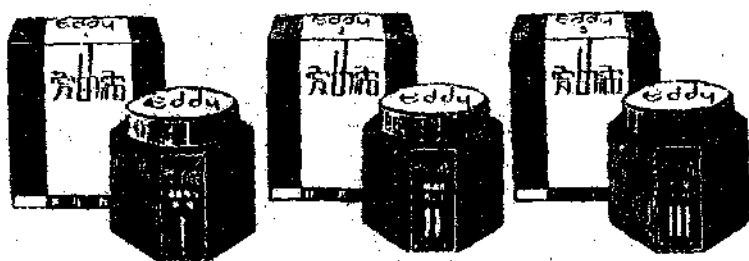
整調腸胃 輔助消化 增進營養 通利大便 戒煙之後 飲食無味 購服本品 胃口大開

信誼藥廠監製 均售藥房



這就是愛的霜 使她變得更美

從前之容貌，因皮膚粗黑多油，粉刺叢生，在冬日則燥裂起皺，雖用多種方法，亦難改善。但自選用三種性質之愛的霜後，即使皮膚白嫩，斑疵悉除，滑潤異常，並且搽粉抹脂，亦愈見勻淨自然，益覺年青嬌豔，前後判若兩人。



東方化學工業社出品

各處有售

券證保退收折



七出戒鑽論錫

翠非谷開

各種上等翡翠瑪瑙

收兌中西名貴

新舊珠鑽紅藍

生日翡翠首飾

歡迎定鑲修理

配件定期不悞

保證價廉滿意

訂婚龍鳳章各字體

換包退包

號六一九四九話電 號八十六路寺安靜

科發

痧藥水



功·效·最·速·
 牌·子·最·老·
 信·譽·最·著·
 品·質·最·高·



風·行·全·球·
 七·十·餘·年·

自始至終，精神飽滿，讀者遍於全國

· 然盜味趣 · 起看頭從 · 載刊續連 · 篇長大八 ·

金鳳影

丁諦

長的夜
江的潮

胡山源

散花寺

張恨水

胭脂淚

程小青

希臘材棺

王小逸

石榴紅

徐卓呆

李何毛
外傳

馮蘅

大學后皇

紅鬃客
陸放翁寄恨銀頭鳳

畫網巾

江郎別傳
太平天國史料鉤沉

爲了藝術的人
沈雲英代父守孤城

讓善家的銅像
邊城故事

潘金蓮的出走
憶滕固

宋醫生的羅曼史
凍結西瓜

竊齒記(魯平奇案)

霧
秦始皇入海求仙

鬱金香的憔悴
女兒心

夢與現實
五七之夜

模特兒
妙峯山

金風送爽的時節
買寶玉出家

窗簾
墨花宴

類伽夫人
命運的賭博

拜月庭
白乾與銀耳

最高雅
的禮物

最名貴
的饋贈

沈萬三充軍
熱女耶葉玲玲

動盪中的聖誕節
七擒

藍色的多瑙河
吐金小傳

平售米
孫悟空大戰青獅怪

一支遺失的鋼筆
老劉的奇遇

高蓋山下的樂園
賊的故事

送灶
郭秀才誅妖

廉頗生胃病
分水嶺

(專載·特輯)
唐小姐的情書

鐵扇公主
我的所以出走

九年的回憶
牛那織女傳(劇本)

生命之旅
潘巧雲畫傳

英茵女士千古
新特輯

私底下的話
印度特輯

(電影·遊戲)
忠魂鴉血

我和蓋羅納的約會
女彈調家的佳話

一陽一女郎之戀
夏陽兒女

好萊塢十二小明星
舞臺劇與電影表演術

戶內游戲
戀愛中的挑樂娜拉摩

美人魚
葛麗亞嘉遜的成功史

好萊塢的熱女郎
碧血黃沙

離了婚的明星夫人
銀色舞后宋雅海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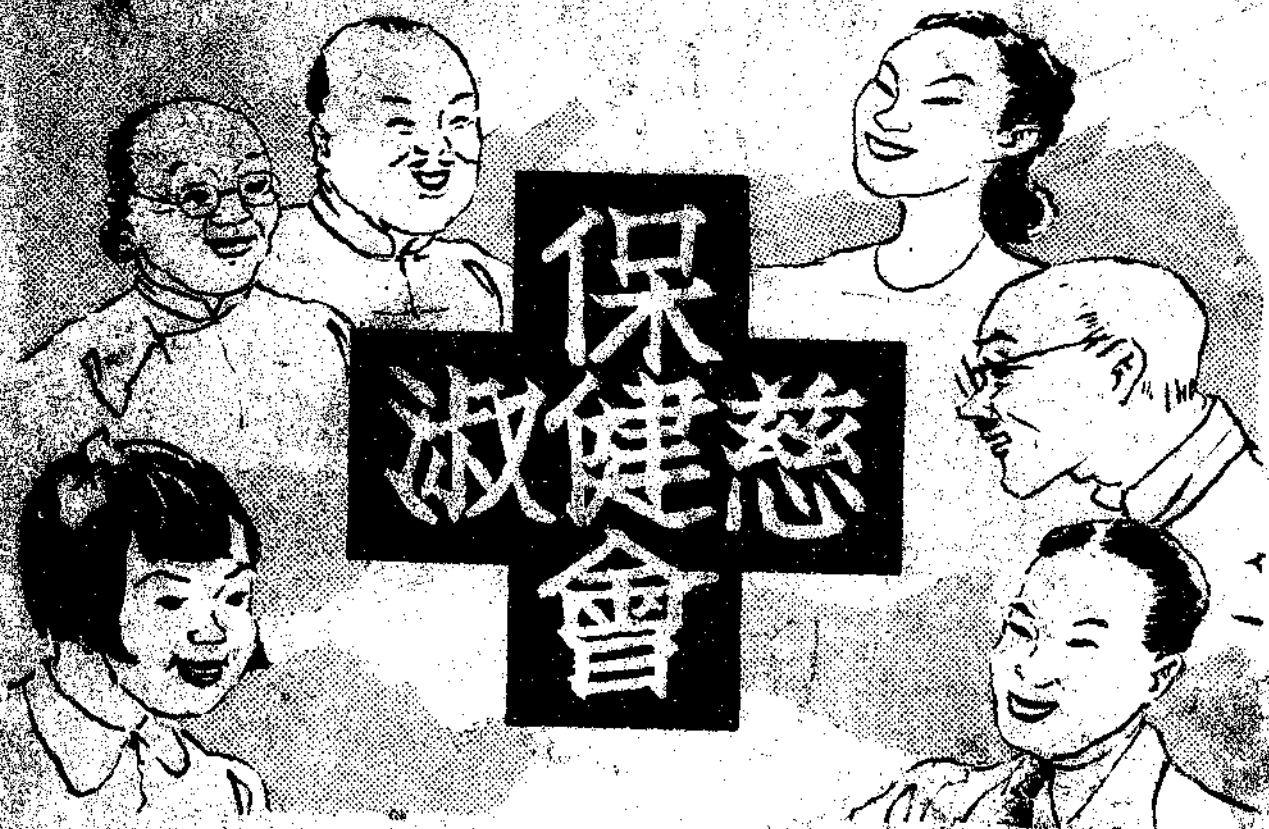
泰羅鮑華的冒險故事
瑪琳奧哈蘭的婚姻

黃宗霽的成功史
啊!蘇娜那馥絲德

黑鷹
影星的年齡問題

紙牌小魔術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口世界里
中央書店發行



· 保 障 羣 眾 健 康 · 減 輕 病 家 負 担 ·

本會為適應社會需要推行保健事業起見特組設慈健會。保障羣眾健康減輕病家負擔之宗旨。凡各界人士。無論貧富。均應參加。本會之成立。實為社會進步之先驅。凡我同胞。務請踴躍參加。庶幾社會福利。不勝幸甚。

· 會員及會費 ·
 永久會員 一次繳納五百元 贊助會員 全年一百元
 特別會員 全年五十元 普通會員 全年二十元 團體會員 另訂

· 會員權利 ·
 1 免費診病 2 免費檢查體格 3 免費打防疫針及
 種痘 4 免費注射自備各種針藥 5 免費指導醫藥
 常識 6 減費配藥 7 減費住院 8 減費接生 9 減費
 化驗 10 減費出診 11 減費接生 12 減費
 (附註) 凡加入普通會員者各種權利祇限本人加入其
 他會員者其家屬即為本會家屬會員不另取費同享
 受所有權利詳章電詢或函索均可

· 本會特約醫師及醫院 ·
 丁惠康醫師 王冀恢醫師 汪企張醫師 邵爾瞻醫師
 胡起鵬醫師 陳家馭醫師 陳澄醫師 陳卓人醫師
 趙清醫師 張錫祺醫師 曹培靈醫師 曾寶蘭醫師
 趙質民醫師 南洋醫院 虹橋療養院 格羅療養院
 平民療養院

· 會務總幹事 · 胡起鵬 醫師
 趙質民 醫師

會址：南京路慈健大樓四樓四三二號
 電話：九一〇〇號